08

# 大／馬／青／年

小太阳社区图书馆
登记号码：C03231
分类号码：057
入馆日期：2005
入馆方式：陈志坚赠立
价　　格：RM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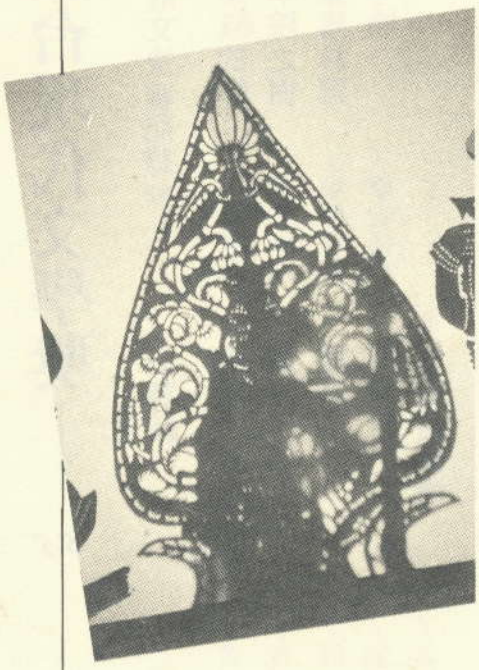
應該是這樣的，
一個作家的眼裏，沒甚麼是
不可以寫的。
全世界都一樣。

# 08
# 大馬青年


創刊日期／ 一九八三年四月
出版日期／ 一九九〇年六月三十日
發行／ 大馬旅台同學會
總會・大馬青年社
發行人／ 黃俊發

編輯顧問／ 黃錦樹　李寶鑽
陳俊華
主編／ 余秀蘭（師大美術二）
編輯委員／ 彭永強（台大中文二）
黃天漢（台大外文一）
邱惠萍（台大外文二）
黃偉勤（台大農經三）
版面構成／ 余秀蘭
校對完稿協助／ 劉年興（師大美術二）
劉國寄（台大中文三）
林志敏（台大中文三）
陳俊華（台大外文四）
廖宏強（台大醫學三）
李寶鑽（師大歷史三）
黃錦樹（台大中文四）
葉麗貞（師大美術一）
郭麗娟（師大美術一）
吳龍川（台大動物一）
林加樂（台大外文三）
歐文林（台大醫學二）
林惠洲（台大中文一）
范冬梅（台大中文二）
林俊彥（師大美術一）
封面設計／ 余秀蘭
社址／ 台北市興隆路二段
二二〇巷五十三弄
十九號一樓
打字印刷／ 大量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 目錄



**僑教專輯**


挑戰▪反省▪突破 三部曲
談僑教政策及旅台同學面對之挑戰 —— 黃添發 02

僑教風潮大勢
兼談我們應走之路 —— 黃集初 08

僑生稱謂之再探討（上篇） 16
與曾慶豹榷商

「僑教政策」中的「政治傳播」（中篇） 22
《大學神話與大學生神話》（下篇） —— 黃錦樹 30


**旅台文學特區 史料小輯**


「旅台文學特區」的意義探究 —— 黃錦樹 39

## 被遺忘的星座 —— 黃錦樹 彭永强 48

●星座詩社不僅在對文學沒興趣的旅台同學心中不留痕跡，即使對文學有興趣的也多不曉得它曾經如此光輝的存在過。

## 專訪陳鵬翔教授 —— 56

小說區 4

## 專訪張貴興學長 —— 61

張貴興⊙著

文學獎

## 第七屆大馬旅台現代文學獎 —— 65

小說決審記錄 66

Y教授／廖宏强 69

光祖吳堂／歐文林 75

廟頹／劉國寄 82

撤退／黃錦樹 88

散文決審記錄 92

驚駭的蛹／陳俊華 95

學院之樹／黃錦樹 100

策馬林野／劉國寄 103

呼喚／廖宏强 106

新詩組

縮影：日子和詩／黃威監 110

童年反芻／黃錦樹 111

撲滿／陳大爲 113

兵車行／劉國寄 114

自動販賣機／黃威監 116

**翻譯獎**


## 第三屆大馬旅台馬來文短篇小說翻譯獎

《阿哈馬德・賈瞽》／黃琦旺 138
《黃金之地》／李連福 142
《亞末嘉果》／郭傳偉 148

前言 117
原文 119


**學術論文集**


何忠良

## 組織結構

馬華公會、民政黨和民主行動黨的組織結構 152

●現代政黨不僅應該有自己的明確政見和實現這種政見的具體行動，而且還應該有嚴密的組織，才能夠聚集與保持它擁有的群象……

曾慶豹

我寫「儒家現代性與大馬華人」 166

我對「學術」的理解 174

曾慶方

## 種族關係

馬來西亞種族關係之略探 178


**人物專訪**


大馬留台青年版畫家

劉自明專訪 182

# 編輯室報告

## 1

隨着僑教風潮再度興起，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日，台大大馬、政大大馬及師大大馬合辦僑教問題研討會「從認識到省思」。本編輯部也決定了爲僑教政策做一主題專輯。

黃添發在其「挑戰・反省・突破三部曲」一文中指述：

「……來台前不知自己是享受『特權』份子，然後來台後却被指責爲占用了本地資源或一些似是而非的抨擊……」

「……學者專家、政治人物、輿論援用例子之不當等，都在讓僑生心靈深處被深深刺傷。」

許多大馬同學確實面對心理難以調適的問題，尤其是剛來台，還興致冲冲的新鮮人們，面對這麼大，他從未預想過的見面禮，更不曉得如何保護自己。面對本地生甚至有意掩飾其「僑生」身份。就「僑生」此一稱謂，曾慶豹於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五日於總會會訊發表一篇「符號與理念之間——僑生稱謂之哲學性探討」，後轉載入《大馬青年》第七期。本期《大馬青年》則收錄了黃錦樹和曾慶豹的『強迫對話』：「僑生稱謂之再探討——與曾慶豹權商」。

想着即將到來一批「來台前不知自己是享受『特權』份子」的學弟妹們，來台後必須接受令其措手不及的「心靈深處深深被刺傷」，我們有這個必要，藉着《大馬青年8》製作此專輯讓新生們有自己在僑教政策下，已被視爲是享受『特權』份子的認知；對整個僑教問題的成因及後來局勢的演變，我們從中又意識了一些什麼問題。

## 2

「筆者肯定『旅台文學史』將會在『馬華文學史』中佔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而沒有史料就無所謂歷史……」（節錄《大馬青年》第七期編輯室報告）

本期「旅台文學特區」史料小輯之製作，乃延自上一屆對「旅台文學史料」收集工作的理念。它是一個極初步和嘗試性的整理。『旅台文學特區』史料小輯原爲本期《大馬青年》預定之主題專輯，內容除了作爲開場序的特區之意義探究外，另外還包括神州及星座詩社的史料整理。尤其針對神州詩社的「中國意識」將作一番探究。另有旅台文學特區人物專訪及從大馬青年社「旅台文學史」讀書小組中希望獲得一些討論成果報告。但結果都因人力、「神州」史料之不足及同學們課業之繁重，整個專輯也只好暫擱下來，將現有的文獻來稿勉強製作成『旅台文學特區』史料「小」輯。（是否又是「只有暫時把希望寄託在下一期」——？）

這裡推薦您：黃錦樹著述之「『旅台文學特區』的意義探究」。作者對旅台文學史料收集之用心可從該文中強烈感受得出；本輯另外收錄有較有感性內文（終於沒那麼「硬」了）的「被遺忘的星座」、「星座」社員師大英語系教授陳鵬翔專訪及師大英語系畢，目前從事小說著作的張貴興學長。

## 3

在「『旅台文學特區』的意義探究」「大馬旅台文學獎的存在意義」一節中提出了馬華文壇文學獎的「早謝」性格及非文學人口對文學獎所持否定態度。——現大馬青年社呈現予您：第七屆大馬旅台現代文學獎特輯，敬請讀者在欣賞得獎作品後，也認眞思考文學獎的存在意義及它在馬華文學裏扮演着何種角色。

## 4

大馬旅台馬來文短篇小說翻譯獎是否比文學獎更易遭受否定或忽視？

本期《大馬青年》因版頁有限，僅能爲第三屆大馬旅台馬來文短篇小說翻譯獎刊載前三名得獎作品

。另外也刊載了原文作品，旨在讓讀者可將譯文與原文互作比較——但能完全涵泳於翻譯樂趣和抓拿體悟譯者處理譯文的同學恐怕不多，這或多或少反映了獨中語文教育的某些問題——隨着語文障礙所帶來的是對友族文化的缺乏認識（尤其精神與意識層次）；也無法體會馬來文學創作其獨有的民族格性。因爲這方面的忽略，絕大部份的同學對碰上譯文所謂「乾澀、不好讀」的文句，都輕易採取絕對否定的態度。

## 5

在學術論文集方面，我們收錄了三位學長的四篇學術論文。

編輯部重視作者比重視其著述還多，除了原本的構思：在其論文前做簡短的作者介紹及附上作者近照外，在目錄處我們先列作者姓名再引其學術論著。目的是要爲他們的學術理想作一肯定。《大馬青年》是提供大馬青年發表學術論文的管道之一。

就這四篇論文著述之水準或言論立場，我們希望達到的不是絕對的肯定，相反的，是激起更多同學的回響，或許是補充，或許是全盤否定。學術活動的目地本在引起更多面的廻響，使我們的同學能更廣濶、嚴謹、且有深度的從事學術性的思考。

## 6

大馬留台青年版畫家劉自明先生，在訪談中，談有關藝術路向及藝術創作等問題。對藝術有興趣的青年朋友，別錯過了本編輯部的用心製作。

× × × ×

關於《大馬青年》應有的特定使命——

以下節錄《大馬青年7》編輯室報告：

「本期《大馬青年》基本上仍是以學術論文與文學作品爲主，不同的是，筆者提出一個「選集」或者「史料彙集」的觀念。筆者認爲，《大馬青年》應該有它被賦予的特定使命。……」

「……這是「旅台文學史料」的收集工作；因爲筆者肯定「旅台文學史」將會在「馬華文學史」中佔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而沒有史料就無所謂歷史。」

「原先的構想是做一番「史」的整理，……。可惜在資料上和人力上都有不足之處，只有暫時把希望寄託在下期。筆者更希望以後的《大馬青年》是「專題導向」的，有很多問題值得我們去關懷，去深入探討；而且這可以增加《大馬青年》的深度，另外，編輯理念、技術也必須加強……更希望透過「專輯製作」讓大馬青年社在「學術」上有更大的收穫。……」

基本上，《大馬青年8》是希望延續上一期的專輯取向之理念，但，實際上是否有達成這項要求，恐怕有待檢討。《大馬青年8》可說又導回了一些多元性，這多少是爲了配合我們的讀者群。是要以純學術來提昇我們的讀者，或爲了配合讀者而內容「大衆化」？《大馬青年》的內容取向一直以來備受多方爭議。

筆者認爲《大馬青年》確實應該有它被賦予的特定使命，但它所能呈現的還不致到達大馬旅台同學學術「成果」的展現。它不過是成果成形展現前的一個收集和「初步」的整理工作；我們能夠要求的只是這次有多少收穫，除非全盤學術專著化，否則《大馬青年》永遠是一本多少有時效性的刊物。我們可以嘗試這樣來解釋：《大馬青年》是導出大馬旅台學術專著出刊的一個醞釀前奏。而且這個醞釀前奏必須加快脚步，否則永遠停留在零星的收集與整理，更何況收集得不完全？而且是耗了一整個學年的努力才出刊這不怎麼樣的一本。（當然，這牽涉人力物力和大馬青年社的幹部群都仍是在籍學生的身份。）或許，我們能夠有個人力物力都稍微雄厚的編輯部負責籌劃，出版學術專著，而《大馬青年》仍保留其配合讀者的多元性（具有一定深度）的面貌。

而前述這種熱身式前奏，其必要性又如何？它是否重覆在做會訊就可做到的工作？這裡又牽扯到另一個問題，我們是否有充份利用總會、各校分會同學會會訊此一發表管道，或把會訊當成看了就可丟棄的宣傳單？

我們期待《大馬青年》更向前邁進一步。

編輯部

余秀蘭執筆

一九九〇年六月三日

# 僑教政策

## 挑戰 反省 破突

談僑教政策及旅台同學面對之挑戰

黃添發

## 僑教風潮之大勢

兼談我們應走之路

黃集初

# 挑戰‧反省‧突破

## 三部曲

### 談僑教政策及旅台同學面對之挑戰

台大化工四
黃添發

## 前言

有關對僑教政策的弊病在七月聯考時期曾引起社會人士及傳播媒體的激烈討論，在間中旅台同學也因一些不當的言論而受到傷害。本專題的製作乃基於希望同學，尤其剛跨入大學門檻的新鮮人能藉此了解政策的緣起及弊病，事件爆發的始末以及其影響，並嘗試提供一些思考及心理調適的方向，期望同學能在相互腦力激盪下提昇對這事的反思，做一些我們能做的事。期待有一天旅台同學能以一正常「學生」的身份活躍在校園中！

## 1 政策之回溯

僑生教育自始爲中華民國教育中重要之一環，這可由中華民國憲法第一百五十一條：「國家對於僑居國外之國民，應扶助並保護其經濟事業之發展。」可看出。僑教實施多年，其大致可分爲二個階段：㈠民國開始～民國36年前；㈡民國36年至今。

### ㈠民國開始～民國36前

#### (1)民國初年～民國30年

這應追溯到國民革命時期，海外華僑，尤其是東南亞地區之僑民給予之助力甚大，國民政府有感於此，遂於開始接受海外僑生回國唸書，民國3年公佈「僑民子弟就學規程」；民國7年恢復暨南大學；民國9年，北大設立僑生班、中山、廈門、中央等國立大學開放接受僑生就讀。當時之僑生接受的都是高專教育。

北伐成功後，在大學院校設立華僑教育委員會，至民國20年，中央政府正式設立「僑務委員會」，並頒佈「指導僑生回國升學章程」，這是較有系統辦理僑教的開始。

到了民國29年及30年，於雲南保山、四川茶川及福建設立僑民中學，這意味著僑生中等教育的施展。

#### (2)太平洋戰爭期間：保送分發制度設立

戰爭爆發後，東南亞大部份地區學校停辦，國民政府撥專款，於31年在中山、廣西、復旦等大學及廣東省文理學院開設僑生先修班，並通令各大學設置僑生保送名額，從寬錄取僑生入學，並以每人核給膳食貸金150元至300元不等。僑委會並與教育部於民國35年及36年，分別制定回國升學僑生獎學金辦法」及「華僑學生優

待辦法」，從此建立保送及分發僑生回國升學大專院校制度，並於南洋增設考區，規定廣州、汕頭、廈門、上海等地教育局指定專人負責諮詢及指導工作。

由(1)及(2)兩時期可看出政策已初步具體顯現出來，且可說是平時的，教育性較濃的。惟這時期因戰亂或其他因素，回國升學之僑生並不見得踴躍。

㈡民國36年至今

與第一時期相比較，僑教政策於國民政府遷台後，這階段蒙上了較多之政治色彩。這是兩階段明顯的分別。根據僑委會僑輔室之「當前僑生教育得失探討與改進意見」緣起篇中：「政府由大陸遷台後，先總統　蔣公爲防止中共毒化海外華僑青年，摧毀中華文化，同時爲培植華僑人材，團結僑心僑力，以支持復國建國大業，乃指示應大量招收僑生回國升學……」可看出鑑於當時台海兩岸緊張對峙因應而修改之政策，僑教開始滲入意識型態的成份。

(1)民國36年～46年前：

教育部遂於民國40年頒訂了「僑生申請保送來台升學大專辦法」，逐年開始大量招收僑生，再加上美國的援助，補助僑生，致使各大專院校都樂意招收僑生以改善擴充學校設備，更使計劃得以順利展開。根據文獻顯示，民國40年，在台之僑生僅60人，至45年即增爲1288人，同年設立了僑中及僑大先修班，美援雖至1960年代初結束，但至民國76年，人數更增爲13081人，成長不可謂不快速。這除了是以上優厚因素外，海外各地政治環境平穩，教育需求激增有關。值得一提的是因當時台灣社會物質生活貧乏，而僑生在有律貼的情況下，被視爲富家子弟，這是往後僑生刻板印象形成的啓端。

(2)民國46年～至今

由於人數激增，來自不同地區因各項環境及制度的不同，以致程度參差不齊，各大學便在民國46年，設置僑生輔導委員會，以「課業」、「生活」、「品德」等項爲主要輔導工作。至民國47年，教育部與僑委會訂頒「海外學生回國升學及輔導實施辦法」，使輔導工作更趨於完善。民國52年，僑委會委託有關學校開辦「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也即俗謂的「僑訓班」。另外，於民國62年實施了「回國僑生教育及生活輔導業務權責劃分表」。

整個僑教政策至今，已完全具規模地顯現出來。

## 2 考選與分發管道

根據「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實施辦法」第二條規定：「凡海外出生連續居留迄今，或最近連續居留海外8年以上，並取得當地居留權及回程簽程者，得申請保送回國升學……」，道出了僑生來台之基本資格。

關係學生素質且常引起爭議的保送方式爲：

㈠免試保送：凡符合資格者，依其中學成績或會考成績、志願，擇優錄取分發入學至額滿爲止。涵括地區爲歐、美、菲地區（依中學成績）及大馬（依統考或STPM）。

㈡甄試保送：在升學人數較多的地區舉行甄試，擇優錄取，其中港澳地區爲教育部負責；日本、韓、新加坡、泰國、菲律賓則由僑委會負責之，印尼學生則在當地報名後來台考試。

㈢參加大專聯考：在台灣高中畢業，升學大專院校則應參加聯考，再由教育部「從寬降低錄取標準」，錄取標準由教育部訂定之，分發入學。至於五專、高職及高中申請者，則從寬錄取。

## 3 政策本質

從上文對政策歷史的追溯中，政策所呈現的精神或本質常是爭論的焦點，究竟其爲政治利益爲出發點呢？或純粹爲造就人才，也即純由教育本質出發呢？抑或兩成份都有呢？

本地抗議團體及學生訴求主題，如台大工訊第104期中一篇文章中「政府一方面緊緊控制大學的窄門而標榜公平，一面却大開方便的後門以教育資源作爲政治酬庸的工具……，僑生政策建立在政府虛假的政治口號下已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了」指出僑教政策的制定純粹爲招攬海外僑社的人心，增加其對中華民國的向心力。就讀清大人類社研一林開忠則認爲這牽涉及文化層面，即中華民族，或可說漢族一直以來血濃於水、四海一家的傳統精神，另一方面也不失向海外僑社展示力量，顯示政權鞏固性的意味。然而政大歷史系畢業的曾慶豹則有不盡相同的看法，他不認爲這政策籠罩了太多之政治色彩。其分析說在以前，無可否認國民政府對華僑確存在著感激之心，「華僑乃革命之母」，有其時代背景的意義，但在國民政府遷台後，却成了一僵化之思想教育或意識形態。

縱觀現今國際大環境愈重視國籍之分野，以及對當地本土文化之認同及融入，有許多地區如大馬、新加坡等的華族早已由認同大中國的「華僑」心態轉變爲認同當地文化的「華裔」心態，故現今之僑教政策是否仍須建立在「拉攏僑心」、「強化向心力」的基礎是有待當事者深思的問題。事實上一些地區如大馬學生都已不認同這些諸如「反共復國」的口號，來台唸書只是出自於追求自身理想的動機。

若放棄以往僵化的一些反共口號，改爲「爲促進國際交流，提升及協助海外華裔或外籍人士改善並建設當地社會」，是否更可行及堂而皇之呢？往往很多時候，**一些政治及經濟利益在有關學生返國後不知覺中達致，不須硬意塑造或灌輸一些僵化思想教育！**

## 4 事件剖析與問題顯現

此次的抗議浪潮所帶來之衝擊似乎較往年來得大，這應「歸功」於有組織的行動。身爲「主角」之一的我們似乎有點「驚訝」且有措手不及之感。

但若深入剖析，仍是有些脈絡可尋。10月19日之「僑生問題面面觀」座談會中，台大心理系教授楊國樞分析認爲基於以下幾點因素：㈠資源分配問題：在台灣社會現今追求公平、平等的當兒，台灣人民對自身權益維護及追求意識相對也提高不少；㈡「統獨」思想之延伸：這個台灣人民中的心結對「大中國」看法的歧異的延伸，導致對僑教政策的詮釋也自不同，如政策的存與廢，意義等；㈢占比例太大：在衆多特種考生入學管道中，屬僑生所占之比例最大（約一萬三千多人），且在熱門科系占比例也挺高，當然也成了衆所矚目及衆矢之的；㈣累積多年：僑教問題歷年來都是熱門話題，在配合現今時空，在趨於成熟的時機爆發出來。

綜觀以上幾點，都與台灣社會發展的脈絡脫離不了關係。

**在整個事件之發展過程中，抗議團體之負責人都強調並不針對僑生，然而從傳單上一些傳單上詞語的應用都有以偏概全，或「切」不中訴求主題之感，如「要進台大，先進僑大」，「宿舍床位被僑生占滿」等，以及以後教授、學者專家、政治人物、輿論界援用例子之不當等，都在讓僑生心靈深處被深深刺傷。**

訴求主題大致可分爲：㈠名額問題，也即聯考公平性問題；㈡僑生水準低落，影響大學水準；㈢權利與義務；㈣僑生因課業或歧視導致壓力重大，造成人格扭曲；㈤政治色彩過於濃厚；㈥僑生自成圈子；㈦宣傳中華文化是否達致問題。

遺憾的是，各方，尤其是僑生在熱烈爭論之餘，始終只忙於提出論點做出情緒化反駁，脫離不了這些爭執框架，鮮少較

全面的思考此課題，如僑生教育，甚至包括台灣教育，大馬教育是否病了？僑生教育到底存在那些弊病及優點？如何改善……等問題。**情緒化之爭論或表面膚淺的討論往往予人無力感，或甚至因此受到傷害，而且擴大了校園本地生與僑生之間原本就存在的兩極化關係？大馬同學是否希望在大馬校園的兩極化在此重演呢？還是值得深思的課題。**

儘管如此，從這些爭執焦點仍可透視一些問題的存在。如㈠大學聯考公平性問題：正義，即扶助弱小，與享受「特權」如何釐清是決定「適當」名額的關鍵，林開忠學長如是說。㈡僑生素質較差：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如何提高素質爲當務之急。另外把大部份都送進僑大先修班，甚至建議中的華僑大學根本不是治本之法，因問題重心在於先修班之教學方法；㈣權利與義務：林學長指出「國民」身份的定義有必要加以重新確認。的確，許多爭執往往衍生自這疑惑。㈤人格扭曲：林學長同意因無法承受課業壓力而造成人格扭曲，但其也指出另一種扭曲係出自於「僑生」這符號的屬性，即刻板印象所造成的。許多與僑生不熟悉之學生及教授往往憑此刻板印象去摸索理解僑生。這種「認同」上的扭曲往往大於前述之扭曲。林學長以**爲在討論過程中應予以僑生「人」的尊嚴及權利**。㈥僑生自成圈子：曾慶豹學長將這歸咎於僑生對這個社會沒有責任感，一個完全「過客」之心態，造成無法關懷社會，且與本地生溝通有問題。筆者認爲另外僑生在異鄉求學，對於來自同一地區，操同一種「語言」者自然產生認同感，這也是造成小圈子的因素之一。

| 日期 | 演變 |
|---|---|
| 1／7 | 教育部高教司楊崇森：決定逐年平均分散至私立大學及冷門科系，擴大僑大先修班的招生人數以控制人數（中時）。 |
| 3／7 | 教育部長毛高文：成立專案小組，對僑生程度做較嚴格之要求。（中央日報） |
| 10／7 | 教育部確定三原則：(1)來台參加聯考優待分數百分比降低；(2)錄取人數百分比降低；(3)佔國立大學百分比降低，另外要求僑大先修班課程加以修改。（中時） |
| 13／7 | 僑大先修班主任郭喜祇：提高對學生的學業成績要求，將是未來教學重點。（中央日報） |
| 4／11 | 教育部高教司：聯考特種考生加分新方案已致討論完畢，但未定案前，詳情不宜公佈，在明年聯考亦不會實施。（台視） |

表一　有關單位發表的言論

## 5 心態調適

大馬旅台在這次最常呈現的心態大致可分爲：㈠感覺壓力重大：抗議團體及社會輿論常論及有關僑生素質普遍較本地生低落，在備受此等「質疑」的眼光注視下，難免有壓力重大之感；㈡矛盾心結：一方面覺得抗議者之訴求主題言之有理，但又因這關係自身之權益，以及往後學弟妹的來台之路，無法或不願抒發自己之感受，頓時出現矛盾之心結，不知何去何從；㈢遭受委屈，心中不平：鑒於來台前不知自己是享受「特權」份子，然來台後却被指責爲占用了本地資源或一些似是而非的抨擊，心中總忿忿不平，認爲是政策下一枚棋子，自己也爲受害者之一；㈣不聞不問型：這可能與一些認爲事情總會雨過天晴，抑或是絲毫沒有感覺有倍受抨擊之壓力有關。

另外，這次事件也再次浮現了旅台同學到底爲「外籍生」抑或「僑生」之爭議及困惑，這應溯源自絕大部份旅台同學心態上早已認爲自己爲大馬人，不爲「華僑」，但來台後却又往往聽到「歡迎回國」以及在一些場合，如海青會一些帶有政治意味之詞語，再加上往後在校園或社會上遭受之「差別待遇」，困惑於焉產生，同學認爲唯有脫離這「僑生」符號方能名正言順的踏足於校園內。

針對以上代表「符號」的困惑，曾慶豹學長指出「僑生」這符號用以統稱一切來台之華裔學生，其基本內涵乃基於旅台同學與中華民國政府的「歷史性」、「民族性」與「文化性」，惟符號背後的意義却隨著對象而有異，即如港澳、緬甸與大馬「僑生」所隱含之意義即有不同。學者也認爲隨著歷史及時代背景之改變，其背後所指的意義也應有新的詮釋，但這須有其根本性爲依據，即前述的三種性質。同學有這樣的困惑，是自己認知不清及對自己國家沒有信心所致。所以學長認爲旅台同學應接受「僑生」這符號，因接受並不表示忽略了客觀的差異。

關於如何調適旅台同學心理的衝擊及變化，筆者強調自我反省與思考的重要性，以下三方向或許可做爲參考：

㈠掌握並關注台灣社會發展之脈絡：台灣社會之急速改變，人民對平等、公平的觀念日益增強，各項制度的崩潰與重建，校園改革的演變，我們都有必要加以掌握了解，否則的話，更遑論其他進一步的反省，更會出現類似「祖國同胞爲何不再愛我？」的笑話。

㈡抨擊主題正確性：旅台同學應以理性的思慮抗議團體訴求主張有否其正確性？我們是否有勇氣放棄一些表面優厚而實際已不合時宜或對自身成長無好處的優待？在思考過程中，避免墮入一情緒化的思考模式。

㈢化危機爲挑戰：在反省自我是否有嚴肅的面對生活，要求自己的當兒，旅台同學應於珍惜現存的資源，充實自身的學識涵養，重新給予自己在現今時空做一定位。另一方面，對台灣社會，校園的人文關懷，同學須開放胸襟，以更深廣的觀點去參與。必須強調的是**對本地社會的關懷並不與我們關懷大馬社會有衝突**。另一點急欲建立的心理建設爲自我信心的建立，**凡事別妄自菲薄，同學們並不樣樣輸人！**

如何化危機爲挑戰，並戰勝挑戰則胥視同學的智慧！

表二　事件的發生及各方的反應

| | 經過 | 主題 |
|---|---|---|
| 1／7～3／7 | 由教權會，主婦聯盟，進步婦女聯盟，四間醫學院一些學生於全省散發傳單。 | 要求一個真正公平的大學聯考。 |
| 14／7 | 教權會於立法院主辦聽證會。 | 要求政府訂定時間表修訂僑生及特種考生優待入學辦並研訂一定百分比。 |
| 23／7 | 馬來西亞同學會成立僑教政策委員會。 | |
| 8／10 | 留台聯總於大馬舉辦，留台之路不能斷，研討會。 | 闡述留台升學對大馬學生的重要性，希望台灣政府不削減名額。 |
| 19／10 | 新加坡同學會主辦「僑生問題面面談」座談會。 | 增進本地生與僑生彼此的了解。 |
| 10／11 | 台大大馬、政大大馬、師大大馬聯辦座談會。 | 從認識到省思。 |
| | 主動收集有關資料及同學意見，以為我們處境及立場作基本的維護。 | |

## 6 政策可能演變及應對的措施

僑教政策在備受抨擊，有關單位，如僑委會、教育部都宣稱將進行一些修正，但未定案前，詳情始終沒有公佈，所以我們也只好從一些端倪嘗試分析其走向。

台大歷史系的黃集初學長認爲有四項可能之演變，即㈠削減總名額；㈡減少或取消入學成績優待；㈢減少或取消在學成績優待；㈣減少或取消經濟優待。其中以第㈡及㈢方案最有可能。學長繼續分析說，第一項方案雖可滿足本地未入學者之需求，但恐將引起海外僑界之激烈反彈，在整體政策考量下，不宜採行；而第㈡及㈢方案可滿足部份（或完全）一般本地未入學者，不致引起海外僑界過於激烈反彈，另外也可間接減少一些名額；第㈣方案在前二項滿足本地學生後，已無實際作用，若實施的話則引起在學僑生激烈反彈，故也不可行。

黃學長認爲極有可能於第㈡方案實施完成後，方才採行第㈢方案，以不致於影響太多在學之僑生，換言之，對現屆舊生都不會有影響。

從表㈠所顯現的迹象，再結合學長的分析，有關單位確有可能採行第㈡及㈢項以期控制僑生之素質低落問題。是否如此，我們也只有拭目以待，以及針對這些迹象向有關單位反應我們的看法。

提到政策修改對獨中畢業生出路之影響，這是一可以肯定的答案，問題是同學如何面對這項挑戰呢？黃學長建議眼前的工作是提高旅台同學在大專院校的數理化水準，而這輔導工作由分會、校友會的學長負責帶動指導。而在長遠來說，他建議董教總應設立師資水準提昇中心，外聘人才以提升獨中有關數理化的師資水準。另外校友會可發動獻書運動，充實母校的圖書館，讓老師作爲參考。此外，鑑於大馬逐步趨向新興工業國家行列，迫切需要技術人才，獨中可擴大培養技術人才，而非一味鼓勵學生考取大學，以改變華社現賴以生存的服務業，如餐飲業形態，以期往後華社能在大馬「生根」不被摒棄在國家邁向現代化及工業化的主流之外。

資料參考：
一、僑委會僑輔室編，當前僑生教育探討得失與參考意見。
二、第77屆旅台蘇坡中化同學會紀念特刊。
三、中華民國僑務統計26年版。
四、大馬青年第7期。
五、各報雜誌。

# 僑教風潮大勢

## 兼論我們應走之路

黃肇初
台大歷史四

僑教問題由來已久，在民國七十七年五月初報界已開始蘊釀，準備把它給炒熱。那時剛接任秘書長一職。在構思同學會應怎樣去應付這種局面時，結果忽然發生五二〇暴動，使整個輿論的焦點集中在農業政策上，而把僑教問題給壓下來，又風平浪靜過了一年。

沒想到，到了七十八年七月聯考期間，整個僑教問題忽然地爆發出來，一發不可收拾。在有組織、有數據、有支援的情況下，一陣陣強有力的輿論壓力，再加上年底大選，逼得政府陣脚大亂，更何況這裏面還隱含著教育部與其他有關部門之間的明爭暗鬥。不管怎樣，在大勢所趨之下，僑教政策就算不廢除，也必須進行修正。但是在未定案前，詳情始終沒有公佈，所以我們也只好從一些端倪中嘗試去分析其走向。

首先，可能的演變大概不脫離四大方向：(1)削減名額。(2)減少或取消入學成績優待。(3)減少或取消在學成績優待。(4)減少或取消經濟優待。下來，我們針對各別情況分析其可能之得失。

### 1

削減名額：又可細分爲①總名額削減。可以滿足本地未入學者之要求，但會在海外僑界引起反彈，削弱統戰效果。②針對某校，某系削減名額。滿足本地入學者，海外僑界反彈不大。

### 2

減少或取消入學成績優待：部份（或完全）滿足本地未入學者，因其具有部份削減名額之效果，且可滿足公平性的要求，而在海外僑界引起反彈弱，可能只是輕

微削弱統戰效果。就如此次之大專聯考，從去年二百名到今年只有三十五名直接進入大學，其餘全送進僑大先修班，而對外說詞是依法辦理，言外之意是過去是法外施恩。

## 3

減少或取消在學成績優待：部份或完全滿足本地在學者對公平性的要求，對未入學者無顯著的效果，而在僑生間引起之反彈，無法一概而論，因各地區僑生適應能力非常懸殊，且各院系情況也不一樣。這可參考一份報告——當前僑生教育得失探討與改進意見，僑輔室，民76—6——裏頭有如下之記載：

……教育部又調查各校僑生聽講與閱讀能力。初入學時，國語聽講能力最感困難者，首推印尼僑生，其人數比率約佔百分之四〇・一二；其次爲港澳地區僑生，其人數比率約佔百分之三九・〇二。閱讀能力最差者爲印尼僑生，其人數比率約佔百分之六〇・七九，其次爲緬甸、泰國、港澳等地僑生，其人數比率佔百分之四〇以上。

僑生除國語文感到困難外，對於數、理、化等科亦感相當困難，列表如下：

| | 最困難 | 困難 | 稍困難 | 無困難 |
|---|---|---|---|---|
| 數學 | 21.38% | 28.12% | 31.17% | 19.33% |
| 物理 | 17.11% | 25.40% | 37.79% | 19.70% |
| 化學 | 16.62% | 27.16% | 35.43% | 20.79% |

## 4

減少或取消經濟優待：本地社會在前三項得到充份的滿足後，不太會計較這一筆錢，況且又不是社會爭執之焦點，而到現在爲止，官方也無任何表示。事實上，很多時候是借題發揮，挑起情緒，並不是很在乎這一項目。就算在乎，也只是『插花』而已。不過，爲了有備無患，特附上台灣大學學生宿舍管理辦法之相關條文：

民七十七年四月廿七日第一〇四次訓育委員會修正。

……

第八條　生活輔導組受理前條住宿之申請後，得按大學部一年級、二年級以上、研

究所及夜間部學生之指定宿舍，依左列各款順序分配宿舍；床位不足時，則依抽籤順序分配之：

一、殘障學生。

二、離島及山地學生。

三、外籍生及僑生就讀本校第一年者。

四、家住台北縣市、基隆市以外之學生。

五、有事實足證有特殊需要之學生（含台北縣市、基隆市。）

自願退宿後再爲住宿申請者，不適用前項各款分配順序之規定。

進一步結合一些報導及言論，我們可以針對各別情況做一些結論：

## 1 消滅名額

七十八年七月十三日，(?)報

……行政院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許鳴曦表示……，基本上該會將朝著降低各校比率，逐年減少名額。……

七十八年七月三日，聯合報

毛高文說，僑生回國名額過去雖每年都有增加，近年已呈穩定，教育部不再增加名額，今後能否逐年減少名額，還須與各部會協調。

七八年十一月四日，中國時報

教育部高教司……僑生部份錄取名額亦將調低，尤其是明星學校所招收僑生比例將下降，並予明訂，以避免影響國內學生權益。

七十八年七月十一日，青年日報

……教育部……新的原則：……(2)錄取僑生人數百分比降低。(3)僑生在國立大學所佔錄取名額百分比亦降低。……教育部主任秘書劉清田，……，或許將使私立大學錄取僑生的比例增加。

七十八年七月二日，中國時報

教育部高教司長楊崇森一日表示，……，已決定逐年降低僑生分發至大學的人數，但是此事不能操之太急，否則將引起僑界的不滿。……同時將擴大僑大先修班的招生人數，以控制水準。

綜合以上之分析及資料，我們可以做出一些結論。即錄取總名額不變，但直接分發到大學之名額將減少，也意謂著僑大先修班名額會大增。因此，大學名額是否不變，將決定於僑大分配到的大學名額是否不變。極可能是不變，但也極可能提高錄取標準，使得名額是否不變，沒有太大的實質意義。而在這種情況下，各地區進入大學的名額，將決定於各地區僑生之水準。除非有保

障名額，但保障名額對我們來講是不利的。

而針對某校某系之名額會削減且明訂比例，特別是台灣大學及所有的醫學系。

## 2 減少或取消入學成績優待

七十八年七月十三日，(?)報

……行政院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許鳴曦表示……加強僑生程度評鑑及嚴格審核僑生身份等方向做改進。

七十八年七月十一日，青年日報

……教育部……新的原則：(1)僑生返國升學優待分數百分比降低。……

七十八年七月三日，(?)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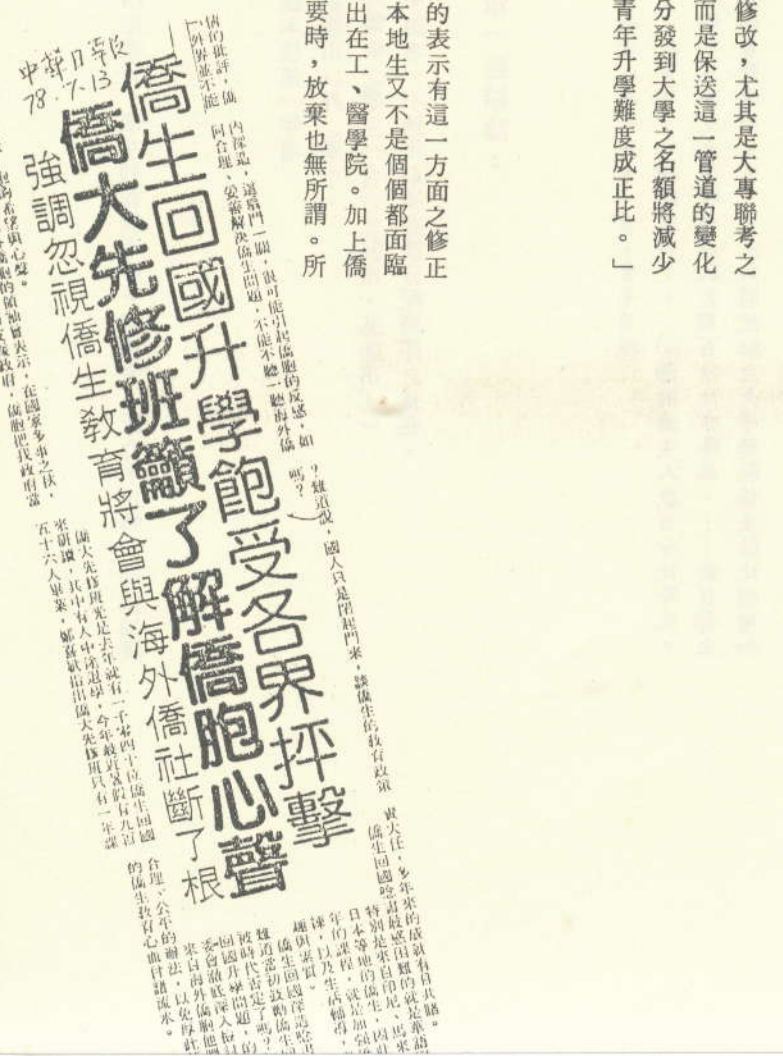
……毛高文……指出，協助華僑子弟升學為政府既定不變政策，但教育部已成立專案小組，將對回國升學僑生程度作較嚴格之要求，同時僑生分發的志願應和國內青年升學難度成正比。

## 3 減少或取消在學成績優待

社會上輿論的焦點多集中在入學成績優待，壓力最大，因此肯定會修改，尤其是大專聯考之分數優待。不過，我們經此管道進大學者少之又少，所以不足為憂。反而是保送這一管道的變化，才值得注意。由於社會壓力下，肯定會提高錄取標準，因此造成直接分發到大學之名額將減少。而僑大升大學也必然會提高錄取標準。使得「僑生分發的志願和國內青年升學難度成正比。」

## 4 減少或取消經濟優待

到現在為止，輿論的焦點是在入學名額的公平性，而官方也無任何的表示有這一方面之修正的考慮，況且這個問題只有在學者才會關心，社會上很難引起注意，而本地生又不是個個都面臨三二出局之危機，除了理、工、醫學院。理學院僑生少，所以問題大都出在工、醫學院。加上僑生在新措施下，素質將會越來越高，這問題也會變得無足輕重，因此必要時，放棄也無所謂。所以，不妨看準時機，對外宣布放棄，拿回一點尊嚴。



這一項目，根本上不是什麼大問題，唯一會引起注目的是宿舍問題，而這個只有在校園裏才炒得起來，實際上也不是那麼容易。因爲不是每個人眞的窮到非住宿舍不可，也不是每個人都喜歡住宿舍。事實上，會吵起來也不是與僑教政策有關，只是最近台北房價上漲，許多人受不了，才要擠回宿舍來。剛巧給碰上，就趁火打刼。實際上，如眞的要吵也不怕。他們唯一有力的理由是，他們也有一些貧窮的學生。那就叫這些貧窮的學生先搬進去住，我就不信這些眞正的貧困學生會多到把我們給擠出來。

綜合以上所述，我們可以下一個總結論，不論我們怎樣逃避，怎樣「忍辱負重」，都必須面臨一個挑戰，一個來自學業水準提昇的挑戰，其他的壓力都是短期且不值得放在心上。所以我們任何的對策，都必須針對這個挑戰而來。避開這個前提而不論，那不管我們怎麼做，都只不過是在「等死」，只是看誰先死罷了。

其實在十月十九日台大舉行之僑教政策座談會裏，本地生代表已點出要唸大學的二個條件，一是求學意願高；二是程度要夠，還進一步說如我們認爲我們是僑生，就要參加聯考，如是留學生，就要經過由學校成立之審查資格委員會之審查。而楊國樞教授指出，問題不在人數而在大學程度及優待太多，所以不管聯考也好，還是非聯考也好，都要用一個統一標準，做爲入學之標準。因此，我們可以講問題是已經夠清楚了。不必在枝枝節節上浪費太多的心力及情緒。

首先，最重要的是把我們和本地生之間的差距給找出來。主要有三個方向：(1)我們在台成績之統計分析，事實上，我們的問卷調查是應該往這一方面設計。(2)把這裏的教科書和我們的教科書做比較，到底是我們努力的程度不夠，還是課程內容及結構有根本性的差異。以我對數學科之粗略比較，是存在著根本性的差異，不完全是努力程度不夠的問題。(3)把近幾年大專聯考的考題和統考之考題作比較。看看出題之趨向，考題之種類、難易有何不同。

經過這幾方面之測定，我們手頭上才會有一份客觀的資料，這樣我們才有辦法進一步擬定有效的方案。而這個工作必須成立一個特設委員會來專責推動，才有辦法完成。同學會是應該負起這樣一個責任。

**另外，有關華僑大學之成立，也是輿論焦點之一。我們不妨先看看報怎麼說**

楊正彥（宜蘭市），(?)報

「設一所華僑綜合性大學吧」

……專收真正的華僑子弟，回國進修深造，不要使用特權佔據其他大學入學考試的名額，以平息爭議。……

七十八年七月十三日，(?)報

……行政院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許鳴曦表示，……將現有的僑大先修班擴大升格成綜合性華僑大學。……該會已對僑生占用各校名額，素質低落，僑生身份的限制等外界質疑的缺點做全面性的研究。

黃武雄，(?)報

「從教育的角度看僑生政策」

……改興辦的華僑大學選修一定學分的課程，亦可到各大學借讀一年。他拿的是華僑大學的文憑，各大學對客人的成績要求便可以放寬，他本身亦無太大的功課壓力。

七十八年七月八日，首都早報

「檢討僑生回國就學制度」

……這些名額固然是獨立於大學聯招錄取名額之外，卻不是獨立於國家整體教育資源之外，換言之，僑生名額仍屬國家整體教育資源之一部份，而為全民所共有，國內學生的升學機會應該取決於國家整體教育資源的多寡，而非取決於大學聯招預定錄取名額之多少。……僑生回國升學誠有需要，亦應比照外國人來台留學之方式與程序辦理；而要號召海外人心，國會全面改選之效果毋寧要比保障僑生升學來得大。

七十八年七月十六日，聯合報，社論

「開設華僑大學解決僑生就學問題」

……(四)對於有志進其他國內學府進修的僑生，不應硬性規定其入華僑大學就讀，而應給予其公平機會參加大學聯考。

粗略地看，華僑大學設立的動機是避免僑生佔據本地生的入學名額，以平息爭議。但如果照首都早報的看法，又似乎不足以平息爭議，因為政府肯建一間大學給僑生，為什麼不先多建幾間給本地生。因此，應該還有更深一層之心理因素。綜觀整個事件，僑教風潮之所以會越炒越大，除了公平性之外，顯然還存在一種情結。整個運動的發動者，來自二處，一是醫科；二是台大。而諸之於民意的主要數據，也是取于這二處。如論這二處在社會上之評價與地位，可說是鶴立雞群。所有本地生參加聯考最大之目標也是考進台大和醫科。所以能考上台大及醫科的，都是付出極大的代價，這不只是個人，還包括其父母。眞正的關鍵就在這個地方。所以設立華僑大學之眞正的動機是避免讓「二流的僑生」侵佔本地生進入一流大學的入學名額，而僑生二流者多，一流者是極少數、極少數；又在二流者當中，能憑實力進入其他大學者也不多，所以才要設立華僑大學來收容這些僑生。我們眞的不能憑本事進入大學嗎？

在弄清楚這個情結後，我們對本地社會的反應及政府的措施，就有一個總體的透視，對上節我們應努力的方向，會有更清澈、更理性的判斷與認知。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就有一個基本的理論架構，來建設我們的立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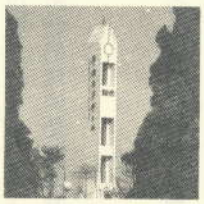
一間大學能否生存，決定於許多因素，但是其中一個因素是政府所不能控制的，那就是學生

人數，也就是學生就讀意願的問題。而就讀意願的問題，主要是決定於大學形象。這是很顯然的，否則爲什麼會有這麼多人要擠進名校、名系，而每年大專聯考，有將近一半考生是重考生。所以華僑大學如設立，必然是所有僑生的最後選擇，可能排名還不如美國的野雞大學。這樣一來，不止影響學生人數，還更降低學生之素質。最後結果，只不過使本地人對僑生之刻板印象更加惡劣。

另一方面，站在我們的政治角度來看這個問題，更是覺得憂心重重。過去有些朋友不願唸政治大學，只是因爲「政治」二字。這大概是教育太成功了。雖然現在不那麼敏感過度，但適當的敏感，還是會存在的。更重要的是，只要在各校、名系的入學條件上嚴格處理就能平息大半的爭議。不作此圖，而倡言設立華僑大學，不但令人懷疑其動機，更嚴重地傷害到我們的尊嚴。所以此議須三思而行，免得到時顧此失彼，未得其利，先蒙其害。是爲智者所不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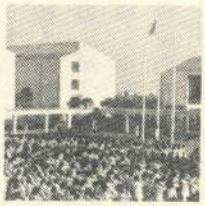
最後，有兩點是必須提一提。第一點，不管我們對自己是怎麼定義，本地生及本地社會還是以「僑生」二字來看我們。所以盡管每個地區的僑生所享受的優待不一樣，甚至只是有些人可以享有更多的特權，他們都會認爲所有的僑生都如此；不然，要怎麼炒起來。這也造成我們是最憤憤不平的一群，因爲我們享受的優待是最少的，或者說沒有太多的實質利益。當然，我們不能否認，對某些同學來說，這些優待雖少，但很重要，否則無法唸大學。不過，所謂：「二利之間擇其重，二害之間擇其輕。」這輕重之間的拿捏，必須把握一個原則，即只能消極地保護少數人的利益，不能積極地保護少數人的利益以致損害到多數人的利益。在大方針上，必須考慮多數人的利益，在小節上，不妨考慮少數人的利益。因此，必要時不妨乾脆放棄這些雞肋。此外，更重要的一點是，就算「僑生」眞的很「菜」或者說我們的確一般水準是不如人。但也不能就此認命而不思奮發。這不單指在台的同學，也包括在馬的所有有關單位。因爲認命下來將「受制於人」，整個華教的前景，也將蒙上一層灰色的色彩；況且，如此認命，還有什麼士氣可言。主政者豈能忽略這大關節之所在！中華文化最看重的是做人，做人最要緊的是「頂天立地，見賢思齊」。做事不免有成敗，但做人絕不能失敗，不如此，又何以號召有志之士歟？主政者之眼光豈可不放遠一點！也許現在的我們眞的是缺乏我們祖宗的大氣魄、大胸襟及大智慧。但願不是如此。

註：因僑政委員會所提供的剪報資料，有些只有日期而無註明出處，所以只好以(?)報表之。



# （上篇）僑生稱謂之再探討

與曾慶豹權商



# （中篇）「僑教政策」中的「政治傳播」

# （下篇）《大學神話與大學生神話》

摘要：

這三篇文章是針對所謂的「僑生政策」做一點初步的探討與批評，由於內容相關而分爲上、中、下。

上篇主要在於廓清「僑生」這一稱謂，針對之指涉的內混而做了一番語義上的歷史追蹤，并借用麥留芳的「理念型」來討論，最後建議更換稱謂，以期「正名」。

# 僑生稱謂之再探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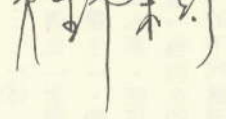
## 與曾慶豹權商

（上篇）

中篇主要集中採討僑教政策中的「政治傳播」，並且將這一番探索放在「黨化」教育的脈絡裏，指出它可能造成的「認同干擾」，可能使得旅台同學被「政治社會化」，這是「儒教政策」的政治面貌。

下篇針對「僑生」管道的不合理，把茅頭指向僑大，揭出實質存在的「惡質傳統」，企圖戳破「大學生」的神話面紗。接着反省獨中生對「大學」的認知，并進而檢討獨中理念和實質的脫節。文中同時提出一些建議，翼求給我們「正實」，以做爲一個有尊嚴的大學生。

台大中文四



## 1 符號和理念之間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五日曾慶豹發表了一篇「符號與理念之間——僑生稱謂之哲學性探討」（總會會訊），那大概是旅台同學對「僑生」這稱謂第一次形諸文字的認真探討。曾慶豹對這一稱謂的處理方式似乎有某種普遍性，他那篇文章有濃厚的「心理建設」意味，在不帶感情的文字背後，似乎也蘊藏了幾許無奈。我個人認為他並沒有把問題處理掉，也許我們可以從他的反應模式（勉強接受——換一個），當然這需要有很

我的討論方式是以曾文這個 text 為起點，這是最方便「入題」的策略。然後依次就現實、歷史兩個面向切入，談「僑生」不能不涉及歷史脈絡與現實情境，因為它是這二者交換之下的產物。最終指出麥留芳的「理念型」以徹底的把問題解決掉。文中大部份的篇幅其實在談「華僑」這稱謂，它和「僑生」之間的衍生關係（重點在「僑」字）令這種情形難以避免。首先必須先把曾文來一番「解讀」，把它的學術甲殼剝掉——。

這一篇重要文獻同時也是篇非常難讀的文章。難讀的原因在於作者引進一套我們不熟悉的語言，而且有時在相同的脈絡中會用上不同的「符號」（詳讀）。簡言之，作者肯定了「僑生」此一「符號」的裝載的三種「根本性」（fundamentals）「理念」：㈠歷史性——海外華人，與中國歷史的密不可分㈡民族性——血統、血緣性㈢文化性——整體生活方式與價值系統。①

作者強調這是統合符號與理念之「基點」，他似乎認爲，只要認清這種「意義指涉之共同性」，就不會產生問題——因爲這是「僑生」與「本地政府」之間的基於的「內在關係」（inner relationship）之所在。

作者沒說明甚麼是「內在關係」。在其他段落裏，如「大馬同學與政府之間是擁有『基本關係』（fundamental relationship）的」，比對之下，「基本關係」、「內在關係」似乎都提涉同一理念，即「歷史性」、「民族性」、「文化性」。它們和「根本性」的差別僅在於前者指的是僑生與本地政府的「關係」，後者指的是符號與理念之間的「關係」。

揭開術語的硬殼，作者的中心觀念在於，大馬同學與本地政府之間存在著不容忽視的「主客關係」，而此一「關係」即決定了我們的共同稱謂——僑生。在他的邏輯裏，這種「關係」是沒法消解的（除

非不來，或者離去）。他認爲因爲這種「關係」建立在文化、歷史、民族諸項條件之上，所以是合理的。（下節詳論之）。

就語意學的觀點，作者對傳達思想理念的語言符號設定了兩個論點，其中第一個是「同一符號樣型，倘若裝載有不同的意義內容，則該一符號樣型在不同的用法或脈絡中是不同的字。」針對這一個假定，現在的問題是：如果同一符號樣型，倘若裝載有不同的意義內容，則該一符號樣型在相同的用法或脈絡中，到底算是「一個字」還是「兩個不同的字」？他所設定的第二個論點也解決不了這個問題。②我認爲這種情形在文意脈絡中並不能把問題加以解決，因爲這已經牽涉到該符號「字典意義」（Dictionary Meaning）（「一個符號可能裝載的所有意義內容」）的問題，因此便沒有那麼簡單。當一個符號的字典意義出了問題該如何解決？《記號與導論》並沒說明。

作者文中有一段重要的話：

「符號與意義內容是要經過特別的詮釋才能瞭解的。我們詮釋符號是在某一脈絡中詮釋，決不能把符號當作孤立的事項進行詮釋，符號的傳達的意義內容必須在相關的脈絡中，才能使人彼此了解。」

這當中的「脈絡」一詞英文爲context，或譯「情境」。這一段話本身就可以瓦解作者建構的言說體系，因爲無論就現實或歷史情境來看，這符號都是值得商榷的。現在的問題是，作者把這context理解成文意中的「脈絡」，因而忽略了更重要的歷史與現實情境。這使得他的解釋呈現某種混淆。因此問題並沒有解決，他只是用記號學把既有的「官方說法」加以合理化，重申原有的定義，強調讀者要自我心理建設，而無需在乎外在的「情境」如何。用俗話說，這有點「鴕鳥」。③

## 2 從現實情況看關係

作者在文中屢言「關係」，不論是「內在關係」或「基本關係」，均根源於中華民國政府對華僑或僑生之認定是採取血緣主義，承認雙重國籍。這使得政府對僑生的認定「只問血緣不問國籍」，因此，同是星、馬公民，如果是華人子弟，則視爲僑生，歸僑委會管轄。如果爲馬來種人，則視爲外籍生，歸教育部國際文教處管理。」④就我個人經驗而言，系上的新加坡同學若是交換學生（雅稱「文化專約」）則爲外籍生（每月一萬元津貼），或係自己申請者，則爲「僑生」。這種分類的曖昧性，其實已觸及中華民國血緣主義的內在困境，正如學者所言：

「今天每個民族國家，對人民權利義務的界定，主要以國籍爲憑據，所以對國籍（或公民權）的取得，皆有很明確的規定。而且爲避免混亂起見，絕大多數採行屬地主義……其中偶而有兼採血緣主義者，但多規定出生時要立刻向當地使館登記，甚至規定成年前須回國報到。但我國所採用的血緣法似乎規定非常鬆弛籠統，祇要是中國人的後裔，不管在國外已住了多少代，皆是可能性的中國公民。」⑤

這種「鬆弛籠統」的原因，不外乎政治考慮，這已是這個國度內最普通的普通常識。就僑生而言，血緣主義提供了一種方便，其政治意味亦很濃。「吸引海外僑生回國升學，就國內來說，主要是爭取海外僑民的向心力，所採取的一種『教育』和『思想』的戰爭。」⑥換言之，是配合「國策」、「加強僑生對祖國文化之認識，堅定其愛國思想……」⑦必然的，這種戒嚴體制下的國策果眞造成了「混亂」：

「……外交部（簽證）、財政部（稅法）、警察局（外僑登記），則全根據當事人的國籍辦理，不問其血緣如何。如此，同一個華裔，對某些政府部門來講是一種身分，在另一些政府機關却又具另一種身分，……」⑧

因此「僑生」實質上可以說是「另一種外籍生」。國籍是其中關鍵性的一個因素，使得「僑生」的認定存在著一種內在的緊張，也因爲不同部門的不同處理使得它呈現了內在的斷裂、矛盾，缺乏現實的說服力。因此曾慶豹一再強調的「關係」，其實只是一種表相，強調它是

爲了掩飾它內在的緊張，企圖掩蓋個中濃鬱的泛政治化色彩。從這個觀點來看，「僑生」稱謂之現實基礎是很薄弱的只是基於一種政治性的權宜。曾慶豹誤把「藉口」當成「眞理」，把必要條件當成充分條件。

如果再從「僑」或「華僑」字義的歷史演變來看，更可以凸顯它裝載的意涵（「理念」），暴露它的政治色彩。

## 3 歷史情境中的「理念」流變

王賡武教授在「『華僑』一詞起源詮釋」中對於「僑」字意義的流變做了精彩的整理，以下摘要他文中的幾個重點：

1.傳統的「僑」字的涵義是指獲得官方批准而在中國國土上暫時的遷徙。在十九世紀下半葉以前，海外中國人一直被當做流寓者或犯人。

2.近代對「僑」字的使用是在《中法天津條約》（一八五八年）之內，先用於指駐外官員，後方轉用於描述定居越南的華人和在日本居住的華商。

3.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在黃遵憲的著作中可能首次提到「華僑」這稱謂。因受外國苛待華工華商的刺激，這時的「華僑」一詞帶有豐富的感情色彩，含被迫遷徙，懷念故鄉及成爲悲慘遭遇的受害者等意涵。

4.一九〇三年鄒容《革命軍》出版之後，章炳麟以打油詩方式的「革命歌」中，「華僑」一詞給賦予強烈的政治涵義，強調民族自覺與反滿的愛國情操。在整個中國革命的過程中，「華僑」一詞挾巨大的政治影響力傳播開去。

5.一九〇九年清政府頒佈以血統主義原則爲根據的《國籍法》，將對華僑的保護擴大到包括所有海外華人而不論其國籍如何。

6.在這名稱仍保留其「旅居者」的表面意思的同時，由於包括了那些已成爲外國臣民並確已定居的人在內，它的使用擴大到了產生一種嚴重的含糊不清的含意。

7.一九一一年中華民國建立，「華僑」也成爲一個指海外中國人無所不包的稱呼。⑨

從以上的引述中，可以看出「華僑」一詞之所以被賦予目前我們所瞭解的那種「字典意義」實有其特殊的歷史、政治背景。更重要的是這一個詞的被繼續運用或者廢棄。

一九五五年的萬隆會議中中共宣佈放棄雙重國籍，「華僑」的稱謂逐漸被「華人」取代。就東南亞華人史而言，依稱謂的不同正可以做如下的分期：㈠十九世紀以前，爲閩粵人，唐人流寓時代㈡十九世紀，爲華人（華民、華工與華商）的時代㈢一九〇三～一九五五年間爲華僑時代㈣一九五五年後爲新華人時代，亦即東南亞各國獨立自主的時代。⑩這種分期強調的是移民本身的自我認定。從這樣的分期可以看出，「華僑」之放棄用是由於政治情勢的變化，尤其是當地國獨立這一個事實。在大陸和東南亞華人之間，曾慶豹所謂的「根本性」、「基本關係」、「內在關係」等等依然存在，但爲甚麼「稱謂」却改了呢？爲甚麼不是採取對「華僑」的重新定義呢？顯然的，在字典意義上，「僑」字越到後期越膨脹，然而不管怎樣膨脹，它原始的「寄居」意義依然存在。捨棄它的原因，是承認華人已然在海外「定居」這一個事實，承認他們已是另一國的子民。

## 4 一個海外華人的理念型----僑生稱謂之再探討

在台灣從事星馬研究的學者中，沒有不觸及「華僑」的定義的。文化大學民族與華僑研究所的一系列「碩士論文」中，有關的部份都輾轉抄襲，人云亦云，實無足觀者。他們的認知基本上是承僑委會一系，談不上甚麼學術。倒是一九八五年九月中研院民族所出版的《方

言羣認同：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法則》一書中有十分精彩細緻的處理。作者麥留芳，馬來西亞華人。⑪

作者在討論之初，即一針見血的指出「『華僑』是一個複雜且多層次的實體。它是經濟、政治、文化與種族的綜合體。」（頁8）因此作者認爲，如果單一運用上述的三個主觀觀點，勢必會嚴重的犯上方法論的錯誤，而以偏蓋全。於是他試圖從移民本身、移入地及移出國的立場去探討，且採用了包含以下三個變項的指涉架構：國籍、文化認同與種族或血統。（頁859）（到這裏我們可以發現，從一～三節筆者都忽略了「移入地」的考慮。）在討論之餘，他更提出了「一個海外華人的理念型（ideal-type）」，如下表。

接著他分四種情況來加以討論，分別就移民本身、移入國、移出國的觀點來考慮。結果三種觀點對「華僑」的概念都互相吻合；「當地華人」則與海外華人的主觀觀點很近，與當地政府稍遠，與僑委會尤遠。（因當地政府如—大馬—把那些擁有公民權而未對當地文化高度認同的華人稱做Chinese，實質上却帶著「外來移民」的潛藏涵義，如「華僑」所指涉者）「華族」則已對當地文化高度認同，「華商」却僅剩血統（父親）是中國人，國籍和認同都改變了。（頁34～35）⑫在中華民國對「華僑」的定義，總是依國籍、社會、文化認同或血統任一要素加以界定，而把「海外華人」當做一個同質統一體。（頁39）

這樣的分析有助於我們重新探討「僑生」這一個稱謂。很顯然的，本地政府也把「僑生」當做一個「同質統一體」。這樣的認定本身是基於一個假定，即「來台」就是「仰慕中華文化而回歸祖國」，基本上主觀的色彩很濃。以下我把「僑生」依國籍分成數類加以考察：第一類佔「僑生」之最大宗，特殊的地方在於港澳並不是「國」而是殖民地，因此他們在某個程度上可以算是「歸國」，因而輕易的取得中華民國國籍及護照，在還沒盡任何國民的義務之前就先享有國民的權利，甚至享有投票權。第二類中以馬來西亞籍爲大宗，其他如新加坡、美國、加拿大等地只佔少數。這一類的人數佔少於第一類。其特徵在於擁有當地國籍却保有某種程度的文化認同，保有華人的血統，

| 變項 / 來源稱謂 | 當地國籍 | 高度認同中國文化 | 中國血統 | 中華民國國籍 |
|---|---|---|---|---|
| 香港、澳門 | — | + | + | + |
| 馬來西亞、新加坡等 | + | + | + | — |
| 印尼、緬甸、泰國、越南等 | + | + | +／— | +／— |
| 假僑生 | — | + | + | + |

註釋：「＋」等於擁有或存在，「—」等於無或不存在。

| 建議稱謂 | 無當地國籍 | 高度認同中國社會或文化 | 中國血統 |
|---|---|---|---|
| 華僑 | + | + | + |
| 當地華人 | — | + | + |
| 華族 | — | — | + |
| 華商 | — | — | +／— |
| 外族 | — | — | — |

註釋：「＋」等於擁有或存在，「—」等於無或不存在。

因政治緣故而無法同時擁有雙重國籍，其「僑生」身份也有時間性，一旦超過居留年限而仍滯留，便有淪爲「外籍勞工」之虞。第三類和上一類有某種同質性，即擁有當地國籍，然而在公民權上却是實質上甚至也是形式上的二、三等公民（如緬甸）；甚至在文化上受到強迫性的向當地認同。因此這一類的來台基本上帶著很強烈的感情色彩，對中國文化有一種情感上的崇敬與孺慕。這一型雖佔少數，却象徵了中華民國僑教政策的人道依據。也因此，很多會選擇做爲這裏的國民，形成「同化的倒退」。實質上這批人中有不少已然混血，從樣貌（如緬甸、印尼、越南）已然分辨不出，在語言上亦然（尤其是印尼）。第四類的「假僑生」係外交官或本地人到外國經商，「回國」求學的子女。這其中有的是不得已，有的却是刻意利用這種管道，以獲得「僑生」的優待，即使逃不過聯考也可以獲得實質上的加分。這一類的數目字不詳，料佔少數。（這稱謂是一種權宜性措詞，不帶價值判斷，從衆之故。這一類的分類標準也與前三類頗不相同——也是「權宜」。）

從以上的分析約略可以看出，一、四和二、三類似乎具有較高的同質性，因此一、四類在某種程度上可以併爲一類：二、三類似可併而實不可，這牽涉到個別的具體的客觀環境問題。從這樣的分疏可以看出「僑生」這個符號所指涉理念的含混程度。從「僑」字意涵的歷史演變來看，似乎第四類才是眞正的「僑生」，第一類勉強可列入，二、三類則不行。再從現實的措施來看（洋鬼子拿的也是「外僑居留證」），這種同質性的一律「僑」之基本上是政治上的權宜，不應該長期保存。再看看麥留芳的「理念型」，更可以看出這在學術分類上的高度混淆。而解決之道又該如何？麥留芳認爲或許可以採取「再概念化」，但他也承認在實行上「涉及的努力當然非常巨大」。⑬因此我認爲在現階段能做的，是把「僑生」的適用範圍重新界定，或者根本就棄之不用，讓歷史的回歸歷史。時賢早已有言，在政策上。

「第一應先廢除事實上甚難貫徹執行的雙重國籍辦法，其次是確認華裔是華僑以外的另一特殊團體，可以考慮予以特別對待和處理。……把華裔視爲華僑之外的另一特殊團體—是表示我們尊重他們的選擇，對於他們的入籍歸化，胸臆中不存絲毫芥蒂。如果他們到國內來，其權利義務大體上應與一般外籍人士相同。不過因爲他們在血緣上和文化上與我們有密切關係，在國籍法範圍內和不引起外國政府誤會的情況下，自可考慮在某些方面予以特別優惠待遇。」⑭

這當中所用的「華裔」一詞，所指涉的和前述麥留芳的頗不一樣，包括了麥氏分類中的「當地華人」、「華裔」、「華族」三類，其著眼點在於國籍——強調他們的這一個共同點，其中重要的分殊在於文化的認同與否。在僑教政策裏，這「入境」本身就假定了文化的認同，所以這一個變項可以忽略，而國籍不能。本乎此，外國籍的「僑生」大可以「華裔外籍生」名之，其中第三類列個案處理，第一、四類或因地理上的近便（第一類）或因實質上仍係國民（第四類）且無外籍之實，或仍可稱「僑生」。第三類中的一部份其實早已是「個案處理」，如緬、越，因屬淪陷區，故必爲公費生。第二類的人數客觀環境都相當穩定，可擬一較長期的政策。第一類面臨一九九七的大限，九七之後要僑也僑不起來。所以這一部份的處理，其實已經是移民政策的問題。香港僑生一直是變相移民的最大宗。第四類隨著台資的大量湧向東南亞，人數有可能增加，所以是最值得關注的。這稱謂（僑生）適用範圍的調整直接牽涉到整個僑教體制的改革。⑮總而言之，以核心稱謂爲起點的全盤反省勢必展開，在這「解嚴」的時代，「正名」是第一步工作。

## 5 結語

在整個討論過程中筆者只不過是一個穿針引線人，只是將一些資料做盡可能有意義的排比。這是一場「強迫對話」，多篇text（書寫成章）在筆者的牽引之下各陳自見，希望通過這樣的「對話」能讓大家掌握問題的癥結，並從學理的層次加以思考，以期早日能把問題解決掉。當然，這種「對話」對曾慶豹並不盡公平，因爲這只是一場「靜態」的對話，有點像筆者個人

在「自言自語」。

## 註釋：

①收於《大馬青年7》頁一四六～一四九，大馬青年社出版，一九八九・六。文中加括號者係引用曾文，概不另註。術語之原文註明，悉依曾文。

②第二個論點爲「同一意義內容，倘若裝載不同的符號模型裏，它們雖然有外表上或筆劃上的差異，但仍然是一個字。」（同前註引文頁148）

③這是在一場研討會上某同學對曾的批評。這當然不免流於情緒。

④⑤⑧⑭參江炳倫「對華裔應有的認識與態度及今後僑務工作應努力的方向」，收於江氏著《選舉與海外》一書（時報，一九八六）頁202～211。

⑥⑦參林正雪《台北市大學僑生適應問題之研究》，頁12（文化大學民族與華僑研究所碩士論文，民68年7月）

⑨這篇文章收於《東南亞與華人—王賡武教授論文集》頁120～131（中國友誼出版公司，一九八七年七月）

⑩參王賡武「華人、華僑與東南亞史」頁31～32。收於崔貴強、古鴻延合編之《東南亞華人問題之研究》一書。（新加坡教育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四月）

⑪討論這問題的細緻程度可能和研究者的出身背景有關，這透露出「參與觀察法」的必要性。從文學史料中筆者發現麥氏早年頗勤於創作，只知道他是北馬人，生平不詳。

⑫「華裔」的定義，在這裏只是基於「理念型」分類的必要。詳後。

⑬麥書頁41：「它（『華僑』）必須被重新界定，使它變得更正確或更符合不斷改變中的客觀環境。這個所謂客觀環境乃指海外華人本身及當地政府個別的主觀觀點。若他們的主觀觀點與移出國的……大相逕庭，非但衝突叢生，且於理論的建立，亦非常碍事。」「也許在移出國的觀點中……其指涉架構亦已因客觀環境的改變而改變……若是，則這種主觀觀點必須亦得同時爲持有不同觀點的關係團體所瞭解及接受。但更改辭典對『僑居』所下的定義是最基本及迫切的。」這裏指出了「字典意義」出問題的一種可能解決方式，即「重新概念化。」（其具體內涵參同書頁40）曾慶豹那篇文章如果態度積極一點，走上的正該是這一條路，在某個程度上，筆者採取的也是同一個方向。

⑭這當中馬來西亞同學的部分，我在「大學神話與大學生神話」（特刊稿）一文裏有比較集中的討論，也提出一些建議。香港僑生部分，因一九九七大限的緣故而使問題變得政治色彩十分濃厚，如果要還教育主體性，勢必嚴加考核。因香港不若大馬之有明顯的雙元教育體制（馬／華），許多精英都擠進港大，中大或留學外國，留台的因此劣弊充斥。緬、越、印尼等地因華文教育近乎淪亡，所以十分需要國民政府的人道援助，但在制度上還要經專家研究。隨著對外投資的增加，實際上是僑生的「假僑生」也許會大量增加，僑委會或政府應考慮在海外建「僑校」（去年九月間報載馬來西亞已原則上同意），這才是僑務重心所在。

⑮隨著台灣對世界各國投資的驟增，以及國際局勢的突變，外交官的子女很可能會增加，而投資商人數目的增加更可能增加名實相符的「僑生」人數。（一九八九年九月九日的新加坡聯合早報更報導了馬來西亞政府原則上答應讓台灣投資商爲他們的子女建立華文中學）也許台灣的僑教政策最終必須走上美、日的通路，同時將政治化的歷史包袱轉換成人道上的教育援助。

（中篇）

# 「僑政政策」中的「政治傳播」初探

台大中文四

## 1 動機、立場

「政治傳播」是傳播學的一支，目前最常見的是關於政治選舉之研究。筆者在本文中所用的「政治傳播」概念，主要是依其目的加以定義——彰顯其政治目的。①筆者企圖從既有的教育體制中找出一些制度與非制度化的政治傳播機制，以期對所謂的僑教政策做一種本質上的反省。

首先要聲明的是，這一番初步討論，其實是嘗試把僑教政策放在整個台灣教育制度的框架之中，即把僑教政策視爲整個「黨化教育」的一環來加以考察。令人覺得詫異的是，台灣的教育理念十分符合某些新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的批評（詳後），這種「巧合」也許並不是偶然的，有其思想、歷史上的背景。

站在「大學生」的立場，我們必須面對這些事實，即使它是腐敗的——在學術面前，沒有「不可碰觸的」（untouchable）「敏感區域」，尤其在良心面前。一些固有的觀念必須釐清，以便跟得上時代的脈絡，穩健的跨出下一步。

## 2 探討的意義

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是政治傳播的一個重要目的。所謂政治社會化意指「社會份子如何納入政治文化，以及社會份子改變政治文化之能力。……也是指一個社會份子接受政治任務，和遵守政治規模之過程。」②換言之，政治社會文化是一個「學習」的過程，透過這一個過

程，讓社會份子建立起他的政治信仰、政治觀念等等。③在傳播來源方面，除了人際傳播和大衆傳播之外，組織傳播是同等重要的一環。而在組織傳播中，最重要的管道就是學校。④

從上面的敘述，站在國家的立場，對國民適當的設計一些政治教育原是無可厚非，也是促進政治社會化的必要措施。問題在於它的程度。從下一節的敘述應可看出「政治傳播」在台灣教育體系中的「過量」。這種「過量」當然也有時代背景可供追溯，最明顯的是在「戒嚴時代」的台灣自認是處於「備戰狀態」（即使現在也是一樣），而官方也自然會援引「動員勘亂」爲藉口。面對這種「現實」，台灣的大學生也不是沒有反應的，我這裏只做重點援引：

「作為國家行政事業的一環，教育體制所執行的任務是全力配合『國家經濟建設』所需的各種要素：即生產力、生產工具、以及生產關係的再生產，而作為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一環，教育體制透過思想模型（教科書設計），及生活實踐行為之制約設計（訓育），務期學生能服從乃至信仰統治集團的政治教條，尊重既存的生產秩序，此即服從即存體制的一切運作規則。如此則教育體制直接成為統治集團再生產其正當性的機制。」

這一段論述明顯的借用了新馬克思思想家路易●阿杜塞，在「意識型態與意識型態國家機器」中⑥的觀點，把監獄、學校、家庭等並列爲國家「生產條件的複制」配置。在這種觀照下，台灣的教育體制便是所謂的「黨化教育」的一個延伸⑦，有其「訓政」的意識型態在其中運作。（其「運作機制」下節將略述之）。

針對這種因「政治傳播」過量而導致教育扭曲，作者有痛切的敘述：

「民族精神教育與公民教育都是著眼於愛國精神的提振，希望藉此整合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前者乃是在肯定三民主義的前提下，選擇傳統文化片斷，企圖藉傳統的神聖性以保證三民主義的正當性，從而保證以三民主義為黨綱的國民政權的正當性，反對既存秩序的擁護與信仰。

由此可見民族精神教育、黨化教育和三民主義教育其實是三位一體的，基本質是『信仰三民主義的教育』，『信仰政府領導的教育』，甚至於『信仰國民黨的教育』。這是一種道地的『政治神學教育』，其成立的基礎建基於

『信仰』，而非『真理』，其所以如此乃源於對『主義就是一種思想，一種信仰、一種力量』的崇拜。也正由於主義的獨斷性格，遂成為具排他性的『一種思想』，『一種信仰』，而不容他人反對的『一種力量』。

這種『政治神學教育』的性格，使教育本身走向了『啓蒙的辯證』：教育原是具有啓發民智解放人性的理想，卻發展成獨斷的反理性信仰的思想束縛。三民主義在意識型態教育的崇拜下，成為一種神聖的政治禁忌，只能膜拜，而不能懷疑。由於這種教育並不願意澄清『愛國不等於愛政府，更不等於愛國民黨；愛國可能也不等於愛自己』，因此只能生產盲目的愛國主義者和愛國民黨者，及不具批判能力的『順民』。然而在接觸不同知識系統的衝擊，或社會不公的挫折後，盲目的愛國主義者和愛國民黨者，很容易轉變成『堅決的反國民黨者』，或熱衷移民的虛無主義者；而『順民』也可能變為犬儒。這種懷於『政治欺騙』的經驗所造成之政治認知態度上的全面轉向，恐怕是意識型態教育最慘重的損失。

這段話讀起來有點「聳人聽聞」，却是事實。

雖然如此，却很少人把它當眞。本地生從小飽受麻醉，早已「麻木」，怕只怕對人格產生潛意識的扭曲。浸泡在這種政治麻醉劑中，有者打蛇隨棍上，撈取政治利益；另一些憤世嫉俗的或傾向虛無（因反感而思移民）或「犬儒」——如李敖。有者在留美後却突然轉向認同大陸，因爲獲得的資訊和台灣完全不一樣（如陳若曦）。

對我們來說，最大、最根本的問題在於：我們不是台灣的國民，這種藥劑過量的「政治社會化」，究竟要把我們「化」成甚麼？我們面臨的最大的危機也就在這裡。這牽涉到台灣當局對我們的「定位」：僑胞者，「住在國外的本國同胞。」⑨這種「定位」正應合了馬來極端份子對大馬華人的指責：「你們是外來移民！」（住在本國的外國人）如果我們面臨這種「吊詭」而保持緘默，無疑是暗示接受這一切。

伴隨而來的問題是，一些被刻意強化的「認同要素」如歷史、文化、血緣、祖籍等，也已然形成了一種被政治化的刻板印象，企圖在情緒層次上說服我們，而接受「再中國化」。這種訴諸「憐憫」的感性動作，同時也強化了我們對大馬的一些植根於「厭惡」的刻板印象



僑大生活：軍歌比賽

，甚而深化某些人對大馬的「政治冷感」的程度，因爲台灣無論如何均佔了「比較上的優勢」（相對於大馬）——不論是經濟發展、文化、政治還是對我們的善意——因而給我們一個「保護者」的形象。這種略帶虛構的形象很容易便轉換成一種麻醉劑，使得大部份來自封閉的華裔生活圈子的大專同學很難自發的去面對大馬實存的多元環境，更難得把中華文化、血緣、祖籍、中國歷史放在多元文化的框架中加以思考，以期在學理上尋求一條解決的途徑，而代代累積，尋求突破。也許是太舒服了，大部份大馬同學都忘了那熱帶風雨中的憂患，大學四年，不過塑造了一群群「文化上的笨蛋」。至少在這一個層次上，我們必須反省僑教政策的本質，以尋求必要的改革與突破。

筆者的第一步工作是企圖把「僑生」稱謂的內在歧義廓清；以求「正名」；第二步則嘗試探索僑教政策的內在本質及其可能給我們帶來的「負面效果」（即本文要做的）下一步則檢討大馬同學對「大學生」的構想，以期做深度的自我檢討，而「正實」。

## 3 制度化的政治傳播：以大學為例

在三專或五專與及僑中，限於資料，暫「存而不論」。在大學裏頭，最顯眼的就是大一、大二每週兩小時的「軍訓」課，課程內容爲一些軍事常識、精神教育（一些八股）與國民革命史（和「中國現代史」同範疇，惟「歷史解釋」、「歷史敍述」都是「黨八股」）。上課時還規定得穿軍訓服（校服），而且由教官授課，通常兩方面都很少認眞的。⑩此外還有大一的「國父思想」，特別分爲僑生班和本地生班。這兩種課程明顯的是一種制度化的「黨意識型態」教育，只是已流於形式，起不了甚麼作用。

最特別的一種活動是所謂的「海青會」——海外青年講習會——每位大馬同學如果想畢業一定要參加，爲期六週，早期在中央警官學校，現改在僑大。在理念上它是「成功嶺」的「有國籍僑生版」（印尼、大馬的同時因政府反對而不能上成功嶺，遂以「海青會」取而代之）。在會上的活動也是明顯的形式化，有「軍訓」的形式而沒有內容。每個與會者都被分派有制服（上衣、長褲、短褲《各兩件》、皮鞋、帽子）、內衣褲《各件》，結訓時還附送一個旅行袋。會上的時間全被安排得好好的，自己的時間非常少—每日步操、講習（聽一些「中國文化」之類的演講），早晚要集合、點名，還要學表演用的「國術」（類似「大會操」），早上有人吹哨子……除了這種種近似「儀式性」的活動之外，更具儀式象徵意味的是每早晨起的昇旗、唱「國旗」，朝「國旗」和蔣公銅像行三鞠躬禮，還有一度的一慈湖謁靈」，集體由專車送到慈湖朝蔣的「靈柩」鞠躬。此外還有數趟的集體行動，參觀軍營、兵工廠等等。六週的

活動類似一種「通過儀式」，象徵性的「再中國化」。唯一的補償是它的伙食，以魚、肉爲主，還曾有人抗議說要吃青菜。⑪對於乖的同學，教官還會約談「入黨」。

整個教育系統中，一個殊異的現象是教官的存在。每個系都有一位系教官，每棟宿舍也有教官「駐紮」（多層樓的男生宿舍甚至在每層一位），這些「駐宿」教官通常都看不到他們存在的「功能」。（對於「兇暴的僑生」他們多半不敢管）。總而言之，整個軍訓系統都帶着很濃的「形式化」意味，它的存在似乎只是顯露一種「殘餘」功能，給人的感覺只是很深的不對勁。⑫

## 4 制度化的政治傳播：以僑大為例

「僑大」這個簡稱其實是有問題的。它的全名是「國立僑生大學先修班」，因此它實質上是先修班而不是大學，合理的簡稱應是「僑先」—同時暗示免額分配上的「僑生優先」。爲便於討論，姑從舊稱。

據筆者的觀察⑬，僑大是一個相當值得研究的「個案」，四週的圍牆將它和外界嚴密的分開，甚至許多本地生都不知道有這個機構。它構成一個完整的封閉系統，學生一律住校，而且生活都要依嚴格的規律（如綿被的折法、書桌的收拾方式等），上課時一律着軍訓服（校服），不準翹課，門口有守衛，出入都要查證件，週六才可以外宿—簡直比「海青會」還嚴。除了生活上的紀律之講求外，每天早上上課前照例要衣著整齊的集會、昇旗、唱國歌、鞠躬；每年照例有一回要到慈湖「謁靈」，照例要上「三民主義」，教官系統存在，乖的同學照例會被邀「入黨」。換言之，相對於大學，僑大的「黨化教育」獲得相當程度的貫徹。這種意識型態教育，很可能會產生一種心理學上的「睡眠效果」，就像看廣告一樣，久了不知不覺受影響。筆者大一時，曾目見諸位僑大畢業的學長開口「國父」，閉口「蔣公」；又聽聞時在僑大的朋友說老師罵他們缺乏「國民意識」；又有另一位與教官爭辯「僑生」問題的給罵「得了便宜還賣乖」。在課業上，僑大又簡直像補習班，簡直集合台灣教育弊端之大成。這種弊端因僑大人數佔每年僑生分發的一半左右而顯得益發嚴重。⑮另一個可能的問題是，僑大畢業生通常是校友會領導層的主要構成份子，通過他們，可能會產生一些影響。⑯

## 5 非制度化政治傳播

這一節的敘述主要是針對一些較不易爲人注意的現象提出意見。首先是稱謂的問題，不論是填寫任何資料（如入學報到時填的資料卡、外僑、學生證等）我們都被稱「僑生」，得在「僑居地」上填大馬，而被要求稱台灣爲「祖國」（如「回到祖國的懷抱」之類的話）在這稱與被稱之間，都是一種「强迫認同」，把我們强納進他們的符號系統。⑰而一般人都不會太「計較」—那就表示是「認可」，也就是「可以接受」—這種「接受」本身很可能只是形式上的，是「形質分離」的（內心并不以爲然），也就是「同」於大家。（因爲所有的人都那麼做，立「異」必須面對許多不可知的挑戰，在兩害相權之下，一般都會「取其輕」）。同時一個相對的條件是「利益」。

利益是明顯的，那是「看得見的予」而損失是看不見的，是一種「看不見的取」，這是很高明的手法。一種衆所皆知的人人有份的，如入學優待、學雜費優待；另一種是部份人享有的，如考試優待、公費優待，甚至「作弊優待」（作弊捉到「從輕發落」）另外還有如優僑獎（獎金比書卷獎還高）、海華雜誌散文獎、中國文化講習班、春節祭祖、活動補助……這形成一種「以利益來平衡可能產生的不滿」的效果，也就是得遵守「得了便宜就不能賣乖」的「遊戲規則」。那些只有部份人才享有的，通常都有「資格限制」，問題是這種資格是在一封閉的系統中「比較」出來的—在視覺上產生了「平均值」的效果，而「部份代全體」。不論在官方還是批評者眼中，部份就是全體。因此，這種「看得見的予」實是非常重要的「潤滑劑」，促進了取/予間一種動態的平衡，而證成了一句俗語：「一個願打、一個願挨」。

另外也許應該注意的是一些政治象徵符號，如每校必立的蔣孫二銅像，與及僑大那貞潔牌坊式的「華僑爲革命之母」鐘樓，僑大活動中心屋頂上顯眼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國旗、標語、中正圖書館等等，長期浸泡在這符號網路之中，一如置身於廣告林中。這種種discourse（言說），也許深刻影響了我們的人格形塑。

## 6 結論：台灣化？

一九九〇年三月八日中時晚報「時代」副刊有一篇范時中先生的文章，標題便令人觸目驚心：「大馬僑生『台灣化』的心路歷程」，其中有幾段重要的話值得引述—且看他如何敘述「大馬僑生『台灣化』的心路歷程：

「不過基於自尊，留台學生一開始仍不喜歡被稱為『僑生』或『華僑』。做僑生輔導工作的教官又多是正統的『三民主義分子』，思想堅定忠貞，又篤信中國人四海一家

僑大生活：升旗典禮

的格局。因此一年級的大馬僑生有時會和教官辯論，也不厭其煩地向台灣同學糾正『華僑』觀念的不當。然而到了二年級，僑生已很少去糾纏這一類問題，因為他們每碰到一個人就要解釋一遍，而對方又半懂似懂，依然東一句『華僑』西一句『華僑』，所以僑生最後覺得實在懶得再費舌解釋了，華僑就華僑吧！

當一個僑生懶得解釋或自覺無力改變他人的觀念時，一種微妙、無形而力量龐大的心理變化就隨之出現。到了三年級的時候，大馬僑生已完全習慣『僑生』和『華僑』的稱謂。最重要的是，他們已跟著接受自己是『華僑』。過去在大馬接受多年的大馬國家思想教育幾乎徹底崩潰。而促成這種變化的力量來自多方面：首先他們有血緣和文化的親切感。他們也真正吸收了帶來強烈民族精神取向的中國通史，而在台灣看見的孫中山與在大馬看見的孫中山具有截然不同的思想意義。雖然他們最初視自己為外國人，但周遭的台灣同學以及一般人民全部把他們當成中國人，長久下來勢將影響原有的情感。此外，他們有任何問題均需向僑委會爭取，獲得後者的支持與協助，這種關係也強化了本身做為僑生身分的情感和理性認知。

到了大四，大馬僑生面臨畢業的問題。跟許多台灣同學一樣，他們滿腦子做生意賺錢的點子。台灣有什麼東西可以賣到馬來西亞啊？或馬東西亞有什麼東西可以賣到台灣啊？是不是可以賣書或開茶館呢？當這些東西滿腦子跑的時候，一個大馬僑生的『台灣化』便大功告成。他們一返回大馬後，與歐美留學歸國的往日同學比較，可說是完完全全不同的人。差別不僅是在講話的口音，更深入到靈魂的層次。」

如果一切真如他所說的，對我而言，是「不幸而言中」了，而大馬旅台同學（不歸在台在馬在籍或畢業）中確是沒有「知識份子」，也無所謂人文關懷。這是大學教育的失敗。始終令我覺得充滿無力感的是，范文中所描述的也許將永遠是大多數人，這也是今日大馬華裔旅台畢業生「體質虛弱」的潛在原因之一。當我們進一步分析大馬華裔知識份子的構成時，也許必須沉痛的反省大馬華文教育的本質—是不是理念出了問題？還是刻意表現給馬來人罵？獨中是「僑生預備校」、「準僑校」？

一九九〇年三月十四日凌晨台大

"華僑爲革命之母"鐘樓

## 註釋：

①筆者主要參考祝基瀅著的《政治傳播學》一書（三民書局、一九八六年九月再版）。

②③同前註引書，第八章「政治傳播與政治社會化」，頁一二三。

④同前註，頁140～144。

⑤參銅碗豆，「學校：製造順民的大工廠」頁14.（南方，7、一九八七年七月五日）。

⑥該文收於「路易・阿杜塞」（結構群出版、一九八九）。

⑦同註⑤引文。文中有追溯整個「黨化教育」的發展，包括整個時代背景、「黨化」教育構想的演變。文末列出它的資料來源，皆師大歷史研究所論文：1.劉惠璇《中華教育改進社與教育獨立運動（一九二一～一九二七）》2.陳能治『戰前十年中國的大學教育』（未註明年份）。又，這一期『南方』中還有一篇相關篇章可供參看：江迅著「照聯的形象——國小教科書的意識型態」（取材自歐用生『我國國民小學社會科教科書意識型態之分析』，新竹師專學報，未註明年月）。

⑧同註⑤引文，頁23.～24.。痛切歸痛切，不敢以原名發表多少也反映了「黨化教育」下的人格扭曲。

⑨國語日報辭典、國語日報社、民國七十六年七月。

⑩因課程均屬形式，故略過對課本的分析。

⑪這些活動每位大馬男同學都熟悉，聊備一提而已。

⑫對本地生比較有實質意義，因爲軍訓課的分數會影響他們將來的服役。

⑬我大一時有多任朋友在僑大，常上去找他們，也「偷住」過。除了觀察之外，主要資料來源是朋友的口述和書信。

⑭我在「大學神話與大學生神話」會更集中處理這一點。

⑮在熱門校、熱門系統尤其不止，可能超過5比1（僑大/直接）如台大工學院諸系，現在只是談「平均值」。

⑯我曾有兩篇隨筆提到這個問題，一是「牆—訪僑大有感」（鑾中會訊、一九八八年十二月）該文針對一些僑大出生的，當總幹事或顧問的學長之「自以爲大」（自稱「上面」，學弟妹是「下面」，「下面」應該聽「上面」的）提出反駁，另一篇是「校友會會所『卅際化』芻議」（鑾中會訊，一九九〇年四月）針對僑大同學和校友會會所的「關係密切」提出一種看法。現在的問題是，我不知道其他會所是否也有相似的現象？北、中、南台是否有差別？更重要的是對總會歷屆領導班子的背景分析。

⑰這裏要感謝林志敏的提醒。

# 大學神話與大學生神話（下篇）

台大中文四

## 一 一個理解的構架

「僑教政策」一轉而爲「僑教問題」，「僑生問題」，這在「解嚴」之後爆發，無疑凸顯了時代的壓力。強人政權已然過去，在政治上却仍然還有一大批「特權」（最聲勢浩大的無疑是「萬年國代」），因解嚴而使得政治上的反對勢力逐漸昇高，像一艘艘潛艇浮上水面。這一群草根性極強的知識份子。很快便吸引了大批深受「黨化」之害的大學生，他們亟於打破社會上一切的「特權階級」（特權總和政治脫不了干係），當矛頭指向教育時，「教育資源的政治化處理」便是繼教官駐校、校園黨部、校長官派等問題之後成爲注目的焦點。而在這種處理方式獲益的，除了「僑生」之外，還有眷村子弟、退役軍人、「假僑生」等，因此「僑教問題不能做狹窄化的理解，必須置諸整個現實脈絡之中。①無可否認的，相對於本地生，我們確是類似擁有「特權」，在制度上問題主要產生於分發管道（詳下節），在理念上則在於對僑生的無限寬廣的定義。

在官方說法中，這種「特權」之被正當化，主要依據除了文化、歷史、血緣等「認同要素」之外，更重要似乎是「革命遺族說」——華僑爲革命之母→革命之母在海外的孤兒、遺族。因而提供昇學管道的同時也提供了一個認同的管道，補充了早期南洋華人赴大陸進修的管理（因赤化而「斷裂」），在兩岸呈「斷裂」狀態之後。可是他們強調的却是一種「連續」而非「斷裂」，在海外華人實質上已和中國斷了臍帶之後。這當中隱含的危機是顯而易見的。（上一篇文章已提到）藉着正當化（如會慶豹強調的「基本關係」，與及從這一基礎上建構起來的「心理建設」②）與利益，使得大家在面對時代的變遷時却反應遲鈍，在僑委會的保護殼下「忘了我是誰」。當前我們要面對的不是那群持「中國意識」的資源分配者，而是持「台灣意識」的資源生產者，因此我們必須對自己在這個教育體制中做新的定位，而非依附於政權，這樣或許能免於成爲「狂流中的浮萍」，在保護殼的保護作用退切時，還有個立足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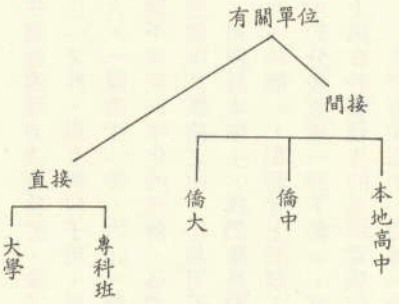
有些人會有這樣的心理負擔，一是擔心僑委會不高興，二是怕「出聲」之後會斷了學弟妹的昇學管道，因爲我們這些受華文教育的實在沒有甚麼昇學的管道。對於前者，我想如果他眞的希望教育給我們的是「開竅」而不是盲昧，應該不致於如此不識大體。況且站在我們的立場，也一定要做一番澈底的反省，在面臨本地生的挑戰時——否則和立法院內的「老賊」有啥兩樣？我們的緘默只是證明僑教政策的

封閉、失敗而已，這確是一個「吊詭」（Paradox）。另外，在馬時我們對特權不滿，憑甚麼在這裏又靜靜享受特權？對於後者，我認爲根本不是問題，以下數節就是要證明這一點。

## 2 問題的來源：分發管道

在一九八九年十月十九日的那場名爲「大學・僑生・本地生」的座談會上（在台大活動中心召開），與會的本地生代表提出，爲甚麼在本地生千辛萬苦才能（甚至還不能）擠進大學的情況下，却有一群人（佔相當大的比率）却能經特殊管道「長驅直入」，而且在整體表現上又不如本地生。這群人無須盡任何本地人應盡的義務，却擁有特殊的權利，享受全民共同負擔的教育資源，憑甚麼？而大學教育的本質又是甚麼？他指出大學教育是學術教育，是經過高度選擇性的，不是義務教育，不應該拿來「施捨」。接着又針對整個作業程序提出批評——爲甚麼始終不公開？順着這一個脈絡，我以一個「參與觀察者」的立場提出意見。

整個問題的癥結確是出在錄取管道上面，就「直接保送」進大學和「間接保送」（經一個跳板）兩種，做簡圖如下（圖一）：




（一圖）圖簡道管支分

直接保送方面相當嚴格，尤其要進名校名系（如台大工學院、醫學院等），保留名額並不多，所以競爭相當激烈，通常主科要有A（數理、英文、中文），這些可以算是獨中生裏頭的「精英」。一般的觀察是，這一批人由於底子較好，拼也拼慣了，有的還是「名列前茅」慣的，爲了面子，通常都會奮力趕上本地生，有的還逐漸領先。自甘分配到一些「非名校」如東海、海洋的，是風騷過人。所以衝突點

| 民國 | 總計 | 國中 | 高中 | 高職 | 大學及獨立學院 | 專科學校 | 僑大先修班 | 僑生技訓班 |
|---|---|---|---|---|---|---|---|---|
| 七十 | 12,767 | 546 | 725 | 242 | 8,546 | 1,271 | 867 | 570 |
| 七十一 | 13,123 | 591 | 734 | 399 | 8,565 | 1,336 | 928 | 570 |
| 七十二 | 12,870 | 476 | 723 | 281 | 8,579 | 1,377 | 939 | 495 |
| 七十三 | 12,997 | 497 | 657 | 404 | 8,723 | 1,407 | 877 | 432 |
| 七十四 | 12,844 | 462 | 603 | 407 | 8,727 | 1,339 | 925 | 381 |
| 七十五 | 12,678 | 413 | 502 | 376 | 8,784 | 1,323 | 1,006 | 274 |
| 七十六 | 12,894 | 506 | 503 | 326 | 8,975 | 1,314 | 996 | 274 |
| 七十七 | 13,409 | 504 | 519 | 352 | 9,109 | 1,216 | 1,040 | 669 |

歷年（僑生）回國就學人數統計：（台灣教育部發佈）　（表一）

資料來源：「留台之路不能斷」附錄。

一般都集中在名校名系（台大、全國各醫學系）。而衝突來源於這些人太多，平均素質又太差。這便牽涉到僑教政策中的一個大問題：間接管道——僑大、僑中及進入本地中學者。

先看表一，乍看之下僑大實在沒佔多少，其實這只是「總數」，做不得準。它把各種不同來源（不同國度）的「僑生」算在一起。再看表二，大馬區的單項，却瞧不清楚僑大被併在哪裏。以下我聯合表三，就民國七十六年度的總人數做一番粗略的分析。首先就表一而言，七十六年度的大學及獨立學院總人數八九七五中，其實包含了前四

| 總計 | 大學院校 | 專科學校 | 職業學校 | 中等學校（高、初中） | 技訓班（第15期） |
|---|---|---|---|---|---|
| 3486 | 2944 | 123 | 32 | 135 | 248 |

表二、七十六學年度各級學校在學僑生人數統計（馬來西亞）
資料來源：七十七年僑務統計（頁138）

| 校別 | 合計 | 港澳 | 馬來西亞 | 韓國 | 緬甸 | 印尼 | 泰國 | 其他 |
|---|---|---|---|---|---|---|---|---|
| 總計 | 13,081 | 4,306 | 3,486 | 1,070 | 1,458 | 992 | 715 | 略 |
| 大學院校 | 10,102 | 4,259 | 2,944 | 861 | 478 | 632 | 209 | |
| 國立政治大學 | 836 | 364 | 252 | 83 | 45 | 28 | 6 | |
| 國立清華大學 | 67 | 37 | 16 | 3 | 1 | 5 | 1 | |
| 國立台灣大學 | 2,388 | 1,009 | 680 | 186 | 119 | 155 | 48 | |
| 國立師範大學 | 578 | 294 | 160 | 50 | 29 | 6 | 9 | |
| | | | | | | | 2 | |
| 國立成功大學 | 917 | 379 | 309 | 58 | 58 | 71 | 12 | |
| 國立中興大學 | 471 | 179 | 163 | 59 | 17 | 19 | 9 | |
| 國立中央大學 | 72 | 36 | 23 | 3 | 3 | 4 | 2 | |
| 國立中山大學 | 54 | 16 | 19 | 6 | 4 | 5 | — | |
| 國立陽明醫學院 | 71 | 24 | 17 | 2 | 3 | 1 | 4 | |
| 國立台灣海洋學院 | 89 | 22 | 39 | 9 | 4 | 8 | 3 | |
| 國立高雄師範學院 | 27 | 9 | 10 | 5 | 1 | — | 1 | |
| 國立台灣教育學院 | 7 | 2 | 2 | 1 | 1 | — | 1 | |
| 國防醫學院 | 116 | 65 | 21 | 15 | 7 | — | 2 | |
| 國立僑大先修班 | 996 | 426 | 383 | 17 | 57 | 60 | 21 | |
| 國立交通大學 | 76 | 42 | 20 | 3 | 2 | 4 | — | |
| 私立東海大學 | 538 | 220 | 54 | 58 | 15 | 49 | 13 | |
| 私立輔仁大學 | 713 | 355 | 134 | 114 | 13 | 45 | 12 | |
| 私立東吳大學 | 235 | 101 | 57 | 36 | 9 | 12 | 9 | |
| 私立中原大學 | 222 | 80 | 67 | 8 | 7 | 52 | 1 | |
| 私立淡江大學 | 366 | 141 | 124 | 28 | 10 | 36 | 9 | |
| 私立中國文化大學 | 215 | 58 | 47 | 43 | 35 | 11 | 9 | |
| 私立逢甲大學 | 76 | 25 | 25 | 1 | 6 | 11 | 1 | |
| 私立靜宜女子文理學院 | 2 | 1 | — | — | 1 | — | — | |
| 私立大同工學院 | 28 | 5 | 7 | 2 | 3 | 9 | 1 | |
| 私立高雄醫學院 | 226 | 90 | 60 | 14 | 6 | 16 | 5 | |
| 私立中國醫藥學院 | 291 | 122 | 68 | 13 | 7 | 12 | 15 | |
| 私立台北醫學院 | 248 | 100 | 51 | 29 | 0 | 9 | 8 | |
| 私立中山醫學院 | 161 | 57 | 36 | 15 | 7 | 4 | 7 | |
| 省立台北師範學院 | 2 | — | — | — | — | — | 2 | |
| 省立新竹師範學院 | 13 | — | — | — | — | — | 13 | |
| 台北市立師範學院 | 1 | — | — | 1 | — | — | — | |

表三、回國升學僑生（現有在學人數）、（局部）、民國七十六年度
資料來源：七十年僑務統計（頁140）

年（即七五、七四、七三、七二）的僑大畢業生，共三七四七，扣除之後得五二二八③，這才是直接分發入大學、學院的學生總數（當然有某種程度的誤差），從中我們可以大致估計出每年直接分發的新生總數的一三〇七④，以民國七十六年而言，進入僑大的學生總數是九九六⑤，這兩個數字相當接近。因此我們可以約略看出，以民七十六年而言，從僑大進入大學的「新生」（即七五年僑大畢業生）約一〇〇六，約佔總數的44.%。

現在我們進入第二類。第二類中分兩種，一是僑大系，一是經聯考加分25%升上大學的。⑥僑大系中又可粗分二種來源，一是直接從「僑居地」過來者，一是經華僑實驗中學（臭名遠播的流氓學校），或「插班」進當地中學經聯考（考不上大學）而進僑大者。經聯考加分上大學的多是在馬時中學沒唸畢業（多半成績也不好）而來台「優待插班」的，據聞平時考試也多有優待。簡言之，僑大系中除了少數因填志願時分派到不理想的科系、校而「自願下放」的素質較好之外，大致在整體素質上都遠不如直接分發的。（「自願下放」的也因爲僑大提供他們「選更好的校、系」的機會而多半遂願，然而其中不少是選上他們能力之上的系）。這群人大體是在「直接分發」行列中競爭的失敗者，却透過僑大的名額保障而甚至比實力在他們之上的直接分發者取得更好的系。這當中存在着一個預設，即僑大在短短的九個月內能使一個人「功力暴增」，趕上（甚至超越）直接分發的，而事實是如此的嗎？

據筆者所知，僑大在教學理念上實在是補習班的突變種。差別在於，它沒有補習班的「鑽牛角尖」，至少補習班出來的那使「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訓練到某種程度。僑大學子却服膺兩項原則：講光抄、背多分，而且有「代代相傳」的考古題供「鑽研」，每個人都會死命背，死命K；教科書的程度也不如我們那邊的高三（除了英文）——這說明了它實際上只是一架配額機器，把衆多程度較不好的做一種便於分發的排列，然後依保留名額（參表之一、二、三、四，那只是部份）而「分配」進各大學各系，這就產生了大問題。人數多（如筆者在前面估計的。如果再參考表五的資料，就可以大致掌握他們的人數）又加上挑自己能力不及的系（熱門系—參表四、五）⑦，這形

資料來源：僑大表四之一

七十六學年度教育部分發全國大專院校就讀甲組名額預定表

| 系別＼名額＼校名 | 交通大學 | 中央大學 | 清華大學 | 中山大學 | 台灣大學 | 師範大學 | 成功大學 | 中興大學 | 海洋學院 | 政治大學 | 高雄師範 | 台灣教育學院 |
|---|---|---|---|---|---|---|---|---|---|---|---|---|
| 資訊科學系 | 1 | | | | | | | | | | | |
|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 1 | | | | | | | | | | | |
| 應用數學系 | 1 | | | | | | | 1 | | 2 | | |
| 計算機工程系 | 1 | | | | | | | | | | | |
| 管理科學系 | 1 | | | | | | | | | | | |
| 電信工程系 | 1 | | | | | | | | | | | |
| 電子工程系 | 1 | | | | | | | | 1 | | | |
| 土木工程系 | | 1 | | | 18 | | 8 | 1 | | | | |
| 機械工程系 | | 1 | | | 17 | | 10 | 4 | | | | |
| 大氣物理系 | | 1 | | | | | | | | | | |
| 資訊管理系 | | 1 | | | | | | | | | | |
| 地球物理系 | | 1 | 1 | | | | | | | | | |
| 電機工程系 | | 1 | 1 | 1 | 17 | | 8 | | | | | |
| 物理系 | | 1 | 1 | 1 | 4 | 2 | 5 | | | | | |
| 數學系 | | | | | 4 | 2 | 3 | | | | | |
| 化學工程系 | | 1 | 1 | | 18 | | 8 | | | | | |
| 化學系 | | | | 1 | 5 | 2 | 3 | 3 | | | 1 | 1 |
| 動力機械工程系 | | | 1 | | | | | | | | | |
| 材料科學工程系 | | | | | | | | | | | | |
| 核子工程系 | | | 1 | | | | | | | | | |
| 地質系 | | | | | 2 | | | | | | | |
| 地理系 | | | | | 2 | | | | | | | |

表四之二

七十六學年度教育部分發全國大專院校就讀甲組名額預定表

| 系別＼名額＼校名 | 台灣大學 | 師範大學 | 成功大學 | 中興大學 | |
|---|---|---|---|---|---|
| 工業設計系 | | | 2 | | |
| 資訊工程系 | 1 | | | | |
| 農業機械工程系 | 2 | | | 1 | |
| 農業工程系 | 2 | | | | |
| 大氣科學系 | 1 | | | | |
| 航空太空工程系 | | | 2 | | |
| 地球科學系 | | 1 | 1 | | |
| 水利及海洋工程系 | | | 2 | | |
| 環境工程系 | | | 2 | 1 | |
| 工藝教育系 | | 3 | | | |
| 測量工程系 | | | 2 | | |
| 工業管理科學系 | | | 3 | | |
| 交通管理科學系 | | | 1 | | |
| 礦業及石油工程系 | | | 3 | | |
| 材料工程系 | | | 2 | | |
| 建築系 | | | 6 | | |
| 水土保持系 | | | | 1 | |
| 工程科學系 | | | 2 | | |
| 造船及船舶機械工程系 | | | 2 | | |
| 都市計劃系 | | | 2 | | |

表四之三

七十七年度教育部分發全國大專院校就讀甲組名額預定表

| 系別＼名額＼校名 | 台灣大學 | 成功大學 | 海洋學院 |
|---|---|---|---|
| 船舶機械系 | | | 3 |
| 海洋運輸系 | | | 2 |
| 漁業學系 | | | 1 |
| 造船工程系 | 1 | | 3 |
| 河海工程系 | | | 1 |
| 海洋學系 | | | 1 |

分發其他私立院校名額計七十二名。

| | | |
|---|---|---|
| 東海大學 | 8 | 每系二名（建築系以一名為限） |
| 輔仁大學 | 8 | 〃 |
| 東吳大學 | 2 | 〃 |
| 文化大學 | 5 | 〃 |
| 淡江大學 | 8 | 〃 |
| 中原大學 | 18 | 〃 |
| 逢甲大學 | 19 | 〃 |
| 大同工學院 | 4 | 〃 |

七十七學年度教育部分發全國專上各院校就讀乙組名額預定表

| 系別＼校名 | 中央大學 | 台灣大學 | 政治大學 | 師範大學 | 成功大學 | 中興大學 | 清華大學 | 高雄師院 | 台灣教育學院 | 中山大學 |
|---|---|---|---|---|---|---|---|---|---|---|
| 外國語文學系 | | 13. | | | 3 | 4 | 1 | | | 1 |
| 中國語文學系（國文系） | 1 | 11. | 9 | 5 | 4 | 4 | 2 | 1 | | 1 |
| 英（法）語系（英美語文學系） | 1英 ②各 | | | 英4 | | | | 英1 | | |
| 教育系 | | | 5 | 3 | | | | | | |
| 歷史系 | | 6 | 3 | 2 | 3 | 3 | | | | |
| 哲學系 | | 2 | 2 | | | | | | | |
| 圖書館系 | | 2 | | | | | | | | |
| 人類學系 | | 3 | | | | | | | | |
| 東語系 | | | 3 | | | | | | | |
| 西語系 | | | 10 | | | | | | | |
| 阿拉伯語系 | | | 1 | | | | | | | |
| 新聞系 | | | 10 | | | | | | | |
| 社教系（新聞組） | | | | 2 | | | | | | |
| 社（社會工作組）教系 | | | | 1 | | | | | | |
| 社教系（圖書館組） | | | | 2 | | | | | | |
| 公民訓育系 | | | | 3 | | | | | | |
| 地理（人文）系 | | | | 2 | | | | | | |
| 美術系 | | | | 2 | | | | | | |
| 語文教育學系（英文組） | | | | | | | | | 1 | |
| 教育心理系 | | | | 3 | | | | | | |
| 音樂系 | | | | 2 | | | | | | |

東海大學 21. 輔仁大學 24. 東吳大學 18.
每系三名（音樂系不分發）
每系二名
每系三名

中原室內設計 中國文化大學 江江大學 靜宜女子文理學院 2 27. 30.
每系三名
每系三名
二名

表四之四

成了多方面的壞影響。

首先是學校制造了一個情境，即大家都有「搭便車」的可能，任何人都儘量往前衝，以獲取最好的選擇，因爲他們都有可能——這形成了一種集體的壓力，誰不「同流」便是傻子。因此有些人即使明知自己沒有能力唸，在那種情境底下，也總是先選了再說。

在那一瞬間便獲得「我比人強」的優越感，而且台灣的教育制度是，進去了，一定會畢業。這同時塑造了一種虛榮心。同樣的問題也表現在僑大的公費申請上。僑大的僑生公費也是「配額」的，即不管同學有沒有需要，每班「配」兩名。去年筆者在僑大的學弟赫然有十二名集體中選，其中一位仁兄中選後的暑假便回家（公費規定三年不能出境）。我曾在一小文章討論這個問題⑧，事後一學弟上門找我談，認爲我那麼寫對他們不公平。這位學弟據云家裏在地方上是地主，擁有許多園坵。他的重要論點是：他們的申請公費不是道德問題，是僑大有關單位行政單位作業的問題，給他們這個機會，而且入選與否在有關單位，他的中選證明了在他班上他是「有需要的」。這便是「囚犯難題」（Prisoner paradox）⑨的實質意義——引人犯罪。

他的心安理得以及把道德問題「非道德化」⑩ 隱隱然揭示了一種價值體系之瓦解，也說明了今日大學生實質上的庸俗化，遠離了「知識份子」而走向「識字的文盲」。這同時可以用來解釋「惡質傳統」。

由於程度不如人，很多上了工學院的，一次考試之後就叫苦連天，當了½，⅔或¾。甚至只求十位數——僑大「訓練」派不上用場了，專研考古題也過不了，有的努力過了，仍然當。（因爲主科不只一科，顧此失彼），一年半載下去，雄心盡失，生平無大志，只求畢業——於是半混半挨過四年。這一群人當中，不少以作弊，甚至找人代考，而且在「技術」上學長帶學弟，代代相傳，而形成一種傳統，無以名之，強爲之名曰「惡質傳統」

。⑪這種現象相當有普遍性，而使得「僑生」臭名遠播。前面提到的那位學弟，暑假回去時竟然還回到母校去給學弟妹「輔導」，大聲的告訴學弟妹如果要在僑大申請公費，不妨把家境寫得悽涼一點，可以騙，有的人還刻意把父母寫死一個……要申請獎金不妨「做」成績。

## 3 大學神話與大學生神話

否則所謂的大學只是一種「神話」，憑甚麼沒有資格的可以混遊其間同樣拿一張「名校名系文憑」？這群把道德問題非道德化處理的只要一返馬還不是儼然以「歸國學人」自居？衣冠楚楚，招搖乎鄉里之間。他們憑的是甚麼？究竟「大學」是甚麼？甚麼是「學術教育」？這些來唸書的有幾個是眞想接受「學術教育」的？他們要的其實只是「職業教育」，只想求一張文憑畢業後工作順利錢途發亮。因此儼格說來，我們大多只是「學徒」而已，沒有資格叫「學生」（這一方面，本地生毫不遜色），更哪裏是甚麼「大學生」？憑甚麼曰「大」？因此，所謂「大學」，所謂的「大學生」，也只不過是一種「神話」。

這種「神話」已經形成了許多年了，華社眼中的「取經之仕」變成了「取金之仕」。從他們所選的科系可以看出一些綫索。在台灣辦過學術活動的旅台學長姐都應該很清楚，這種結構上的體質虛弱使得旅台同學缺乏群體的生命力，缺乏擔當的勇氣，而造成在馬的旅台知識份子始終是一群沉默的良民，默默耕耘，無法形成一股力量。大學的人文精神在哪裏？華社總以爲這群從「兩個中國中之一」的地方回來的人一定懂很多中國文化，可以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爲生民立命，爲華社帶回更多的中國文化。這種期許只是一種幻想，建立在誤解與宣傳之上。有者「無暇」看課外書或接觸中國文化，更多是不感興趣。有關單位如果有興趣可以試做問卷調查，測量一下旅台同學對中國文化理解的深度與廣度，至少從課外書的涉獵範圍可以看出端倪。我曾和一位成績前四名的朋友開玩笑說，他「書不出乎金庸這位仁兄讓我親聆了「惡質傳統」之傳播。

總而言之，僑大實質功能的不存在即凸顯了它的政治目的，可怕的是，直接分發的名額不斷被刪減，而增加僑大的名額。然而，僑大是一顆怪瘤，如果要檢討僑教政策，就該從這粒瘤下手，把它切除。

古龍之間」。當然，倪匡可能更受歡迎。很多人對文學、歷史、哲學……的理解程度，都停留在中學。大一國文與中國通史是個起點，也是個終點。

然而我們灌輸給下一代的「大學」理念還是如此，是文憑取向的，功利取向的，根本就把大學「小學化」了，而以數目字爲榮，惡性循環由是展開，少思，少想，多啃書，獨中教育正逐漸吸收台灣教育體制的流弊，再「殊途同歸」進大學，眞是嗚呼哀哉。因此，至少我們要先弄清楚我們要的是甚麼，再想法子爭取。有資格而想受學術教育的，大可爭取直接保送名額，眞金不怕洪爐火，這些精華中的精華甚至可以接受他們的挑戰——不加分的參加聯考。如果他們萬一不幸也「垮」，那獨中教育就眞要「面壁」了。其次則爭取專科教育，憑他們的資格去爭取，眞正的學一些實用的專業技術，不用再靠文憑唬人——又未必有技術，理論又半桶（或更少）水。這牽涉到整個價值觀的問題，很多人如像很「不屑」唸專科，除了文憑的理由之外，爲甚麼？糟的是，在科系的排列上，專科班竟然在僑大之下？而又憑甚麼？更糟的是學校又不鼓勵，甚至學生申請時處理得不夠積極。僑生教育不應該是施捨教育，因材施教，我們自己有多少能力自己也要考量一下，自珍自重，否則打腫臉皮又充不成胖子又給人指出來，徒然替華社丟臉。而且劣幣總是逐良幣，我們要那麼多劣幣幹甚麼？東西永遠是少才可貴，精英也是如此——其實也多不起來。

## 4 打破神話——獨中教育的反省

相對的，獨中也需要做一番整個性的反省。如果眞那麼「熱愛中華文化」又何故唯工醫商理是尙？該如何去發掘那些對文化有興趣又有天份的，如何去栽培他們（如同訓練那些參加「成大數理比賽」的）？不然獨中還叫甚麼「民族文化的堡壘」，不是自欺欺人嗎？我一直有個幻想，希望獨中能依科分班，要用「總平均」。舉例言之，數學課分甲、乙、丙……依其程度而編，因此可以依程度而教；華文課亦然，其他課也當然……。還可以增加一些科目如藝術方面的。因爲數理好的文科未必好，文科如好數理又未必好，兩者得兼好只是極少數，兼具多種發展可能。這樣子也許才能「發掘」一些人才……。這只是個人的「幻想」而已。

台灣的中學其實早已分「自然組」、「社會組」了，一心想唸文的根本沒有必要再唸數理，唸了痛苦，唸來應付考試，唸來遺忘，這簡直「不人道」。但唸理的一定要「知文」，以免草包。只是這一分之下可以在不同的班做不同程度的教學，不會因遷就曲綫的波度而犧牲了某些人。分組的話可以考慮增加一些課程，如微積分之於自然組，或如理化。在第一班可以教得更深，如果能這樣，過來或許就能直接跟上。文方面一些文學欣賞（如詩、詞、小說等）文學理論，文藝思潮、中國哲學（至少能作一些介紹）在歷史教育方面，尤其該加強，甚至可以開始引導他們去思考自身歷史外境的問題。在課程方面，新馬史早該加強了，目前的課本，教法都只有點綴的作用，新馬史最少要唸他三年，那是在馬唸中學最寶貴的一門課，應該唸得深入、詳細一點，要學生學習面對現實，而不是用「惑→移民心態」的方式來逃避。這也是獨中教育對於馬來西亞的責任。悲哀的是，有些獨中甚至逐步走向「台灣補習班的華社版」，用近乎全制的「加壓」方式來迫學生爲考試而唸書，已經有點「機械化」了。再不知反省，最好不要再掛「人文」的羊頭。

如果眞能這樣子一步步做好，讓優秀的和優秀的比，甚至產生更多有競爭力的。也許說不定有一天眞會實現歷史系學長黃集初的「狂想」；「那時是他們緊張哪，反而是他們要求老師爲了他們而降低程度！可能輪到他們要求教育部保障他們的名額——免得給僑生搶光！」（某日座談筆記但局部修改）

## 5 結論：面對本地生

獨中的標榜中華文化是和往昔的「僑校」一脈相承的，令人擔心的却是它打着文化的旗子實質上却充滿「非文化」色彩，所堅守的不過是一個僵化的教育理念。當檢討僑生政策時，必然會探尋它的根本。因爲獨中和僑委會確有着某種內在聯繫（如獨中每年老師來台受訓），而且台灣畢業生是獨中最主要的師資來源，而台灣又是獨中生最主要的留學管道，這便構成了一種內在的循環，一個封閉的體系，頗利於意識型態的流佈。

正名之外，還要「正實」，只要自己心安理得，實力夠，無妨向本地生挑戰。大學生涯需要尊嚴。希望我不是在「對牛彈琴」。

也許是時候我們該認眞考慮要求教育部增開「馬來文」或「馬來文學」之類的課程，供文學院的大馬同學必修，供所有大馬同學選修（可以從一些大馬同學多的學校開始試辦），這是教育「多元化」的嘗試，也符合了現實的需要。而且

，大馬也沒理由不承認——我們必須主動要求，以便在大學時掌握這一工具，甚至更冷靜的思索一些具體的現實問題。這也是避免和大馬「脫節」的一種策略，同時提供了一個機會，讓有興趣的本地生開開眼界——瞭解他們的近鄰。

另外，當前亟需做的一件事是，向教育部請求放寬轉系的標準。有些同學掉入工學院，懊悔之餘想轉系，却「欲拔不能」——達不到轉系的標準。這種機械化的規定是害人的，因爲工學院唸不下未必不能唸文或農，在制度尚未變更前，應該給他們多一個選擇。否則徒然助長「惡質傳統」，或者把一個學子的自尊心、自信心給消耗盡，四年磨下去，磨盡自身的光彩，也磨掉其他的可能。▨

## 註釋：

①在第二節提到的那場座談中，楊國樞教授提出這樣的背景分析——這其實是基本常識。

②參筆者（上篇）的分析。

③這裏假定僑大畢業生每年全部畢業。其實在往年只有少許是「自願不畢業」的—爲求更好的系。

④這樣的「轉轉誤差」一定會產生類似「錢幣兌換」的損耗。因此我強調這只是粗略的分析，目的無非在於取一個接近的數字，以支持我的觀察。這是在資料不足的情況下的權宜措施。這個數字其實還包括那些來這裡唸中學，而後考聯考加分上大學的，所以僑大所佔的百分比可能會更高。表一是有「高中」的資料，却不肯定到底有多少是進僑中，多少是進僑中，多少是本地高中，有多少後來是升上大學，或僑大。

⑤這當中應包括一些來自「高中」的，非全部來自「僑居地」。

⑥從去年開始（一九八九）這項優待已然緊縮，這還需要進一步的資料證明。

⑦表四是保留名額，看看台大、成大各系的保留名額！這裏頭也暗示了，他們一定有得唸——只要有名額——而不是根據各校系的入學資格（無須資格評定）。

⑧參筆者「公費申請與道德」（鑾中會訊、一九八九、第二期）

⑨參董安琪譯《集體行動的邏輯》，遠流，一九八七，導言部份。

⑩這是當前台灣社會中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如把強姦、作弊等皆視爲法律問題而非道德問題——問題是，道德的自律無效時才有法律的制裁，法律是最後的守衛。因此道德的制約才是根本的。也是人之所以爲人的基礎。

⑪這一點多謝工學院、農機系的朋友提醒。

轉載自「自立晚報」

# 「旅台文學特區」的意義探究

台大中文四　黃錦樹

## 台灣與華社知識份子型塑

在大陸易幟之後，國民政府遷台，於是大馬（甚至整個東南亞）華文高等教育的重心便也跟著轉到台灣。近三十年來，在獨中與僑委的雙向努力之下，大馬華裔赴台留學生屢增，每年來台的華裔同學的數目說不定還超過去歐美的總和。①大專留學生在他人生中關鍵性的三、四年裏，肯定會受到他選擇國度的多重影響：制度的、文化的——等等。這種影響有時是「隱性」的，然而如果將到各個不同國度的大馬華裔留學生與本地大學裡的做一番比較，很可能會發現彼此在整體傾向上有明顯的差異。這種「比較」的意義在於探討不同文化區所造就的華社「知識份子」或「精英」呈現著怎樣的異質性，這些異質性又怎樣影響了華社的前進步調，或者對華社精英群本身造成了怎樣的限制（團結？分裂？意識型態之爭？等等）。②無可否認的，大專畢業生總是構成一個社會領導階層的大多數。在這樣的理解之下，把焦點放在「台灣」便有著更深廣的比較意義。

作爲「中華民國」的台灣對於整個大馬華文教育的存廢有著近乎關鍵性的影響力。這裏的大學爲華社栽培了兩類精英，一者構成獨中教育的血肉（獨中老師、校長等）一者投入社會構成華社內部支持獨中→留台教育方針的穩定力量，有些很可能會成爲獨中未來的董事。這說明了獨中→留台→返馬的模式使得華社中某一類型的華人透過制度來「自我繁殖」，而台灣的大馬留學生則類似「昆虫生活史」在這一循環圈上的「成虫期」。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台灣是當今兩大中國文化區之一，在文化上對這群人有某種「充電」的作用，足以提供有心人自身的「更加中國化」**，達致實質中國文化認同的目的。另一點則是台灣的泛政治色彩，在和中國大陸爭政統、正統、法統、道統之下，會透過教育體制上的現有管道來進行政治傳播，③**不斷誘導這些人接受它的「正統」地位，企圖「喚醒」華裔子弟潛藏的中國意識**（the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甚至中國意識型態（the Ideology of Chinese）④而在政治上認同這裏，自稱「中國人」。這是大馬旅台同學之所以「留學不歸」在經濟、環境之外的另一個重要的潛在可能因素。因此或許可以說，從文化認同到政治認同在相關條件配合之下是一條較簡便的途徑。⑤有這樣的基本認識，要談旅台文學就容易多了。

## 「旅台文學特區」的特質

上一節對台灣在大馬華文教育制度中扮演的實質角色的描述，它的基礎是建立在華裔學生和台灣的華人之間具有的一些共同性之上，即文化、歷史、血緣（民族），也就是所謂的「基本關係」。⑥這種「基本關係」之被政治濫用後，台灣這一留學管道就變得有點曖昧。針對文學創作者來說，除了共同使用中文、共同說華語之外，文學營養的來處也相彷彿——一是中國典籍裏的傳統資源，包括文學、藝術、哲學思想等等；二是五四以來兩岸的新文學傳統，這也是最直接的影響。其中包括一些新文學大家對於白話文的實驗，對西方文學理論的引介、消化、運用及對中國古典文學、傳統文學理論的再詮釋等等。一九四九以後，大陸對於大馬華人而言是已然「關上大門」，在那種政治體制之下也使得第二部份的工作展開得十分有限，因此在80年代對外開放以前這一部份的重心就落在台灣。從馬華文學史的脈絡加以考察，台灣的中國文學對馬華文學的影響力是驟增的，和大陸有著消長的關係。一些年輕的作者很快便會意識到，要寫好中文、要想在創作上有所突破，絕不能如老一輩的作家那樣關起門來寫。即使沒有能力或沒有機會深入典籍，也要在第二部份做充份的吸收。在現代主義的影響下，外文作品比傳統典籍更受重視，外國（尤其是英美）現代文學作品較中國古典文學作品對創作「有營養」的觀念具體化成這樣的一句話：「如果要從事創作，不要唸中文系，唸外文系。」不管怎樣，這種「縱的承繼」與「橫的移植」的現象其實是處在辯證的發展之中，這幾年來中文系有「抬頭」的跡象了。要指出的是，「旅台」這一個事實使得文學愛好者有機會更深刻的隨著台灣文學的脈博跳動。對於才氣特高、下功夫尤深的創作者，更提供了他們加入台灣文壇創作行列的資格（「身份證」），通常這種資格的獲得是莫大的榮耀。⑦這是「旅台文學特區」的其中一個特質。

這個「特區」之爲「特區」，係由於它似屬於台灣文壇而又似屬於馬華文壇，或是二者的交集部份。本質上它是留學生文學，對任一作者而言這也多半只是創作生涯的一個過渡，對馬華文壇來說這却是「昆虫生活史」上的「成虫期」。放在馬華文壇的大背景裏去考察，就可以發現有機會赴台同時又有志於創作同時又有相當成就（最上焉者同時取得台灣文壇的「資格」）的，眞是少數中的少數，十年裏也沒幾個。因此他們很可能便是新一代馬華文壇創作群中的「開風氣之先」者，站在領風騷的前梢，幾乎可以視作是馬華文壇中到中國文化區的「取經之仕」。他們吸收了華文文學最新的理論、技巧、視野，返馬就很可能爲文壇注入新的生命，取代落伍者而形成「新陳代謝」。如潘雨桐、商晚筠、陳強華、傅承得等。這樣馬華文

壇才有發展的機會，因此這些產生自「特區」中的份子幾乎便是馬華文壇的希望，他們的成就同時讓他們背上包袱——對馬華文壇的責任。這是另一個重要特質。然而「資格」的獲取同時增加了他們選擇的機會，考慮到文學環境等等或基於個人因素而導致人才外流，這種例子在旅台文學史上屢見，如李永平、張貴興、李有成、陳鵬翔等之留在台灣；王潤華、淡瑩之移民新加坡等。（這種現象其實不單獨產生於文學界，應該放在整個大馬華裔知識份子羣中加以考察，因爲高等教育往往便是獲取外流資格的主要管道。）

在對這個「特區」做一種文學史的考察時，幾個很容易聯想到的相關問題是：他們的作品究竟應該歸屬哪一個國度？以甚麼標準？如果我們把這些文學表現依時間序列串聯起來，又該怎樣分期？它又如何納入大馬華文文學史？除了文學的「內在研究」之外，這些文學作品或文學現象是否還有其他更重要的研究方向，更值得探索的意義？這些問題本身都和這個「特區」的主要特質（在中國文化區內）與組成份子的身份（學生）有關。

## 3 歸類與分期

在一九七三年，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海外版上賴瑞和投稿了一篇文章題爲「中文作家在馬來西亞的處境」，文中針對王潤華等人的「留學不歸」（其實他們當時留美）而提出「人才外流」與「馬華文學是否中國文學的一條支流」兩個問題。這篇千餘字的文章把一些潛藏的問題提到枱面上來，隨後引發了一場小討論。參與者除了劉紹銘（香港）之外，都是當年星座詩社的大將如林綠（大馬）和翱翱（香港）。這裏提到的「歸屬」問題我在不同的文章裏均有嘗試性的處理。⑧那是馬來西亞華文文學史上的重要問題，甚至可以往前追溯至一九三〇年代（零星討論）四〇年代（僑民文藝大論戰）⑨如果把這問題提到「特區」內來討論，更可以和「人才外流」勾連起來。當然，這又牽涉到「版權」的問題。

第一節提到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的可能關連，這也影響到文學的歸屬——作家本身的主觀意願。純粹從客觀標準加以衡量，可以就創作者所屬國籍、作品內容（題材）、所使用文字⑩，與及「版權」⑪等各方面加以討論。當這問題提到「特區」內來討論時，剩下的因素似乎只是作家身屬的「國籍」了。其實這些作品可以同屬二國，然而惟有當這些作品的素質有代表性時，才會受到台灣文壇的重視（如李永平的《拉子婦》）。可是這些作品由於作者至少都是大學生，而且在台灣文學環境的濡染之下，有一定的平均素質，在馬華文壇文學創作人口相對缺乏、文學作品相對少的情況下，更是一筆不可忽視的文學遺產。比較之下，對台而言輕，對馬而言重。

就「國籍」言，又可分兩種情況。一是在籍（四年～七年）內的創作，自是身屬原國籍；二是畢業後留而不歸，一留逾十年。這些持續從事創作者（如李永年、張貴興）多半已「歸化」這裡，他們後期作品之歸類，恐怕就必須考慮作者本身的主觀意願，即：他們自認屬於哪裏？如果拋開這一切主客觀因素，文學史工作者仍然可能硬性把這些作家的作品納入，憑的

只是：作品的素質。⑫

分期問題一方面來自大部份分子的「過渡」性質（四～七年學生生涯）那只是作者創作生涯中的一個段限而已。至於另一部份分子則又要先解決他們的「歸屬」問題。所以目前可採的分期措施似乎是依年限（如以十年為一期），或者乾脆不分期，而就個別文學團體或作家進行研究。因此，「分期」也或許不如想像中重要。這可能又要調整文學史的視野。

## 文學的內在研究與外緣研究

李永平著《吉陵春秋》

文學史研究由於要替個別作家的作品做史的定位（即所謂「里程碑式」的排列）⑬因此難免乎評價，評價就無法逃避文學的「內在研究」。這方面的工作還在起步的階段，而且似乎和作家個人的作品素質有很大的關係。就目前的成果來說，王潤華的作品（不論早、晚期）已有相當全面的研究，地位也已獲得肯定⑭，淡瑩次之。溫瑞安、方娥眞的作品也有人做了一些研究，但其中頗多是「捧場取向」的，參考價值有限。最近陳鵬翔教授的「星馬留台作家初論」⑮算是一個新的起點。去年他面告筆者說，正計劃撰寫一系列旅台作家的個論文章，其中包括李永平、張貴興、溫瑞安、方娥眞等。（李永平作品的專論也已有多篇，但都集中在《吉陵春秋》而非他大學時代的《拉子婦》⑯，張貴興的作品研究也有數篇⑰，均不全面）其他一些實驗性的研究（也許還算不上「研究」）如大馬青年社一九八八～八九年間對歷屆大馬旅台文學獎作品的初步評析⑱等，也都算是一些基礎工作。在「內在研究」方面，一方面是已受肯定作家的早期著作仍缺乏整體性的研究；一方面是那些較缺乏名氣的創作者的作品受到嚴重的忽略，甚至在史料的收集方面也呈現空白。⑲這在「旅台文學特區」內是不可饒恕的缺失，尤其是後者，因為當中不乏重要作品（如黃雪艷的詩）而這些作家寫的作品構成了旅台文學遺產的大部份。這些「內在研究」是文學史撰述的基礎研究，也是必要條件，然而却並非充份條件。

我這一節裏提到的「內在研究」其實在意含上做了某種程度的修改，包括了一般認知裏的「外緣研究」。一般上認為「純粹的」內在研究就如新批評的研究模式：全然就作品論作品，精讀之、剖析之而完全不管作者生平、創作該文章時的環境、心境，時代背景、社會背景等，而認為那都是「外緣研究」。經修正後的研究取向是內、外承包並容，而以「內在研究」為主體。「外緣研究」只是為了讓內在研究更完美，只是補足之、促成之、修正之，因此是一種近似從屬的輔助性研究。因為這種研究仍以作品的「內在」為重心，故我在這裏將它納入

「內在研究」，把「內在研究」做了某種程度的「廣義化」。另一方面，我也把「外緣研究」做了相對的「廣義化」。我這樣做當然有自己的文學史關懷支持著。

我不知道文學史研究是否也能像其他專史那樣（如社會史、經濟史等等）把社會科學的研究途徑帶進來，俾便能對整個「文學環境」⑳做深度的考察。意即：把個別的作家或作品納入更大的環境框架之內，以彰顯它（或他們）的時代意義，理清作家或作品與時代之間的錯綜複雜關係。在我的認知裏，這種研究稱爲「文學社會學」的取向（與美國的「文學社會學」在觀念上又完全不一樣㉑，我採取的是社會學較「原始」的關懷㉒。），是文學史的基礎研究之一。

之所以做這樣的視野調整，是針對整個大馬華文文學史上存在的若干特殊情境。在馬華文壇，文學創作者面臨的是極端惡劣的環境，㉓要在量上多產或質上的提昇均需要過人的毅力。面臨著種種的「困境」，一些作家雖然在學歷上不過小學或初中畢業或肄業，在繁重的工作之餘還能堅持寫上二、三十年，在量上頗有收獲，可是質方面却少有提昇。**如果要從「內在研究」的途徑加以考察，要嘛瞎捧，要嘛不去碰觸，或者站在研究的立場做「必要的殘酷」宣佈：「這些作品與作者存在的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㉔果眞如此，研究者還不如轉身從事文學創作，以作品否定作品——吃力不討好的事讓給別人去做——或者純粹做史料收集，**讓史料「自言自語」**。㉕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或許眞的應該調整一下研究者的視野，做一些也許是「非文學」的意義探究。（詳後）

在「旅台特區」內，陳俊華的「談歷屆文學獎得獎作品中的鄉土意識」是第一篇實驗性的研究，筆者構思良久的「神州詩社的中國意識」㉖也是同一類型的嘗試。這種構想其實是整個大馬赴台留學史脈絡中的一個縱切面。**文學作品提供了可資利用的「史料」，也呈現了文學的藝術以外的意義**。甚至文學活動本身，也可以納進來，做補充性質的考察。因此每一個由旅台同學組成的文學社團都成爲重要的「個案研究」對象（如星座、神州二詩社）。……**這種研究取向是頗「社會學」的，導向一個問題的試求解答：台灣的大學教育、求學環境如何「型塑」大馬華裔留學生？**

這種取向之被接受與否關鍵在於個人對文學史的認知。華語世界向來沒有文學史的觀念，有關中國古典文學的文學史著作也是在西方影響之下才產生的，到目前爲止還沒有一部是像樣的。㉗新文學方面，情況也差不了多少。㉘幾乎可以說，華語世界是缺乏文學史的世界。在西方，近十多年來「文學史」這一個觀念受到了嚴格的挑戰，甚至有被推翻之虞——有些人認爲，**「文學」和「史」是兩個互不相容的概念，因此根本不可能有「文學史」**。㉙在文學作品「內在研究」佔主導地位的認知底下，文學史即使不被宣佈死亡也已半癱瘓。㉚因此任何文學史的嘗試性研究很可能都不討好。這牽涉到「文學史」這一觀念究竟該強調的是「史」還是「文學」？這其中存在著弔詭（Paradox），「文學史」在本質上是文學外緣的，而選擇「里程碑」本身根據的又是文學的內在。因此如果眞要強調「文學」那「文學史」不如讓位給文學選集；筆者還是比較偏重「史」，因爲它有相當的包容性，或許還可以把社會科學「整合」進去，讓文學作品展現出更豐富的意義。侷限在「文學」**其實也只是一種窄化，因爲文學批評本身就存在著詮釋學上的難題**。㉛

## 5 大馬旅台文學獎的存在意義

馬華文壇是一個辦不起文學獎的文壇，所有舉辦過的文學獎都顯出令人洩氣的「早謝」性格，不若台灣之有長久的文學獎傳統。文學獎的存在提供了寫作者一個上昇的管道，下焉者對寫作者做初步的肯定，指出他有發展的「可能性」，不妨「試試」走一走（如一些校園文學獎），上焉者給予作者「準作家」的文學身份證，讓他在當地文壇有一個起碼的立足點（如中國時報、聯合報文學獎之於台灣文壇），國際性文學獎更是給予國際文壇的「認可證」。因此這是一種制度化的上昇管道，在一個文壇有著和報紙副刊、文學雜誌同等的地位，是增加文學人口，鞭策寫作者的重要機制。在台灣文壇大小文學獎充斥、良莠並陳，在馬華文壇嚴重缺乏文學獎傳統的情況下，大馬旅台文學獎的存在且堂堂走入第七屆，正適足凸顯它的「特區」性格。

這種特區性格從它的宗旨裏頭也可以略略看出。在消極方面，給予寫作者起碼的扶携肯定，同時累積文學遺產，以豐富馬華文學。在這方面它同時是一個生產—累積的管道；是基於這樣的一個假設：台灣的優良文學環境對於寫作者有濡染之功。積極方面，它可以達致某種程度的「雙向交流」——藉著評審委員在台灣文壇的地位。同時可以讓得獎者獲得馬華文壇的「文學身份證」，期許他們回饋馬華文壇，「促創馬華現代文學」。（參賽簡章）尤有進者，它的存在對於馬華文壇上年齡尚淺的一些文學獎有著示範作用，不免也帶來挑戰，這事實和作品的相對素質有絕對的關係——因前者只是「旅台同學」的文學獎，後者是「所有大馬華人」的文學獎。這顯示出處在「特區」的某種優勢，憑藉的無非是「特區」的中國文化／文學環境。另一方面，它的存續（備受非文學人口的攻訐）也隱然透露了馬華文壇文學獎很難辦得起來的內在結構因素——文學人口（指創作、欣賞者）相對的少，非文學人口相對的多且持否定態度（「多數暴力」）。綜而言之，它是旅台文學特區的一個縮影。它的存在意義正象徵著這個特區存在的意義。

## 結語

從整個旅台文學的歷史脈絡中加以觀察，可以發現意識的流變始終是一個重要的現象。從星座到神州，中國意識由隱而顯峯，神州以後的文學創作者多少和大馬青年社／大馬旅台文學獎脫離不了關係，整體上較注重本土（鄉土）意識㉞。這方面的高潮表現却在於文學創作者的非文學作品中㉟。就一些歸（潘雨桐、商晚筠等）與不歸（李永平、張貴興）或外移（王潤華、淡瑩等）的「特異點」加以追踪研究，很可能會發現值得深度分析的質變，這和「認同」問題始終脫不了關係。

這是一篇架構性的習作，主要在於指出這一個特區的存在意義（文學只是其中一環），即使是文學作品，它的非文學意義或許並不低於文學意義。我個人反對學術研究的學究化、資

訊化、博物館化（雖然始終不敢說自己在做的是「學術研究」）。抽離掉人文關懷，所謂學術研究也只不過是一種謀生的手段而已。我也極端不同意中文系一些「教授」「研究先秦上古才有學問」的論調，那種「出土文物」心態不是我們年輕人能接受的。學術研究的園地始終需要一些拓荒者。究其實，旅台文學特區的意義探究勢必擴大或「旅台特區」的意義探究。

這一輯的製作，是純粹嘗試性的，也是非常初步的整理，其中包括一份旅台文學作品目錄，一些詩社基本資料的排列……更全面的「實習」，恐怕要等待來年了。

一九九〇年一月二十六日除夕初稿於台中北屯

# 談歷屆得獎作品中的「鄉土意識」及寫作技巧的問題

◉陳俊華

## 一、鄉土意識的意義

我想在我們這一代，最多

凡好詩，其背後總有一個共同的信念：追求詩的永恒性和空間的無限延展。一首好詩固然有其體現即定時空精神的一面，也有其超越時空貫穿不司時代不司國境而與樂人領共司意。眷念與憂患之間始終維繫著一種無形的牽扯：牽在馬來西亞華人的歷史激流裏來看，顯然，此種無形的牽扯一直都在變化之中。

生一百年前，甚至再百年前，實更複雜

神州以後的文學創作，整體上較注重本土（鄉土）意識。

註釋：

①參「留台之路不能斷——馬來西亞華裔學生對台灣大學學位的需求」，這份資料保留台聯總和董教總於一九八九年十月八日在希爾頓(RAJAH)廳召開座談的記錄。

②五四時期中國的海外留學生以留日和留美爲主，這兩個地方的知識份子不論在政治主張、對文化的看法、文學表現都有顯著的差異。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惟到目前爲止似乎還沒有見到全盤性考察的專著。

③如形式上的軍訓教育——六一、大二的「軍訓」課及海青會六週的「政治露營」。另外諸如一些生活中隨時可以接觸到的政治象徵符號——反共標語、國旗、國歌、「國父遺照」、「蔣公玉照」、銅像等等，在某些場合基於尊重中華民國還得參加一些「儀式」——如看電影前播放國歌時的起立，週會中的朝象徵符號行三鞠躬禮等等。另外便是用語與稱謂上的強迫認同——如「回到祖國」（用語）、僑生（稱謂）。這種無所不在的discourse對於警覺性較低的學子也許會產生「睡眠效應」。

④有兩位星座詩社的大將留下兩篇可資證明的文獻，一是翱翱的「他們從來就未離開過」（中國時報海外專欄，1972年5月7日）及林綠的「關於『自我放逐』」（《林綠自選集》，黎明文化事業，一九七八年，頁57～62。）詳細的引文

參本輯中關於星座詩社的討論。

⑤從泰國、印尼的同化政策似乎可以看出這一點，他們極力切斷華人的文化認同以驅迫華人向當地的政治認同。如學者說的：「有人認爲華校、華文報章及華人社團，是構成同化華人的三大阻力。……因此，要同化華人，就要封閉華校、華文報章與華人社團，只有把這些障碍去掉，才能達致同化的目的。」（參崔貴強、古鴻廷爲他們編的《東南亞華人問題之研究》寫的導言「東南亞華人的今昔」，頁18。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出版，一九七八年四月）此外李光耀的文化政策也是值得深入考察的個案，在意圖使華人變成新加坡人之下，他切斷了（或者嚴密控制）華人文化認同的管道。

⑥這是引用曾慶豹在「僑生稱謂的哲學性探討」（大馬青年七，大馬青年社出版，一九八九）一文裏的用語。

⑦從「獎」這個字就可以看出這種榮耀的性格。特出的例子如李永平、張貴興、溫瑞安等。

⑧拙文「馬華文學的困境」（新潮38期，台大中文系學會，一九八九年六月）

⑨參方修「馬華文藝思潮的演變」（1919～1942）」，收於氏著《新馬文學史論集》。（香港三聯書店與新加坡文學書屋聯合出版，一九八六。）

⑩詳細的討論參劉紹銘「讀『中文作者在馬來亞的處境』有感」，中國時報海外專欄，一九七二年五月八日、九日。

⑪溫任平在「選集的困擾」一文裏曾發過嘮騷，爲東南亞華文作家作品之未被收入台灣的中國文學選集而不平，他沒有注意到他所認爲不該被收入而收入的那些非華人（如韓國人許世旭）作家，他們以華文撰寫的作品是在台灣發表的。（該文收入氏著《人間煙火》，大馬華人文化協會？）

⑫劉紹銘在「唐人街的小說世界」一文裏說：「中國知識份子近三十年來流落四方，花果飄零。但如果他們自己或下一代繼續用中文寫作與出版，則儘管政見與意識形態不同，只要有成就或代表性，將來寫近代中國文學史的，自會有人以萬流歸宗的襟胸，將其納入中國的懷抱。馬華文學如是、港華如是，『留學生文學』亦如是。」收於同名書，頁4。（時報，一九八一年五月）

⑬參張漢良爲爾雅版《七十六年度詩選》寫的序。

⑭在《內外集》（國家書店，一九七八年）的附錄便有三篇相關評論，分別是張漢良的「論『象外象』的具體性及其美感價值」，陳慧樺的「論王潤華詩中的神話素才之運用」及翱翔的「論王潤華詩中的神話原型」。在《第二屆世界華文文學大同世界國際會議：東南亞華文文學論文集》裏，又有多篇。重要的有李瑞騰的「入乎其內，出乎其外—論王潤華早期的詩（1962～1973）」及陳鵬翔的「寫實兼寫意—馬新留台華文作家初論」。

⑮這是刊在蕉風上的篇名。（一九八八年十一、十二月號）捧場文章散見於神州詩社出版品的附錄、序、跋之中。

⑯參文訊29期（一九八七年四月）裏頭有兩篇關於《吉陵春秋》的論文：「李永平的抒情世界」（蘇其康著）「墮落的桃花園」（曹淑娟），當代第二期裏有一篇龍應台寫的「一個中國小鎮的塑像」（一九八六年六月一日），另外還有《吉陵春秋》中余光中寫的序文「十二瓣的觀音蓮」。

⑰參蕉風。⑰參蕉風第　期，林傑洛和張錦忠的批評。

⑱整理文章散見於一九八八～八九大馬總會會訊。這些文章大部份夫之零散或侷限在新批評之中。陳俊華的「談歷屆文學獎作品中的『鄉土意識』及寫作技巧的問題」（大馬青年七）是該系列整理中較完整者。

⑲純粹以文學論，有些作者寥寥一二篇作品便勝過其他作家的

「多產」。而且這些作品同時也是重要的史料，可以做多重角度的研究。這方面的工作責在總會或者大馬青年社。

⑳小說家張大春在輔大中文研究所撰寫的碩士論文《西漢的文學環境》便是這一取徑的實驗性著作。

㉑美國的「文學社會學」搞的是文學作品的生產、發行、消費等等傳播學上的研究。參羅・埃斯卡皮著、顏美婷編譯的《文藝社會學》（南方，一九八八年二月）。

㉒我這裏指的是對於「意義」的探究，意指每一項研究本身有一個前瞻性的關懷，而非「爲研究而研究」。

㉓參註⑧引拙文，筆者借溫任平的文章篇名「夾縫中的小草」喻之。

㉔同前註引文。

㉕在愛薇的「與方修先生一席談」的訪問稿中，方修提及近幾年來文學史料整理的人越來越多，「好像多過創作的人嘛！」（收於方修著的《新馬文學史論集》，頁410）這種「整理」都只集中在史料本身的保存、繫年，而沒有更進一步的做有意義的研究。

㉖參本輯。

㉗在台灣的中國文學系上中國文學史的，用的要不是葉慶炳師的講義，便是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達史》。後者曾遭龔鵬程猛批，前者之倖免於難不外乎基於「師生倫理」。總之讀中文系的人都心知肚明——這是文學史的危機。

㉘新文學史方面，兩岸各有不同唱腔，都未見典範性著作。

㉙參《二十世紀文學理論》頁Ⅶ，佛克馬、蟻布思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一九八七年十一月。

㉚參王德威「現代文學史理論的文、史之爭——以近代中國政治小說的研究爲例」，收於氏著《從劉鶚到王禎和——中國現代寫實小說散論》，（時報，一九八六）。

㉛因爲文學批評勢不能免於「詮釋的循環」，因此任何武斷都是不必要的。批評者必須更謙虛，把態度降於「解讀」而非「評價」，解讀本身便帶著欣賞的意味。在這一認知之下，某些文學作品便會飽受忽略。

# 被遺忘的星座

台大中文四　黃錦樹
台大中文二　趙永強

## 被遺忘的星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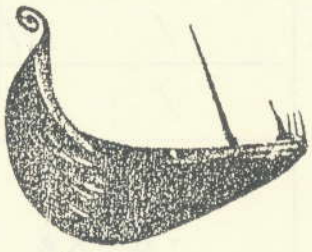
星座詩社成立於一九六三年，大概是在台成立的第一個以僑生爲主的文學社團，它的成立還早於大馬總會。①很可惜的，這些年來，星座詩社不僅在對文學沒興趣的旅台同學心中不留痕跡，即使對文學有興趣的也多不曉得它曾經如此光輝的存在過。而當年星座同仁的心血結晶，他們留下的文學遺產，也已星散各處，甚至在舊書攤也難找到。②星座詩社之所以被遺忘，固然由於歷史之必然却也未免不能說是當年星座諸子的過失。當年星座詩社的大將，如王潤華、翱翱（張錯）、陳慧樺、黃德偉、淡瑩等人今日的光芒更勝當年，或在創作（詩）或在評論。可是他們似乎並無心替當年的星座做一番回顧、整理，以做一番史的了結。③因此往往文壇後輩即使知道這些人的大名，也無法聯想到星座詩社——因爲他們或許根本沒聽過「星座」或即使聽過也印象不深刻。換言之，他們個人的聲名已掩過往昔的「星座」。

星座詩社之所以值得整理不僅僅是由於當年的大將今日成爲文壇的重鎮，而是基於這個社團本身存在的一些特質，以及這些特質所可能蘊含或凸顯的意義。以下本文將就現有的資料對星座詩社做一番初步的整理，其中大都是資料性的，包括該詩社的出版品目錄、成員、活動過程簡述等等。在結論部份，將嘗試做一番粗略的「意義探究」。

## 星座的誕生

在一九六二年的秋天，有四顆星子——翱翱（張振翱）、畢洛（張齊清）、葉曼沙及王潤華，分別從香港和馬來西亞來到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唸書。機緣巧合之下，這四位少年詩人，彼此相逢認識，住在政大的兩間相鄰的寢室中。

但眞正結合這四人的力量，不僅只是天時地利，更重要的是對詩的熱愛，換句話說，是詩把這四位陌路少年連結一塊的。④



「星座」標誌

雖然對詩懷有抱負，但由於四人尚在大一的階段，對環境、詩壇還很陌生，故並沒有想到要創辦詩社的意念。這時，一個剛自政大新聞系畢業的學生劉國全，常帶王潤華去認識當時的一些名詩人，於是王氏因此結識了覃子豪、李莎和藍采。其中後二者，逐漸與四顆星子熟絡，並以長輩朋友的身份，帶領他們，創辦了星座詩社。「創辦『星座』的意念，就是我們四人，另外加上藍采，好幾次在李莎宿舍裏喝酒談天時所產生的。」⑤

無疑的，李莎和藍采二人，對於星座的成立和運作之初，都有很大的影響。是李莎賜名『星座』於詩社，是藍采帶著王氏「在陌生的臺北市四處招兵買馬」⑥，所以，要談星座的形成，劉國全、李莎、藍采三人，是有必要一提的。⑦

經過一年的摸索、瞭解和鼓勵，次年（一九六三），星座於是正式成立。

## 星座的社員

星座是由大部份的大馬和香港僑生所組成，而本地生只有幾個。光看四個創社人的身份，就可猜到星座基本上是以僑生爲主的社團。順帶一提的是，這四人中，除翱翔是香港僑生外，另三人皆是馬來西亞人。由此可見，要整理大馬旅台文學史，星座的整理是不可缺漏的。

星座的社員，其來源主要經由核心成員招兵買馬敬邀入社的。此處的「核心成員」，指的是那些自始至終，其姓名都有出現在詩刊上的人員。因爲像很多社團一般，許多社員的參與和出現都很短暫，一如過客，來去匆匆。這裏附上的28名社員

| | 姓名 | 國籍 | 大學 | 系 | |
|---|---|---|---|---|---|
| 1 | 王潤華 | 大馬 | 政大 | 西語 | 威斯康辛大學碩、博士 |
| 2 | 林綠 | 大馬 | 政大 | 西語 | 西雅圖華大比較文學博士 |
| 3 | 鄭臻 | 香港 | 政大 | 西語 | 美國加州大學比較文學博士 |
| 4 | 翱翔 | 香港 | 政大 | 西語 | 猶他州Brigham Young U英美文學碩士，西雅圖華大比較文學博士 |
| 5 | 葉曼沙 | 大馬 | 政大 | 中文 | 文化中研碩士 |
| 6 | 洪流文 | 大馬 | 政大 | / | |
| 7 | 陌上桑 | 大馬 | 政大 | 新聞 | |
| 8 | 方鵬程 | 台灣 | 政大 | 新聞 | |
| 9 | 陳世敏 | 台灣 | 政大 | 新聞 | |
| 10 | 畢洛 | 大馬 | 政大 | 新聞 | |
| 11 | 淡瑩 | 大馬 | 台大 | 外文 | |
| 12 | 黃德偉 | 香港 | 台大 | 外文 | |
| 13 | 李壯源 | 台灣 | 台大 | 法律 | |
| 14 | 荒原 | / | 台大 | / | |
| 15 | 張力 | / | 台大 | / | |
| 16 | 陳慧樺 | 大馬 | 師大 | 英語 | 台大外文研、碩、博士 |
| 17 | 鍾玲 | 台灣 | 東海 | 外文 | 威斯康辛比較文學博士 |
| 18 | 麥留芳 | / | / | / | 加拿大社會學博士 |
| 19 | 蘇凌 | / | 文化 | / | |
| 20 | 姚家俊 | 台灣 | / | / | |
| 21 | 孫鍵政 | / | / | / | |
| 22 | 藍蕾 | / | / | / | |
| 23 | 林方 | / | / | / | |
| 24 | 梁潤成 | / | / | / | |
| 25 | 許定銘 | / | / | / | |
| 26 | 高準 | / | / | / | |
| 27 | 李素裹 | / | / | / | |
| 28 | 陳蕓蕾 | / | / | / | |

註：1.感謝陳鵬翔教授提供大部份資料。
2.「／」：從缺。
3.社員名單由詩刊尋獲。

名單中，也包括了這種過客性質的社員。因爲資料短缺，有的社員個人資料無從查獲。⑧

然而，既使從這些僅存的資料中，我們也不難發現一個有趣的特色：社員大多數是出身外文系的。此外，在研究所唸的不是比較文學便是英國文學，且對詩作及學術研究有極高的熱忱。

## 星座的活動

星座的活動，主要圍繞在出版星座詩刊此一事務。通常，在送廠印刷前，社員便預先在政大的一間教室內開會討論策劃，每出版一期就起碼要聚一次。由是，政治大學幾乎是星座的活動中心和重鎮。

除了管約稿、審稿、發稿以及校對等的編輯事項以外，每位社員還得在平時致力於創作詩作，以便定期交出作品。有時，社員也會聚在一起喝酒談詩，從中醞釀出赤誠的友情和美麗的愛情來。

當年的前輩詩人中，羅門和蓉子二人對於星座的運行也有很強的助力。星座學生詩人常到「燈屋」去登門拜訪。他們對星座的關懷、重視和提携，不僅體現了前輩的胸襟，也同時爲後來的詩壇注入新人、開啓新象。⑨

經常與前輩詩人的交往，應該是活動中最值得注意的部份。對於早年剛步入詩壇的學生詩人們而言，前人的鼓勵和啓發是非常需要且重要的。有了他們的鼓舞，加上自身的努力不懈，星座在軌道上的運行，才能更穩健；而所出版的詩刊，也逐期的在成長、成熟。

## 星座的刊物

星座共出版了三類的刊物，即星座詩刊、星座詩叢以及譯叢。

星座詩刊在頭兩年內以詩頁的形式出版了八期，隨後以三十二開的形式出版了五期，因此全部總共出了十三期。⑩這十三期的詩刊，幾乎是全體社員的心血結晶。除社員本身的詩作外，許多當代名家如羅門、蓉子、余光中、張健等人亦曾在詩刊內發表過作品。⑪

星座詩刊目錄表：

| 期 | 刊名 | 季 | 出版年月 |
|---|---|---|---|
| 1 | 星座月刊 | / | 1965, 5 |
| 4 | 星座月刊 | / | 1965, 9 |
| 5 | 星座月刊 | / | 1965,10 |
| 9 | 星座季刊 | 春 | 1966, 3 |
| 10 | 星座季刊 | 夏 | 1966, 7 |
| 11 | 星座季刊 | 秋 | 1966,10 |
| 12 | 星座季刊 | / | 1967, 7 |
| 13 | 星座季刊 | / | 1969, 6 |

註：1.以上資料為趙天儀（參註②）先生所提供，特此致謝。所有星座社員

2.第2，3，6，7，8五期尚從缺。

從遺存的資料看來，詩刊在革新號第四期時頁數僅只8頁而已，但到了第九期，竟達72頁之多。由此觀之，社員的默默耕耘和努力的苦心，不言而喻。內容方面，則由開始時單一的新詩創作到後來的介譯英美詩人的詩觀、刊登台灣當代名家的詩論、甚至創作英詩的多元體現。顯然，詩刊的成長是兼質兼量的，誠爲可貴⑫。且星座內容的導向與追求的理想，對於後來星座詩人的從事學術工作，也有其微妙的影響。這點後文將作一簡析，此不贅。

另外，星座詩刊除與名家約稿和社員發表作品外，也有對外界開放，歡迎投稿。故詩刊內容的涵蓋面，自然有其一定的廣度。

詩叢方面，共有十二本社員的個人作品（詩集）。這些詩集，都是社員以「星座」的名義所出版的著作。另外，「譯叢」只有譯作一本。此處附上詩叢與譯叢之書目，必需說明的是，這份書目是從第十三期星座詩刊抄錄來的，故缺出版年月一項。附表如下。

星座詩刊第十二期
封面設計：秦松

星座詩叢書目

| | 書名 | 作者 |
|---|---|---|
| 1. | 過渡 | 翔翔 |
| 2. | 朝聖之舟 | 葉夏沙 |
| 3. | 八月的火焰眼 | 洪流文 |
| 4. | 千萬遍陽關 | 淡瑩 |
| 5. | 十二月的絕響 | 林綠 |
| 6. | 火鳳凰的預言 | 黃德偉 |
| 7. | 陽光之外 | 姚家俊 |
| 8. | 死亡的觸角 | 翔翔 |
| 9. | 單人道 | 淡瑩 |
| 10. | 多角城 | 陳慧樺 |
| 11. | 手中的夜 | 林綠 |
| 12. | 禮拜日 | 王潤華 |

星座譯叢書目

| 書名 | 作者（合譯） |
|---|---|
| 秋舞 | 林綠、王潤華<br>淡瑩 |
| （缺） | |

註：（此二書目錄自星座詩刊（第十三期）），一九六九年六月。

# 再「中國化」的例子

一九七二年四月十六日賴瑞和在中國時報的「海外專欄」版上發表了「中文作者在馬來西亞的處境」，文中針對星座詩社幾個大將（王潤華、淡瑩、林綠、陳慧樺等）的「一去不復返」而大發感歎，以一己的觀點來解釋他們的「不歸」，牽引出幾個很值得重視的問題。賴瑞和說這些人「一去不復返」其實是個誤會⑬，他個人對他們「不歸」的解釋牽涉到的問題有：一、馬華文學是否中國文學的一條交流？⑭他認爲王潤華等人已經「對馬來西亞的中文文壇失去信心——或者說失去了興趣」認爲因着馬來西亞的多元文化背景而不能期望馬華文學「會具有強烈的中國意識，而擔心未來的文學史家不會把這些人的作品納之中國文學」。因此這些不歸的作者在價值上便選擇了「自我放逐」——「他們要回到中國文學的源流裏去」。這又牽涉到第二個問題：人才外流。人才外流必然要考慮它的主觀因素，這便是第三個問題：作家的歸屬與認同。前兩個問題本節「存而不論」只針對第三個問題在「星座」成員身上的討論。

針對賴瑞和那篇文章，星座大將中只有翱翱和林綠回應，翱翱在該篇文章中有一句重要的話，他說：

「每一個回台升學的所謂『僑生』都必得承認，那四年的經驗，無論苦的甜的，都是一種感情的培植，至少，對我來說，四年時間便把我一個身份上所謂『香港僑生』變成一個真真正正的中國人，我不是說除了台灣以外，別的地方的中國人就不是『真真正正的』，我是說經過四年的時間，我發覺自己像一個屈原，嫁了給楚國……」⑮

這一段動人的內心剖白，正是所謂的「再中國化」過程，是「僑生」「回國」升學中的重要現象。翱翱是香港人，他在這一段話之後緊接着說明：

「而我亦承認這是個人單純的一種感情作用，沒有意思去申引到別人身上。」

但無論如何，同是星座成員的其他「僑生」，也許均不免都有類似的震憾。至少在整段奮鬥的過程中，他們的「文學身份證」是在台灣取得的。⑯

當事人中的王潤華和淡瑩似乎並沒有辯白，倒是林綠留下了另一篇重要的文獻。他坦承自己（他用「我們」）對「馬華文壇」失去了興趣，並且「從頭說起」，敍述他（他們）的「一段心理及成長過程」。他引述前引翱翱的話，說道：

「簡單的說，我在馬來西亞時是不成熟的，而且尚未定型。赴臺後變成了另一個人，這個人已非當年同樣的人。」⑰

他認爲王潤華、淡瑩、陳慧樺亦如此——換言之，翱翱自己不敢說他那種心路歷程有普遍性，來自大馬的林綠却不但以自身來證明它的普遍性，而且認爲其他成員（至少他的好友）亦如此。事實如何由於沒有進一步的文獻資料，故不敢斷言。但至少林綠曾經是如此的坦然——遂使他成爲「旅台特區」內，神州詩社出現以前的代表性例子。林綠的「中國意識」從以下的一段話中顯露無餘：

「中國人分佈全球各地，雖然成為當地公民，使用該國護照，如果有人說他不是中國人而是美國人或是馬來西亞人，恐怕他會認為是奇恥大辱，這是中華民族性使然，也是顯著的特

性之一。自然，在國家的立場，這種意識是不會受歡迎的(…略…)。因此，當我碰到中國人自稱是馬來西亞人或美國人而否認是『中國人』時(…略…)，我們只能為之惋惜或甚至有點憤懣，但在『理論』上講是無可厚非的。」⑱

他這種言論當然是受到特殊背景的刺激，他和王潤華均來自霹叻(稍後的神州詩社中幾個主腦人物亦來自霹叻)，其時霹叻華文教育正逢山雨欲來，而且受共黨活動牽連而風聲鶴唳。⑲這種地緣關係(甚至南、北馬的差異)或許也是值得注意的現象。但不管怎樣，他這番話確是帶著很重的情緒成份，直接的應合了馬來人口中華人「外來移民」的形象。這種心理因素構成了「人才外流」(文學創作人口的外流)的內在潛因。

有這番想法的人大概都忘切了自身的「取經」身份，而選擇趨易避難，並沒有野心在馬華文壇「但開風氣」，而辜負了後輩的期待、前輩的期許。星座的所有來自大馬的星子似乎都如此——林綠對此有坦白的說明：

「至於我們不再在馬來西亞發表作品，因素並不複雜。我說過我個人在赴台前一切都不算成熟，赴台後才開始認識了自己建立了自己，可以說是重新開始。在台大學四年做事一年，我最大的收獲亦在此。這等於說，我們在台自己耕耘了一塊園地，種下了許多計劃、理想、乃至酸甜苦辣，演變下來，就淡忘了背後的馬來西亞文壇了。另一方面，現代文學在星馬實在發展不起來，星馬自十四年前提倡現代文學。據我所知，並沒有甚麼收獲。報紙的副刊不登現代詩及現代小說，定期雜誌中只有『蕉風』月刊苦力支撐，銷路有限。在心理上，與其分心，不如集中在台灣的心血了。何況我一直認為所謂『馬華文學』即是『中國文學』，既已在主流裏，何須再回到支流去？這也許是感情問題。我個人對馬來西亞並沒有深厚的感情，雖然我在那裏『土生土長』。」⑳

對馬華文壇的晚輩，或數十年來仍筆耕不輟的老前輩而言，林綠這一番話未免太不夠意思了。十多年後，林綠仍然堅持他類似的觀點㉑，雖然已經很難見到他的作品(不論是創作還是評論)，正和他曾經冷嘲的那批返馬的星座同仁一樣。㉒由是觀之，學位本身不見得有太大的意義。

王潤華、淡瑩移民新加坡之後，雖然還有在蕉風投稿，但基本上已屬「蟬曳別枝」，對馬華文壇沒有甚麼特別貢獻。剩下的，似乎只有陳慧樺——這數年來有把目光投回馬華文壇的跡象。㉓他的「新馬留台作家初論」㉔之所以選擇一些畢業後返馬的，似乎不無彌補當年星座諸子「外流」之缺憾的意思。「再中國化」彷彿是一種年少的衝動，他所「初論」的作家之選擇「回去」，或許才是更合宜的「取經」姿勢罷？

## 結語：一個開放的結局

星座詩社是跨校性的組織，而且是以大馬、香港的同學為主，寫詩而不荒廢課業，更顯得單純、有節制、理性。他們選擇了詩，這彷彿浪漫的志業；而「僑生」和詩似乎總是很巧妙的牽扯在一起，在星座詩社以後延伸成一個長遠的傳統，如神州詩社、與及神州以後獨行的黃雪艷、羅正文、陳強華、傅承得等人。以政大為大本營的這一事實，又或許是巧合的形成一個政大大馬同學的學術傳統，如陳強華在政大首創大馬旅台文學獎、周美芬在政大首創馬來文小說翻譯比賽等等「事蹟」均是。

他們選擇了詩，然而野心並不止於創作，還要介紹世界詩

學，建立新詩論，因此走上學術之路似乎是必然的選擇。正如王潤華說的：

「這種抱負促使我們立意出國深造。」㉕

「深造」之路使得他們在理論上能做更深更廣的侵淫，同時美國的「異鄉」環境更刺激他們思考自身的處境，所認同的文化。這種反省在某些社員的詩作表現上產生了極大的變化，不論是題材，還是表現手法。㉖

詩社的存在令他們在大學時期能相互砥礪，在大家仍在摸索的時候相互提携，甚至出國，也能夠彼此相互「感染」。如王潤華的自述：

「一九六七年七月，當淺瑩和我飛去美國途中，飛機在香港停留時，我在機場給翔翔搖了一電話。那時他正陶醉在麻將桌上。據說當他知道我們去留學，他馬上感到坐立不安。於是趕緊辦手續，兩個月後他便和慰理雙雙飛美。比我們低班的黃德偉、林綠、鄭臻都必然受到震盪，一個接一個的去了美國。」㉗

於焉一一從詩人走向學者（或詩人兼學者）之路。當他們走後，留在台北的編輯只有陳慧樺一人。「因此便暫停出版，一停便是整整的十年。」㉘星座詩社等同於解散。然而，把星座詩社當做已解散於斯時也只不過是「一種談法」而已。

（如王潤華所言的「可是我們每個人都是遙遠天邊的星星，年紀大了……我們的光芒顯得更微弱，更何況當年的純真、幻想已跟著年齡一年一年蒼老與消褪！」㉙）

換一個角度，星座詩社其實是擺著一個開放性的結局（如易經之「少於未濟」）。

從王潤華的回憶中，我們不難發現舊有的星座詩社已經「功成身退」了，就像繭一樣，這些星子均已破殼而出，蛻化成美麗的翩翩蝴蝶，均可以自立成一個「星座」。王潤華等人的感歎，不外乎對大學時光的懷舊與眷戀：

「大概兩年前吧，林綠給我寄了一封信，提議恢復『星座詩刊』。他還開列了一份名單，如林綠、王潤華、翔翔、黃德偉、鐘玲、鄭臻、陳慧樺等等，並在我們名字後註明『博士』。他說這是世界上獨一無雙的由博士組成的詩社。」㉚

由於時空的遙隔，這種組合的方式於焉成夢。其實以下的情況才是他們合宜的「組合」方式，如王氏言：

「『星座』的星子都唸完了學位，有了歸宿了。雖然遠在天涯海角，我常在夜空中看見他們在閃爍。」㉛

只要大家還堅持當年的理想，仍在不歇的耕耘，在彼此羽毛均已豐的如今，又何必執著於往昔的結合方式？其實他們或許應該在世界各地的天空，組合晚輩成新的星座，一如當年前輩對於他們的提携。這樣的「星座」，才是一個有無限開展性的光輝意象。

一九九〇年二月

星座詩刊封面設計

註釋：

①大馬總會成立於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七日，比星座詩社遲了將近十年。

②本文所運用的大部份資料是向現任職於國立編輯館的趙天儀先生借來影印的，另一部份則是陳鵬翔教授的口述及其他零散資料。特此向以上二位先生致謝。

③例外的一篇重要參考文獻是王潤華的「木柵盆地的星座」（收於氏著《秋葉行》，當代，一九八八）

④參③《秋葉行》頁98。

⑤《秋葉行》頁102。

⑥同註⑤

⑦覃子豪與星座沒有關係。根據王潤華《秋葉行》頁99云，王氏初與覃子豪相見時，他的「生命已快消失了」，故與星座的形成無關。

⑧此段敍述乃陳鵬翔教授之口述整理。26名社員的姓名是從趙天儀先生借來影印的資料中（星座詩刊）收集出來的。這份星座詩刊書目會附入文中，此不贅。

⑨《秋葉行》頁104～105，詳載羅門蓉子與星座的淵源。

⑩同註⑨頁102～103。

⑪參《星座詩刊》一九六六年秋季號第11期目錄。

⑫同註⑪的《星座詩刊》在其「編後話」云：「正如我們強調的，本刊詩論及創作並重，而且每期最少有一半的篇幅用在外國詩人的介紹、特輯及論述方面。」。而在一九六五年十月十五日出版革新號第5期的時候，在內容上仍止於單純詩作的發表而已。

⑬翱翱在「他們從來就未離開過」（一九七二、五、七中國時報「海外專欄」版）中提到他們之「自我放逐」是由於研究所尚未畢業。

⑭這個問題筆者在「『馬華文學』全稱之商榷」裏有嘗試性的處理。

⑮同註⑬引文。

⑯同註⑬引文。

⑰參林綠「關於『自我放逐』」（收於氏著《林綠自選集》，黎明，一九七八年四月五日）頁58～59。

⑱同註⑰頁59。

⑲這一點在關於神州詩社的論述中，會較詳細的說明。

⑳同註⑰頁60～61。

㉑參《大馬青年二》中林綠爲馬華文學工作營的演講紀錄「馬華文學的困境」（大馬青年社出版，一九八四年四月廿日）

㉒同註⑰引文，他提到「早期的「星座」同仁，來自馬來西亞的還有畢洛、葉曼沙、洪流文等，在臺時分別出版了「夢集・銀色馬」、「朝聖之舟」、「八月的火燄眼」詩集，大學畢業後皆已歸去。不過，這些赴臺前是「馬華」作者的同仁，回去後竟然「封筆」，從商的從商，從政的從政，……」頁58。

㉓㉔：據蕉風主編許友彬面告，李宗舜（李鐘順、黃昏星）之復出受陳的鼓舞很大。

㉔蕉風一九八八年十一、十二月號。

㉕同註③引文，頁105。

㉖參王潤華《內外集》（國家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四月）的詩作及楊郁錦「永遠的橡膠樹—王潤華訪問記」《幼獅文藝》，六七卷二期，一九八八年二月。

㉗㉘㉙㉚㉛同註③頁105～106、頁102、頁103、頁103、、頁106。

# 專訪陳鵬翔教授

採訪／黃錦樹
整理／彭永强、黃天漢

陳鵬翔，筆名陳慧樺，馬來西亞吉打出生，師大英語系，英語研究所碩、博士班畢業，現爲師大英語研究所教授。早年爲「星座詩社」大將之一，出版詩集、文學評論等多種。

這訪問以一篇陳教授的文章爲起點，以做焦點集中的展開。訪問中就該篇論文中的一些問題談起，話題延伸至整個「旅台」文學創作的定位，馬華文學判斷的尺度等等，隱然呈現了我們對馬華文學史的關懷。針對某些現象，在言談之間也略有針貶，正是我們應做的事。訪

問中我們也表達了對陳教授做為一個「守門人」（傳播理論中的）的期許，同時也表示我們的自我期許與抱負。

## 一個起點

黃：老師，您的「寫實兼寫意——馬新留台華文作家初論」（刊於《東南亞華文文學》第二屆華文文學大同世界國際會議論文集：（新加坡，一九八八）可以算是對旅台大馬作家做系統性研究的一個重要起點。我想請問的是，在您放下詩筆，在台執教那麼多年之後，爲甚麼會突然把焦點投注在這群人（旅台→返馬，繼續創作）身上？是一種怎樣的心路歷程？除了您在文中說的，是爲了「發掘推銷具有前瞻性、內容和技巧各方面都周延而具有影響力的作家」外，是否還有一種心理上的「補償作用」在內？因爲您和他們不一樣，留在台灣。

陳：那是因爲當時，研討會議（指第二屆華文文學的大同世界會議）要我寫一分有關東南亞的文學概況的論文，包括寫泰國、菲律賓等地的。我選擇了寫新馬爲主，一來比較熟悉，二來若要寫其他國家，也不夠時間，只有半年，收資料都來不及。所以就集中在新馬兩地的作家。大馬很早就有人來台灣留學，從五十年代始，至今也有二三十年的時間了，自然會培養出一些作家，眞正有影響力的也有好幾位。而且，我是先寫那些回馬的，至於還沒回去的如李永平、張貴興，我也會接著寫。

## 作家的定位

黃：您留台這麼多年，會不會和馬華文壇有些隔膜？

陳：只有一點點，因爲近來我比較常回去，有些接觸，所以沒什麼大問題。當然，這還要看怎樣寫，像我是儘量把他們放在歷史文化背景來定位的，不能太強求，像吳岸在東馬算是數一數二的了，可是如果把他擺在國際的框框來處理，又是另外一種角度的評法。所以在評論的態度上，一定要很小心，至少要有一定的透視才行。我寫過以後也請教過他們，有些細節如資料性的紀錄他們都幫我指正。大體上還是可以的。資料的收集則不太容易。

黃：另外，我覺得在新生代的作家這方面，您似乎提及得很少。像羅正文、黃雪艷，我覺得他們寫得也很好。新加坡方面，您對王潤華和淡瑩的處理很詳細，可是王「早期」是馬來西亞人。同時，在篇幅上相當不成比率，王潤華和淡瑩兩個人所佔的比率比其他所有大馬作家的總和還多。

陳：某些新生代沒列入討論並不是我要省略，只是沒有資料。有的是他們返馬後就停止再寫了，像早期星座詩社有好幾個就是如此，既然停筆了，當然就沒有必要再討論他們。其實主要還是資料沒辦法掌握，無法處理。王潤華我本來不想寫那麼多，但他的影響頗大，所以就寫得完整些。我將他歸入新加坡，因爲他現在已是那裏的公民了。說完整也不是絕對完整，有些早期發表的作品，還是無法收齊的。

黃：您在那篇初論中，對潘雨桐和商晚筠的討論很少，而對傳承得的評論在負面評斷上，只說到「說明性的文字似乎太多」，您這麼寫，是明顯帶有鼓勵的性質吧？至於潘和商二人的處理，是否略嫌不足？

陳：對，我後來寫得不夠仔細，那兩位是可以再仔細一些的。潘雨桐的文字很老練很不錯，但我覺得還可以再提升。對於短篇小說而言，有時似乎還可以再精簡。我接下來寫的篇章會寫到小說的部分，這兩位我還會再加討論的。我是帶有鼓勵的態度來寫那篇初論的，希望他們多寫些。

## 3 禁忌・良心

黃：我覺得潘雨桐是目前馬華文壇寫小說寫得最好的一位。他因爲工作方便，跑遍東西馬，對人文的關懷面很廣，生活經驗也很豐富。他的文字，特別在抒情的描寫方面，很美。所以我覺得老師那樣寫，對他有點不公平。說到精簡，或許他更適合寫中篇？

陳：對、對，潘的文字的確有他的魅力存在。很多很熟悉的題材，其他人寫可能沒人去看，他一寫就大家都看，眞不錯。我是站在更高的眼光來挑，有點雞蛋挑骨頭了。他的確很關懷一些問題，像教育、種族，這很敏感，處理不好很麻煩，給人家扣上帽子就慘了。他很有良心，爲時代做見證。應該是這樣的，一個作家的眼裏，沒什麼是不可以寫的，全世界都一樣。

黃：他是否又面臨一個問題：他的作品不大敢在新馬發表、好像都發表在台灣吧？

陳：有一兩篇啦。有些較敏感的則等時間性過了以後才登。這種狀況是很特殊的。我覺得身爲國民，只是把心裏的話說出來，是一種心聲、反映，不是只爲批判問題。若創作要考慮諸多敏感的限制，那創作就難了。

## 4 「旅台系」的特殊背景

黃：商晚筠的文字似乎太過刻意中國化，因爲用中國古典的語言來寫馬來西亞的東西，感覺上很不自然，反不若潘的來得親切。當然，李永平是更極端。這些現象，使旅台這一系的作家有種傾向：即文字的刻意中國化，且他們對中文的感情比台灣本地的還濃。他們多出身於外文系，結果文字比中文系的還具中國味，對於這點，您有什麼看法？

陳：唸外文系的自己會訓練文字，並不奇怪。或許他們瞭解到，文學創作不單只是內容重要，形式也很重要。文字就是一種媒介，所以既使內容再怎麼偉大，而沒有很好的結構、文字去配合的話，也是不行的。台灣有些作家就太不注意文字，這不是辦法。刻意是有用意的。

黃：目前，馬來西亞文學創作者的出生，粗略的可分爲三類：即旅台、南大以及沒甚麼教育背景的。彼此間寫作的風格、文字掌握皆差異頗大。旅台一系的作家，一般上中文會比較好，往後的地位可能會更重要。您覺得旅台一系能帶給他們最大的影響是那方面？再來，這數十年來的經歷，可否將旅台的看成是馬華文學史以外的一支旁支？因爲這些人是在中國文化區受教育，吸收營養，但標榜的是馬華文學，而寫作風格跟在馬的很不一樣。

陳：旅台一系的特色能在文字技巧上影響其他作家。且旅台多數是外文系出身，看的東西比較多，且廣，這些都是很好的刺激。若要從大中國的角度來看，連台灣的也不過是邊緣文學，這是角度的問題，我想我們倒不必太在

意什麼主流支流。他們因爲在台受教育過，故能給馬華文壇的貢獻，恐怕就是在這裏所受的影響。馬大中文系沒培養出幾個作家，南大又關了，不然還有些作用。現在唸完中學想成爲作家就難了。大馬作家也有拼命看大陸的張賢亮的，張賢亮等又吸收南美洲作家，南美又來自北歐……影響都是相互的，誰也逃不掉，我們已經無法孤立起來了。假如就要強調內容的區域性，文學技巧的各方面的吸收並不會掩蓋它的特色，反而是更巧妙地將它襯托出來。

## 「評論文字匱乏」的內原因

黃：現在大馬有一批人，他們的教育背景很差，但寫得很勤，數十年未曾中斷，也沒多少進步。如果要去評論這些人的作品，就面臨「情感和理智的交戰」，很難下手。就文學的內在研究立場去評，那就整個馬華文壇幾乎都得罪了。

陳：對，所以我好久都不願意去評價。若要評，就先要有立足點才行。

黃：我想，王祖安寫「評論文字的匱乏」是沒有答案的。因爲人家不會講眞話。這種情況該如何處理？還是說我們保持沉默，而用創作來超越創作，對他們「存而不論」？若這樣，要從事文學史的整理時，又如何爲他們定位？

陳：在研究某個地區的時候，對於那些水準比較低的，我們實在不忍心用高標準來批評它，這是情有可原的，因爲那樣會沒辦法去寫。我認爲，最好能儘量回到當地的時空背景去給他們定位，而在某種定位過程裏還是會有所褒貶。要不然就當作純學術研究，而人文科的學術研究多少一定有點價值判斷，但既然是學術研究，就要客觀，不要太情緒化。一個學者要去研究，就要利用他的透視能力（這也是學者的能力所在），通過這種透視，多少就能瞭解到某一些狀況，有所掌握。所以我就想到，學者如果有一些創作經驗再去做研究，那會更好些，起碼他知道創作時的種種微妙狀況。批評家一旦有了地位以後，對他所評論的東西就要很小心，因爲他會造成影響，而影響當然希望是好的，否則就會很糟。所以評論家的態度是非常重要的，相對的，作家的容量也要夠大，人家才肯報以誠懇的評斷。

## 「守門」的期許

黃：很多寫評論的人都沒有受過嚴格訓練的，但他們却天天發表批評文章，反而有地位的却不敢隨便輕易動筆，這種情形會把文學批評的水準降到很低吧？沒有一、兩個有良心的評論家「守門」，那不是很麻煩？

陳：大馬會比較缺乏，因爲也沒什麼地方訓練，有訓練的又沒回去，所以一直就缺乏。所以要提升水準，就應該邀請外地的學者專家給他們衝激，這些交流是很重要的，能開拓他們的眼界。馬大中文系眞可惜，搞批評理論的師資不太足。

## 寫意與寫實

黃：老師您的文章中強調「寫實兼寫意」，是不是針對馬華文壇那種「寫實」的傳統？

陳：是有點想矯正他們的毛病。有些人太執意於寫實主義，但問題是，他們對寫實主義的瞭解很不夠，依然停留在幾十年前的觀念上。像矛盾，有批評家以爲他的作品原本是寫實，其實那已是自然主義了。目前，寫實主義的理論已發展得很精緻，結果他們還在搬從前的那一套，不是很可憐嗎？文學創作絕不是爲主義服務的，寫到某種程度，自然會突破主義的困限。所以馬華文壇若還是一味摹仿過去，不求進展，那當然很難的。

黃：您的文章似乎太偏重強調寫意。其實題材也很重要的。可是，馬華作家在這方面，就是對現象的認識不深，似乎裏面還沒有一個是有史學或社會學的訓練的，導致透視力方面很弱。

陳：對，那些作家很多都是中小學教師或忙於生活的，他們都很勤勞的寫，已很不容易了。要深入觀察的話，頗困難，因爲他們沒有時間。沒錯，他們是一群人互相砥礪，很用心，問題是大家都差不多，沒有高手來給他們刺激，若要講求深度，還是要等一段時間的。

黃：像外國的作家，其實很多都有哲學背景的。

陳：對，談理論，必然要涉及美學的層次，最終就逃不了哲學的範疇，而和某一個哲學家的理論結合一起。馬華文壇強調寫實主義，並沒有錯，問題是他們得把角度拉廣，不能老是浮光掠影地描述。難道眞的寫寫華人和馬來人處得很好啦、到園坵去割膠啦，這就是寫實了嗎？至少要做到知道爲什麼如此嘛。像印度人在園坵裏的生活眞的很苦的，作家不能只是寫了就算了，他應該去探討爲什麼會這樣。深入去透視雖然不一定會有答案，但至少會深刻多了。

黃：馬華因爲強調「新文學」，但因爲它的技巧幾乎都是「舶來品」，使到馬華文藝所強調的「獨特性」變成有點曖昧。是否馬華文學能在技巧上發展出一套自己的東西？

陳：其實技巧是具有普遍性的，沒有所謂外來的和本土的分別。最主要是融合，如何融合，才是重點。

黃：對於華人去研究馬來文學，爲它作一有系統的考察，以作爲華、馬在文學上的溝通和結合，您認爲能做得到嗎？

陳：這個牽涉到學術訓練的問題，單靠獨中畢業的程度，絕對不足夠。至少要唸完馬來語文學系才可以。文學理論是一種嚴謹的研究，絕不可能不靠訓練自動會冒出一個來的，作家還可能。

黃：寫實和寫意這兩種特質，有時是難以分界的，尤其在詩的表現上。這與作家的才氣很有關係。但學者型的作家似乎比較重要，作品有深度，又能運用理論寫，像楊牧、王潤華。我是覺得旅台一系的都有希望培養出這一類的作家，王潤華就是一個例子。

陳：創作的才氣和學院的訓練，是能同時存在而不相衝突的。有些作家的才氣很高，就想以才氣創作而不希望被學院約束，這是不對的。眞正有才氣的人，學院的訓練就不應是一種約束，反而能加強發揮它，沒有天才才會被約束。有很多作家，他們強調他們有經驗就夠了，其實那只是酸葡萄心理，畢竟能像莎士比亞的人很少。翻翻中國古代的作家閱歷，大部份都考過進士的，只是考不考上而已。學術訓練對於作家，是很重要的。你們這批人以後會大有機會的，現在先不要想結果，重要的是去做，過程是很重要的。把握現在，想太多反而做不出來。

黃：謝謝老師——的鼓勵及接受訪問。

尋隱者遇

# 專訪張貴興學長

張貴興，一九五六生於馬來西亞砂勝越州，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畢業。大學時代開始發表小說，曾獲時報文學獎小說優等獎、中篇小說獎，並兩度入選年度小說選。出版有小說集《伏虎》(時報)《柯珊的兒女》(遠流)。

整理／彭永強

遠赴宜蘭，訪問傳說中的「隱者」……

一九九〇年四月十五日我們一行五人（黃錦樹、陳俊華、劉國寄、林惠州和彭永強）從台北出發，遠赴宜蘭，訪問傳說中的「隱者」張貴興。

從小說中看，他似乎是一說話辛辣、尖銳，性格狷介的文學創作者。

那是一個陰雨的日子。雨很稀，很輕。過去，編輯聯絡他時，信往返二度始終被拒。後來換了人去信，「動之以情，曉彼以大義」卒之促成此行。可是終究不曉得對方是個怎麼樣的人物，熱情嗎？還是孤僻呢？心下不免有點忐忑。從小說中看，他似乎是一說話辛辣、尖銳、性格狷介的文學創作者。（否則又怎會隱居宜蘭？）看來，我們有被宰之虞。

張貴興，一九五六生於馬來西亞砂勝越州，台灣師範大

學英語系畢業。大學時代開始發表小說，曾獲時報文學獎小說優等獎、中篇小說獎，並兩度入選年度小說選。出版有小說集《伏虎》（時報）《柯珊的兒女》（遠流）。

抵達後，我們約好在火車站前會面。

等待的難堪之處在於時間的不肯稍駐。我們猜測每一面前走過的計程車，注視每一位可疑的中年男子。良久，一男仕撐着黑傘快步踩着雨水迅即便到眼前，還沒看清楚就拋下一個問號：

「請問哪一位是黃錦樹？」

張貴興小說集
《柯珊的兒女》（遠流）

## 1 搞「文組」，那是從事創作的初始階段。

高一六五左右，精瘦，戴一幅黑框近視眼鏡。他以幾乎把我們拖在身後的速度轉過一個牆角。在氣氛頗佳適合談心的牛排館我們圍坐在舒適的沙發上。彼此以「肚子極餓」的神情互相望了一會，開始了我們聯絡中說好的「聊天」。在咀嚼牛排與吃甜品之間，他緩緩回答：

「我中學的時候，曾和班上幾個志同道合的同學，在美里日報搞過叫「文組」的活動。那是報館租給學生自己去編的空白版面。租下以後，我們爲了要讓「文組」應時刊登出版是故我們都得各自交出一些文章。那段時期，大概就是我從事創作最初始的階段了。」

當被詢及砂州當時的文學環境時，學長表示，很低落。書籍缺乏，很多書無法接觸到，而主要的讀物，是以『水滸傳』、『紅樓夢』之類古典著作爲主，臺灣作家的書，要等到唸高中時才看得到。（中文程度也是相當低落。這也許和那裏的教育制度有關係，因爲那裏的小學幾乎以馬來文或英文爲主，中文是自修來的。）「像金庸那麼有名的武俠小說，還是來了台灣唸大一的時候，才開始看的。」

## 3 「伏虎」與「柯珊的兒女」

當侍者將餐具撤走時，我們之間的氣氛已進入某個程度的合作境況。於是，俊華和錦樹從書包裏各自取出兩本書來：『伏虎』和『柯珊的兒女』。

「毀了，毀了。」（「連書都帶來了……」學長出現不安而且意外的神情，微笑着說。）

「這兩本書，」他接過手中，信手翻看了一下：「好久沒看見了。」

他帶着回憶，爲我們大略解說着他自己的作品：

「我當時寫的時候，只注重作品的可讀性，主題意識反而算其次。」他認爲這兩部著作，仍只能算是遊戲之作，着重文字和技巧的實驗嘗試。相對的在風格的轉變上，他說：

「『伏虎』的文字比較感性，有感傷的味道。『柯珊的兒女』就比較冷靜些。爲什麼感傷？當時年輕嘛。」

他的作品，有武俠小說的影子，這種影子，在『武林餘

事』和『狂人之日』就有明顯的呈現。而在『伏虎』一文中，關於對女性的探討，他覺得並不是最重要的：「我並沒有刻意爲『女人』作任何詮釋，對這方面的觀察也還不夠。」

『圍城6進出』是當中技巧和文字最獨特的一篇。主題意識最明顯：表現中國與日本人的特性。籍二人賽圍棋的故事來反映日本人的侵略性以及以「進出」點明對日本竄改歷史一事之抗議。

對於加強作品的深度，他覺得那需要時間。目前，他寫作的基本態度，一如他所說的：

「儘量朝叫好叫座的方向去寫。我希望我的作品能讓多數人分享，而不要只局限幾個人去研究而已。

回到馬來西亞，可能我連一本書都完成不了。

爲什麼張貴興會選擇留在台灣呢？對於這個問題，首先，他的回答是以創作生涯爲主要考慮因素；再者，他覺得留下來並不怎樣，是很自然從容的。

「十八、九年來成長的經驗，我覺得已經很足夠了。」

從機會的考量來看，台灣的創作空間亦遠比馬來西亞優越，馬來西亞，恐怕還養不起專業作家。我們表示惋惜，而他却不以爲然：

「回到馬來西亞，可能我連一本書都完成不了。留在台灣，是否就造成遺憾，這是很難說的。」

俊華：「請問學長，如果馬華文壇方面要提高水準，提升整個文學環境的話，你個人覺得該先從那方面着手？」

「唔——」他想了想：「文學刊物應該多一點。」

俊華：「有沒有想過投稿回去？也許能讓那裏有一點刺激作用。」

「沒有。但『伏虎』有拿回去賣過，」他停頓一會：「我沒想過要特地寄稿回去。」

俊華：「我覺得您可以投一些回去。馬華文壇目前正要脫離所謂的寫實主義傳統，但要朝其他路線去走，又走得不夠穩定，我認爲您的風格也許能帶給他們一點影響。」

「哦！」學長微笑。

錦樹：「接下來有沒有什麼寫作計畫？」

「我最近剛結束兩篇長篇，即將發表。今年也許會回砂勝越一趟，收集一些資料，想以熱帶背影寫一部長篇——我現在只對長篇有興趣。」他繼續說道：「有點像馬奎斯『百年孤寂』的那種熱帶情調，當然不一定用魔幻寫實來寫……主題是以早期華人在砂勝越開創的故事爲主，還不確定。」

他對馬華文壇的情況幾乎一無所知。他自己也承認，和馬來西亞脫節太久了，接不下去。加上留台以後，關懷的焦點已然轉移，並沒有想到自己對馬華文壇能有什麼用力之處。

張貴興小說集
《伏虎》(時報)

寫小說寫到某一個境界時，是一種快樂，一種享受。

錦樹認爲，寫小說寫到某一個境界時，是一種快樂，一種享受。學長頗贊同他的感受。他說：

「如果寫到一半我覺得寫不下，而且覺得痛苦的話，我情願暫時停下來做其他事。那一定是出問題，要不然就是寫岔了。」他比喻說：「就像跑步，跑到不對勁時，身體會發痛。這時當然不好勉強跑下去，寫作也一樣。」

在小說的描寫技巧方面，錦樹請學長表示他對目前後現代文學潮流的各種表現手法的看法時，學長坦白地道出其感受：看不太下。

「我的小說還是偏向比較傳統的寫法，規規矩矩的。好比畫家，我覺得他應該先將蘋果畫得像蘋果以後，才去畫抽象畫比較好。」

## 我是個三島迷。

起初，我們心裏以爲，影響張貴興學長的作家會是英美文學家，因爲他畢業於師大英文系的。而事實上，日本作家才是「入迷的對象：

「我是一個三島迷。我最喜歡他的『假面的告白』，連英譯本我都看過。他在裏面剖析了一個少年人對於「性」的種種疑惑、幻想；某些情境的刻劃，也跟我的感受投合……（他急忙又加一句『我不是同性戀』）。」

「我發現，」他轉慢語調：「白先勇跟三島有些相似之處，小時候同樣是身體很弱，生活隔離在小房間內，所以童年同樣的寂寞。白先勇的『寂寞的十七歲』，就是很好的寫照。而中年時期，亦有同樣健壯的體魄，以及同性戀的趨向。只是白先勇不太提及，而三島却毫不諱言他的同性戀。這個比較的現象，覺得可以研究……」

除了三島由紀夫以外，川端康城、芥川龍之介、夏目漱石，也是學長喜歡的作家。川端是三島的老師，但學長却認爲三島的成就遠超過川端的。只不過三島的作品西化的味道很濃，而川端的作品比較蘊含日本傳統文化的代表性，所以三島才沒獲諾貝爾獎。

「我想，日本作家可能受了『源氏物語』的影響，有點女性化。（該書作者是女性。）另外，像錦樹提到日本人對『美』和『死亡』敏感，並相互聯想起來，三島就很明顯。他四十五歲才死，他自己都覺得太遲了！」

而大陸方面，他也有接觸。以張賢亮和莫言的作品較爲熟悉。其中，張賢亮的『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他都很欣賞，反而最近的『習慣死亡』比較不那麼喜歡。

## 『紅鬍子』

「我很喜歡看電影。（稍作回憶）記得大學時代，當英文學會的學術股長，還辦過文學電影觀賞的活動。我最喜歡的一套電影，是黑澤明的『紅鬍子』。有幾篇小說的處理，無形中就有被電影技巧影響。有一次，我一個朋友看過『伏虎』後跟我說，很有『電影感』。

## 訪談結束

整個訪談的過程，是輕鬆愉快的。訪談結束時，我們彷彿變成要好的朋友。張貴興學長並非是我們原先所想像的那種尖刻之人，相反的，他溫文的舉止風度留給學弟們十分難忘的印象。

晚上7:20p.m 的火車來了，我們在火車廂內向他揮手。他在我們上午等候他的地方轉身回去，燈光下他漸隱的背影，很清瘦。

# 第七屆大馬旅台現代文學獎

第七屆大馬旅台現代文學獎於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初開始收件，至一九九〇年二月廿八日截稿，徵稿時間爲期三個月，所收到的三組作品合計五十七篇。由於作品件數已超過送審的最低標準，故委員會決定不再延期截稿而馬上進入審稿階段。

經過一個多月的審稿工作，成績終得以揭曉。唯一覺得遺憾的是，新詩組因評審老師時間上的無法配合，而導致會審無法召開。所幸三位老師的評審結果差異不大，總算不影響得獎作品的產生。

五十七篇的參賽作品，和歷屆相比起來，也許是嫌少的。然而，讀著這所有的來稿，我們却深受參賽同學的熟誠和認眞而感動。得獎的作品，固然是已達一定水準且受到肯定的佳作，而我們却更覺得，每一篇的參賽作品其實皆是一份成績。但願所熱愛文學創作的同學都能孜孜不倦、持之有恒，爲旅台文學這一片園圃撒下希望的種子，則百花盛放的景象，便是指日可待了。

籌委會

小說組得獎名單組

主獎：Y教授　廖宏強（台大醫學三）

佳作：光祖吳堂　歐文林（台大醫學二）

廟頹　劉國寄（台大中文三）

撤退　黃錦樹（台大中文四）

散文組得獎名單

主獎：驚駭的蛹　陳俊華（台大外文四）

佳作：學院之樹　黃錦樹（台大中文四）

策馬林野　劉國寄（台大中文三）

呼喚　廖宏強（台大醫學三）

新詩組得獎名單

主獎：縮影：日子和詩　黃威監（政大新聞二）

佳作：童年反芻　黃錦樹（台大中文四）

撲滿　陳大爲（台大中文二）

兵車行　劉國寄（台大中文三）

評審名單

小說組：蔡文甫　何寄澎　廖輝英

散文組：陳鵬翔　林清玄　陳幸蕙

新詩組：張香華　管管　焦桐

# 小說

## 第七屆大馬旅台現代文學獎

## 小說決審記

日期／一九九〇年九四月十三日
時間／下午一時三十分
地點／九歌文文學書屋
評審
老師／何寄澎老師（以下簡稱何）
廖輝英老師（以下簡稱廖）
蔡文甫老師（以下簡稱蔡）
主席／朱紅梅
列席／蘇燕卿、鍾春香、葉麗蘋
整理／朱紅梅

主席：本屆文學獎，小說組參賽作品一共十篇，經三位評審評分後，進入決審的是「y教授」、「光祖吳堂」、「廟頹」和「撤退」四篇。

何：基於考慮每位評審所給分數高低的差異，所以分數相加平均的辦法似乎不太可行。

蔡：分數相加平均亦是方法之一，如果二位不反對，我們可以先加起來看看差距如何再做決定。如果每人的第一名相同就沒問題，不行的話可以再討論。

廖：沒有意見。

何：積分結果如下：

主席：廟頹二五四分，y教授二五八分，光祖吳堂二五九分，撤退二四五分。

蔡：你們一共給幾個獎額？

主席：主獎一名，佳作三名，如果覺得水準不達的話，某一個獎額可以從缺。

廖：獎金是多少？

主席：主獎伍仟，佳作兩仟。

廖：我看不必從缺。

蔡：對，沒那麼嚴重嘛。

何：而且這四篇作品也的確不錯呀！

廖：現在問題在第一名。

蔡：對，我是給光祖吳堂第一名，你們呢？

廖：我的第一名是廟頹。

何：我是y教授，都不一樣。

蔡：我先來講我給光祖吳堂第一名的原因：這一篇的故事比較完整。廟頹有許多技術上的缺點。y教授不錯，很有深度，但眼光比較模糊。整篇故事完整的話就算光祖吳堂，學生嘛，能寫出這樣的作品很不錯，如果刊登我會選擇光祖吳堂。

廖：y教授也可以考慮刊登。廟頹呢，太雜了一點，但是我給它第一名，因爲我後來發現y教授有一些缺點，所以把它刪掉。

蔡：廟頹這一篇許多地方讓人搞不清楚，比如老大老二這兩個人物，還有人死後又再出現讓人覺得奇怪，情節中有許多不可能存在的事。

廖：這是意識或靈魂的問題，我認爲可以接受。倒是y教授中有幾節應該刪掉，不過它變好的，我一直覺得它變好。至於光祖吳堂，我覺得它太單薄，而且我不欣賞它這種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麼簡單而規律化的東西，只是寫一名港主的不德遺禍到他的子孫，我很反對這樣的東西。

蔡：不過它的故事很完整。學生就是這樣，故意要寫得很玄，其實什麼也沒有，我有這樣的感覺。

何：我能不能替y教授講幾句話？首先，我非常贊成蔡先生所說光祖吳堂的完整性，故事性強，但也如廖女士所說的，其故事很單薄。在表達的方式上它有懸疑的效果，會引我們讀下去，而且結構也很乾淨。但是我們讀完小說後，可再挖掘的東西却是很欠缺。像這樣的作品，讀完就讀完了，把它擺在最好的第一名是不是理想？這幾篇當中，我還是對y教授情有獨鍾。從它所討論的主題來講，是寫關於生命非常脆弱，死亡的陰影無時不存在，對存在的肉體來說是完全不能意料的，所以它整個色調灰暗，從頭到尾所安排的場景都與這個主題扣得很緊。主角看到的蒼蠅，將牠包在塑膠袋裏，就像我們小時弄死螞蟻，或螞蟻在那兒搬東西，我們把牠所遺留下來的蟻酸抹掉，牠就會在那兒亂闖。螞蟻一定不知道有這麼一個我存在，牠不知誰把牠的生活弄亂讓牠在那兒亂跑，而我忽然一高興就把牠捏死了，而牠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所做且完全不能有所準備，換句話說，在螞蟻的生命和意識當中，在牠不能想像的範圍內有一冥冥不可知的力量在主宰。反過來，如果我們人是螞蟻的話也一樣，y教授寫的就是這種情形。他在車子上玩蒼蠅，一不高興把牠弄死後就連着香蕉丟到窗外去，然後又順手把窗框旁的螞蟻也弄死。類似這樣的情節作者都不是隨意安排的。最後寫到到他在等y教授時看到一隻貓，那隻貓躲過了摩托車，結果跳起來後却被一個什麼東西打到頭而死了。所以啊，我想我也不必再多講了，總之我覺得作者在結構安排上相當用心，幾乎沒有多餘浪費的地方。整個故事讀起來

覺得很有趣，會奇怪到底是什麼人，也很想知道K是什麼人。弄到最後，小說的結尾相當出人意料之外，由K的一個朋友在二十年後來講，根本沒有y教授這個人，完全是K自己的幻想，而y教授所畫的那個圖是K自己畫的。K最後發瘋，作者看到K非常快樂的跳着走，他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小說的結果能夠把我們前面覺得撲朔迷離的東西到最後很簡單乾淨的解決，而讓我們得到完全意外的結局。我是比較從小說的結構看。至於主題不能說太特殊，可是能夠用這樣一種推理方式，且善用他的醫學知識做基礎寫出來，我們一般人來讀也能夠進入他的世界。這是我把它放在第一名的原因。

蔡：他們學醫的往往把常看到的東西寫出來，而這些都不是我們所常看到的。當然，我們現在講的是技巧。我的第一名是光祖吳堂，你們兩位的又不一樣，這樣……

廖：y教授我給它第二名是因爲他在整個敍述中，陷入過去和未來的時候，顯得相當混亂。前面很清楚，到了後半都很混亂。一下子好像到了最終點，一下子又回到過去又衝了上去，讓人覺得他坐了好幾次車的感覺。

蔡：跳接不太好。

廖：另外就是他看到一個女孩子，起初覺得她很漂亮，後來又覺得她很難看，我覺得這兒要表現的東西似乎很含糊。

何：對，那是可以刪掉的地方。

廖：還有很多枝節，如看到小女孩等，亦是可刪的。而且他的跳場跳得不好，想到什麼就跳的樣子。

何：技術犯規就這兩個地方。

廖：對，其實那女孩根本沒有必要嘛，如他看到她就激起情慾等，我總覺得，那是很市場的寫法。

蔡：跳接的技術上他是懂了一點，但沒有學全。不過他也很用心，在學生來說已算很不錯的了。現在問題是我們三個人各有所見各有所偏，要怎麼辦？

廖：平均分數最高是光祖吳堂，只是標準有點問題，y教授第二，廟頹第三。可是我一直覺得光祖吳堂很單薄。

何：我最早是給廟頹第一，幾經斟酌，廟頹跑到第三去了，差別很大。

廖：我在y教授和光祖吳堂之間斟酌，我是覺得y教授的確非常用心，題材、技巧都很不錯，到最後怎麼亂掉了。

何：廟頹裏的雜亂性也有。

蔡：但沒y教授那麼嚴重。

廖：而且沒那麼亂。

何：現在最乾淨的是光祖吳堂。

廖：缺點就是最單薄。

蔡：但是它最完整。

何：講市場性光祖吳堂是最容易被接受。

廖：現在廟頹比較沒有關係，是y教授和光祖吳堂之間。我眞的覺得光祖吳堂很單薄。

蔡：好了，那我讓位，也不用再爭了，就y教授第一、一分之差而已嘛。

廖：廟頹是比較平，沒y教授那麼亂，但題材是y教授較好。我也來講一下我開始爲什麼選廟頹的原因：因爲它四平八穩，比光祖吳堂厚重，比y教授整齊，主要是這樣，其實它也並不是非常出色。在偏愛上我是比較偏愛y教授。而廟頹裏面寫老人的靈魂問題蠻有趣的。

蔡：構想也蠻好。

廖：我覺得撤退也不錯。

蔡：差不多，我給它第四名。

何：撤退我給第二。其實它的厚重度不如廟頹，但它有很特殊的味道，相當優美。

廖：對，也很整齊，清楚。

何：其實四篇都不會相差太遠。那麼除了y教授，另外三篇都是佳作。

主席：好，這一次文學獎小說組主獎是「y教授」，佳作獎是「光祖吳堂」、「廟頹」和「撤退」。今天的決審會議就到這裏結束，我們非常感謝評審老師的抽空出席。謝謝。

主獎

# Y教授

台大醫學三　廖宏強

那是七月的一天，火毒的太陽炙熱照著，天氣悶熱異常。Y教授約了3點在敦依士邁國小見K，此時K正坐在公車的一隅，腦子裏滾回大一上學期。那時班訊製作「老師的話」專輯，全不外乎是老套的請院裡教授講述自己過去求學的經驗及一些勉勵同學的話之類，吸引K的倒不是這些，而是一幅畫。畫刊在班訊第四版，占了四分之一版大，是用五十六個（K數了三次）RNA三個字母描出人體輪廓，裡頭密密麻麻塞滿二十種胺基酸的簡稱，看起來眞像射擊場上被子彈打得稀巴爛的靶，再加上旁邊刻意描繪的層層相疊細線條，感覺有股強烈的立體感呈在K眼前。畫題名是RNA, The beginning of life，底下的簽名好似一叢野生的雜草，（旁註Y教授，解剖學科），框格上是行沒用鉛字印刷的筆跡，也潦草得像蛇行痕迹，K左右顚倒看了好一會才曉得寫著什麼字：「死後的世界是否比生的空間還有趣？這是我從醫轉入解剖學科的誘因」。

那時K閒暇之餘總喜歡跑去逛書局或舊書攤翻一些有關靈異之類的書刊雜誌，尤其沉迷在對鬼魂以及死後世界描述的幻想中，以至於平常深夜從圖書館獨自踱回宿舍時，迴道上兩旁高大橡樹糾纏的枝條被風吹得糾糾響，在昏黃的街燈映照下令K一直以爲有什麼物體掩藏在斑駁的樹影中，在他不注意的時忽然跳出來，迎面給他劈一刀。有次K在大解時竟驚覺馬桶中忽鑽出一血淋的頭，嚇得K用手中的靈異雜誌掩住下體，連滾帶爬的衝出宿舍，引爲院裡最大的笑話。其實K曾試圖努力阻止幻想的成份衝進他的生活，然繁重的功課壓力及考試前那種沒日沒夜的恍惚感常令他又不自主的沉溺在幻想的世界，以抑制因課業所產生的厭惡和反叛的心態。因此那幅怪畫之所以吸引K是可以想像的，他又可以經歷一次探索除開肉體以外，那些微生命的旅程。K也覺察出那行文字裡溢出一種像是追尋到某件東西的起點，而對其終點却一無所知的迷茫，那具人體有著無比疑惑的張力迷漫整版，Ala，Asn、Cys，Gln，His……等胺基酸名稱縮寫迅速在K眼前膨脹，脹滿整張紙，強烈的把它摧毀成碎片，徐徐落——下。

公車頂板上沙沙掉落些塵土，（也許裡頭剛有隻老鼠爬過）覆在K睫毛上，他才從冥想中醒轉過來側望著頂板。K實在很害怕在幻想時被一些沒有任何徵兆的事忽如其來襲擊（像那塵土），就好像撐著把傘在細雨中漫步的情侶，正陶醉於彼此的喃喃細語時竟被一記悶雷劈死般掃興。K打個哈欠，伸伸懶腰，望向右邊座位鐵板皮堆著的香蕉皮。有幾隻蒼蠅嗡嗡……的旋繞，偶而停駐在殘餘的蕉肉上。K緊緊盯著其中一隻頭頂帶點紅斑的大頭蠅，嘴裏細細數著牠翅膀拍動的頻率，牠忽上忽下，忽停忽飛環繞著蕉皮，如此持續了幾分鐘，K驀地撇住鼻息，「拍」的一聲，手中握牢的塑膠袋已罩住蕉皮，那大頭蠅及數隻果蠅即時被沒入一個與外隔絕的空間。K輕晃幾下塑膠袋，數隻果蠅即時昏死，大頭蠅却像隻受驚的野獸，極度恐慌的奮力揮著翅膀，忽左忽右莽衝，時而直飛竄上袋口，旋又掉了下來，撞得膠袋不時清晰發出「拍拍拍……」的聲響，四片薄翼在日光的照射下發出點亮光。K在膠袋口纏了四個結，隨後急速旋轉搖晃一會，嘴角還不時牽出一絲笑意，待K慢慢地緩下時，大頭蠅也只是無力發出點微弱模糊的嗡嗡聲，好似奄奄一息的老頭預知自己不久人世時無助呻吟，K却覺得好像是個精壯的生命體在無邊無際曠野中絕望無助的嘶聲吶喊。

## 得獎感言

「Y教授」是分開數個時間寫的，是我第一篇小說，有點模擬，細心的人應該看得出來有些「似曾相識」。此篇或許可以回答許多關心我，以及常問起我學醫心情的人——我此時的感受。

他把膠袋拿在面前仔細端詳一會，用右拇指和食指做鉗子狀慢慢加重力量掐住牠的腹部直到扭曲凹陷的撒出一灘粘稠黃色液體，K再晃動膠袋，確實大頭蠅發不出任何聲息的混和著黃體液仰躺朝對膠袋口時，他才打開結，隨手套住個空可口可樂鋁罐拋在公車後邊的垃圾桶。K揚揚眉頭，泛著微笑，很滿意這種一擲即中的爽快感覺，又把手擱在窗沿，尾指猛地向下壓，數隻揹著條斷草猛腿的蟻立時扁成如一塊碎餅乾屑。這些可憐的小東西一定知道自己生活在危機四伏的世界，但却想不到在K不費吹灰之力的一種惡作劇中就結束了牠們的生命，尤其當自己汗濕淋淋扛著生活的沉重擔子。

已經一時二十五分了，車子還未開，K掏出口袋裏的早報，漫不經心地在腿上張開，透過窗沿的日光把幾欄用紅色印刷的新聞標題清晰印在他眼前：「檳威大橋第三段石墩崩落，釀成四死五傷慘劇，州政府決徹查承建公司有無偷工減料之嫌」，「富商劉天龍爲女慶生，突遭數名蒙面搶匪血洗家門」……全是些聳人聽聞的社會新聞，右欄廣告版最上方有則占了四分之一版的廣告，只有幾個字：「唐山妞，名師指導，包君「性」趣勃勃」，一位搔首弄姿的半裸女郎佔去其他篇幅。新聞就是知道會發生一些事，但不知是什麼？也不曉得出在誰身上，就像大橋下的寃死鬼，劉天龍一定曉得生命體的脆弱，但却不也和那隻大頭蠅及蟻一樣，在一種像是惡作劇的捉弄下喪掉生命。K用指尖摸摸那女郎的乳頭，有一種無以名狀的興奮感。翻至文滙版，目光立刻被Y教授那叢亂草似的簽名吸住，「人體危機意識」，K喃喃唸著標題，隨即快速瀏覽前幾行就翻至體育版，還不是又寫些關於人體無時無刻暴露在足以致命的生存空間，從而探討對死亡的恐懼於生者的感受，K心裡暗暗說道，腦子飄向大三上學期。

白襯衫，黑領帶，潔白實驗衣的鈕扣全數扣緊一直是Y教授在院裏的外形商標。K第一次見到他是在大體解剖實習室，那天輪到K操刀，前一晚他却跑去醫院急診室「參觀」，直至凌晨三時許才返回宿舍，腦子裡還浮盪著那位胸口被刀子捅了幾個窟窿，右腿上鶴形刺青染沾大片血水，哀號聲如猫哭的年輕人。四盞解剖枱燈焦聚在枱上翻躺的屍體，同學三三兩兩圍坐在旁邊的桌上溫習講義，有的還嬉笑著討論昨天在心大放映的影片。（那年輕人的影像還是揮之不去），K胡亂翻著擱在架子上的講義，「要知道有什麼才切下去。」溫大師那令人心寒的叱喝聲在K第一次解剖實習，使盡全力向屍體胸部劃上第一刀時喝了出來，至今K仍害怕目光交視溫大師那慘白如死灰的臉。當K約略曉得進度時，他迅速拿起錐及鎚子，用手觸摸脊椎骨至找出第四個胸椎，他用錐斜插在右側，輕敲一會以確定是椎骨的橫突。屍體胸部肋骨已鋸開，內臟全掏，翻躺著就有如沒有骨架支撐的空心體。K舉起鎚子，猛力鎚下，那一鎚，「拍」一聲把整具屍體急速壓下解剖枱，積泡在椎骨兩側的胸脊髓液混和著油脂水飛濺在K身上，嘴邊沾了一點，K只覺得一陣噁心冲上心頭，摀著嘴別過頭，正巧對著Y教授，他實驗衣袖袋綉著Y教授的Y染著點脊髓，暗褐色如漣漪般向兩旁擴散。Y教授，K對他第一眼印像是眉間緊鎖，有點像是思索一些問題而得不到答案的疑惑表情浮在臉上。那晚上，K睡得極不安穩，隱隱聽到輕微的低泣聲，沙啞低沉好似從他心坎逸出，一縷縷盪在茫茫霧氣中，起初是模糊斷續的啜泣，最後變成痛苦嘶喊的哀號，K從夢中驚醒，瞧著一片黝黑的寢室，慘白的天花板似要壓到他身子，掛在蚊帳外晾的衣物翻動如無數鬼影，室友的打鼾聲像鬼哭，驚得K一身汗濕淋淋，那時是十一月，還有三天就是期中考。

至於K第一次上Y教授的課是在期中考後。K連續開了幾晚通宵，剛拼完神經解剖，他已軟癱如竭盡全力衝刺千米後的疲憊。大體解剖講習正好輪到Y教授，他一上講台就一手摸著頸上豆般大的痣，邊拿著麥克風，以沙沙細微的聲音說：「我解剖過那麼多人體，總覺得死亡就好像有機體毀滅一樣回歸大自然，所以生命對任何人來說都沒什麼好珍惜的。死亡不過是意識瞬間喪失，然後直至永遠，隨著它的來臨，任何努力對我們這脆弱的生命體終究是枉然……」大家一陣默然，皆不曉得也懶得思索Y教授說這些極富哲學味道的話有何意義，而Y教授就已立在白屏幕前，有如指揮百人樂團的隨著幻燈片講解。K却在幻燈機放著幻燈片的卡卡聲和暈黃的燈光下昏昏睡去，隱約還察覺到那些殘留腦海的動脈名詞，幻成一條條管子橫躺在面前，如蚯蚓般一直蠕動。直至小

遙用筆記本敲醒他，K抹著黏在嘴角的唾液，還以爲自己仍大口灌飲無數血球，泅泳在血液奔流的動脈血管，隨後夢遊般跟著大伙進實習室，朦朧中又回到了公車上。

K望向窗外，距百貨公司不遠處是個剛開工的工地，有幾位赤著肩膀子，露著雄渾肩肌的小伙子正忙著把一畚箕一畚箕的沙礫餵向攪灰器，扒砂那位身體微胖的中年婦女正蹲坐在附近工寮乘涼，手裡還拿著小鋤頭，有些看似學生模樣的臨時工亦坐在扒好的礫石上，兩眼瞧著攪灰器那黝黑的洞口，兜在手中的帽還隱約可看出拉曼中學的字樣。剛搭好的鷹架龐然立在旁，最頂端有些搖擺，好似隨時會忽然解體崩下。K隱隱然嘆口氣，替那些強韌的生命體感到有點惋惜（如果眞的崩下），那群小伙子把整包灰倒進攪灰器，煙塵剎時罩向每一個人，隨著臨時工潑進的幾桶水，嘩啦啦的水珠濺向肩膀子，汗珠在日頭下發著光。K把目光拉回報上，一時三十分，有位滿臉髭鬚的錫克人鑽進駕駛座，把嘴裡咬嚼的撈葉渣吐在地上，殷紅的汁迅速被土吸附。車子發動，徐徐轉了個彎，向冷金駛去，剪票員和K做完給票交錢的交易後，就無聊坐在司機旁剝著香蕉皮，K則機械般讀一則則報導自眼底溜過，然後拋開報紙，抽出解剖小册子，輕聲背著那些煩人的名詞，不一會却死也似的閉上眼，把頭憑在車窗上打起盹來，車子平緩馳著，偌大的車裡只有K一位乘客。

車子駛進了煤煙迷漫的拉薩新工業區，坐在K另一邊左側的小女孩奮力扯著窗蓋，企圖把它掀開。車子急速馳離工業區，她却像是期待什麼的愈發用力，一臉困苦的表情浮在泛紅面頰。不久，車子拐了個彎，向兩旁雜草叢生的小泥路駛去，有些高大向旁生的野薑花枝幹還斜擦著車窗，微發出擦擦聲，那車窗亦「叭噠」一聲被硬掀了起來，K忽地被驚醒（被這忽如其來的叭噠聲）慵困的眼還未全睜開，一大片黃褐的塵土便從方形的缺口濛濛衝了進車廂，快速撲到K面前，而令他有股窒悶的感覺，那小女孩却無所謂的把頭探向外邊，讓風吹著蓬鬆的短髮，乾扁的手擱在窗沿（好似欲伸出去）。待K想大聲叱責這不知何時上車的女孩，令她把窗關上時，忽又被一股更濃烈的氣味懾住，他斜著眼瞄向對側座位的少女（香氣是從那傳送過來的），她拎住香水蓋往雪白的頸輕輕點按，頭髮燙得像雞窩，微透明上裝微透出半邊乳房，胸罩緊裹住像欲奔出的山櫻桃，被窄短裙緊包的臀部，隨著車子顛簸輕擺，包君「性」趣勃勃的字眼早就爬滿K腦子（如那副塞滿胺基酸縮寫的畫）。K嚥口唾液，微瞇起眼，準備開始經歷一段纏綿持久的肉體大戰。只不過一會，幾片野薑花葉刷刷擦過K帶著淫思的面龐却令K早洩了，那女孩手中多了朵野薑花，花瓣有些殘缺，這時車子已經輕快馳離黃泥小徑，爬上鋪著碎石子的路口，兩旁延伸的盡是些破爛亞答葉屋頂和板牆的房子，雜亂且稀疏散佈著。一蝙蝠狀的風箏徐徐迎著旱風往上昇起，扯著線的小孩光著脚，穿一條滿是補綴的短褲向車子前行的反方向急急跑著。也許是路旁玩彈珠小孩的喊叫聲吧，那小女孩也把頭探出窗外，伸出緊拿著野薑花的手極力揮舞，喊叫聲亦迎著那群小孩從她稚嫩的嗓子迸出來，K望著她，仔細的瞧著，小女孩頸旁圍著條大藍花巾，腿上墊著塊油漬斑斑的破碎布，有些麵包屑沾在上邊，個子矮小好似被搾麵器壓縮一般，右邊鐵板皮有一大包袱。就在一瞬間，車子停了下來，小女孩像片被風撩起的葉竄了出去、全身投在一邊等待的老婦人（大概是她的祖母）。K目光良久停駐在逐漸退去的祖孫相擁景象。偌大的紅毛丹樹陰影罩著她們，那幾位喊叫的小孩爭搶著大包袱裏頭一條條金黃色的香蕉，著在她們身上的沙籠竟和土地同一色澤。蝙蝠風箏懨懨在晴空中搖曳，K猜想她一定是拉薩工業區某工廠的女工，被擺在一個不公平的世界，被剝削，壓迫，靈魂深處却發出一種堅毅的力量，他心裡有些感動。

下車時，K回頭望向那少女，頰裂的面頰塗著令他作嘔的酌紅（剛才怎麼却被忽略了？）火紅的大嘴亦令K開始感到有些倒抽鼻涕和微微氣喘。

二時四十五分的午禱聲從不遠處教堂送入K耳朵，他正往敦依士邁國小方向走去。大片茂密草地率先搶入眼裏，草尖兒堅挺著朝向陽光，被環灑的水喉管通遍澆著，顯得生機盎然呈著油綠色，越過馬路，便見一以馬氏婦科診所壓克力板爲背景的廣告，用馬來語寫著：「多生一個，向七千萬人邁進」。K的心緒剎時倒回大四寒假那一段日子。

寒假剛開始，室友大都穿著磨得發白的牛

仔褲與一群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商專女生在薄暮中如飛舞的蝴蝶兒去快活。K却答應溫大師協助Y教授做一項切割酶的實驗，其實最大的誘因還是那幅畫。實驗進行的第二天，K起得特早，匆促解決早點後就趕往基礎大樓，整棟樓冷冷清清，平常本就顯得寂靜的四西實驗室走廊更顯得死寂，膠鞋的擦擦聲迴盪在偌大的主控室，如山谷的回聲。K繞過解剖室，輕輕推開Y教授實驗室厚重的鐵門，室裏混濁著煙霧，慘白的白熾燈光有些晃眼，K四下張望搜尋Y教授，然後才循著微弱的拍桌聲鑽進標本室，找著了他。

「咱——咱——咱——」Y教授一手托腮，另一手持著鋼筆蓋，緩慢如清晨時凝在葉尖上的露珠，一次一次落點桌面，K不敢驚動他，只是呆滯凝盯一晶透封閉的玻璃罐，裡頭浸泡一具人體胚胎，蜷伏如死蜥蜴浮在福馬林液中。K昨天還瞥見Y教授把罐子緊貼著耳廓諦聽，好像能從那晃動的液體聽到一種被遺棄的哀哭；K在把罐子擺回三東實驗室標本室乾燥陰涼處的途中，也好奇的把耳朵湊進去，有些細細碎碎，像是被雨點激打的拍葉聲傳進K心坎裡（就如同貼著海螺聽海濤聲）嚇得他差點把罐子摔破，Y教授似察不到K立在他身後，嘴裏還喃喃細語（對著那胚胎），K站了許久，但仍不敢驚動他，正如他幻想時不喜被打擾一般，但他却又好奇的豎起耳朵，努力竊聽Y教授到底自語些什麼，有點像誦經聲，恍然間，K又墮回了通往敦依士邁國小的路途。

K正經過高壓變電所建築地，大片暗褐色枯萎的野紫藤花攀伏在圍繞工地的鐵絲網，偶有一兩朵初綻的牽牛花從菱形網口伸出，拐角處垂吊著一片銹紅的鐵板，漆著「施工中，請勿停車」七個字，如有陣旱風吹過，必颳落些銹紅和白字，工地旁停著輛推土機，灰濛濛罩上一層灰，有幾隻土狗趴在工寮的地磚，懶懶吐著舌頭。在轉進變電所的小巷路口，有一個身着大黃麻布的老太婆，手有如蟾蜍皮擔著根木杖背對著K，令人幾疑是座木雕像般蹲坐在一級階梯，在地上投下長長的影子。此時，有點旱風吹著，太陽恣意毒曬大路。跨過小溝渠時，馬路對邊出現了一列整齊的學生兵，「嗶咱，嗶咱……」踏著齊一的步伐向街心方向走去，皮靴踢揚起的塵土被風夾著，輕飄襲打著K熾熱的面頰，沾在汗孔顯得有些黏膩。K凝望一會，想著自己高中時也曾立志當個軍人，房間裡裡外外貼滿一塊塊肌肉賁張的海軍陸戰隊員海報，國慶閱兵時亦隨著哥哥手揮鴨嘴帽，聲嘶力竭的叫喊著裝甲部隊。有次K逃課去看「中途島戰役」，影片裏的神風敢死隊令他如痴如醉，他只覺得就像是兒時夢想的實現與延續，就正如他欣喜若狂的想著自己置身在沖繩島之役，諾曼第登陸，琉球之役等激烈的戰場，面容扭曲痛苦，隨著一個接一個相繼撲倒的伙伴浴在血流長河的戰壕裡，耳畔聞着咻咻咻的子彈聲，炮彈轟然炸爆起的塵土覆在身上，而軍刀插立映著夕陽餘暉的壯烈場面。直到五一三種族暴動時，一位軍人全身染著血浴倒在他面前，第一次面對死亡使他感到的只是恐懼和慌然失措，並沒有那種立在紀念碑前牽起的一股榮譽和淒壯的感受，只是死了一位軍人如此而已。一種對任何人都一定是註定死亡的悲劇性，使他感到死亡是種對生命的屈辱這想法逐漸在心中擴散，這種心情和他屢次上學時望著拿竹帚掃街道的清道夫沒理由被酒醉的人駕車撞死一般有著難以想像的結合。K吐了吐舌頭，向那群學生兵做了個鬼臉，隨即用唾液環繞一圈乾裂的唇，微揚起頭，看著高壓電線桿上一架只剩骨架，被風吹著就繞著電線圈圈翻轉的風箏，孤寂貼在蔚藍的天。炙熱的陽光瞬間灼痛K的眼，他感覺有如行在燥鬱濕熱的莽林，熱燙的柏青路有如茅刺，皮靴聲成了密集的蟲鳴，從網口伸出的花成了張牙吐信的蟒——沾在嘴邊的塵土有如嚙鹽般難受，額頭青筋賁張有如蟲兒蠕動，K不經意踏著一蕃茄子，血紅色汁四處迸濺如長瀉的大河，把K迅速捲回實驗室。

如果說桌面上有任何水分的話，那就是Y教授口裡淌出的唾液，K終於忍不住輕聲喚著Y教授，他似乎聽見K的輕喚聲，聳了聳肩，然後還轉身來，眼白佈滿血絲，臉色慘白而浮腫的臉似浮著K認爲像是思索問題而得不到答案的疑惑表情，整個人顯得格外疲累與遲鈍。「你把這批資料輸入擺在窗台上那架電腦的第八位記憶體，再去冷凍庫把標上鏈球菌的培養皿取些燕菜放在試管裏冰浴，然後按這份資料拿些切片，我要休息一會，十一點叫醒我，你就可以回去了。」Y教授邊抹著嘴邊說著，沾點唾液的那顆痣好像壁虎糞便黏在他臉。

往後數日，幾乎是同一時間，K就瞧見Y教授像套公式一樣對著那罐子喃喃自語；只不

過坐的姿勢不同而已。K還是不曉得他自語些什麼，至於他，還是做著同樣的工作，但對掀開那幅圖的好奇却與日俱增，甚至成了K寒假的最大幻想題材。無數種假設令K不自覺的陷入Y教授的思考，有時瞧見鏡子竟認不出自己來，感覺上已衰老了許多（或許是透支太多的精力思索），臉亦浮著Y教授那表情，就好像沉溺手淫時身體內瞬間有一股暖流射出的快感，無法自制。有次K意外在磁碟堆裏翻出幾張揉擰的紙，他拿回寢室，細細攤開，Y教授的筆跡映在面前，K花了整個晚上才吃力的看完，臉上驚訝的表情難以形容。原來那具胚胎是Y教授的種。大概七、八年前的事吧（那「七」字好像「八」），Y教授剛轉入解剖，常常覺得自己在作夢，活在別人的幻想中。那時他一直思索生和死的問題，一直以爲自己徘徊在死亡邊緣，全身暴露在危機四伏的空間，周邊完全沒有一種規律來支配，（譬如可以選擇如何死掉）任何一些事物都能隨時令他致命。幾年來他一直活在這種恐懼當中，所以對自己生命的誕生總是感到後悔，好像毫無目的被擱在這世界，隨著時間流逝，生理機能逐漸退化，再來的就只有是死亡。我們本身就絕沒有一種絕對不滅，不會與時俱在的東西。三年前，Y教授妻子懷孕，五個月後，他竟然剖開妻子的腹部，血淋淋的取出胚胎，就是他現在每天對著的那具。這件事竟然藏了那麼久？K不禁懷疑那只是Y教授企圖創作一篇怪誕主題的小說初稿，不滿意才揉成一團塞進磁碟堆裡，他根本沒有妻子，Y教授的幻想力太豐富了，K完滿的向自己解釋，臨睡前還是禁不住幻想那情景。

一星期後，K又在磁碟堆裡翻到一張小海報，像從雜誌上撕下來的。裡頭的人頭纏著白布，頂中有個紅圓點，左右兩旁寫著七生・報國（和那些電視上看到頭綁寫著必勝白布的考生很相像），應該是個武士，K暗想，那人緊握軍刀，橫在胸前，胸肌鼓脹加上兩旁怒聳的肩肌，便可知他正在集中全身的力量牢握軍刀。全幅海報潛藏著驚人的力量，似乎連那刀鋒亦銳利的爆爍懾人的光芒，K脖子微涼，貼切感受到一股銷魂悲壯之情，再瞧著那暴睜的眼瞳，撇緊的唇，好像散發出一種焦燥，悲憤與折磨不安的悲苦，偌大的白色襯底寫著：「還國時攝於日本野上影社，刊登在我第一篇發表在風采雜誌的文章」，是Y教授的筆跡，時光像倒流回二十五年前，海報上的人竟是Y教授，K還以爲是位日本武士，脖子又有些微涼，K疑惑的被扯回現實。

學生兵井然有序的行過鐵絲網盡頭，不知怎的，K老是覺得他們被一些過於僵化的形式所支配。他拐進通往學校的最後一段路，緊抑住煩燥的心情，紊亂的脚步不時踏著工地上飛來的砂礫。還有五分鐘就三點，不遠處有隻肥胖的猫蜷伏在一棵百樂樹陰影投射下的泥路上。隨著學生兵遠颺的脚步聲，四週也陷入寂靜中。K依舊不時踢著砂礫，逐漸靠近那猫，肥猫徒地睜起渾圓的眸瞳，旋又瞇成線絲樣蜷伏著，四週愈發沉寂下來，K忽地萌起一種特殊的感覺，像暴風前寧靜的惶恐，如一隻虱子爬在體內，漸漸奇癢難受，一點點，一點點傳向那猫，猫也彷佛被什麼驚動，再睜大眼睛，同時豎起耳朵，緩緩站起肥胖的身軀，被風吹起的泥塵團團繞著牠；此時除了像在耳畔細語的學生兵脚步聲外，眞的什麼聲音也聽不到。K停下脚步，對著那猫，約莫數秒鐘的死寂後，他才隱約聽出有些引擎聲，肥猫翹著尾巴，似已察覺到一種無形的危機正緊緊壓迫向牠，機車呼嘯劃過的同時，那猫亦穩健的跳開，閃到鐵絲網下，「啪」——同一時間，垂吊在鐵絲網上那漆著白字的鐵片掉了下來，正巧切中猫的脖子，猫頭翻兩滾停在K脚下，身子一抽一抽的顫抖著，K還驚見垂吊鐵片的鐵絲網還有一條乾死的小蛇纏繞著，他急快的挪動脚脚步，幾乎帶跑的向學校走去。

實驗已接近尾聲，寒假亦即將結束，但K仍不曉得實驗到底做些什麼？實際上，整個實驗過程中他只是坐在椅上按磁鍵，把資料輸入電腦，然後把燕菜冰浴，如此而已。反而Y教授古怪的思想却令他產生興趣，尤其是那幅畫還有一些K自圓其說却又半信半疑的事（如那胚胎）。K自己完全不曉得，在自己愈要揭開眞像之時，反而變成了Y教授的模版，他日記裡塗寫的凌亂文字和一些有時候連自己也看不懂的簡圖，愈發的看出他正一步一步走入Y教授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中，並且亦深深被困擾著。

寒假結束那天，Y教授約了三點見K。天空下著雨，K望著自己映在玻璃上的影子被雨一片片被潑灑的點澆碎，好像裂鏡中的窺像。

大門邊沙發椅上躺著位小女孩，呼呼沉睡。三點了，Y教授還沒來，有一種疲憊感慢慢爬上來，K仍打起精神走向門外，深吸一口沁涼的空氣，瞧著被洗刷得迷迷濛濛的遠景。當暮色籠罩著整棟大樓之時，Y教授才出現在K的視野，「車子半路拋錨了，眞不好意思，剛說完就領著K走向電梯。

「實驗已經做完了，而且非常成功，我已經向國家科學發展委員會申請輔助，準備進行另一項實驗，是有關解剖的。這次很謝謝你的幫忙，不知你還有沒有興趣，我帶你到停屍間，稍微向你解說我們下一個實驗，希望你能繼續幫我。」

K微笑低頭不語，電梯下墜的剎那，令他有走向反方向的錯覺。

「其實我常覺得人之所以對死亡有恐懼全是因爲有意識。你知道吧，就好像被刀刺一樣，如果沒有痛覺神經系統，那就根本不會感覺到痛，所以，要是在死去的瞬間完全沒有意識，那人就不會有恐懼了，比如瘋掉一般，但壞就壞在沒有任何人告訴我們死去的瞬間感受，這是個疑惑的問題。」

電梯直抵地下室四層，K仍不說一句話的隨著Y教授走出來。Y教授却反而一改常態，變得多話起來，在實驗室中，K連一句話也沒跟他聊過。通向停屍間的長廊昏暗異常，Y教授喀喀的皮鞋聲清晰無比，他繼續說著：

「我常想，要完全除開剛才我前面說那個疑惑，那就必須把人體完全等同視之爲一件物體，例如把它視爲RNA……」Y教授見K沒什麼反應的跟著，也就閉嘴了。

K腦子裡却盪著那畫（開始思索），停屍間到了，裡頭擺著幾具無人認領的死屍，Y教授掀開其中一隻，吩咐K準備針筒與藥，鋒利的解剖刀劃破肌膚，針筒插著股動脈把藥注進去，Y教授開始向K解說他的實驗，K只覺一陣寒氣悄悄逼來，腦海只是想著，如何把人體視爲一件物體？

此時K已立在敦依士邁國小的校門前，三點過了，Y教授還沒來。他抹著汗珠，感覺有股由上往下掉的衝力壓著他，腦子裡全是空白，在等待的時候再也憶不起任何事。時間一分一秒過去，四時了，Y教授還未來，K有點煩燥，那股壓力愈來愈強，愈來愈強。時間一晃過去，五時了，Y教授還是沒來，那壓力已崩到K頭頂上，好像對街十樓的陰影。

Y教授的身影好像一片羽毛的輕輕掉落，趴在K面前，腦漿濺著他的褲脚。四週逐漸聚攏看熱鬧的人，K面無表情的走向電話亭，冷冷對著話筒。

「警局嗎？敦依士邁國小有人跳樓。」

兩年前，我到青山醫院探望當年同班老友——K，那時我在醫界小有名氣，我一直認爲如果K精神沒有異常的話，他的成就必超越於我。至於他是怎樣發瘋的，我們同班同學一概不知，可能是功課的壓力吧！那是二十年前的一個夜晚，我開通宵應付期末考，K忽然拋開書本，對著空氣咒罵Y教授。他神情異常激動，然後號啕大哭的說著Y教授盜用了他的腦子，從他看到那幅畫開始，Y教授就利用他思索自己的疑惑，因此自殺的應是他自己而不是Y教授。而那具胚胎本就是K自己——他的肉體，K只是一個精神，却被Y教授利用了。我和室友費了好大的勁才制住他，至今仍難忘他那像是思索問題而不解的疑惑表情，其實院裡根本沒有Y教授這個人，至於那幅畫倒是有的，是K自己繪的。大一時，我就發覺K有些古怪，時常以爲有個東西纏著他，逼迫他想些功課以外的事，沒想到悲劇拖了四年才爆發。我在整理K的日記本時發覺大部分都被撕掉，只有八〇年八月二日約一時許去敦依士國小那部分較齊，只不過文字有些凌亂，且多是片段描述他爲何去國小。或許有人眞會以爲唸醫的人精神異常是見怪不怪的事，然我却能體會K如此選擇（是選擇）的背後那無以言宣的無奈感。

我瞧著K，他蹦蹦跳跳快活如隻鳥兒。不知怎的，我心情極激動，眼淚奪眶而出。

## 評審評語

生命是脆弱的，時時活在莫不可知的死亡陰影中。作者掌握這個自古以來困惑人類，恐懼人類的主題，以其醫學知識為基礎，運用推理小說的懸疑手法為鋪陳方式，所設情節如環緊扣，又富暗示性。結尾翻轉，出人意表，在在顯示作者之才具，亦在在突顯本作品之精采，洵為佳構，自無可疑。（何寄澎）

寫生死關照，很具吸引力，但枝節稍見雜亂。（廖輝英）

佳作

# 光祖吳堂

台大醫學二
歐文林

## 偌

大的講堂在不到二分之一的出席率下顯得格外冷清，但年邁的教授却仍滔滔不絕的講述課本上的那一套理論。

「精神病人與正常人不同在於他們不能有效的分配自己的注意力，所以對於同時到達的許多刺激都做出反應，導致語無倫次，把許多不相干的東西都講在一起。

「他們常會發生Delusion 的現象，我們中文將它翻譯成妄想，即是在他們的意識中對事情有錯誤的認識，而且對這一種認識却常抱著深信不疑的態度。

「此外，他們會受到知覺上的困擾，常常在沒有外在刺激的情況下產生知覺，譬如聽到有人責罵他或者看到有神仙來找他。我們也把這種現象稱爲幻覺。

「不過最不能讓一般人接受的還是他們對情緒的處理方式，即是他們沒辦法做出適當的情緒反應，好像說死了兒子却大聲狂笑，或者沒甚麼事情時也啼啼哭哭一番才甘願，也就是說他們沒能力處理自己的喜怒哀樂。

「總的來說，他們的思想、情緒以及知覺都各自爲政，導致他們與現實脫臼，生活在自己的世界當中……。」

我呆呆的看著教授，沒抄筆記，因爲思緒太混亂了！許許多多的人影一個接一個的浮現腦海。

而教授仍然以自己多年的臨床經驗，興致勃勃的講述著一個又一個的病歷。

「精神病人常……。」

……。

× × ×

然後，寒假到了！我乘著一個月的假期，搭飛機回到我馬來西亞的家去。

而返馬的第一件事，便是去祭拜堂哥。

年邁的五嬸見到我雖也高興，却始終掩蓋不了喪子心痛——堂哥逝世不到兩個月。

她於是駝著背，爲我點上兩根青脚香，然後嘆口氣說：「罪孽。」

那時是在夜晚，白色的臘燭，燒出一波又一波的黃光，照在堂哥的靈位上。我望著香柱後面的照片，全身馬上不寒而慄，因爲我感覺到堂哥似乎在對我說：「我死得莫名其妙！」

我上完香後，馬上藉口告辭，我是怕她對我沒完沒了！老人家的處境雖然可憐，但我眞的幫不了什麼。

五嬸大概也有七十多歲了吧！如果她當年是廿歲結婚，那麼堂哥大概也有五十多歲。正所謂人生七十古來稀，一個人能活過半百原本已無遺憾，更何況堂哥兩年前都已做了祖父，享盡人間天倫，壞就壞在他自己死得不清不楚。

「那一夜雨下得很大，他說有人要殺他，家人擋他不住，讓他衝了出去，結果被閃電擊中觸電而死。」媽是這樣說的。

「怎麼他的病會突然發作？」

「我怎麼知道，聽說他那一整天都在說心情不好不想工作，結果到晚上竟然不斷的喊說有人要謀殺他。」

我腦海裏馬上浮現四個字——禍害妄想，是妄想的其中一種類型，我剛考過，知道患有這種類型的病人常會感覺到自己處境的危險，進而聯想到自己遭到禍害。當然，這種妄想只屬於精神上的疾病，並不會造成身體機能的嚴重傷害或死亡，堂哥的死，算是意外。家門不幸！

「那天他有沒有吃藥？」我感覺到自己像是在用一種醫生的口吻，儘管那是以後的事情。

「吃藥也沒用，風水這樣就是這樣，等以後你畢了業，看看能不能搬到遠一點的地方去

住，免得……。」

媽不說下去，但我知道她要說什麼。

我是不會相信風水的。

「對了！阿蓮她怎樣了！」

「還不是老樣子！只是嘴歪得更厲害了！」

「那阿騰呢？」

「他也沒什麼變。」

阿蓮和阿騰分別是我另外兩個堂哥的兩個孩子。阿騰的年紀比我大整整十歲，當年他考大學時由於唸書過度導致精神失常。而阿蓮則是因爲被人寃枉偷錢經不起打擊而得精神病，過後不知什麼原因動了一次腦部手術，手術後她的嘴就歪了！

「他們的情況好不好？」

「時好時壞。阿蓮還好一點，不會到處亂跑，不像阿騰，上次他失踪了一個星期還找不回來，後來被警察在加亨發現。」

加亨離我住的那個鎮一百二十五公里，坐公車要三個小時，阿騰是走路去的，我不知他走了多久。

「唉！這家族的風水也不知那裏出問題了！弄到現在這個樣子。」

我聽了默不作聲，這種用風水來解釋我們家族的怪現象我已經是聽得太多了！有的風水先生甚至還說是我祖父墳上的兩頭石雕的獅子使然，但就是沒有人敢去把它們敲下來。

當然，這兩年來連續不斷的接觸醫學的東西更迫使我排除玄學的觀點。我目前懷疑那是遺傳。所以這次回來的另一個目的便是要利用我這兩年來僅有的醫學知識，來對我的家族做一個研究。

我於是選擇了一個家人都熟睡的深夜，獨自在房裏守著兩本書，一本是我從台灣帶回來的「遺傳學」，另一本則是紅色精裝書皮的家譜，上面寫著「光祖吳堂」四個大大的金字。我不知道這名字是誰取的，因爲這家譜是在祖父逝世不久後由一位年邁的長老寫的，而那時我都還沒出世。不過聽人說「光祖堂」是以前祖屋裏的一個客廳的名字，可惜那棟房子已被拆掉，改建成目前八嬸她們住的那一所較具現代感的房子。而「吳」則是我們家的姓。

我點開了桌燈，喝了一口濃濃的馬來西亞咖啡，開始我的研究。

我喜歡夜讀，那是我的習慣。

我剛修過生物統計學，我打算由統計開始做起。

我的研究從家譜著手的目的就是在於要先對我的家族計算出一個確實的精神病患百分率，再由目前醫學界的統計資料做對照。

家譜的第一頁是序，上面寫著「宗親遠仁，生活節儉，樂善好施。民國廿年鑒於家鄉生活不易，遠赴南洋……」

我沒再看下去，裏面寫的東西我從前看過，不外是說祖父如何在新加坡創立漁產事業，以及一九四一年日軍佔領新加坡後由於生意難做便北上馬來半島，並在柔佛州西岸大量種植椰子取得成功的敍述。我對這些東西不會有太多的興趣，畢竟我已聽得太多遍了！不過唯一讓我引以爲榮的還是祖父擁有「港主」的頭銜——這是早期馬來亞柔佛州所獨有的一個制度，讓港主在自己的土地裏有收稅、種植以及管理等特權，其程度和一個小國王沒兩樣，但他必須聽命於州政府，並繳付貢金。

我繼續把家譜一頁一頁的翻下去，並開始計算家族中的精神病患人數，而且最重要的還是從家譜中的人物傳記中研究他們的病發情況。

但沒兩分鐘，我把整本書狠狠的蓋掉，因爲我才發現這家譜不能給我任何訊息。

書，是在祖父死後不久寫的，而那時候還沒有人發瘋——也就是說一切發神經事件都是祖父死後才有的，家譜當然趕不及記載。

究竟爲什麼會這個樣子，我還在想。

祖父一生娶了五個妻子，第一個是在唐山的事情，聽人說還沒過門便跳河自殺，但家譜上却說是「失足」跌下河的，這姑且不管它，反正她並沒有生下一兒半女。

祖父的其他四個妻子都是在馬來半島建立事業後才娶的，其中第四個祖母——也就是我父親的媽媽，下嫁祖父時，祖父已經六十多歲了！而她才十六歲。這就是我和其他堂兄弟之間的年齡會相差這麼遠的緣故。

四個妻子總共生了十二個兒子和三個女兒，其中有四個在祖父死後得精神病。第三代的孫子根據我腦子裏廿分鐘的計算，共有卅二人，其中六人患病。（我已是屬第三代的，能夠不成爲六人中之一人，有些幸運。）第四代的孫子目前只有廿三人，其中只有三人患病，也就是阿蓮、阿騰以及另一個叫阿炳。

如果按照這種比例來計算，總共有近廿%的患病率，但根據Gottesmon 和 Shields在一九八六年的統計，親代患精神病而遺傳給子代的機率只有五%，也就是說如果按照遺傳的觀點來看，廿%的病患率中只有五%可以用遺傳來解釋，其餘的十五%是由其他原因造成的。

我於是在想，究竟是什麼原因？爲什麼一切病患都發生在祖父死了以後，而且另一方面也不曾聽說祖父有精神失常，爲何他的後代有廿%的人患這種病？我還在想……。

我於是又翻開遺傳學課本，把頭埋入密密麻麻的英文字中，再度的從染色體、基因、RNA、DNA等遺傳因素來探討問題，混亂的思緒中再參雜入「互換」「交叉」「斷裂」「再結合」的狀況發生。

天啊！剪不斷，理還亂！答案到底在那裏？

不知什麼時候天亮了！我望著「遺傳學」三個字，茫然的說：「沒用！它只能解釋五%！」

以我目前所擁有的醫學知識，我眞的無法做進一步的推論其他十五%的因素，所以我又在想。

我仍在想，頭有些昏。

驀然發現媽站在我房門口疑惑的看著我……。

× × ×

在八嬸的家裏我看到了八伯的遺照，聽說他從前也有一點「這個」，但這消息一直都被八嬸否認。

「他的人一向來都很正常，只是偶爾脾氣壞了一點。」八嬸總是這樣說。

當然，我這次並沒有問她這事，因爲我要研究的是她的孫子阿炳。

按輩份，我是阿炳的堂叔，可是他卻和我一樣廿歲。

當然，阿炳出事情是我去了台灣以後的事，聽說是中了人家的降頭。

對於阿炳的事情，八嬸倒沒有否認，她只是對我說：「以後你有辦法就替他治一治。唉！醫生和神明我都找過了！就是沒有起色。也不知這降頭是誰做的，老天有眼，該給他絕子絕孫。」

我沒和八嬸說太多，便進房看阿炳。

阿炳是我的童年玩伴，他父母——也就是我的堂哥堂嫂，在一場車禍中雙雙喪命，所以阿炳的人格發展在失去雙親的情況下一直很不健全。雖然我和他很要好，但我在學業上的成就一直是他所不能忍受的，尤其是當我進台大醫學以後，我們就沒講話了！連我臨去台灣之前向他告別他都不理。

他的房間很整齊，因爲有佣人替他收拾，可是仍然掩蓋不了那一股陰森森的氣氛。

當時，他就坐在靠窗的那個角落，一只手擧在半空中不動，雙眼凝視著桌上一本鑲金字的紅色册子，我知道那是家譜，因爲那閃耀的金字是：「光祖吳堂」。

我叫了一聲：「阿炳。」

他沒有反應，眼神和手都保持在原來的位置。

我再叫了一聲。

一樣沒反應。

我馬上意識到這種症狀在醫學分類上歸納爲「僵直型」，即病患者常以某個動作僵直數秒到數分鐘不等，偶爾也會突然大聲叫喊。

「阿炳。」我走了過去。

不出所料，他整個人跳了起，發出晴天霹靂的慘叫聲，然後雙手往桌子上一掃，霹靂吧啦的所有的東西都被掃了下來。我急急向他撲過去，却不防被他用硬物擊中，痛得我一時之間睜不開眼睛。

當然，我的個子比他大，很快的我就將他抱住，任他在我懷中掙扎。

八嬸也在這時候慌張的跑了進來，口裏還喋喋不休的問說發生甚麼事。

「有沒有…藥…。」我全身被他猛力的撞，說話覺得非常困難。

八嬸的臉色被嚇青了！他抖著雙手對我說：「在桌上…在…桌上。」

桌子就在我身邊，我想伸手去拿，可是阿炳在我懷中怒吼得像一條瘋牛，令我分身無術。

而八嬸似乎在兼阿炳的聲音不夠大似的，不斷的在喊：「怎麼會這個樣子？怎麼會這個樣子？」

我愈是用力，他就愈是要掙扎，口裏還不斷的狂叫到：「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結果，我還是抵擋不住，被他掙脫了！

在我還沒來得及做第二次制服之前，他狂吼了一聲，把桌上那本沒被掃下來的家譜，狠狠的往地上丟去，然後不斷的用脚踐踏，一面呻吟，一面喘氣。

「阿炳！……」八嬸失聲叫道。

他不回答，只是喘氣，並不斷的說：「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我知道，阿炳又在妄想了！根據醫學心理，如果能夠正確掌握精神病人的妄想內容，往往對於病人的治療有極大的幫助。

於是我放棄了原有制服他的念頭，想讓他再繼續說下去，但他總是這樣語無倫次的說：「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他的脚仍一直在踐踏著，儘管精裝的家譜仍完好無損。

「阿炳，你在幹甚麼呀！」八嬸急哭了！這種不孝的行爲要是傳到老前輩耳中該如何是好！

這種氣氛僵在那裏約數秒鐘，阿炳突然拾起那本踏不爛的册子，猛力的往窗口丟去，册子嘩啦嘩啦的往樓下掉。而阿炳馬上撲到床面上，繼續喊道：「太可怕了！」只是沒有剛才激動。還哭呢！

我拿起桌上的藥，看到上面寫著我看不懂的英文字，於是便問八嬸是不是這瓶，她點點頭。

「阿珠，你給他服一下。」她家的女佣站在門口，蒼白著臉。

情緒大致已經緩和了！可是我沒有收獲。

「他從前都不會這個樣子，今天你來……。」

我知道八嬸要說什麼了！不等她說完，我已向她告辭。

八嬸這個人心眼最壞了！常常都想把錯推給別人。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爲我的到來而刺激了阿炳，但我想眞正的原因是出自於那本家譜，我充其量也只是個刺激他病發的人，而不是導致他患病的人——如果今天的事情是由我而起。

回家後我一句話也沒有說，坐在房裏，對著那本家族中每一個成員都有的家譜，發呆了一個下午。而媽老是用疑惑害怕的眼神看我，頻頻問我發生甚事，我說了很多次沒事，可是她還是不放心的再問我一遍，問到我煩死了！我腦子裏想著的是一個解不開的迷團，而媽老是不識相的來打叉，最後我忍無可忍，大力的把那本家譜往桌上一打，並狂叫一聲：「沒事！」然後氣冲冲的跑出去。

驀然，眼角中還看到媽那張蒼白的臉，像是看到一件她害怕發生的事情已經發生了一樣。

× × ×

我不顧媽的反對，堅持要一個人到祖父的墓園去祭拜。而媽知道沒辦法阻止我，只好由我去，但在臨走前給了我一張符咒，口裏喃喃有詞的唸道：「菩薩保佑不要沖到……」

我把符咒放在衣袋裏，視之無物，畢竟一個醫生的處事態度應該以科學爲根據。

矛盾的是我這次去的目的地竟是爲了想看看祖父墳地的風水，想發掘一下是否有其他玄機。

祖父的墓園很大，算是整個義山墳場中最具規模的，除了墳墓四周有高大的松樹外，還有一片不小的花園，花園內還有一個圓形的噴泉，只是年久失修，噴不出水來。

雖然祖父死時我尚未出世，但由墓園的宏偉不難想像他當年的氣派——加拉伯鎮的開發人，沙威港的港主，擁有大片自己開發出來的椰園，五個妻妾，十五個兒女，一世英雄！只可惜大江東去，祖父當年的風光被他這十二個兒子弄得一敗塗地。這幾十年來，伯父們爲了遺產的事你爭我奪，奪到以後天天吃喝嫖賭，不事正業，坐吃山空。如今整個加拉伯鎮和沙威港的椰園幾乎都已落入外人手中，當年的風光不復在。

無論如何，祖父仍是一個我心目中的偉人，儘管如今已不像年少時喜歡把祖父的事蹟掛在口中向同學炫耀，我對他的敬愛絲毫不減當年。

一個人的成功不是偶然的，而且當他成功了以後仍不忘寄錢回唐山的故鄉辦教育的精神，都令我牢記在心。小時候如果成績考好了！長輩們常常會說：「眞聰明，以後像你爺爺一樣成大器。」

年紀小時還聽不懂甚麼叫成大器，但像祖父大概都不會差到那裏去。所以小時候喜歡聽別人說我像祖父更甚於像爸爸像媽媽。

我這時才發現忘了帶香燭，而媽剛才被我這麼一嚇也忘了替我準備。

想到這裏我就笑了一下，只好在墓碑前行個三鞠躬禮。

在我把頭抬起來時，我看到墓碑上那一對石獅子，頓時全身像有盆冰冷的水由頭淋下，令我毛孔悚然。

熱帶的黃昏一樣是熱哄哄的，但在陰陰的松樹下，我腦袋裏馬上浮現許許多多古古怪怪的念頭。

我於是上前用手摸了摸那兩頭獅子，冰冰冷冷的。再看到獅子下的「孝子偉興　偉林　偉江……」幾個字，百感交集。

這墳地是由八伯負責建造的，聽謠言說他當初與其他伯父爭遺產而有糾紛，所以特地串通了風水先生，在墓碑上刻了這兩頭獅子，想利用這手段報心頭之恨。從此，風起雲湧，一大堆事件接踵而來，尤其以發瘋的事情最爲嚴重，大伯、四伯和七伯都先後得精神病，不過惡有惡報，聽說八伯最後連自己也有一點「這個」——就是八嬸不斷否認。

我看了看那兩頭獅子，是塗金色的，在沉沉的暮靄中顯得暗淡無光。獅子身上有鱗片，四肢有爪，口裏還有尖銳的牙。

「是不是因爲這個？」我不斷的問自己。

多年來的謠言雖然都把這一切變故歸因到這兩頭獅子，但就是沒人有勇氣來把它敲掉，畢竟風水這東西不是我們能預料的，敲掉以後萬一又有甚麼變故，自己可擔當不起。

天色暗了！我有些害怕，因爲風有些涼。

由於現在不是清明節，墓園四周的草都沒有清理，所以夜還沒來已有嗤嗤的蟲鳴響起。

我身上的汗珠已經乾了！風吹來時頗感陣陣涼意。

我望著那兩頭陰暗的獅子，佇立良久。

風水！風水！是風水的問題嗎？

我曾在幾天前問了一個和我一起從台灣回馬渡假的學長，他說是遺傳，肯定是！因爲百分之五只是一個平均值，並不是絕對的，但眞的會遺傳成這個樣子嗎？

是風水？我心跳得非常快。

啊！風水？遺傳？這究竟是怎樣的一個家族啊！

我望著那兩頭獅子，悲哀到非常激動，雙脚不斷顫抖，抖出了許許多多的憤怒、怨恨。

……我想把它們敲掉，救一救一個沒落的家族……。

我於是跪在祖父墓碑前，抖動著僵硬的嘴唇，告訴他老人家說爲了家族的幸福，我必須破壞他的安寧，請他原諒。

然後我拿起墓碑前的擲杯，向空中擲了去，掉下來時兩個擲杯都面朝上——意思是不可以。

第二次請示的擲杯也一樣擲了去，並在地上發出尖銳的聲響——兩面朝上。

祖父是不答應了！於是我的家族將……唉！以後的幾代會是怎樣的一個情況？一個接一個的發瘋，瘋了以後生孩子一樣會瘋，到最後整個家族都在發瘋……。

我現在思緒愈來愈亂了！我想不起有任何醫學理論可以用來解釋這個事實。我現在不是個學醫的人，因爲我想不起啊！

我在地上嗑了三個響頭，空氣冷得讓我覺得很痛。

呼吸急促，心跳加速——我懇切的希望能夠救一救這群族人，一群快失去理智的族人啊！

我拾起地上那對木製的擲杯，往上丟去——我擲了第三杯。擲杯在空中轉了幾圈，祖父正在操縱他的答案……而我眞的受不了了！在那對擲杯還沒掉下來之時，我已經拾起地上的大石頭，往左邊的獅子猛力的丟去，結果獅子頭被擊斷，和擲杯一起摔了下來。

我馬上又拾起另一塊石頭，再度猛力的往右邊那一隻丟去，又是一聲晴天霹靂。

……。

忘了什麼時候，一個老人的聲音把我驚醒。

「年輕人爲甚麼這麼衝動！」

我看了一下我的雙手，再看了一下眼前的墓碑，老天爺啊！

「風水可眞可假，生命無常，歸諸因果啊！」

我望了那老伯，雖然天色已暗，我仍認得出他是這墳場的管理員，就住在墳場內的一間山神廟裏。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年輕人你回去想想吧！」

他說完就轉身走了！我一時竟無言以對。

當我要回家時，發現媽給我的符咒不見了！心裏非常害怕。

× × ×

自從那晚回來把敲掉那兩頭獅子的事告訴媽以後，她的行爲就被嚇得不太正常，這兩天還拼命的拿符水給我喝，而且跟我說話的語氣都不太一樣。昨天，正當我坐在窗前對著那本家譜沉思時，她竟然兇巴巴的問我：「你是誰，你爲甚麼要侵犯他？」之類的話。看來媽是緊張過度了！可是我眞的沒心情去理會她，因爲我現在正設法解決那本家譜之迷，究竟這家譜是那裏出問題？

當然，我腦子裏非常混亂，各種因素包括遺傳、風水、體質等不斷的來打擾我的思緒，再加上墳墓老伯的那一番話，更使我整個思維系統都糾纏不清，想了幾天仍然沒辦法分清科學與玄學的界線。

目前最重要的還是想弄清那本家譜的秘密，爲甚麼它會讓阿炳怕成這個樣子，同樣是一本記載著祖父下來三代的豐功偉蹟，爲甚麼我看了一點感覺都沒有。

我絞盡腦汁，面對著那一百多頁的「宗親遠仁，生活節儉，樂善好施。民國廿年……」看了又看，實在看不出有什麼端倪。

而媽又在說了：「別看了好嗎？孩子！答應我！」

我眞的沒心情去理會她，因爲我眞的很煩。

× × ×

媽昨天哭了！因爲她叫來家裏唸經的那個和尚被我打到爬出去。哼！誰叫他要打擾我思考問題！本來我都快想出來了！就是被他騷擾後才中斷。

但媽眞的哭得好難過，所以這兩天我都裝成不再去看那本「光祖吳堂」，而媽竟然高興到去和隔壁的明嫂說甚麼「很有效」之類的話，儘管我堅持那本書要放在我房裏。

其實，我是等她睡着了才看。

這幾天，思緒是愈來愈亂了！許多不相關的事情諸如吃飯睡覺等都會參雜在我的思緒系統中。而且另一方面，那本遺傳學是愈來愈不容易看了！我眞不知上個月是怎麼考的，可能這次是因爲和「光祖吳堂」一起看才會變成這麼難吧！

昨天就更好笑，經過四個小時的思考，我竟然做出這樣一個結論：「吃飯是因爲染色體的互換所造成的一個遺傳。」我自己對自己唸了兩遍之後再對照著課本才知道結論的荒唐，於是便笑了兩聲，而媽聽了也跑來問我甚麼事，臉色蒼白。

媽太緊張了！

我只不過思緒亂一點她就緊張成這個樣子，從前考大體解剖時千多個相似的名詞還不是比現在更亂，但結果還不是給我考到七十分。

媽眞的太緊張了！她一定以爲我也「這個」，嘿嘿！

× × ×

阿蓮來了！我把她叫到房裏來聊天，因爲我不想讓媽知道我們談些甚麼——媽這幾天神秘兮兮的，隨時都在注意我的談吐。

我望了這一個好久都不見的阿蓮，她的嘴果眞像媽所說的歪得更厲害了！

「你在研究這個？」她指著桌上那本家譜。

我點點頭。

「這裏面很多東西都是假的，實際上不是這樣。」

「是嗎？」我不在意的問。因爲阿蓮的病還沒好，當她在妄想時常會把故事想得完整得像眞的一樣，而且她有能力有條有理的把它們講出。

「當然是啊！而且還很可怕！」

「可怕」那兩個字頓時令我全身爲之一震，我瞪大著眼睛，望著她。

她似乎沒注意到我的反應，繼續說：「阿祖當年……」然後馬上用手按著嘴，神秘兮兮的看一看窗和門，又急急將它們關上，再挨到我耳邊輕聲說：「他當年是個殺人不長眼的海上霸王。」

「你怎麼知道？」我瞪了她一眼。一個勤勞善良的祖父怎會突然變成海盜。

「我怎麼不知道！他當年在唐山時因爲強姦了他堂妹，差一點被人用亂棍打死，後來他堂妹跳河自殺，他逃到新加坡來，並幹起海盜，在蘇東島一帶搶劫商船，而且……」她又看了一下四周，「還姦殺了好多漂亮的洋女人。」

這些事情我還是頭一遭聽到，頗爲驚訝。

「還有，你的親生祖母當年也是由於欠錢沒辦法還才被阿祖捉回來的。」

「眞的？」

她點點頭，很肯定的樣子。

「嘿！我對你說的話你可千萬別對別人說，不然他們會捉你去淡杯（註：馬來西亞的一個精神病院所在地）。」

我用疑惑的表情，看她歡歡喜喜的跟我說再見。然後又陷入更加混亂的思緒中。

到這時候，我眞的沒辦法弄清楚我眞正要思考的是甚麼，也弄不清楚這當中的是非眞假。

我把頭埋在桌上，用雙掌按住太陽穴，想阻止自己再想下去，可是愈是不敢想的東西就愈會浮現腦海，每一幕就好像一團熊熊烈火，在我腦海裏燃燒著，我的神經，我的血管，都在我腦袋裏相互糾纏著，發出強烈的電流，每一波電流又是一陣痛楚，不斷震撼我的全身。

我於是抖動著身體，感覺愈來愈熱。

忽然，我看到了一個慈祥和藹的人，向日本軍伐收購槍枝，看到這個人如何在海上興風作浪，看到他和一群手下持著長槍往一艘商船上瘋狂的掃射，看到他制服船長，看到他當著許多人的面前撕開一個少女的衣服，看到周圍的人拍手叫好，看到他仰天狂笑自己的神勇，看到他們移走大批珠寶，看到船被一把火燒掉，看到火中被綁住的人拼命嘶喊，然後消失在熊熊的火焰中。而我整個思維頓然陷入了鮮紅的液體裏，感覺心在滴血。

然後我又看到一個英籍商人被鎖在一個鐵籠裏——他在等他的家人拿錢來贖他。我也看到一大堆少女被關在地牢裏——她們將被賣到妓院去……。

而那男人，又在仰天狂笑，狂笑，狂笑。

接著，我又看到一個又一個血淋淋的寃鬼不斷的往我這裏衝來，弄到我全身是血……，血，血……

天啊！天啊！天啊！怎麼會這個樣子？

「孩子！你怎麼了，你怎麼了？」

這女人是誰？你是誰？

「孩子，你別想了好嗎？別想……」

這女人究竟是誰？怎會阻止我探知這事實，對，她們是一伙的。我拿起一張椅子猛往她身上砸！砸！砸死她！砸死你這個狠毒的女人！砸！砸！還有枕頭！還有書本，照砸！管你是什麼神！照砸！砸。

……。

× × ×

假期結束了！我再度拖著行李箱，搭上華航CI 818 客機回台灣，繼續我醫科第三年——儘管媽要求我休息一年才回去。

在機場時，我對她說：「你放心好了！我不會再胡思亂想了！」

她的眼神顯現出無限悲哀。在她的眼淚還沒流出來之前，我已離開了！

其實，我是想通了！她眞的沒有必要操心。墳場那老伯說得對，事必有因，因後會有果，一切事物的運行都遵循著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關係，風水也好，遺傳也好，始終一樣逃不掉這冥冥中的規律啊！

飛機上我再度的翻起那本瞞著媽媽複印來的家譜——光祖吳堂，感慨非常。

「……爲人忠厚老實。民國卅年鑒於日軍佔領新加坡，行商不易，而結束在新生意，北上馬來半島開墾種植，並興辦民族教育，貢獻……」

我笑了！自認清醒的正常人永遠看不到故事的眞相。

## 評審評語

故事性強，亦有懸疑效果，引人入勝。全篇敍寫簡潔，少枝蔓，唯似乎讀之即盡，欠缺可挖掘之深層面。（何寄澎）

架構完整，唯因果說法稍欠說服力。（廖輝英）

## 得獎感言

當初動筆時是想寫科幻小說的，怎麼知道後來愈寫就愈不科學了！無論如何，大家把它當故事看就好了！別想太多。

本故事劇情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均屬巧合。

佳作

# 廟頹

台大中文三　劉國寄

已經第十一個晚上了，老殘還是昏迷不醒。圍繞在他身旁的人，有的開始預測老殘已經羽化成仙了，成仙以後他會托夢幸運者，指點更準確的「眞字」，保障他們錢囊豐盈富貴。胖子牙更是坐立不安，他擔心老殘再不醒，他昨夜的惡夢就可能實現：抬老殘的空棺材時他會莫名的跌了一跤，摔掉兩片鑲金門牙。老殘二兒子老二一整天臉色嚴肅，除了對神龕扶乩劃劃符，燒了在空中轉幾圈，向神明祈禱老殘早日甦醒過來之外，就是心裡盤算明兒個早晨如何找一輛羅里車搬走廟中一切，請走神明，又如何一把火燒掉整座廟宇，免得鏟泥機轟轟得逞，讓聖媽宮廟內的神明受驚。除了他，沒有人願意提及廟宇即將傾頹，也沒人知道老殘的秘密。老殘的秘密就是——他已經醒過來了

老殘實在很厭惡，甚至失望，周圍的人一點都不關心這座廟，要知道這座廟完了，他也完了。就在十一天前，一群人和一隻鏟泥怪獸快把整座廟給傾頹時，老殘氣呼呼地拐着拐着，竄出廟外，沒頭沒腦的朝工頭一頓杖打過去，氣勢就如當年衝鋒陷陣時那般英勇，頓時滿廟圍觀之人拍手喝采，那工頭和鏟泥怪獸狼狽鼠竄，只留下一句：「後會有期。」老殘力退「強敵」之事，很快傳遍整個鄉鎮，而老殘自那天起，就開始進入昏迷狀態。人們不斷嘀咕懷疑，老殘即幹了這場偉大創舉，單杖退敵之事可以名留青史，爲何又突然昏迷不醒？

其實，正如老二所料的，老殘昏睡了十天後，第十一天晚上悄悄醒了過來，他是想看看周圍的人在廟頹後，如何替他舉行七十歲的葬禮。儀式之進行，不在墳崗上，也不在熱帶叢林間，就在離廟不遠的土丘。這時，廟已傾頹了，殘垣廢瓦，幾個在礫石上面挖尋的野孩子被趕跑之後，胖子牙和幾個漢子哼哼唷唷的抬着老殘的棺木經過廟宇，爬上土丘，置於黃黃土坑中。胖子牙哼得最痛苦，他果然在抬棺木時摔了一跤，丟掉兩顆鑲金門牙。衆人只顧挨挨擠擠，望着這場莊嚴的葬禮，至少老二心中認爲這個葬禮不會輸給其哥哥老大和其母親的葬禮，就莊嚴的意義上，確是如此。而老殘心中就有點不高興，除了胖子牙哼哼哎哎的吵死人之外，就是二兒子回答其中一個觀禮者的話：「老爸爲使精神永在，吩咐我必須葬在廟旁。我拗不過他老人家，他就是這般固執，有華人義山不葬，偏有這種古怪念頭。」老殘走到老二身旁，正想拿起拐杖提醒他關於葬禮的事，是他生前與大家一齊商量過的，儀式簡單隆重，葬於廟旁土丘。將來土地徵爲建高速公路，墳地剛好在公路旁，人得見之。這是老殘發揮了他預知未來的能力而決定的。這時，老二又不知向誰嘀咕：「死者死矣！小人物一個，還要別人替他寫傳。」老殘怪叫道：「放屁！是誰說要寫傳的？——」老殘的記憶庫裡似乎沒有這一組念頭，可惜聲音被胖子牙殺猪般的呻吟淹沒掉。老殘氣得加快脚步，一拐一拐，越過胖子牙和老二，走近土坑旁一瞧，墓碑上寫着：慈父段老殘之墓。心裡正自欣慰，老二這小子到底有照他的意思去辦，不過斜眼一看墓碑旁邊小字，嚇了一跳，老來廟中傳眞字，殘杖神勇蓋當年。這次他並不發脾氣，倒是唏噓長嘆起來。「當年是一段難已磨滅的歷史」。

沉緬於過去，不由令老殘心傷。那同樣是四塊木板，同樣黃土坑，鮮花幾束，鳥鳥香火，死的是兒子的媽。送葬的除了抬棺幾個抹汗的漢子，就僅有老殘和老大、老二兩個乳臭未乾的兒子。小子哥兒倆一把勁兒直跪在墓前，兩隻頭兒緊緊挨着，抖索抖索着身體。漫天花雨，開始一陣緊似一陣灑將下來，從老殘的鴨嘴帽緣滴答落於左脚旁的梣杖上。父子三人跪着站着，直到抬棺的漢子走了，白花花的淚水也快淹上老殘的膝蓋頭，兒子的脖子領，老殘才歎一口氣，像一個遊擊隊的小副對其陣亡之

戰友行完最崇敬的注目禮，然後緩緩回身右手揪起兩個傻愣愣的黃毛小子，踏着日頭雨離去，水花花、水花花。「歷史就是殘酷的命運，永遠捉摸不了。它，永遠愚弄着無可奈何的先知和曾經付出任何代價的過往英雄。」老殘心裏頭永遠忘不了那片水花花、朦朦朧朧的像是魔術師的障眼布，可以修正、幻變一切眞相。說起眞相，又是一大段傷心往事，是一個可以寓春秋筆法的實錄。

那是老殘大兒子老大讀完中學畢業，帶着老殘一生的希望，報考大學。未進大學前夕，突然於一天晚上和老殘鬥起嘴來。「老爸，歷史是要眞實記錄的。在此赤道邊緣，熱帶叢林中，唐人漢人後代的歷史，就像廟宇歷史一樣，已然深深紮根，那是一種悠長文化和奮鬥經營的實錄，不能有虛假的魔幻。」老殘篤地一聲把拐杖揷入地下半尺，早年被熱帶雨侵噬的頭瘋病開始發作了：「小子，你想找死嗎？眼珠被蟑螂吃掉了？你老爸我要你讀好歷史，寫歷史，寫傳記，管他忠實不忠實？」抽起拐杖，一拐一拐，以副官語氣命令屬下似的說：「在政治老虎會吃人的時候，歷史就像乩童的臉，需要一點抹油塗粉的！你別當老爸沒讀過幾本書，那個中國偉大太監史家，姓司什麼的就是一個明鑑。講話、寫史都必須小心。你必須知道，咒唸語啦，扶乩降神啦，一樣需要學問！」「老爸，起乩降神可以歸於幻覺，可以迷信崇拜，可以墮落、頹廢，歷史却不能有絲毫虛幻——」「放屁！讓你讀書，你倒懷疑起神明的神奇法力來了？」「老爸，那是迷信——」「放屁！中華民族悠久文化就在這裡。」老殘指着聖媽宮，氣呼呼的口水都快噴到老大頭上來了：「那一個放屁的朝代不是靠打下來的？你必須知道，對，你必須知道——歷史就是命運！你眼珠應該刷亮一點，眞實與虛假有時別太當眞呀！」老殘似乎滿意自己的推斷和教導兒子，揚揚梏杖，一副軍官隊長模樣。「老爸，那是您的偏見，歷史永遠是完整的記錄！那廟宇文化中腐朽的迷信，後果就是即將墮落成廢墟，接受歷史審判！」老大說完，一扭頭竄出廟外，留下暴跳青筋畢露的老殘，拐杖將其身體直直撐起，離地半尺：「你找死呀？你明知文化必將墮落，你能忍心不救嗎？你必須明白——」老殘覺悟了嗎？不，他發覺他那命令式的教誨不能壓倒老大哲學式的說理，也不能挽救老大的命運，就如同他預知廟宇必然坍塌而束手無策。沒多久的一天深夜，老殘被一陣漫天價響的拍打聲驚醒其魔幻的精神遨遊，從神壇下來，迎面立四個壯漢，一臉遑遑不安，抖索地丟下一本大卷宗，說了一聲：「你大兒子遺留給你的。」說完，如鬼魅般倏地竄出廟外不見了。廟外烟霧氤氳，只聽老殘的拐杖篤篤地從廟外盤桓到廟內。「歷史就是命運……放屁——」老殘又出現在土坑旁，筆直着身體向其大兒子行完最後最崇敬的注目禮，又像從戰場上退回來，滿身疲累，手捧着老大的大卷宗，裡面就是所謂歷史眞相，就是老大的奪命符，老殘怪叫一聲突地將大卷宗燒成符水，一口氣吞了下去。他想：他的神奇法力可以消滅肚子裡這個會揭露眞相的魔鬼，一如他曾經替人驅邪抓鬼一般，驅趕那些不眞實的鬼魅魍魎，這樣大卷宗的秘密永遠藏於肚中，一直至死方能揭發。而老殘得自於私塾教育的人生啓悟終於在第十一天晚上說了出來：「世界充滿虛幻，衆生被迷惑，這是造化弄人。唉！人永遠不能抗拒命運，不管是先知還是英雄。」

當他喃喃的說了這句話，衆人着實嚇了一跳，都怪罪睡在椅凳上的胖子牙，他的打鼾聲連雷公都會汗顏。忽大忽小，破壞了深夢裏整個靈堂的肅穆，也破壞了準備跳乩的老二的精神，不過老二倒不管，他是知道老殘的秘密的，好奇的問道：「老爸，您還有什麼吩咐呢？」

老殘逮着良機，自從老大死後，他就很少有機會和老二單獨交談，如今老殘一把抓了老二的手臂越過衆人黑黢黢的頭兒，指着這群人道：「小子，你看！那是一群頹廢的衆生！他們只顧求神問字，發放屁的大財夢，誰還留心文化的頹廢，廟宇即將被傾頹？」老二俯眼瞧了過去，另外一個老二正在抖索着身體，赤裸上身，下身圍着紅緞神袍子，坐在神椅上，精神恍恍惚惚猛搖頭，手提着筆停在半空，桌上是一張張黃符。圍在神壇旁的衆人等得急了，斜眼、瞪眼緊緊盯着半空中的紅筆，心臟跟口水都快從嘴巴裡流出來了。筆落，衆人一陣騷動，幸運且聰明的，一瞧出珠絲馬跡，即而望空膜拜，感謝神明啓示，然後歡天喜地的退出人群回家做個好夢，夢中可以抱着財神爺的大腿猛叩猛跪。笨的人眼睛瞪得脫出眼眶，滿佈血絲，眼前依然是一堆亂草，亂草中的四個中獎號碼永遠隱匿着，有人滿心失望，忽得想脫

掉財神爺的褲襠好可以向其勒索，成全發財夢。人堆中又一陣騷動，筆提筆落，符上紅花花，紅花花。

老二乜了「自己」一眼，說：「沒辦法啦老爸，衆人盛情之求難却，您也該知道廟裏經濟來源，全靠這班『衆生』！」

「放屁！一群頹廢人，只會滿足自己私心，算什麼唐人漢人的優秀後裔！」老殘罵道。

「老爸，聖媽宮明兒個早就要被鏟掉了，您睡了十天，可有什麼指示？」

「放屁！聖媽宮鏟不掉的。我是先知，我知道聖媽宮的精神和歷史永存。不過你必須要離開聖媽宮，這即將頹廢生蟲的地方；你不能再跳乩了！唉，你看看，這麼優秀悠久歷史的文化，足以令人炫耀的，即將在下一代頹落囉！」

「老爸，不管跳乩假不假，我還是要跳下去。」

「放屁！跳乩是虛幻的，迷信的，會使文化腐朽的，會受歷史審判的……那種混飯吃的玩意兒，會讓你餓出肚中的飢蟲！」

「在漢人唐人的廟中，跳乩不會餓死。」

「你敢違命？」

「老爸，您的傳記怎麼寫？」

「放屁！我不寫傳記！」

「老爸，您的看法怎的和以前不同，是不是您神智有點不清？——」

「放屁！先知跟英雄怎會神智不清，你這不肖子！」

「老爸，我忙，先下去了。」

老二說完，蹤身從衆人頭上躍下，與另外一個老二合而爲一，留下老殘的一串叫罵聲：「不肖子！頹廢人——」此刻神鼓輕輕的敲着，老二神智不清的只顧接受衆人的詢問，老殘的叫罵不過是耳邊飛蚊的拍翅聲，終被鼓聲輕輕淹沒掉。老殘滿臉無奈，心想小學沒畢業的老二是比不上其大哥的，如今老大失去了，老二又快脫離他的「控制」教誨。一陣憂傷。拐着拐着，老殘望着一群無知之人在廟內騷動，孤寂的喃喃道：「命運啊！命運。」廟內衆人眼睛紅花花，紅花花，廟外天色黯沉沉，老殘心底黯沉沉，唯一能讓他注意的是那陣漸敲漸響的神鼓，咚咚鏘！咚咚鏘！他回憶起過去。那是聖媽宮百年誕辰，衆信徒一早圍繞在廟裡廟外，有人是他用「眞字」捧成「百萬富翁」前來酬謝神明的，有的是慕名而來，只顧挨挨擠擠，鼠目睃望睃望。衆神出遊，老殘一登場，觀衆已握緊着心，直眼注視，一場表演即將開始了。首先老殘赤裸上身，下束白色緞子神袍，一拐一拐，先領着虔誠者一隊竄過熾熱的「火橋」，赤脚踹碎下舖的火炭，霹拍霹拍，喊聲震天。咚咚鏘！咚咚鏘！人影騷動。老殘手揮七星劍，坐在「針轎」上，拐杖置於旁，八人抬着「針轎」猛搖猛晃，老殘穩如泰山，不似殘障人，亦無視「針轎」五吋長釘刺進屁股裏。衆人挨挨擠擠，黑魆魆。咚咚鏘！霹霹拍拍！鼓聲鞭炮夾雜，老殘舞着七星劍，神智浮幻起來，倏地站起大喝幾聲揮劍猛砍自己背部，沁出幾條血痕，再往自己肚子一鏟，一抽，血光摽冒，灑紅灑紅。衆人乜眼歪頭，看得痴了，好一陣子才爆出一股喝采聲，震天價響。好一個威風凜凜的老殘，血漓漓。對着衆人睃望期待的雙眼，老殘又喝了一聲，拎起流星錘，舞出一陣旋風，流星翻飛。突然旋風夾流星往背後「蓬」的一聲鏟下，衆人眼睛飛跳出來。舞着顚着，蹦着搖着，可以搖進衆人的讚賞和金錢。鼓聲急了，八抬「針轎」搖得如狂風暴雨，冥錢氤氳，老殘胸背血漓漓，一個流星洞。這時，「針轎」倏地從街頭闖入街尾拐過另外一條巷道，衆人蜂湧。「聖媽宮名號最響，拐子老殘最威風，神字保佑百萬翁。」一陣鞭炮聲從巷道盪了開來，漫天漫天，像極了打游擊時鏜鏜的槍聲。

鏜鏜鏜！熱帶叢林一陣槍擊聲，激戰幾天，老殘指揮一支小部隊攻佔了一個據點。年青的他驍勇善戰，兩腿健步如飛，是地下部隊中響噹噹人物。「報告副隊長，日軍俘虜在那樹下，請發命令。」老殘操起軍刀，以嚴峻的口吻，「必須槍斃敵人！」「是！」幾陣槍聲，老殘部下手脚乾淨俐落，一群日軍俘虜就地槍決後，埋在樹下土坑中。三年八個月，老殘和部下在樹林中神出鬼沒，像叢林中的惡靈，倏地出現將日軍砍殺，然後吞噬得屍骨無存。老殘從私塾中領略了聖賢的啓悟，不像一般「南洋豬仔」，是屬於一個女皇裙下的奴隸。他懷有沒落世家子弟的堅決信念，認爲：「天下是靠打下來的。日本軍閥靠武力征服我們，身爲中華兒女的後代，拋頭顱，灑熱血，回報祖國，要以武力殲滅武力，這是一場聖戰！歷史會給予見證！」所以他拿起武器，成了日本軍閥

的噬人夜鳥。老殘手下，有華人、蕃仔、印度人、孟加里人等多種族組合，爲了抗日，三年八個月中同仇敵愾，縱橫熱帶莽林，却讓城市的人受盡日軍的凌辱、屠殺。老殘開始意識到，華人移民不再受到女皇裙下遮護，而這場荒謬戰爭又是注定要失敗。是以他滿腔憂慮。在叢林抗戰幾年，耳聞不少可怕傳說，親眼目睹駭人的古怪事物。在原始潮濕的密林中逡巡，一不小心，會被突然從樹上捲下來的大蟒蛇吞噬得剩下雙脚，不然，機槍來不及掃射就遭背後窺視已久的老虎撕成肉碎。部隊中有人無故掉隊，人頭成了某土人的供品；有人拐入另一叢樹林，只聽到霹哩拍啦之聲，森林中傳說的食人蟻瞬時間會吃掉他的腦漿、肌肉、骨頭……夜裡，惡魔的綠眼盯着這群可憐的動物，隨時若敵人四面撲了過來……至少整個部隊認爲惡魔已無孔不入侵佔他們的心靈。當老殘面對這種無所不在的天敵，還有可惡的日軍，處於危機四伏的原始森林中，心情越來越浮躁，沒落世家子弟的救國意識慢慢如蛀虫般蛆化，神智開始不清，不斷重復修改過去的記憶。潮濕、悶熱瀰漫這片叢林，部下有人受不了飲彈自殺，有人瘋了，有人早晨醒來被發覺軀幹插在樹幹上，晃漾、晃漾。老殘漸漸訓練起預知未來的能力，他若先知般時而清醒，充滿智慧信心，堅持爲國捐軀，時而如着魔的乩童，迷迷糊糊的胡亂預測，放棄民族主義。他脾氣愈來愈暴躁、可怕，開始胡亂殺人。老殘曾在爾後修改記憶當中，努力將「殺人」一詞從腦海中抹殺掉，他認爲這是一個罪孽，可是躲避不了，沒有人會勸他。所以他殺人，殺許多人，不只日本軍閥，還有華人、蕃仔、印度人、少數民族……老殘在林中就像患了無法醫治的瘋癲症，又漸漸接受熱帶暴雨肆無忌憚的侵襲，從背椎到脚根，再從脚根到腦門，侵噬，侵噬。

老殘莫明的參加地下組織，莫明的進行顚覆工作，服膺某種極端制度，也莫明在一段日子後逃離叢林，那個令他失去信心、沮喪、造孽的惡藪，而避居城市。可是，他那受熱帶雨侵噬過久的腦漿，以及沒落世家子弟那具幾千年文化傳統的氣血，不斷在他全身周流。「天下是靠打下來的！」老殘終於在一次機會抓準歷史的空隙，在非理性的喧嘩和偏激中，劇烈緊張的兩極化裡，老殘瘋狂起來，他知道他要再創造英雄奇蹟，爲了華人的偏見，他必須和不同人種之人交戰。最後他輸了，輸給眞實的歷史，眞實的歷史中如斯記載：「在非理性的喧華和偏激行動聲中，劇烈緊張的兩極化和五一三流血事件終告不幸發生……」老殘不幸被槍傷左脚，斷了脚筋，那年他春秋近五十。抱着沒落子弟的沮喪，神奇的預知能力，最後在聖媽廟中寓居起來，過其魔幻的下輩子，時而完全服膺命運，時而對國家民族有着一點希望。就這樣，他在年老後竟然會相信歷史可以眞實也可以虛幻的，就像不可捉摸的命運，也像廟中供奉着的神像，可以給人眞實的感覺，亦可超越一切俗世。

如果眞的能超越，老殘南渡馬來半島後，一番耕耘墾荒，會跟其妻子白頭偕老，有兩個兒子同享天倫之樂。老殘也許是某偉大的政治家，或許是某偉大的商人，決不會是要命的森林夜鳥，打那要命荒謬的游擊仗，更不會有瘋癲矛盾之頭腦，下半輩子避禍廟宇，拐腿窩囊。

其實，老殘打了仗，傷了腿，傷腿之事，讓其妻驚嚇過度，莫名的身體漸漸虛弱而死。老殘以軍中葬禮似的精神立在墓前，水花花模糊一片的心境，只有一組斷句：「命運——歷史——罪孽——」。

如果那不是罪孽，老大可以大學畢業，然後娶胖子牙的女兒小秀爲妻，成家立業。再說，老大確有成爲偉大歷史家的資格，而那本大卷宗，就是本世紀最偉大的實錄，故事發生地點就在熱帶叢林滿佈的半島上，完整、詳盡、不曖昧、不偏差；他肯定會受世人最高的崇敬，也讓老殘願望實現呢。

結果，老大未婚，成家娶妻生子休想，被冠以思想過度公正而極端之罪名，擅改歷史而莫明的下獄監禁，莫明的被槍斃。「罪孽啊！」老殘想起老大之事，除了用極似聖媽宮要被傾頹的憤怒來咀咒之外，那種早年的民族熱情，伴隨着私塾的聖賢啓示，往往令他又恢復當年神勇，赫然有生死命令權的副隊長，殺人無數的冷峻無常，又可以爲華族爭取應得的權益，倒忘了他不過是廟中老殘廢，廟頹旦夕，乩童的行業也黯淡無光。

「老二下壇囉！」衆人心不甘情不願的哄哄然而散，都不管躺在角落旁的老殘。老殘從往昔的夢幻中驚醒過來，一陣罵道：「一群放屁頹廢的俗人！」拎起拐杖擠過黑魆魆的人堆，篤篤地走到廟外，熱帶天色黯沉沉，老殘適

才的英雄神勇倏地消失得無影無踪。迎面走來胖子牙和其餘頹廢人。飽睡一覺的胖子牙，嘀嘀咕咕不知向誰訴說什麼。老殘一把抓住一個烏鰍鰍的小伙子。

「明兒個早，聖媽宮廟即將傾倒囉？」

「是的。」

「你知道原因嗎？」

「違建。」

「你們不會想法子阻止嗎？」

「沒法啦！您老——」

「放屁！你知不知道聖媽宮的歷史？」

「不知。」

「華人歷史？」

「不知。」

「華人文化的頹廢敗壞無知？」

「不知。」

「我告訴你，小伙子。」老殘無限傷感的說：「你不知躲在你娘胎那一個角落，聖媽宮就像華人悠久歷史一樣，早就存在了。我來之時，香火鼎盛，如今即成殘垣廢瓦，唉！……」

「您老在廟中替人看病驅邪，出眞字，名聞鄉鎮哩！」一副愛慕之情。

「放屁！統統是虛幻，有啥了不起？」

「聽說您老年青時神勇蓋世，橫掃千軍——」

「甭提，統統放屁——喂！我必須再問你，你到底對你祖先的歷史瞭解多少？」

「不知。」

「歷史有眞假之分的，你知不知？」

「不知。」

一陣沉默，小伙子不耐煩，問道：「後天葬禮，您老參觀過了沒？」

「噢！還好！」

「唉！人死一了百了，您老安心走吧！」小伙子細聲說着，給人群走散的聲音淹沒掉。

「說啥？」老殘一不小心，讓小伙子闖進廟裡去了。

老殘頹然長嘆。感慨廟宇興衰，明兒個早，轟然一響即成廢墟，世上有什麼是永恒的呢？眼望老二下壇後疲憊的身影，不由心中一酸：「他將永遠跟着自己的來路走，前途就像這天色一樣，黯沉沉，虛幻幻！罪孽，都是罪孽啊！」老殘自責，自己早年的殺人，讓下一代來承擔罪過。隨即又長嘆，預知能力使他萬念俱灰：「下一代華人子弟之地位，必然卑微，文化頹落，忘了歷史根源。」

廟毀了，什麼希望都落空，老殘突地肚膛一陣咕容咕容蠕動，嘔出一大堆文字出來，那是老大的大卷宗——在政治氣候非常曖昧，甚至存有非理性的民主時期，各國歷史都會曖昧，晦澀難懂……實錄似乎永遠是一個難以追尋的眞理；孔子修春秋，非爲實錄，馬遷之筆，亦非實錄……現今歷史介乎眞實與虛幻之間，一切關於文字之記錄和敍述，何嘗不然？……在過渡且特殊時期，馬來西亞華人史尚不夠健全，往往忽略什麼，同志尚須努力，……在商業社會，被慾望和現實佔領的心田，是不會抽出文化的根苗的……本族文化都不清楚，遑論與他族進行文化交流？建立在傳統固有文化的薄弱基礎上的「文化自大症」，必須予以根除，不然難以將此悠久文化溶入於赤道的時空中……作爲文化象徵的廟宇即爲實例，應該脫於迷信和功利……本人獨木難撐，唯留卷宗一部，尚待有心人發掘、反省、繼承……

這篇斷斷續續的內容，好不容易從老殘肚子中嘔出來。他鬆了一口氣，整個人恰似抽成眞空，飄浮於廟外。他想：他已完成最後一項任務，暢出心中積壓已久的事實，這個事實在熱帶雨侵噬他腦漿後逐漸成形，然後一直痛苦的糾纏着他，偶而逼他修改記憶而矛盾。他望着即將傾頹的廟，發出解脫的豪笑：「把歷史說成命運的是蠢瓜、放屁！世事的眞假不必在乎太多，而歷史終實是要完整的記錄，作爲後人的教訓。」老殘十分高興，他早年的聖賢啓悟還是讓他想通了。

當然，老殘的豪笑和脫離矛盾的轉變，却沒有人去理會，因爲老大已不在；大家又都忙於最後一次哀悼老殘，好一個偉大人物下葬的時刻，怎能錯過？大家集中在墓前，老殘未過門的媳婦小秀被胖子牙半推半拉的站出來，捧着白簡，以清脆的聲音唸道：「先父一生經歷，功業非凡，曾爲叢林夜梟，二次大戰令日軍喪膽。在聖媽宮廟，應驗神明，傳眞字、驅魔邪、無人不知，享譽古今……先父傳奇一生，廟毀同時，駕鶴羽歸……」老殘聽着聽着，越發雞皮疙瘩。這四不像的傳文是誰寫的？自己可不是偉大人物，副隊長只不過是整個抗日軍中的一小卒，窩居在廟中的乩童也只是個混飯吃的靈幻者。這放屁傳文是那門子事？老殘急了，一陣風把傳文搶了過來，上面繼續寫着：

「先父家教甚嚴，期望孩兒長大成龍，可承父志，先父苦心栽培，可塑風範，後人仰止……」老殘急得又癲瘋了，看不清接下的字，也不知小秀又唸了些什麼，似乎忽略了某些重要關鍵、重要字眼，諸如歷史、文化等。斜眼一瞧，胖子牙正齜開兩顆門牙洞，笑嘻嘻地站在小秀背後，不時向周圍的人稱讚其女兒的傳文寫得好。老二似乎知道老殘的秘密，也斜眼乜一下老殘，像是在嘲弄着什麼，咂一下嘴，突地沉下臉，滿面愁容，只管對着墓碑。

熱帶的下午，熱浪可以薰得人浮幻起來。老殘受了氣，更加浮躁，整個人如氣球般浮在空中。他心裡明白：脫離了歷史宿命論，却無法脫離世人的誤解，我，永遠是名符其實替人賺錢的老乩童！唉，不必在乎太多，不必在乎太多。眞眞假假，由下一代去決定吧！

無力的浮在熱帶季風刷刷的空中，經過廟頹後的殘垣廢墟，又飄上廢墟旁的土丘，如斯飄來飄去，誰也未曾理會，人群黑魆魆，擠滿土丘上。老殘嘆然一聲，終究釋然。突地一陣風，捲起廢墟漫天沙礫，盪向土丘去，衆人掩臉的一刹那，似乎聽見轟的一聲如同廟頹倒時的聲響，還以爲老殘復活破棺而出，再「造福」人群呢。其實，只有老二知道，廟頹後，老殘只是一個無所謂眞假的平凡人而已。

## 評審評語

除「y教授」外，本文所處理的主題最為廣闊深刻——乃華僑如何存續固有文化，並與當地文化融合之問題。或許由於此一主題過於面廣意深，故作者雖苦心經營出「老殘」此一象徵角色，然全篇仍嫌龐雜，令人感覺作者難以控制場面。作者若能繼續關心此一主題，經年累月反覆思索，醞釀、沉澱，他日重寫，或可構一偉作亦未可知。（何寄澎）

意象豐富，穿梭自如。（廖輝英）

## 得獎感言

初次寫小說，嘗試成功，欣悅之際，突然發現我已偷偷愛上她了。

有了她，真實和虛幻之間，就不能太執著了。老殘活在真實和虛幻的混沌空間，也許蕉風椰雨給了我某一些啓示，讓我在語言的脈絡中反省一些關於老殘的、我們的問題。

老殘，是我嘗試於小說中建立的幾個典型人物之一。

佳作

# 撤退

台大中文四　黃錦樹

一

條乳白色的溪流在他眼前展開，白而不濁，穩約可以瞧見底部。兩岸是深灰色的亂草，雜着枯枝灌木。水往黑壓壓的林子潺潺流去。水聲恍似經過壓抑的啜泣。乳白的溪裏沒有魚，倒影中也沒有自己——沒有星空，也沒有酷日，不知道這是白天還是黑夜。四野漠漠是渾沌的顏色。彷彿輕風是眞實的拂過，他感到胸膛的衣襟是蔽開的，有限的胸毛早已蒼老成動人的銀白。小腿上明顯的霑了宛如淚珠的露水，草上果然飄着霧，柔柔的暈開。脚板是赤着的，長期的不穿鞋令它長出鞋墊的厚度，不料涼意還是透了進來。他打了個冷顫。水聲間歇的響了一陣。一種感覺浮上心頭；眼前的景緻分明是熟悉的，却忍不住又覺得陌生。於是他蹲着，在水邊，雙膝並攏守護着胸前，雙臂交叉守護着膝。

乳白色的溪曲曲彎彎的繞着，直覺告訴他這條溪剛剛增加了彎繞的個數。晶瑩的淚珠滴落水面，來不及牽起漣漪便被帶走。望着望着他覺得眼中有點潮濕，淚便湧出往腮邊流去，在瞬間被拭乾。朦朧中乳白的水面往上拱，先是不規則的形狀，漸漸形塑成白色的狗，一隻隻彈上岸，隨即伸着舌頭往林中奔去。一隻跟着一隻，隱約的吠着，串成一條曲線穿入黑色的林中，消失了。他想叫——分明認得牠們，每一隻都是他心愛的狗，大部份還是親自命的名——一時也不知道叫哪隻好，便哽咽了。狗群消失後岸邊只遺下牠們撤落的水珠，白色的斑點在灰黑色的草叢中格外醒目。只一瞬，便乾透。

渾身肌肉痠疼、頭暈暈的疲憊。好像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又好像只要多走一步整個人就會垮掉。他瞪着水邊，這回倒影映出他滿是皺紋的蒼老。那張臉，就像久晒脫水後的皮革，眼珠子好像是刻意裝上去的。這時他發現自己頭上竟然還載着一頂工作用的牛仔帽子。他苦笑。溪水隨着他的笑容變得澄澈些。沙質般的水底，水底有路。

多曲折的羊腸小徑，白色的路。鳥瞰式的畫面在水底若隱若現，濃縮的樹林景象，路隱現在葉有無處。騎自行車的男子緩緩的繞過一個又一個的彎，推着上坡，快速下坡，來來回回的走了一趟又一趟。不變的裝、姿勢，只有容顏逐漸蒼老。葉子落盡，水底短暫的呈現銹黃，路仍是白色的。色彩褪去，他瞧見路旁一間又一間的木屋。

透明的蝌蚪游過，五臟分明。不知從哪裏鑽出這許多蝌蚪，呆頭呆腦的搖頭擺尾。欲哭的感覺，宛如啜泣的水聲，一溪的透明蝌蚪。他有一種把全身皮肉都脫掉的衝動，想下去溪中泡一泡——好像一脫便能脫掉全身的痠疼似的。一些黑色的小東西在路上蠢動，無數的——是螞蟻。螞蟻搬家。是雨季來臨前的徵兆。

螞蟻搬家至直立的枯木上，選擇的竟然是人走的路，而且佔得滿滿的，人給逼得讓道。雨季來臨前牠們便趕緊動身，撤離原有的居處，而且辛苦的扛着白色的卵。雨季快來了麼？空氣中滿盈濕意，他猛力的吸了吸氣——霧依舊濃，做徐緩的上昇運動。耳畔一時間便響起細碎的雨聲（像女人的哭聲……）由遠而近，越過千萬棵樹呼嘯着趕來。水底的螞蟻在着急的趕路，一隻隻緊緊的挨着。細細的雨飄過——也不知道是不是顆粒較大的霧——在葉片集中了，自葉梢滾落他臉上，溫溫的像淚。螞蟻的隊伍在雨聲中淡去，路也消褪了，水底恢復白色的沙樣潔淨。透明的蝌蚪羣聚在水邊葉影

下，微微的蠕動。他朦朧的意識到自己已經走到人生的盡頭，沒有氣力再走下去了，也沒有必要再走下去。又一次浮起要把全身的骨肉脫掉的念頭。皮肉恍似無限眷戀的牢牢盤纏着他的骨頭。

他想不起自己爲甚麼會走到這一處陌生的所在，甚至找不到來時的路。也許這是夢，但是每一個白日不會比現在更眞實。就像在每一個夢裏都不會懷疑那是夢。有時呼吸緊張些，他便彷彿聽到有人在喊他——從稱呼可以清楚的判斷那些人是誰。妻子、兒子、女兒、媳婦還有孫子。……而他們呢？他們都到哪裏去了？他舉目四顧，四週還是一樣的黑白分明或不分明。一些類似說話的聲音，帶着哭泣的意思。他努力的在想，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好像跑進一幅畫裏，兒子掛在他房裏的黑白的畫好像有這麼一回事，第幾個兒子他記不清了。爲了這幅畫兒子還給他罵過——甚麼水墨畫，我不懂，烏黑黑一團，放着給蜘蛛牽網？他跟兒子說：他只懂得鋤頭。

鋤頭、膠刀，他一身的志業。記憶中父親牽着他走過一片衝天而上的原始森林，父親仰首，他也仰首，瞧樹藤百尺的纏上樹梢。接着他走過一片焦土，木已伐盡，殘留巨大的根盤在冒煙。父母在清除灌木，堆在一起生火。另一幅畫面展開，瘦弱的橡膠苗整齊的成行列，他跟着父母在行列之間種香蕉、木瓜、蕃薯……父親送他一把鋤頭——有着特短的柄和刃。在畫面中橡膠以驚人的速度抽拔上長，盛放成茂綠的陰涼林子。實際上他們足足等了八年。在林中他看見一個不願上學的孩子噙着淚摸黑趕路，看見附近林中的孩子朝他猛追，……然後他便握着一把膠刀——冰涼的鐵柄，泛白的鋒刃。

「你要做牛就讓你做牛。」

父親說話一向簡潔。就如同他擁有第一塊土地後說的：

「只要有土地，就不怕餓死。要找土討吃，別找人討吃。」那時父親從中國過來是第幾個年頭？誰也沒去記。他只依稀記得父親跟他說過「不回去了」，不回去就不回去，反正也回不去。他一輩子都不曾爲這個問題煩惱。每一個白天都實實在在的握着膠刀（早上）和鋤頭（下午），很快的他已發覺自己離不開這塊土地，像下雨一樣，這片土地沒有一個角落他的赤脚沒有踩上無數次。樹老、樹死，一個個孩子在林中追逐，翻種，草長了又鋤，鋤了又長。每一個孩子在成長中都模過鋤頭與膠刀，却再也沒有人願意接受下來成爲一生的志業。他們晨早穿校服出去，午後或黃昏歸來。幾年之後，年長的離家，年幼的接替，相似的臉孔，相同的衣裝、笑聲。家裏孩子逐年的小，想要恢復那種頑皮吵鬧得讓他發脾氣的情景也不可得了。他又想起父親——壯如牛的漢子說倒就倒了，隨即奄奄一息。在床邊，他微弱却不失有力的對着母親：

「我的孫子要是會讀書一定要給他去讀，我們沒有從唐山帶甚麼東西過來，錢都是這裏賺的。不要每一代都做牛。」

那時，自己的孩子的確表現得很會唸書的樣子。……然後便送回這樣一幅黑白的畫。

溪畔的墨色隱隱湧動，像烏雲一樣。

曾幾何時，他發現園裏的草鋤不完了——越鋤越長，越長越多。那時他開始注意到家裏日益的清靜，偶然算一算，有些孩子離家已經十年，有些五年，都不曾回家過年。女兒一一嫁了，回娘家時都帶着一群兒女。牙疼、頭疼漸漸多了起來，當識字的孩子一一離家，寄回來的信便得由他親自閱讀——兩手撐得直直的，方看得清楚——憑著他小學三年級的殘存記憶，與及孩子體貼似地刻意淺白，字體端正。

七十歲大壽那年，孩子彷彿是來齊了。翻種過的膠樹終於到了開割的時候。那一天所有的樹彷彿都站得特別直，行列之間也顯得特別整齊。他對身邊的兒子說：

「這些樹可以開割了。」

他聽到兒子「唔」了一聲。他心裏有點惱火——好不容易等到可以開割，身邊竟然找不到一個幫手——老伴風濕得很嚴重、不堪勞累。他自己呢？也很容易疲倦……想到今天是自己的大壽，便強壓下怒氣，只皺了皺眉頭。

「這些兒子都白疼了……」

他心裏不禁感慨。有時忍不住向老伴發牢騷，却不免給她罵：

「難道你要兒子留在身邊，接你的鋤頭膠刀，一輩子吃不飽？現在是甚麼世界了？……」

他只好閉上嘴，猛抽煙。

黃昏餐後，兒女相聚長短聊，沒多久又扯到他身上。

「搬吧，」近乎哀求的「大家都到外地賺吃，留你們兩個老人家在芭裏實在不好，這裏沒水沒電的，實在不方便。園子賣掉吧，錢你們要怎麼用都可以，要去旅行也可以，我們都沒意見。留你們倆在這種地方我們都不安心，工作忙，住的又遠，也沒有多少時間回來看你們。……」

他半閉上眼，扶正煙斗，絲絲的吐着煙。

「你們想要住誰那裏都可以，也可以這邊住一兩個月，那邊住一兩個月，不一定要跟一個兒子住。」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包括孫子——老伴多半又沒意見，他聽過她對女兒說的話：都看他的——他要是不肯走，我總不可能留他一個人在這裏——這地方都一塊住上幾十年了，甚麼都習慣了，一旦換了個環境，也不知道過不過得慣？……

他目光在鐵皮屋頂下的幾棵蟲蛀樑木之間來回睃睨，不語，默默的抽着煙。兒子在重複他們幾年前說過的話：

「這地方住不下去了，爲了下一代，我們不能留在這裏，賺吃越來越不容易了，不如趁早『撤退——』兒子特別強調這兩個字，就像當年阿公從唐山到這裏一樣……」

那是一個尬尷的夜晚。久別重逢的兒女有的直聊到深夜，都大嘆生活忙碌，見面不易，各有甘苦可以訴說。有的次日一早便匆匆飛回他移民的國度，有的留下準備繼續說服。兒子離前留下了一句最重的話：

「我們不管書唸多還是唸少，生活都算過得不錯。留你們兩個老的在山芭，你想別人會怎麼說？會說我們不孝，賺了錢不肯養父母，不把父母接過去——就算你們不爲自己，也要爲我們想想——」

他眉頭像給蜜蜂叮到似的打結起來，一連幾天都不說話。幾天之後，緩緩朝老伴吐了句話：

「要搬，就搬吧。」

（持續的水聲如啜泣。）

這一切好像都發生在不久前。他點頭之後，就再也沒碰膠刀、鋤頭，平日睡覺的時間變長了，却比平常有工作更沒精神，懨懨的不想動。早晨和黃昏各一回園中的散步，經常看到陌生人出沒。都是一些穿着綠色衣服的，有時在吃飯都會看到，他會定定的看着，甚至對老伴說：有人。他覺得很奇怪，爲甚麼狗沒吠，明明有人鑽來鑽去，於是一逕的罵狗。令他覺得更奇怪的是，老伴也說沒看到有人。

「沒人？就在那棵楊桃樹下，眼睛睜大一點，那不是人難道是鬼？你眼睛近視？」

他覺得十分不耐煩，而變得更加暴躁不安。每回他提了扁擔趕過去，却又甚麼都看不見。總是遠遠的，一羣人在鑽進鑽出。兒子的手續遲未辦好，他在夢裏又瞧見類似的情景。

「原來是英國大兵。」

一天早上他恍然大悟起來。

「英國大兵在練習——捉共產黨。」

他記得老伴驚愕的眼神，與及和歸來探視的女兒的私語。他覺得他們的目光中充滿怪異。

有時睡醒，他又遲疑起來，不盡然是英國大兵，可能是共產黨，也可能是日本人。……他有點迷糊。這些人不是都走了嗎？爲甚麼又會回來？

英國人來了，又走了。日本人來英國人就通通撤走了，私房錢一下子變得全不能用。英國人來日本人又撤走了，土裏埋着一桶桶的香蕉票比厠紙還不值錢。然後共產黨又來了，來要吃的，然後又走了。接着英國人又走了。來了，走了——令他目眩頭暈，只有土地是實實在在的踏在脚下，在他的脚下。

他對常常看到的外國兵遠遠的打招乎，一直想問他們爲甚麼又回來了？不是走了嗎？對那些共產黨，他也想問——不怕被捉嗎？不是說已經被趕到大芭裏去了嗎？

老伴偷偷的在喝的茶裏放符水，他偷看見却裝不知道，心想老伴老糊塗了。糊塗到有人來都看不見了。狗還是如往常一般喜歡對他搖尾，身體朝他緊靠（一種被濕布擦拭的感覺……）

溪猛然乾涸成路，撤走的蟻群再度出現，看清楚些，蟻群都帶着盔甲，穿着軍服，揹着裝備，剎那間都化成了軍人——英國大兵、日本兵、共產黨——以螞蟻的姿勢，用爬的。一如當年他站在鎮子上唯一的一條重要街道旁，目睹着這些人肅穆的撤走，而歡呼——只有共產黨例外，是悄悄的退去。對於兒女們的批評，他一直沒有辯解，也不想強調：「我親眼看着這個半島變成一個國家。」他想，他們到底不懂，不懂土地的意義。「不管你走到哪裏，都離不開這塊你生長的土地。」螞蟻索索的匆匆趕路。

在一個黃昏裏，他曾走過他手植的每一棵樹，心想在走前好好的看它們一眼。走着走着，林子突然變成了一片焦土。入夜，處處燃起火種，火仍在燒，一如當年父親牽着他走進那片初伐的原始森林，與及許多年後兒子跟着他走進翻種中的園子，他們在火堆中烤蕃薯。他迷迷糊糊的走着，直到老伴拿着手電筒來帶他回去。那一夜，他喃喃的說着：爸媽替人看芭除草、養豬，存了多少錢才買下這一塊地哪……

螞蟻走完後，溪又恢復水質——像煮菜的油雨天凝結，熱天解凍一像，緩緩化開、溶解，却又漸漸的混着血絲，愈來愈濃，血——一條紅色的溪流。溪中冒出撲鼻的腥臭，飄着屍首，飄滿屍首，溪邊也堆得像山丘一樣。他看到自己捏着鼻子走過，小心翼翼的步踐，避免因踩到屍塊而滑倒。路中凹處的積水換成積血，黑濁中略略帶紅。所有的聲音都是蒼蠅發出的……日本人到過，唆使過……

雜亂的記憶以無數破碎的畫面在他腦海中展現，快速度的移走、更新，一些久已忘却的片斷瞬間喚起他的回憶，還沒來得及遺憾又給新的畫面替上。數十年的時間，一生的歲月被割裂成碎片，不受控制的在眼前一一掠過，像大水災中滾滾洪流所捲走的雜物，載浮載沉。他清楚的感覺到四肢的逐漸冰涼，遂起身，朝不知何時又恢復乳白的溪水望了一眼，對溪中顯然浮現的一張臉孔（與他肖似的長相，却年輕了許多）道：

「他們把園賣了，也許再也沒有人會再回來。你們的墓怎麼辦？」

溪中的臉孔靜默良久，道：

「就像當年我們離開唐山一樣。」

便消失。四週的霧無聲的攏了過來，更深的寒意。他抬起腿，放進溪中，暖暖的十分舒適。

他全身浸泡在乳白之中，衣物去盡。水深竟然沒頂。他發覺自己已沒有在呼吸，却沒有絲毫的難受。脚踩在沙質的溪底，輕飄飄的毫不受力。他慢慢的前行，所見是無數透明的蝌蚪圍繞在他身上，吮着，聚着，……水流漸急，他逆水而上，身上一輕整副皮肉隨流而去，骨架、腑臟等等也跟着飄走。他只覺得舒泰，全身的——一抬頭（抬頭的感覺）便瞧見（一種感覺……）水面一群人回繞在一張床邊，床上躺着一個皮包骨的老人，所有的人都在啜泣……

他移動的速度在彈指間加快，直覺中像飛墜的物體，往無限的深度墜落，做無限的增速，而知覺在無限的速度之中漸趨於集中——一種無限舒泰的感覺，類似做愛的高潮——他最後的知覺——他聞到精液的氣味，他感到身體無限縮小，直朝人類視覺以下逼近，他想到自己變成甚麼，一枚精子。

一九九〇年月二十六日

## 評審評語

戀土守根的主題，有其一定意義，但已乏新趣。唯文字優美熟練，對死亡的描寫尤稱精緻而主題屬傷感性，對照於文字風格之秀美精麗乃構成特異之趣，是較其他佳作耐讀可觀處。（何寄澎）

寫在土地上消長的生命力和意志力，令人動容。（廖輝英）

# 第七屆大馬旅台現代文學獎

## 散文決審記

日期／一九九〇年四月十八日
時間／上午十時三十分
地點／師大宿委辦公室
評審
老師／陳鵬翔老師（以下簡稱陳A）
陳幸蕙老師（以下簡稱陳B）
林清玄老師（以下簡稱林）
主席／蘇燕卿
列席／葉麗蘋、鍾春香
記錄／劉秀清

前言：本屆文學獎，散文部分參加之作品共二十一篇，入圍作品為：「策馬林野」、「驚駭的蛹」、「天債」、「學院之樹」、「呼喚」、「哭泣的月光」、「族人與人」、「我有這樣的老師們」、「從夢裏醒來」、「生命的無奈」共十篇。

主席：請三位評審老師各提出五篇作品。第一名五分，第二名四分，第三名三分，第四名二分，第五名一分。

評審組：統計結果如下（依分數高低）：陳鵬翔老師選的是：「策馬林野」、「呼喚」、「驚駭的蛹」、「天債」、「學院之樹」。陳幸蕙老師選的是：「哭泣的月光」、「族人與人」、「我有這樣的老師們」、「策馬林野」、「學院之樹」。林清玄老師選的是：「學院之樹」、「驚駭的蛹」、「呼

喚」、「從夢裏醒來」、「生命的無奈」。「驚駭的蛹」得七分、「呼喚」得七分、「策馬林野」得七分、「學院之樹」得七分、「哭泣的月光」得五分、「族人與人」得四分、「我有這樣的老師們」得三分、「天債」得二分、「從夢裏醒來」得二分、「生命的無奈」得一分。

主席：得七分的作品共有四篇：三位皆選的有「學院之樹」，兩位皆選的有「驚駭的蛹」、「呼喚」、「策馬林野」、「哭泣的月光」得五分，是否列入討論的範圍？

陳(B)：只有我選「哭泣的月光」。

陳(A)：我覺得「哭泣的月光」的文字還算優美，但太多文藝腔，徒然把想說的話變得模糊了。

林：對，我和你的看法一樣。這篇的描述太多，表達的內容模糊。

陳(B)：我覺得「哭泣的月光」的作者饒具創作潛力，以詩的筆法進行散文的創作，對故鄉種族衝突之悲劇，不做表象的陳述，事實的追踪，但從悲劇氣氛的鋪敍中，透顯其哀傷沈痛，晦澀風格令人想起晚唐李賀，是一篇用心寫，也須費力去讀的作品。我是覺得文章氣氛的鋪陳還變成功，我也不否認其缺點，就是指事件的描述灰色。

陳(A)：那就是指他想說的話並沒有說出來。

陳(B)：對，他並沒有說出來。那現在是怎樣？是只選四篇作品嗎？嗎？

主席：對，是主獎一名，三名佳作。

陳(B)：既然二位皆未選「哭泣的月光」，加以缺點又變明顯，我想我也不堅持。

林：哈！那妳是要放棄啦！

主席：那麼「哭泣的月光」就不再討論了，剩下四篇全部是得七分，哪一篇才是主獎，請老師討論一下，我們是一篇一篇來討論，還是……

陳(A)：就一篇一篇來討論吧！

主席：三位皆選「學院之樹」，就先來討論這一篇。

陳(B)：其實每篇都各有它的優點，也都各有它的瑕疵。是的，說的沒錯。

陳(B)：「學院之樹」這一篇，是男生、讀中文系的人、大馬旅台身分—三種特質集於一身，是成爲作者檢視自己當前心境與未來路向的背景依據。文中，學院之樹是一種象徵，也是一種期許；但格於現實環境，作者所透露的訊息，却隱含悲觀傾向，這一株學院之樹尚未找到屬於它自己的天空，也尚待汲取更多成長的養分。作者能有這樣的反省倒是可以肯定的，但若要講文學，很多還可以再濃縮，再精簡。

陳(A)：我是覺得寫台大文學院旁的那一棵榕樹，描及相當生動。問題是，由榕樹到「百年樹人」的「人樹」的轉承，到對情侶的抒寫，破筆不少，也有「定向透視」的缺點。作者在文學上有意做突破，但仍留有新舊雜揉的毛病。在描述方面，有時非常突出生動，所採取跳躍中剪裁也非常嫻熟。如果多加注意邏輯進展，文章一定非常突出成功！

林：我是覺得這一次馬來西亞文學獎作品都着重反省與分析，就是指自己內在的內省工作。這一篇的內省工作比較含蓄，結構比較穩固，一個個層次往前推展，其他作品在內省工作上都顯得很凌亂。這篇文章有幾個段落我覺得非常好，也就是說具有象徵意義，如樹從圖書館伸進去，那種感覺非常超現實。一開始作者就表明他創作的意圖，然後這意圖推展，將散文張力拉開，使它不成單線的發展。這一次我發現大部分作品是呈單線的發展，這一篇在張力上比較好。當然這一篇也是有很多的廢句，但就整體而言結構比較完整，文學也美得落實，不會令人讀後有輕飄飄的感覺。

主席：現在我們來討論「策馬林野」。

陳(A)：我給這篇文章得第一。內容是抒寫祖父、父親策馬洪荒

膠林的英姿和作者的嚮往以及作者在馬戲團邊看馬，在台北街頭騎「鐵馬」的種種感觸。在文學上應用平行句，對比形聲文學的技巧，把散文詩化，唸起來有節奏感，文學樸質無華，頗有李廣田的味道，是此次徵文章中之翹楚。作者頗能掌握虛實，想像與實寫雜抒的技巧，又能製造氣氛、節奏，非常成功。

**陳(B)**：這篇我也有選。我是覺得作者創作企圖變龐大，個人對馬的愛慕情結，寫至宗族血源的尋根探脈；祖、父、孫三代的希望、故事與追尋，均由馬的意念來貫串，主題構思獨特，饒具文化省思意義。可惜文章多處流於散漫，鋪敘尚有待精簡濃縮。此外，以「滴答」狀馬蹄聲，過於輕巧，亦與全篇風格不相協調。

**林**：兩位對這篇文章的優點我都承認，可是它有兩個大的毛病：第一是結構鬆散，不能掌握其所表達的主題。第二是文章的每一段落都提到馬，使文章的張力受限制而無法加以拉開，呈單線的發展。

**主席**：現在來討論「呼喚」。

**林**：這篇文章給我的感覺像電影的軌道；作者意象非常豐富整個畫面都呈現出來，但並沒有刻意描寫內在的世界。由於意象豐富，可以感受到其內在有很多重疊的情感，往前推動。所以，鏡頭給我一種流麗、詭譎的感覺，類似歐洲法國筆記派的電影。但是在主題上較令人難以了解，即難以揣測作者想要表達的是什麼。

**陳(A)**：作者的想像力豐富，運作力非常好。並有超現實主義的味道。內容與K生前至逝世後迷濛交錯的思緒感覺有希區考克、現代魔幻電影的奇幻感覺效果；將現在與過去，眞實與夢巧妙交錯，顯得相當令人驚詫。其實，這是很好的一篇小說題材。把背景擺放在熱帶一個膠工家庭：K對死去的妻子的追尋以及終至逝世。在文學表現上，是簡潔有力，頗爲老到。

**陳(B)**：我覺得這篇文章在文類上予人一種難以界定的感覺。一般上，得獎作品都具有示範作用，但此篇是介於小說與散文之間的模糊，作者似乎投錯組別了。

**陳(A)**：我之所以沒給這篇文章第一也就是它在小說與散文間難以界定。

**林**：其實這篇文章可以是散文，因其所描寫的人物形象並不鮮明。

**主席**：現在討論最後一篇——「驚駭的蛹」。

**陳(B)**：「驚駭的蛹」也具電影的味道。

**林**：像侯孝賢的電影!?

**陳(A)**：這篇文章用近乎意識流的技巧，串起童年時的幾件小事：屋前支柱旁的老伯，平日以賣肉營生的乩童，新家屋後穿鳳梨黃短裙的女孩、舞獅等等。作者似乎告訴我們，他想在主觀現實眞相，透露一些識見，也同時蘊埋盲點；他在創作中即已埋下自我解構之盲點。頗有見地的一篇散文。在文學運用上相當流利、成熟，但其中有些錯別字。

**林**：我蠻喜歡這篇文章，閱讀的時候使我回顧自己童年時似曾相似的經驗，感覺到有親切感。作者有才氣，意象豐富，語言之運用活潑、觀察、思考、情感細膩；在成長、蛻變的過程學習到對世界的觀察。

**主席**：四篇入決選的作品都已討論完畢，現在是要決定主獎的作品。

**陳(B)**：就這四篇再進行投票

**評審組**：統計結果如下各篇依分數高低累加：第一名4分，第二名3分，第三名2分，第四名1分：「驚駭的蛹」得十二分、「學院之樹」得八分、「策馬林野」得六分、「呼喚」得四分。所以，主獎是「驚駭的蛹」，其餘三篇皆爲佳作。

主獎

# 驚駭的蛹

台大外文四
陳俊華

## 一

生命的分崩與和合、迷離與剔透，一些即相對立又交融渾沌的印象的組合，早已在我幼稚的心靈中，進行着情感與理性的交織與衝突，迸發出一些光和影的記憶。部份的記憶，像漣漪一樣泛開復消逝；另一部份，像成長中的蛹，節奏異常緩慢，卻滿溢着生的喜悅與驚駭。

喜悅與驚駭，發生在一個陌生的世界裡。

我枯坐在門檻上，透早就枯坐在那裡了。想像一些飄渺而具象的形體，一些關於天后宮廟前的快樂的事和跌宕爽朗的笑聲。

九重葛的葉影在牆上晃動着。新家的院子裡有一大坪油綠的草地和一蓬與屋簷齊高的九重葛，茂密而凌亂。清晨的太陽躲在九重葛後面，猛眨着惺忪的火眼。它眨得厲害時，我的眼皮也跟着上下跳動，一刺一刺的，把我還沒洗過的睡容和沾有眼屎的眼睛，都洗淨了。

那一年，我才六歲，第一次感受到離別的震撼。許多熟悉的人和物，必將離得我好遠好遠，我憤憤的想；正當我已經開始用刁蠻的嘴去頂撞或討好隔壁雜貨店老板的時候，正當我被允許溜躂得更遙遠，遠至那一片濃綠陰深的油棕林的時候，我卻被勒令離開了那裡。我直覺我像是被剝奪了大胛骨的黑狗。在夢中，聽到流麗潺潺的溪水和嗦嗦起伏的葉浪聲，我會先輕吠幾聲，復而高亢的長嘯，向萬般寂寥的天。

縱然是一樣的藍天……。我定定的望着九重葛，想像它桃狀的葉子和粉紅的花兒，在我好玩的心靈中，有什麼可茲遊戲的價值？這是我第一次發覺到生命中不能缺乏遊戲。遊戲可以排遣太多不必要的寂寞。而此刻，寂寞正在我的內心滋長，侵佔了我鮮活的心。雖然那時候，我一些兒也不知道寂寞是什麼？

我原來可以天天坐在紅土坎上，遙望十八支的油棕園，在亮麗的晨光中，閃爍着幽渺的星光，一忽兒近，一忽兒遠，一忽兒稀稀落落，一忽兒密如波光。就這樣被油棕園看着長大，從沙龍搖籃睡到籐椅，從籐椅坐到長板凳，然後站立起來，站在高高的紅土坎上，傲岸無所畏懼，像要迎向一軍油綠的綠林，我抖擻着，撿起一顆紅石子，向一片廣袤無邊的綠丟過去。坐在五脚基的阿伯，擱下長長的水煙筒，嚙着一嘴焦黃的牙齒，呵呵的朝我笑。

「囝仔，你知道你在丟什麼？」

我傻楞楞的凝視着冒煙的水煙筒，不答腔。

「日本鬼啊！」他的語氣沉重，眼神深邃。「你看，你看，一閃一閃的，那就是磷火，被咒的屍骨日夜都在不停的燒啊！」

後來，日本鬼就成了我恐嚇其他小孩的工具。我不知道日本是什麼，猜測它是一種厲鬼。後來大家漸漸不怕了。大家說好要一起到那片油棕園去捉鬼，去消滅他們的磷火，讓他們在十八層地獄裡燒得更熾熱。那時我好不願意磷火會消失，那更是我記憶中最初的美和神秘。其他的小孩去了，也安然的回來了，可那油棕園依然兀自閃着一樣的晶光，我依然喜歡站在紅土坎上，極目眺望，耳聞八方。常常，常常不知道從那裡會傳來一兩聲槍聲，像憋了好久的氣。那當口，亞伯會倏忽縮着吸煙筒的嘴，全神灌注的聆聽槍聲和盪盪的餘音，然後嘿嘿的嘆兩聲，又繼續抽他的水煙。有一次，我赤脚偷跑出去，去到宰豬場的木屋邊，看到地上攤着兩只死狗，兩注赤紅泛黑的血從胸膛流出來，兩灘血水滙成一片，流到污濁的泥溝裡。我忘不了那兩瓣像大紅花的傷口，以至於在以後的歲月裡，每當學校舉行國家慶典，掛起長長的大布條的時候，看着一朵朵大大的大紅花，我便想起那兩個透大的傷口，還有狗兒木木的眼神，像在渴望什麼似的。

我看了看九重葛，花朵開得正旺盛，又望了望遙遠的一座孤山，也是暗綠色，很像油棕園的綠，但是太遙遠了，反倒像一張單調的屏風，阻擋海上吹來的風，製造擋風雨。路上剛經過一輛學生車，車的後面閃出一輛叫賣蔬菜的小車子。紅的蘿蔔、木薯和蒜頭；綠的芥蘭、菠菜；褐黃色的番薯和馬玲薯，把一條街點綴得分外亮麗。賣肉的摩哆車眨巴着喇叭從街尾轉進來，停在門口，問我要買肉嗎？我搖了搖頭，用不靈光的福建話應道：「沒！」他好像有點失望的樣子，回頭疑狐的看了我一眼。我猛然記起來了，媽一早交待過，賣肉的來時，叫她一聲。我隨即揮動雙手，叫賣肉的回來。他喜滋滋的朝我笑了一笑，又眨巴了兩聲喇叭。這時，媽已經從後院快步走出來了，湊到裝肉的大竹簍邊，挑三撿四。昨晚媽說過，要給弟燉藥，要買上好的瘦肉。

## 2

**媽** 靠在牆上，看着賣肉的攪動絞肉機。一絲絲的鷄肉碎落在媽帶來的盤子上。賣肉的敞着上身，當胸一塊朱紅的疤痕，像什麼來着，我也搞不清楚。可是它卻引發我許多神秘而幽邃的聯想。那會是灼傷的嗎？還是哪門功夫的當胸一掌？是心痛絞出來的？早晨十時的陽光從天井落下，照在他淌着汗水的背，水晶般閃爍着。媽站在暗處，彷彿很遙遠似的，像在那里窺伺什麼。賣肉的紅胸抖動着，在我眼前，掠過一束束紅色的光。我看了看裡屋，陰深晦暗。我趕忙跑到媽身邊。

後來，我終於進到了裡屋。我躲在媽身後，在她的臂彎裡，虛視我不甚明瞭的儀式。賣肉的背還是冒着汗，綠豆般凝在毛孔上。兩柱大紅燭照亮了晦暗的神檯，三幾對崢嶸的眼睛虎瞪着我。他把雙手張放在神枱上，雙脚抽搐，亂蓬蓬的頭髮也輕顫着。這使我想起故鄉的齊天大聖。一個月圓之夜，突然，山丘坡上，傳來一聲長長的吆喝。「變猴了，變猴了。」一條馬來學校路響徹村民的驚懼和敬畏。然後是一串亂糟糟的尖叫聲，眞像猴叫。接着，是一聲聲淒慘的叫饒。我瑟縮在被窩裡，讓聲音塡滿我激盪的胸膺。次日，我透早奔跑到廟裡，什麼也沒看見，只見一根銅棒，沾有乾了的血迹，還發散着腥味。後來，我才搞懂發生了什麼事，原來猴王奉旨懲罰失職歛財的村長，打得血淋淋。從此，只一句「猴王打人」，沒有人再敢闖進廟裡玩捉迷藏了。那根棒還立在神龕旁邊，我遠遠望着，一股正義之氣湧到心上，也吆喝一聲，猴跳着奔上山丘坡，滑下紅土坎，着了一身紅土，進到家裡，媽從門板閃出來，往我的小屁股抽了兩下鞭。

賣肉的越發抖得厲害了。神枱在輕顫着。突然，他停了顫抖，一切都停了，空間和時間，空氣也凝在晦暗的四壁間

。我溜了溜周圍的人，他們都楞瞪着眼睛。突然，賣肉的半躍起身子，雙掌猛地碰的一聲拍在神枱上。我幽幽忽忽聽到一聲淒厲的呻吟，不知從何處傳來。那是悶哼的呻吟，像夜半狗兒警示人的低吠。低吟聲漸漸轉亮，彷彿一輪空嚨嚨的雷聲打從遠方緩緩推進，逼近了，逼近眉梢了。他的喉頭上上下下蠕動着，很乾渴似的，一陣似一陣的悶雷如東北季風期的天空，被烏雲鼓得透不過氣來。問事的人湊到他身邊，敬畏的半弓着身子，咕嚕嘰哩的說了些我不太懂的事。

靈媒，那賣肉的也是個靈媒，那時我們都慣稱他作乩童。他能上通天堂下通地府。在以後的歲月裡，我對天有了一份敬畏。每當我望着藍天，總會想起打赤膊的乩童，幽幽忽忽的，彷彿天也向我說話了，論說一些我似懂非懂的話。我看見雲在重組天的話。一朵環狀的雲擁着一朵小雲，我想起媽溫暖的背彎，想起媽唯一的故事，一個孝子的故事。我看了看天，天彷彿在靈顯天道了。那個孝子活在古早古早以前的中國……中國是什麼，我不知道。只知道，中國像天一樣遙遠。我又想起那一片綠，油棕林的暗綠和閃光。

我把小臉擱在媽的臂彎裡。乩童喃喃道着一些聽不懂的符咒。我無趣偏了偏頭，看看門外的人群。我瞥見一個膚色棕褐眼睛亮麗的小男孩。他站在鐵籬笆外，不安的溜着雙眼，一忽兒看看左右，一忽兒又定定的望進來，像要看透什麼似的。我不知道他是誰，只知道他和我有點不一樣，彷彿他活在一個世界裡，我活在另一個世界裡。我又看見一個和我活在同一個世界的小女孩。著了一身鳳梨黃短裙，脚下跋一雙塑膠鞋，昂然的立在一段砍倒的樹幹上，直睃着眼睛看完一場乩童上身。而我仍縮在媽的臂彎裡。我嫌惡的睥了她一眼，妒忌她的無畏。

3

## 我

漸漸發覺新家的好處了。

上學時，走在一條紅石子路上，有一家人會準時出來餵鴨子，嘴裡嘟嚕嘟嚕叫着，白淨淨的鴨子便圍攏到她脚下。巷子的中央有一條後巷橫切過去，走不多久，就有一棵番石榴樹。我喜歡坐在它白溜溜的支幹上，看一戶人家在後巷曬冥紙。搭建出來的帳蓬下，坐着四五個人，手上都忙着把金箔黏貼在冥紙上。一天，我爬上番石榴樹，去採擷一粒懸得老高的巴樂。我把書包擱在地上。當我伸長的手要碰到那粒巴樂時，地上來了兩隻白鵝，聒噪着啄開我的書包，在那裡用啄翻弄書本。我猛然想起書包裡的「水粿」，那是我最喜歡的食物。我胡叫着，叫鵝走開。做冥紙的那家人都抬頭看我。我看到一張熟悉的臉孔了—那個站在樹幹上的小女孩。她揮動了一根長竿，驅趕白鵝。那一身刺眼的鳳梨黃已經卸下來了，而今穿了一件舊邋邋的花布連身裙。看着她，嘴上停了胡叫。她拿起我的書包，掛在枝椏上，然後瞄了我一眼，走開了。我還來不及道聲謝。後來，我沒忘記要當面向她道謝，但是，我沒有這個膽子。

那一年的中元節，我遠遠的瞧見她提着兩個與她等高的紙樓走過來。紙樓上繪有孝子的故事，也繪有仙人和仙女。那時，我不太懂得中國的民俗和神話。我只見到一個手持拐杖的光頭老仙，駝着背的形象；那是最吸引我的了。其他的天仙都美得俗氣，人間的彩筆怎能畫出眞神韻？反倒是鐵拐李更接近人間，他彷彿就是人，就活在我們的周遭。

小女孩蹣跚着過來了。我站在樹蔭下，等她走近。她用紙樓擋一擋大太陽，她的眼睛瞇細起來，嘴角撇了一撇，一臉倔強又可愛。她從我身邊走過。我還是沒有向她道謝。她彷彿不知道路邊有個人似的，我想，一定是紙樓擋住了視線。我不怪她的無禮，我只怪大太陽。

那是我最後一次看見她了。之後學校放長假，我回到永平渡假。長長的六個星期，我又回到一片濃綠之中。可是那

一身鳳梨黃，那一身花布連身裙，細瞇的眼睛和倔強的嘴，這些我一直都惦在心底。我一直要向她道聲謝，可是僅僅如此嗎？我心中彷彿還有一些深深淺淺的話，很飄渺恍惚，捉摸不定，無以名狀。

是的，我心中還有一句不可告人的話。

等我打永平回來，她們已經遷走了。後巷的白鵝也不見了。我問媽爲什麼他們搬走了，媽支吾的說：「有人要他們搬走。」誰呢？

那一年的長假，好像發生了什麼事，有關械鬥的事，就在這一個鎮上。我發覺「花園」裡有些有錢人的屋子都築起高高的磚牆。世界分隔成兩半。

## 4

人們彷彿忘不了一些遙遠的事，又易於疏忽那些事給予人的警惕。我發現在我的世界裡，存在着許多這樣的人。我是不善於遺忘的，也善於遺忘。一些事是極富意義的瑣事，一些事卻眞的瑣碎得要命。但卻是人們兜不開的「重」。

他撿起一塊大石扔過來。我卑夷的看了他一眼，怪他沒有考慮到砸破腦袋瓜的危險。第二把石子像散彈一樣瀉下來。我縮在豎起的玩具車後面，險些被擊中。我也隨手捉起一把小石子，向對面撒過去。他蹲踞在芒果樹後面，探出頭來乜視我。那種眼神是廟前的眼神。那種眼神彷彿不屬於我所熟悉的世界的人。他立了起來，說了一長串我聽不懂的話，我也模仿他，揶揄他連話也說不清楚：嘰嗦咋嘰嗦嘰嗦咋嘰嗦，他在樹後嗤笑一聲，也大聲的唱着「嘰嗦咋嘰嗦」。我想他以爲這就是我的語言。我不禁大笑。雙方你一句我一句的回彈起來。石戰變成了舌戰，一場沒完沒了的爭辯，只不過我們之間是透明的，在大太陽底下，一邊大笑一邊嘲諷，好像要洗滌心中的什麼似的。

語言是思考的要素，沒有語言，如何思考呢？我也不確定。可是，語言是可怕的，這我倒肯定。至少語言是不準確的，所以常常語言成了主人，胡擄了人類。巴別塔的經驗是可怕的。人類—人類與人類之間—的眞正懲罰應該始自巴別塔。

我忘不了一些具有深遠意義的肢體語言。那一年，我站在門前的石墩上，遠遠看見一群白衫黑褲的人，鑿鑿鑿鑿的轉進街來。一頭金黃的獅走在前頭，炯炯的眼虎瞪着人們。林家在屋前掛了一束青菜和紅包。金獅在下面探了一探，蹲伏一下，一跳跳到竹竿上，攀爬直上。張了張大嘴，把青菜嗅了嗅，然後便一口把菜銜進嘴裡，在半空便咀嚼起來。突地，獅頭一擺，翠綠的菜一片片飛將出來，撒了一地青翠。

金獅從竹竿上攀下來時，還未立定，遠處便傳來一陣連聲鼓點。一頭黑獅飛奔着冲到跟前，一脚便要踹上去。金獅馬上滾了個身，又站了起來。周圍的人都在叫好、叫打。那頭黑獅便愈鬥愈猛。我瞥見有人亮出刀子，我的眼睛眨了一下，刀光刺進我的眼底。有幾滴血濺落在地上。兩個路過的警察遠遠的看着，嘴上叼了一根煙，在笑談着什麼似的。

我忙到處找媽，可她不知到那裡去了。我要告訴她，讓她去制止一場械鬥。我看見那個小男孩在籬笆內，睜大了眼睛，眼神多了一些嫌惡。他看了看我，向我說了一串話，鼓聲太大了，我聽不見，但從嘴型判斷，他像在說：嘰嗦咋嘰嗦。我沒有回他。我憤憤的跑回屋裡，看見媽在餵小鷄喝水。我一頭栽進媽懷裡，痛哭起來。媽拍着我的背，一只手掩住我的左耳，右耳貼在她懷裡。她叫我不怕。她那時壓根兒不知道我怕什麼，她以爲我怕舞獅猙獰的外型和震耳欲聾的鼓聲。她是不知道的，許許多多的人都不知道。可是他知道。可是他知道，那一個小男孩一定知道。我的心一直迴盪着，最後睡在媽懷裡。

醒來時，天已經亮了。我的脖子好酸。彷彿做了一場大

夢。我蹲踞在門檻上，看着一地的紅炮紙屑。我想裡面一定有血，一定有。不過，人們都沒有把紙屑掃開，人們都在掩飾一些什麼。晨光又透過密蓬蓬的九重葛，照在我的臉上，洗淨我的眼屎—比往常積得還多的眼屎。

喇叭聲又從遠處傳來，賣肉的人又來了。

後來，弟的病治不好，媽把弟給賣肉的當乾兒子，不久弟的病眞好了。可是我始終不明白，還有許多許多病是治不好的；賣肉的，爲什麼治不好那些病呢？若說天神祐護着他。這只是我的一念。不過，我這樣想，我就不怕乩童了。

因爲，世上還有許多事是解決不了的。

一九九〇、二、二十七

## 評審評語

常常，我常常發現這樣一個事實：我們太早知道人是什麼，以為人就是我們心裏所想的了，以為問題根本不是問題，所以我們的驚駭與喜悅還沒來得及開口說話，就預先垂死在冰涼的麻醉臘盤上。

這篇散文不過是一件倉促的實驗品，慶幸的是我所尋找的形式終於有了一點端倪。我仍堅持抒情的自我探索，而且努力著尋找更適切的文體、聲音和意象，來組合、併湊許許多多看似無關輕重的瑣事。我期待一種類似交響樂的不諧和的統一。

## 得獎感言

用近乎意識流的技巧，串起童年時的幾件小事，文字相當流利成熟。作者想主觀現實真相，透露一些識見，也同時蘊埋盲點，他在創作中即已埋下自我解構的盲點。是頗有見地的一篇散文。（陳鵬翔）

有才氣，語言活潑，意象豐富、細膩。（林清玄）

佳作

# 學院之樹

台大中文四
黃錦樹

夜臨，週遭「霍」的暗下來。長廊裏燈光黯淡，黑灰色的人影緩步其間，像黑白的舊時代電影畫面。三幾間課室接續的「砰」的關上大門。講台上的教者眉間有痣，神情比室外的風還冷。有人亮了課室的燈，鐘便敲響，無情的連續着。我們快步走出，風迎面撲來，寒意自袖口、領口、褲脚迅速纏上，在全身亂竄。我們總是把燈光留給夜間部的人。

文學院像一隻蒼苔遍佈的百年老龜，宛如石化般的寸步難行。也許唯有逢上強烈的地震才會驚醒，而發出幾聲口齒不清的「嗬、嗬」——我們像是一間落伍的博物館裏的學徒，總迷惑於乾屍的製作程序。只有那棵老榕樹，吸收了這裏所有的精氣，屢屢在寒雨中發出慈祥的笑聲。厠所在它旁邊，圖書館也在，提供了它一切需要的養份。在圖書館二樓擺着潰水線裝書的架子上，我們親眼目睹榕樹的根鬚自牆縫中擠進，像蜈蚣一樣伸動觸角往左右探測，再伸進，瞬間無數的細根自巨龜的甲縫中透入。捲上書架，吸盤似的糾結在每一部書上，狠狠的戳進，吸吮，發出絞榨甘蔗水時的貪婪聲息。翻過每一個書架，一切都已根深蒂固。我們好奇的找尋野生蘭的踪跡。而除了榕樹，除了青苔，便是羊齒植物，每一粒孢子都在追逐塵埃。

鐘聲無奈的響起。深夜，老榕樹在做持續而深沉的呼吸，那是標準的摧眠曲。一些氣氛怪異的課，我們比旋轉中的風扇還疲憊。教者依着書唸，學者依著標點符號打瞌睡，盛唐的夏季。驀然驚起，覺脚底刺疼，一望，只見根鬚迅速退走，留下淺淺的血跡。瞌睡中手指自然的往左邊移動，亦步亦趨的跟着講台上的聲音。那一年，我們牢牢的記住一個名字：容庚。

走出文學院，過椰林大道，右邊是那棵等待六月的鳳凰木。她負責提供每一屆的畢業生一個可供回憶的背景，樹下的落紅永遠像樹上的倒影。左邊是出了名的傳鐘，小得惹人憐，初見時還以爲只是個縮小了的模型，「眞跡」留在某博物館裏。那一夜，我們偷採橄欖，直到午夜。近視特深的校警來回巡過三趟之後，我們便瞧見傳鐘下有兩個人在支頤枯坐，一東一西，分佔兩邊。那是個詭異的夜晚，陰風習習，月亮銳得像吸血鬼的獠牙，薄得像許曉丹裙子的烏雲來回亂跑，風，吹得很高。月光稀淡，帶着些微的綠色照在兩個支頤者身上，宛如長了薄薄的一層青苔。我們鼓起勇氣從樹上滑上，提着一袋橄欖，朝二人走去。

——是我。

——原來是你。

其中一人果然是殷……，「五四後期人物」。他十分懊惱，

一來發覺邏輯解決不了人性問題，二來發現他的大弟子十分墮落，強制學生買他的教科書。支頤的他夜夜都在思考自由和民主的問題。

「我現在發現每天兩個小時的思考時間實在不夠用。」另一位支頤者大概覺得廿二響的傳鐘還是太長了些。他惺忪着雙眼道：

「文學院變成博物館不是我的錯。……絕不是……。」校警的車燈穿過他倆的身軀，只有心還是鮮紅的。我們迅速沒入黑暗，僞裝樹的影子離去。

僞裝樹的影子的不止。我們，還有一些穿深藍色衣服的中年夜行人。街燈忽明忽滅，像是爲製造氣氛而刻意設計的擺設。杜鵑花叢在夜裏提供了大片黑暗，在午夜前是情侶暫時的巢，夜行人忍者似的匍匐、監聽、監視。他們彷似扮演傳說中「守宮」的角色，來自遙遠的神話。此刻有人著長袍在椰林大道逛來逛去，提着一瓶酒（像一根棒子），一面唱歌，一面狂笑（驚起山鳥），然後對着一棵椰子樹，掀起長袍，「噓」的虛提起一條腿……哈哈大笑。除了「我沒有醉之外」，穩約聽到他在喃喃：

「……在教堂裏，他們用膝蓋；在舞會裏，他們用脚跟，他們的神經系統已經下降，……」

接着聽到遙遠的回音：

「幼稚園大學！」

而我們彷彿並不覺得遺憾，反正這輩子都還沒唸過幼稚園，現在補上也無妨。只是，這順序……

離開熱鬧的場所，往郵局的方向移動。時間倒退回午夜之前，繞過化學館，往湖邊移動。都是情侶，在行走中也在強調「整體感」。在新生大樓幽暗的走廊上，堆着一團團更深暗的陰影。白色的欄杆下黑衣人水蛭似的貼壁，欣賞這祈禱「新生」的蛇纏祭儀。和平的世界，各取所需。另一個忍者蹲在路旁，嘴邊一點紅星，姿勢如一堆糞。偵探似的左右掃瞄，稍頃，換班。而校警還沒有來。

我們來到湖邊，佈滿情人的湖邊。月沒有醉，倒是人不清醒——這湖岸飽受山盟海誓的摧殘，已經崩蹋了不少，水也混濁得很難看。湖中的亭子比李後主詞中 ,j梧桐還寂寞。欄杆拍遍，我們終需爲自己找一個定點。想起當年高信疆對溫瑞安的期許：「爲中國做一點事」沒料後來却變成可悲的詛咒。想起一位新加坡學長的一句話：「每一位台大中文系的男生都是一個具體而微的溫瑞安」。而悽悽惶惶，一旦踏入文學院便要背負取經之名。這是否是另一個詛咒？無心插柳，硬要成蔭。湖太窄太淺，根本興不起波浪。中國已經越來越遙遠，彷彿只有歷史意義而沒有現實意義。想起南宋、辛棄疾，最近報上的生態報導山禿水枯，……。中國的大湖，已紛紛走向羅布泊。

我們都是讀中文系的人，且爲男性，是註定的，少數中的少數。幾代以來讀中文系的男子似乎都沉寂（女子更是緘默），除了那棵樹——鄭良樹。他的存在已然變成一種高貴的象徵，在這個重商主義的年代。那些日子裏，在研圖的閱讀室我翻閱一本又一本過期的新潮，看到一些熟悉的名字：溫瑞安、黃英俊、羅正文、傅承得……他們都是詩人——都曾經是詩人，有些現在還是，有些已放棄。曾經擎起神州大旗的溫瑞安在旗毀劍斷之後始終麻醉在武俠與偵探的世界中，「不務正業」。黃英俊從商。在台時猛守政論出版雜誌感時憂國的羅正文也近乎封筆。傅承得和光同塵，……。所有的這些「稀有動物」或隱或顯，過多的期許彷彿證明只而我們彷彿並不覺得遺憾，反正這輩子都還沒唸過幼稚園，現在補上也無妨。只是，這順序……

然而總要努力過，且必須調整努力的方向——中國已然遙不可及——且以更沉穩的步伐，爲下一代做點事。即然背負「取經」之名，便不能空手而回，即已插柳，便要成蔭。

然而人生的變數太多，更多的選擇機會會在眼前出現，眞的會堅持那一盞燈麼？所能把握的，永遠也只是個「現在」而已，能兌現的承諾也是。

常常在來往上學時會若有所失，這一條路，這街景，這所有的一切情景，都是那些「先輩」昔年走過的；甚至一間間的課室、圖書館、課程、老師、教科書、講義、講台上說的話，都是相似的——當然，還有住的地方，說不定是同一座建築，只是不同寢室。這諸多的類似與重疊使得人生顯得有點荒謬，不同的似乎只是時間與及名字。

往往深夜，或者滂沱大雨之中，就會聽到四方的樹重濁的深呼吸、吸吮——像患了重感冒的病人在勉強的吸氣——那股費力。這便是這現實的部份眞實了。一棵棵的白千層上半身換了容貌、換了葉子的形狀，榕樹章魚似的纏抱，粗大的根往下戮伸，插進泥土中，如健壯男子的腿，於焉便完成了一場偉大的戰役。

每回深夜，我總聽到類似爆裂的聲音。那學院，像卡通片中每一塊磚都彼此斥離，每一處縫隙都有鬚根蠕動，整座學院在舒緩漲大，裏頭盡是爬蟲類的聲音。然後舌尖狀的綠葉繞着每一塊磚長出，那棵榕樹這時露出葉梢來了，以指揮者的姿勢。我乘夜色離去。

一九九〇年二月二十七日草

## 評審評語

寫台大文學院旁的一棵榕樹，描寫相當生動所採取跳躍式剪裁也非常嫻熟。作者有意在文字上做突破，但仍留有新舊雜揉的毛病。（陳鵬翔）

學院之樹是一種象徵，也是一種期許，但格於現實環境，作者所透露的訊息，却隱含悲觀傾向。這一株學院之樹尚未找到屬於它自己的天空，也尚待汲取更多成長的養份。（陳幸蕙）

佳作

# 策馬林野

台大中文三
劉國寄

入冬，沏一杯熱茶，翻開徐悲鴻畫册。畫中的馬昂首踢腿，飛竄待奔。漸漸，一股暖流賁張，周流全身，這種感覺似乎遙遠，却熟悉如眼前。那是一種等待的心情。我闔上眼，靜靜嗅聞草木根莖的芳香，地瓜熟透的甜味。草晃動，青蛙撲撲從窪水跳進菜畦，蜥蜴爬過一行足跡竄入樹林間去。黃昏斜暉，我在等待。甫入定，輕輕的馬蹄聲從林間響起，滴答、滴答，來自洪荒，來自原始。晚風拂過草尖，飄來一縷乳香，是土味，我睜眼，全神貫注望着那條通往家裡的紅泥小路。

我已經習慣了那種等待。熟悉、親切、粗豪、以及辛酸。拐過落日，穿越熱帶膠林，窪水濺潑，然後是一片草野，然後是馬嘶。滴答、滴答。影子輕快，我不由發出一聲讚歎，雖然這讚歎每年都一樣。有時我會看到驅馬的祖父，有時是策馬的父親，以及坐在馬拉曳的車斗內的母親，還有正蹲在草叢間等待的我。馬邁出膠林，停在草野，我聞到發自馬身上的洪荒味道，抓抓馬鬃，我被拉進馬車斗內，叭的一聲馬車又走了。我心裡眞希望祖父的馬，能帶我回到那一片洪荒的地帶，有原始的神話，有水源的淙淙。

是的，那是孩提的神話了。不知什麼時候，母親帶我去參觀馬戲團，在售票門口，佇足、徘徊好一陣子，又在馬戲團的四周繞了幾圈，以滿足我的苦苦哀求。最後累了，就逗留在馬廐旁，有一股濃郁的味道撲鼻。這時，一個漢子牽着一隻黑褐色的馬走過來，滴答、滴答，一步一步敲入心坎。就這樣我開始跟洪荒立下了約定，在馬的昂首舉足間、顧盼自豪的馬嘶裏。我望着那馬，黑眼珠閃爍如流星的一刹，黑褐色的皮泛起皺紋蠕動如蚯蚓。馬蹄踢踏，似乎不安於份於主人的牽曳，欲脫繮繩遠奔。我盼望牠能越欄脫困，帶我奔向原野，可是母親不許我靠近，因爲馬會踢人。不過，策馬奔向茫茫原野的夢想，就如「落地生根」之根莖，牢牢紮實於胸中。

我想，祖父對他的馬，也一樣有很深沉的約定吧？

想那時我蹲在草根香裏，最期待的就是祖父策馬的神态。滴答滴答帶來薄暮，帶來微笑，又那般神秘。當我摸一摸祖父的馬，赤褐的馬皮，銅雕般硬朗，想來祖父年紀高邁，策馬却如風，吆喝着奔竄膠林，快速來回顛簸於市場和家裡，馬嘶捲起落葉滾滾，如蒙古草原的狩獵者，電馳着歲月的辛勤和無奈。這是棄國南來，只能見半島膠林茂密，却沒有遙遠故鄉廣濶無際般的任憑馳騁。一旦我接過祖父遞給我的繮繩，無意中摸着他滄桑的手，正自呆愣，祖父已哈哈笑着

走進薄暮的晚風裏，瘦佝，悲涼，一如我手中握着漸已失去體溫的繮繩。

蟲聲嘒嘒，祖父蹂着月涼抓一把雜草沙沙置於馬前，低首看看馬津津地吃着牠的晚餐。林霧氤氳，蛙聲閣閣中巡視一下菜畦，有時對於野猴的侵襲毀壞也唯有血汗白流的長歎。穿過纏繞枝林的蛛網，可以聽到蜘蛛肚腹裏可怕的囂叫。推開豬欄，小豬吃飽呼呼大睡，母豬却在打瞌，從夜里歸來，祖父就好像經過一世紀長的膠林，爲尋找什麼似的抵達原始洪荒地帶，然後又折騰回來，雖然心中牽掛已了，而歲月早已自脚底爬上額頭。這一從洪荒折騰回來，那種從祖父身上聞到的神秘氣息，加上馬的汗騷味，從此就一直存焉我心中。我好奇，不斷努力尋思、搜索，循著味道。然此搜索，却因抗日戰爭爆發而中斷。

我從母親口中知道，祖父有一小塊菜田，替人割膠，也養幾頭豬，還有用來搬運農作物的那匹馬。也許是民族的優良傳統，祖父非常勤奮，家窮，養的馬却硬朗魁阜。我知道祖父是捨不得的，可是日軍一到，遲早被日軍抓去當坐騎，只有將馬轉賣出去，舉家遷到城鎮上。而祖父對馬的約定呢？那種從洪荒滴答滴答的奔馳而來的神姿，那硬朗的豪笑，那默視馬低首嚼食的眼神，那神秘混含着馬身上汗騷味之氣息，都消失在夜裏的膠林黃昏我只能呆呆的望着？在草根香中惋歎着？

母親說，我父親就只有呆呆地望着。祖父只會哈哈豪笑，我父親只能一味循着祖父的神秘氣息作努力的尋索。祖父賣了馬，不久也去逝了。對於馬的約定，父親毫不考慮的全盤承接。土生土長的他，似乎已從祖父身上學到那種神秘氣息。馬未轉賣以前，祖父偶而由父親騎馬替他跑市場，讓父親有機會驅馬奔騰於草野膠林黃塵間，泥濘汗濺，如脫繮的初生之犢奔向廣濶未來的天地，然後曳着滿斗赤霞滴答滴答一路將軍似的凱旋歸來，接下祖父的豪笑，又一路顛顛簸簸抽開豬欄加足飼料，繞着一壠一壠菜畦向肥綠綠的菜誇耀一天的成果。忙了整天，夜裏學着祖父忍受蚊蚋無情的夾擊，餵飽馬兒，看馬尾翻掃身上不知好歹的蚊蟲，然後循着夜的足跡摸索回家，有時父子倆同行，父親總是走在最後默視祖父微瘦的背影，捲晃在螢火蟲的微光中，沉重的足聲，也許會驚走幾度聒噪的草蛙，還有土壤中柔柔蠕蠕逃避的蚯蚓蛇蟲。

馬賣了。四蹄奔風已遠，却有兩輪的鐵馬代替，要飲風馬嘶汗濺泥濘已不可能了，然父親依舊十分眷戀過去的膠林英雄，一回到膠林，指天劃地的對昔日馬來朋友訴說膠林故事，頂着烈陽揮汗唇焦嘴裂，印度人好心捧上椰子汁，一口，一種清涼的味道如同嚼草根莖，父親眼中又似乎聽到馬車從膠林轉彎處滴答、滴答馳來，有祖父豪笑，晚風馬嘶，撲鼻幽幽草根香。

母親說：「城市呆久了，膠林朋友漸失散，你父親也失去再扮演什麼馬上英雄了。你知道嗎？你父親那輛鐵馬，也是一樣歷盡滄桑囉。」鐵馬又怎似眞馬？輪子那比得上滴答有聲的馬蹄？不然父親怎會一直忘懷不了祖父那匹馬？但他騎上馬兒的次數也不多，而我呢？

跟父親一樣，土生土長的我，唯一不同，就是父親經歷過令人嚮往的草野英雄，我則在車水馬龍的都市與機器怪獸賽跑。所以，我常設想，也只能設想，一個未曾騎過馬兒的下一代都市青年，如何想像上一代騎馬奔騰的英恣和受生活的鞭策？還有那一股濃厚的神秘氣息？我知道，我必須循跡而尋，況且那是在馬戲團自然而然的早年約定。

當我騎着鐵馬夾一疊教授的報告講義奔馳在台北污染空氣裏，當我穿越台北街頭時，心中有那股遙遠的呼喚，其聲滴答滴答。這時，潛伏血液中已久的期待正急著汗噴出來，自動脉咕嚕咕嚕流滿全身，坐墊下儼然馬兒一隻，脚程如電，飛快地讓眼前的景物建築倒退，出現熱帶原始森林的潮濕

悶熱。奔濺。狂嘯。嘶鳴。原始味道愈濃，心脈跳動愈益賁張，穿林越枝，瘴氣茫茫，滴答滴答，洪荒已近了，想起母親說過：「茫荒中有一條龍。」那神秘氣味，是的，那神秘氣味統統從祖父和父親身上發散出來，辛酸味濃郁混合着泥土味、草根香、還有馬的汗騷味。滴答、滴答滴答，愈來愈近。接近神秘的根源，恍惚間，我騰越時空，顛顛騰騰發現祖父神秘的足跡，父親尋索的指標記號，就在前面，林深之處蹄聲隱約……

可惜，我始終以鐵馬代替眞馬。眞馬呢？想像吧！循跡而尋。就如父親般盡畢生之力欲揭開那神秘面紗。尋着尋着，是熱帶荒土嗎？還是漭漭狂沙牧場滾滾的北方大草原？還是漫天雪地馬車徐行之北大荒？我靠雙輪鐵馬，一路尋索，漸漸尋著一些什麼了——洪荒在混沌未明的棄國，一條龍在其間翻滾吟嘯……隱隱然的，熱帶雨林中也有龍形遺跡藏匿可尋……

是的，我已尋找到龍族血緣一脈傳承的亢奮，還有棄國的悲涼。但是，那種晚風裏的悲涼，飛螢幽微的蒼老，如斑駁腐朽之馬繮繫在倒塌的木樁上，依然戀戀不捨的叫囂着那段移民拓荒史，早已青苔滿佈；我也只能想像，只能體會，未曾經歷，到底在草叢中待馬歸來之滋味若何？有時心有未甘，「牽」起鐵馬，兩輪狂奔，在台北市森林似的建築間穿梭，大道成了林間小徑，闖進迷宮曲折的溫州街窄巷，樹葉刮面，再躍過車輛跳到和平東路上，徘徊於畫畫店裏，翻閱徐悲鴻的畫册，或者，在故宮博物院裏、廣告上、銀光畫面，我像一名狩獵者，成功搜索到令血脈賁張的蹄聲滴答，就在畫面乙乙交織的顯現中進入歷史的洪流，從過去再出來，我看到未來的自己滿身疲累，一如過去的祖父，父親那般夜裏歸來的沉重滄桑，其實，我們已無所謂過去和未來了，我們都必須和歲月搏鬥而經歷一生。

滴答、滴答滴答。

歲月策馬，策馬膠林草野，馬兒汗騷味已遠，等待於草根香裏的三代，只有我，尚不知如何體會出那一段悲涼的經歷。棄國南來，我知道祖父要尋索什麼了，是洪荒；安土勞碌，我也明白父親的汗酸味兒了，我呢？我有他們滴答滴答的脈動，而在時間爬上我雙手額頭，就如同父親不知不覺中觸到祖父握馬繮之手，也許，要待我年老時方能將此滋味領略一二吧？

母親告訴我策馬林野的故事，永遠會在記憶和想像中交織出現，彌足珍貴。

滴答、滴答滴答……

一九九〇、二、十四

## 評審評語

應用平行句、對比、形聲文字的技巧，把散文詩化，唸起來有節奏感。文字樸質無華，作者並能掌握虛實、想像、實寫雜揉的技巧，氣氛的製造也很成功。（陳鵬翔）

作者由個人對馬的愛慕情結，寫至宗族血源的尋根探脈。主題構思獨特，饒具文化省思意義和龐大的創作企圖。（陳幸蕙）

## 得獎感言

得獎了，當然高興，於此謝謝文學獎籌委單位和評審。聽說，明年文學獎不辦，殊覺可惜；杜絕了有興趣於文學創作者的磨練機會，唏噓再三。

借此機會，希望能在遙遠的草根香、馬蹄滴答的時空中尋回自己：那親情與血脈，那感恩和回饋。

佳作

# 呼喚

台大醫學三
廖宏強

這幾天，K一直夢見死去的Y。伊總是默默低着頭斜坐在通往橡膠林路口的石墩上，周圍柔薄的霧氣像蛛絲般纏繞着她，K則如一隻鷺般屈蹲在半截枯木上。那背景，依稀是鄉下的老家。當天色微明時，K禁不住輕聲喚Y，Y徒地像被一層層薄紗交相覆蓋，逐漸模糊，最後竟如同瞬間浮掠腦際的影像，只剩殘餘迷濛的輪廓。K雙手狂舞，左搖右晃的撲向那逝去的影子。夢醒時，天已濛濛亮。

強兒出生時，Y亦咳了滿地血，黎明時就去世了。K延着崎嶇的山路攀爬上家鄉的黃土坎，把骨灰葬在那，佇立在那長滿鮮苔的平台上，可以眺望整個村子。入夜時分，眼瞳中的村子在冷風中閃着稀疏的燈火。有時颳大風，把黃土坎的黃沙吹得舖天蓋地，整個村子看起來就似一條緩緩流滾的黃河流。偶而下雨，就成了漆上白色的牆。K茫然遙望村子外那綿延起伏的山巒，直至夕陽的餘暉映照着臉，他才在隆起的墳丘周圍撒滿紅豆種籽；然後頭也不回的下坡。二個月後，K就帶着強兒上城鎮，從此不曾踏進這家。

已經有三十年了，這段往事和以前在家鄉的熟悉記憶一直葬在K心裡，不曾浮現。直到前年，K高中同班好友老發逝世。一個下着細雨的清晨，K逕自到他墓上，替他除除草，掃掃濕爛的枯葉，斜飄的雨絲輕拍打着髮梢，凝成水珠，沿着耳廓，像汗珠般滴滴淌落。滿山蘆葦輕輕搖曳，四週非常寂靜，寂靜的使空氣裡浮盪着一種令人感到倦怠的感覺。恍然間，K竟憶起了些從前的片段。回程中，思緒一直閃現從前的記憶，就像延着連綿不絕的沙灘俯拾滿灘貝壳，往後數日，K就一直在夢中見到Y，有一次他突地從夢中驚醒，竟驚覺自己全身赤裸橫躺在床上，枕褥散亂一地，此時腦海有一種被呼喚的感覺，如線一般的牽引着。K可以清楚感覺那熟悉的語調，是的，是Y的呼噢聲，Y的呼喚終於來了，一聲聲錐入心坎。K拉開窗簾，在月光篩過葉隙的層柱中遙望夜空，無數顆像碎鑽似閃爍的星星綴在漆黑的天幕，下弦月如鈎掛在崩塌圍牆上的風燈，昏黃照着。退休前一段日子，強兒結婚搬了去外邊，K曾孤單幻想自己只是被暫時遺棄在地球的外太空物。每當夜闌人靜，就仰望繁星滿天的穹蒼，像是能看或聽到從那無邊無際黑暗中傳來的呼喚，或者在被豆大雨點打擊而響着淅淅瀝瀝的水塘，蹲伏在荷葉上，呱、呱、呱、呱……如田蛙鳴叫，縈繞在隨之被激起的無數呱、呱、呱……共鳴聲中。那晚上，K輾轉反側，睡得極不安穩，數度竟夢見自己像一片羽毛從欄杆向下飄—落—下—來。一位異鄉客最絕望的就是失去對故鄉的記憶，任憑自己放逐於黑暗中。

前天，K喝得大醉，媳婦說他給她添麻煩。他又在半夜驚醒，隱約察覺Y的呼喚越來越強烈。大白天中，K好幾次無聊的呆坐在窗沿，兩眼茫茫望着熙來攘往的人群，所有的景物漸次迷糊。不一會，Y的影像竟從K雙眼交視的某個遙遠又空泛的定點向他襲來。強兒說他太寂寞了才會胡思亂想，並建議K去看醫生。

K從門診處出來，醫生說他只是精神衰弱，只要多休息的話還殘留耳際。走廊上擠滿病患，他想找處無人的地方。恍惚中，竟有股寒意如蟻啃嚙般爬上心頭，當K察覺錯走了太平間時，他已狼狽的連翻帶滾從醫護大樓階梯上跌下來，不巧又撞着兩位抬着片大玻璃的工友，玻片「砰」的碎散開滿地的同時，每一片碎裂的玻片在瞬間也竟全顯出Y的影像，泛着白光急速如雷射光激射入K每一寸肌膚。Y沙啞低沉的聲音倏地嚮起，好像密集的戰鼓聲，隨之又隨着影像逐漸，逐漸消失。K感覺到自己像坐在一艘遭遇咆哮大風暴的船，海濤翻滾着千層浪從醫護大樓席捲過來，團聚的人群因而忽升忽沉，街道上的電線桿也縱橫搖晃。

K昏躺在罩着白布單的病床仍一直努力記着Y的呼喚。那呼喚，能帶走伊的實體，也強烈的足以摧毀K腦子裡所有Y植根的影像，就像翻滾長瀉而下的大河，冲刷所有沉積的沙石一般。三十年，整整三十年了。此刻K想着自己也應該回去了，他想要到Y的墓上逛逛，決心循着那熟悉的聲音。（手術室的紅色危險訊號燈亮着，K好似覺得快速移動的感覺驟然停止，隱約聽到「嗶、嗶……」的電子儀器聲，嘴裡立刻被塞了好幾條管子，四肢也不聽指喚，全身炙熱有如炭燒，某部分像被割裂開來）

接進日落時分時，K踩上了通往老家的黃泥路。沙塵撲面，令他只能微張着眼，兩旁不變的景物逐漸喚起深埋的記憶，如一把扇般展開來。然K仍像隻喙木鳥般貼着每一株樹，細細審視，深怕記憶的某個缺口被蟲蛆蝕，或如山貓般匍匐，沿着蛇行的痕跡爬行在蔓草叢裡，諦聽草蜢的心跳，「刷，刷……」任厲銳如刀刃的茅草割裂肌膚，體會從另一種生命體傳入自己神經系統的感受。（有一種撕心裂肺的痛覺令K恢復些意識，他朦朧瞧見一些淡青色影子圍立在身邊，K一直奮力抵受此痛覺，以至一時失去了方向感，甚至連聲音也無法聽到，鼻孔酸酸的亦嗅不出任何味道。【「加重麻醉藥。」】——一陣針刺的麻痺令K再度昏睡，喉嚨哽着許多話，而且有點覺不到Y的呼喚。）

沿路上除了些飄掠的衫影及草房，就沒什麼特殊了。臨進村口時已是夜半，K脚步不由加快起來，影子拉得長長，泥地上混雜着些木屑，踩起來有點疏鬆。在拐進膠林交叉路口，稀落散佈幾間漆着白色板牆的木屋，微透着燈光，屋宇鋅板的屋頂邊緣也微發着月光，斑駁的樹影雜亂爬在板牆和屋頂，好像張着獰牙的妖怪要吞吃它。周圍死寂異常，只不遠處有位裹着頭巾的老頭，撐着把昏黃的煤油燈，蹲坐在長椅上刨壽板，其旁有位佝僂的老太婆，想必是他老伴，正以一種像過年時爲家人在天神壇前祈福的姿勢，跪在一棵參天巨木的粗干苔幹下燒冥紙。黃澄澄火光映着K的臉，眼前的寥落和寂寞使人覺得有些蒼涼，彷彿一切都被淒涼憂鬱的情緒所滲透。越過老頭子時，K好似看到有人蹲坐在通往橡林的路口上，只是橫陳在K面前的一大片紛亂雜陳墓碑即時令他分神，待他側頭時只凝對一絲霧氣，老太婆也忽地回轉頭。正對着K的目光，K戰慄驚覺她扭曲如一團揉擰紙張的臉。一陣風起，把着燒的黑紙灰吹得像滿天翻飛的蝙蝠把他團團圍繞，K把嘴搗向帶着汗臭的衣袖，「咳」的吐出一點血絲，脚步變得更快，好似剛從死亡邊緣逃脫，剛從對着一堆屍寒的恐懼中逃出。

已經沒什麼時間了，K心裡暗忖，偶而踢着石塊仍毫無痛感的往前行，直到有些乾膠片的酸醋味徐徐向他盪來，K才發覺已到了村子的盡頭，再往下去就是大片黝黑的膠林，

老厝也在望了。他順着一條由螢火蟲發出的燦黃線條，爬過一堆矮灌木叢，老家就立在眼前了。三十年的時光彷彿倒流回去，一切都沒變。

K拆開封條，推開塵封的大門，一股浸滲着腐酸味的可可味撲面迎來，強烈彌漫整個空間。他把風燈點亮，屋裡的霉氣和昏暗的燈立時映成晃眼的氣氛，K悚然一驚，有股死亡的恐懼再湧上心頭，堆在牆角的可可袋蜷伏着兩條死蛇，白色的蛆在蛛絲網口蠢蠢蠕動，他「咳」的又吐出一口血水，癱坐在泥地上，彷彿有無數的黑影映在牆上，「嘿、嘿、嘿……」的冷嘲笑着他。K無暇細嚼老家的一切，隨手拾起一堆沾着血絲的土，輕輕撫着，撫着，企圖在那被吸附的殷紅中嗅着過去蹂過的足跡，還有淌落的腥酸汗臭，又一股如蟻啃嚙的麻痺自心坎像漣漪般向四周擴散。昏昏沉沉中又觸着Y的呼喚聲，悠悠挾着冷風送來，好像山谷的回聲。K甚至還可聽到Y赤踏着茅草的刺刺聲，由遠至近、由遠至近，和他的腕表「嗒、嗒、嗒……」聲相對應。

黎明時，K被一陣急速，像是收拾鐵壺和膠刀的聲響吵醒，K知道是Y，一定是Y。待他望向門外時。Y已跨上脚踏車，拖着鏈轉聲向膠林踏去，那一丁點微揚起的塵土，迷濛凝成一團，緩緩覆着兩旁的花草，直向前延伸，伊亦沒入在晨霧中。K搖搖晃晃，像一片被風撩起的蕉葉，啜飲着Y散發在晨霧中攏來的體味，把犬吠聲拋在後邊向她飄去。脚底下的路如湍水般飛逝，兩側景物由微透燈光的房舍逐漸轉入排列工整而黑漆的膠林，拐過爬滿野藤的木橋時，K如變色龍爬伏在草花上，聆聽稀哩嘩啦的流水聲，那底下一定有些洞穴，才會有簌簌的幽微聲，偶有些圍生在河岸邊的蘆草及芒刺擦葉聲從茫茫霧氣中吹送過來。K已不怕失去Y的踪迹，伊的呼喚聲已鏤刻如線般牽引着，記憶的影像已如決堤的洪水傾巢湧出，脹滿每一個腦子的記憶位元。

八月天，黎明靜得如一潭死水，沒有一絲生機盎然的現象。K繼續往膠林方向去，Y似已擱下脚車，長靴濺踏積水的「咱咱」聲逐步，逐步響起，孱弱如柳條的身影好似一個鬼魅，一個幽靈，逐漸縮小，至凝成點一般大的被膠林吞沒，在K右側有位早起的巫族老婦，裸着上身，像隻蛤蟆趴在枯木上，抽着捲草煙，兩煙平和注視着他，隨即把孤寂吸入肺，再吐出瞧着燃燒的橡木葉。「劈劈咱咱」的燃柴聲縈繞耳際，煙混和着霧氣從四處攏來，那老婦在K眼瞳矇矇似不對焦的物體被攝入，當清晨第一道光從煙霧中射入眼，K倏地如豹子般飛竄入林。

膠林裡仍是漆黑一片。K摸索好一陣才看到個黃點，忽上忽下，忽左忽右晃動，是Y頂上的大水燈。K倒掛在樹梢，耳聽她長靴踏着枯乾落葉聲，瞧着她一棵挨一棵割着，每劃一刀，乳白色膠汁在黑暗中殺時如噴湧的泉水般流竄。K脚脛染沾露珠，汗貼濕着胸口，悶熱異常，但却不敢驚動她，害怕在喚Y的同時，夢境重現。K只是一手，一手攀爬住膠樹的枝幹跟着她。迸濺出的膠汁糊黏在Y髮上、手上、耳眼鼻臉嘴，還有那一大群隨着她簌簌滴下的汗珠而來的蚊蟲，一波又一波，「嗡嗡嗡……」叫如潮浪襲着Y。一陣恍惚，貼在K臉頰的葉片片片脹大，像汽球「咱」的爆裂，他緩——緩摔下，昏了過去。

K是被一陣打在亞答葉上「刷刷」的雨聲吵醒。下雨了，而且愈下愈大，滿膠林樹快速揚起急促喧耳的拍葉聲。K環顧四週，立即像雷達鎖定Y的背影。她急忙把大杯，大杯混着水的膠汁往鐵桶裡倒。有幾位喝得酩酊大醉的年輕人顛簸走着，「啐」的把梭葉渣汁吐向Y胸際，一股嘔吐自她胃裡反覆沸騰，輕輕一咳，血水噴灑和膠汁灌進桶裡。K撐着站起來，原想喚她，只是「叭」的又撲倒在沼地裡。飛濺的泥漿沾滿臉，他翻身張着大口，撇着淚把雨水大口大口灌入來潤濕裂且帶點血的唇。雨持續以雷霆之勢激射膠林，把景物洗刷得迷迷濛濛，糾纏的樹梢被狂亂的風拍打着，在K頂

上怒吼，沉積的橡葉片片被捲起向四周散去。（四週闇無人聲，「嗶嗶」的電子儀器聲，圍立在K身旁的淡青色人影……，所有的東西瞬間都被抽離，甚至連着在身上的衣物。K軟癱在那，一連串的問號在腦子狂舞，他嘶聲吶喊：我要瞧我親手栽的紅豆樹，我要看那如滾流大黃河的村子，我要……。）

Y竄進膠房時，雨勢也轉弱了，夾着風潑灑在她臉龐，有點濕冷冷的感覺。K則聽着雨滴打在鋅板揚起的寂寥聲響以及Y把醋倒下膠汁的「嘩啦」聲。林子裡漸被鬱熱的水氣籠罩，叢生在井邊的野薑花沿着水渠拖邐出去，還有些野百合，蒲公英及野水仙綴在兩旁，隱隱發出芬香的氣息，而附在石塊的一片青蒼薄苔也發着冷光低哦着。K轉身看那群巫族小孩，個個赤着身子在泥巴上打滾，黝黑帶光的膚色有如日光炙曬的沙灘卵石，笑聲此起彼落。（法師交待了K的一生，強兒把一塊土堆向墓上。隨手撒些種籽，冥紙像翻飛的野水仙，在陽光下飄。）

雨停了，K摘了些野水仙和一些初綻的野百合。Y已不知踪影，K只是前進，也不知身在何處，就像飄浮在滔滔長河的枯木，一切都是陌生。末了，一片空曠的野地在他眼前出現，K背靠着一棵橡樹，它有點像菌菇，野生長在這。四週寂靜無聲，如此的寂靜，那些野水仙突地騰空揚起，被陽光閃爍成金黃的花瓣胡亂搖擺着，滿地上佈滿蒼白的顏色，整個世界都變白了，K「咳」的向空中吐出一灘血，像撥在白畫布上的水彩，整個畫面如被一條繩索繫着，顛簸搖擺如一條船，一波一波漂盪出去。K體內聳動一股向上的生命，直聳着，一直伸展向陽光，Y最後的呼喚聲像從隆起的墳丘發出，紅豆樹欣欣迎着朝陽。

（K似乎得償所願走回老家去，然那吶喊仍如一縷煙直竄上天。）

## 得獎感言

簡潔有力，頗為老到。現在與過去，真實與夢幻巧妙交錯，顯得相當令人驚詫。（陳鵬翔）

像電影的軌道鏡頭，流麗、詭譎。（林清玄）

## 評審評語

「呼喚」的後半段是去年還家前寫的。八月末，祖父逝世，九月三日凌晨我臨回台時，媽和爸陪我在他的遺像前上香，我在清晨的薄霧、濁黃的燈光及縈繞的香煙下瞧著他們，心裡有些激動。記得一天雨後，我跑去膠林，臨進茂草叢生的加冕河邊，一大片連綿的膠樹林展在眼底，我在寂靜中想起祖父平常痴睡在加冕戲院上的孤單身影，也記得姐姐告訴他死後要葬在唐山是不可能的事。當脚底踩著泥土的濕氣湧入鼻腔，還有隨風輕擺著的膠樹發出那枝幹相撞的聲響盪入耳時，我才深刻的體會他的「呼喚」。回台後，寫下前段。

此篇後半段是我較用心的，隱隱析出自己這幾年來對媽的愛。

主獎

# 縮影：日子與詩

二大新聞
黃盛璋 改

像一片陽光
像一首詩
我是說關於日子
夏日擺成一幅風情
在城裡我隱藏自己
有些記憶是裝在壘子中埋在土裏
而那些距離太邈遠的朋友
已舊成一疊疊乾澀的紙張
和一些問候的文字：
你還好吧？
我很好。只是我學習慵懶
開始學會遠離人群和憂傷
開拓一片屬於自己的
精神空間
充塞一些詩生命的熱情
一個叫向日葵的女孩

一些風景一隻魚
或許一些寂寞和屬於年少的憂鬱
我找尋一片樂土
種植我的詩和生命的種籽
我細訴關於日子
是一片草坪
滿載陽光熱情
滿載詩

## 評審評語

除了題目之外，語言瀟灑，意境優美，是青春的心靈，活動生動的流露，好而可愛的詩。（張香華）

新鮮且言之有物的樣子，其實是玩弄文字遊戲，玩得高明、玩得真切。（管管）

## 得獎感言

我告訴我的朋友，我可以寫很囂張的得獎感言了！第一次更希望不是最後一次。感謝MOX和好友們，這些年來與我分享這屬詩的成長。嗜詩少年將堅持所愛，正如我說我將握著筆和銜著最後一句詩句走進我的墳塚，以所有的詩集做陪葬品。得獎，除了喜悅之外，我知道日後自己得更小心翼翼的寫詩了！

佳作

# 童年反芻

## 三件

台大中文四
黃錦樹

之一：誤殺事件

小學華文課文中有
「吳鳳」一篇，鮮
紅的插圖記憶猶新
。二月十五日初訪
嘉義吳鳳廟。

殺意漸漸滋生於
每一步赤足
的輕踏之中。腰仍維持
預定的彎度
只有風是刻意的帶著低溫
捲過衣角，上了高樓

彎弓、搭箭——
風聲乃及時
割過山谷。濃霧湧向刺客
埋伏的路口
（有蹄聲
輕輕的蹄聲
很期待的響起……）

你答答的馬蹄
是刻意設計的
美麗錯誤……

之二：你是，殺手

小學華文課文中有
「葉來亞」一篇，
敍述他開僻吉隆坡
的史實。課文插圖
多年後仍印象深刻
。

盡頭處一點輕騎不斷
瞄準箭尖放大
楚楚可人如娘兒初嫁
白馬紅袍慢動作擺動。適宜
從多重角度拍攝
遂鬆手。鬆手
乃純粹基於美學的考慮

**評審評語**

第二則有模糊隔閡之感，每段引言的引導不夠成功，可惜。（張香華）

形式獨創，技法很熟，不過內容反芻的還不見天馬行空。（管管）

意象虛實不錯，來往於記憶與想像之間，語言冷靜而從容。（焦桐）

一躍便
飛上都城的牆頭
隱沒入
黑暗之中
滿天
　星斗
（便有慘叫聲響起……）
獨坐。一股殺氣
透紙而出
自逼人的眼神
及緊抿的唇
（腮鼓鼓乎……）
畫面十分符合童話的要求
（且莫發怒
我們馬上唸書）

揮揮扇
便震垮七座城牆
一併斷了
巫婆的掃帚
走路多半堅持外八字
在武俠漫畫中
無疑你是
殺手

之三：握卷的人

小學華文課文中有「手不釋卷的孫中山先生」一篇，是我對孫文的最初良好印象的來源。這種印象一直維持了好多年，直到來台……。

溫文儒雅
且握卷，且臉帶微笑
遂定義成甲等的慈祥
適合掛在會議廳
或者爲塑銅像
在富有光澤的額上
隨時可能出現光環
直徑與偉大成正比
與數學無關

在遙遠的童年
我們好奇的虔信：
「愛讀書的孩子
不會變壞。」

一九九〇年二月二十五日

○．廿一歲的序　∵都市的線條越來越冷硬
∴童年的撲滿越來越溫軟

一、七歲的清晨

突然跳
出兩吋火紅的原始
星子趕緊隨着貓頭鷹把臉
以 180° 轉向地球另面
當蚯蚓咯咯地伸着每節懶腰
三隻很健美的公鷄睜目
在河邊外婆的竹籬上

二、八歲的嚮午

懶著
幾片田野很阡陌
的貓瞳在樹上
將所有發高燒的影子
剪短，搓成長軟長軟長軟
的鼾聲用最誘惑的手段
把牛睛和板橈捆起來

三、九歲的傍晚

蹲成西方
牛蛙「哇塞」的一聲
連夸父也吞掉並嚼成口香糖
月神久蓄的刀光躍起，剖
出一群以N次方膨脹着體積的蝙蝠
闖入
我眼睛

四、十歲的子夜

被田鼠
的步聲偷走了第一千隻綿羊
正陰謀用數學把湖水搖藍
咳嗽的風却背着格林的噴嚏路過
不小心碰倒在眼角自戀的月光
滿足地撲滿一撲
很童年的撲滿

# 撲滿 佳作

台大中文二
陳大為

**評審評語**

文字乾淨俐落，結構句稱，奇特、險峻的意象頗能營造出回憶氛圍的神秘美。（焦桐）
每有奇想，文字掌握尚不夠精確。（張香華）

**得獎感言**

很遺憾的，在截稿當時，此詩僅完成4／6，比目前定稿後少了首尾兩組，約一百卅字。無論如何，能意外得獎，還是可以高興一下。尤值一讚的是：今屆籌委一改往年延期之惡習，維護了最基本之公平性，我雖受影響，但仍激賞非常。
〜陳大為〜

佳作

# 兵車行

台大中文三
劉國寄

孟春鼓急。
草木初生，將軍收拾殘冬枯瘠的兵器
迎風登台一呼，以君臨天下之姿
向部下告曰：「疆土荒蕪連歲
避不開蛀蟲蛆化的
貧乏，災民寢食不安
忍受知識揶揄災民那空洞凋喪的
眼神，吾人必須重振甲兵
修繕蒼白甚至生銹的精神，向
罪魁知識進軍，攻佔——」
將軍咬牙，災民紛紛鼓勇，向罪魁知識
進軍，草木初生時，徵兵召募
義無反顧立誓進軍，爲了
豐盈知識領土的擁有慾

一

庚午孟春。
河川解凍，無濟於田地冰寒荒蕪
將軍掀開善本戰書，金鐵交擊的
目光標誌敵方的版圖。戰鼓
頻頻敲成戰雲密佈，凌空監視着
實兵演習，向知識叫囂
兵士器甲配備精良。將軍
躍下筋脈賁張的勇馬步步檢閱
檢閱橡皮擦是戰車，塗改液
白白是力道萬鈞的重炮，鉛筆
原子筆是兵卒嘍囉，墨水是
罐罐輜重，車轔轔
馬蕭蕭，一頁頁紙張建造
敵我雙方厮殺的橋樑棧道
攻向知識的領土，意識型態
成爲將軍驕傲鎖定的目標，時間
如緊拉的弓，箭桿欲颼颼射出
整裝待發，祭祀一畢，卜卦
擇吉必勝，大軍擂鼓衝上征途

二

車轔轔，馬蕭蕭
大軍攻上征途揚塵滾滾，箭簇
冷冷挾知識強悍的反擊，生命似乎
似乎無須珍惜，筆折墨翻
兵損甲棄遍地，百姓驍勇的
善戰如在考試研究却節節敗退，將軍
帳中苦思運籌，面臨頭髮翻白
窮盡心血的危機，精力交瘁的盤桓
帳外達旦，受用於意識型態所設的
陷阱，生命似乎手無須珍惜
將軍開始謹慎了
清晨，將軍拂掃昨夜
臉上結虬的髯鬚，決定堅持
知識擁有慾的韌度以及不屈服
敵人圍困的毅力，重組精銳新兵，鼓起
敵亡我存的士氣，生命
是無須再珍惜了，用蝴蝶裝的
手抄本兵書，兵車墨水作爲
戰略運用的工具糧草必當加緊添購

這是和知識交鋒的誅死戰，將軍
橫眉豎目，戰場白骨無人收
號令一下，攻向形而上又形而下的
各領域，屢敗屢戰
陣亡、哀嚎、摽血、突圍，這是
追求知識必然經歷的途徑
將軍等待。
將軍等待以必然的途徑
逼使知識引頸就戮

三

如是者若干年。
楓紅楓綠若歲月
白首者將軍，終於等到
知識棄屍沙場，百姓
重建版圖，以鉛字縱橫經緯
排列成一疊疊豐收的書籍，將軍
滿懷學子欣慰又回憶之情
手指顫抖，搬動書架上昨日
珍藏的線裝書中的
兵車行，白骨無人收
隨百草埋沒，那汗漬的進攻路線
血凝的甲，將軍慢慢再受困了
似乎無形無影的
將軍變成另一種意識型態
等待後人發動另一場
更先進猛烈的攻勢
兵車行，車轔轔，似乎
無形無影的威脅、推翻
將軍已落伍的知識疆國
如是者多年。
庚午孟春又逢
河川解凍，最後
兵車行贏者誰？
將軍皺紋失聲的
領悟長嘆：「知識無涯
時間吝於多給一點壽命
一山又一山高，相對於
耗精嚦血，日日夜夜
始終只取其一角疆域，始終
還得等待被攻佔，必然的
重建，推翻，攻佔……」
暫時偃旗休鼓
另一場兵車行
無時無刻蘊釀中

一九九〇、二、廿七

## 得獎感言

在創作或生活中追求理想，我們不甘但也不必畏懼淪為少數。——羅智成。

真、善、美、愛、詩——我的追求。

## 評審評語

寄意頗深，惜文字時有重覆之感。（張香華）

極有巧思，但覺得不夠重。（管管）

推薦作品

# 自動販賣機

政大新聞二
黃盛監

自動販賣機
某年2月14日
男人提著公事包和整堆的抱負
走過街口
不小心踩到玫瑰花底
影子和芬芳的
骸體
男人2月14日
祇知道有一籮筐的理想要實踐
有錢要賺有階梯拼命往上爬
壓根兒忘了玫瑰的身世
停在一座自動販賣機前
他掏出一枚已經失去表情的
硬幣　塞進孔裡
（有淒淒的回聲傳出）
（像是一枚寂寞投進他空洞的內心）
按（猶豫）鈕
罐裝濃縮包裝精美人工底
愛情　掉出來
（一塊錢和眼淚　掉出來……）

## 評審評語

有洞察、有批評，然而以美感出之，好詩！（張香華）

用詞、用字新鮮，內容也頗為活潑，相當不錯，觀察角度，擷取物象不落窠臼也。（管管）

文字準確　章奏流暢，現實筆觸融合象徵系統，呈現完整的反諷效果。（焦桐）

註：此詩與「縮影：日子和詩」同獲最高分，惟一人只有一得獎機會，經評審斟酌，決定以「縮影：日子和詩」為主獎，而特刊此作，以饗讀者。

# 第三屆大馬旅台馬來文短篇小說翻譯獎

## 前言

本屆「馬來文短篇小說翻譯獎」從一九八九年年底開始徵稿，一九九〇年二月二十八日截止，並擬於國慶日之「八三一慶典」中隆重頒獎。

這次參賽同學共有廿八位，其中有「二人合譯」的情形，故共得作品廿二篇。

茲將各校參賽人數列表如左：

| 學校 | 參加人數 |
|---|---|
| 大台醫 | 10 |
| 大師海 | 6 |
| 大政大 | 6 |
| 興中雄 | 2 |
| 高東 | 2 |
| 海成 | 1 |
| 大 | 1 |
| | 28 |

委員會在比賽截止之後，即將稿件編號、影印、糊名、密封後以印刷品方式寄給「大馬華人翻譯暨創作協會」。由該會提供三位評審老師，分別爲：林尊文先生、吳恒燦先生以及曾榮盛先生。

綜合三位評審老師總評可得：

理解原作對翻譯非常重要，否則有錯譯情況出現。基本上，所有參賽者對原作都算合格、翻譯時、粗心大意、或隨意發揮，甚至是擅自增刪，應當避免。此外，如何表達也是一個問題。

由於十三號（註①）之作品原本可登上冠軍寶座，但間中有錯譯三段的情形，爲保存翻譯實質上的水準，故此次譯作第一名應懸空。望將來參賽者引以爲鑑，以提高翻譯水準。所有參賽者在精神上都應受到鼓勵，因爲他們來台之後，尚能保持對馬來文的理解能力，實可喜可賀。註②

舉辦這個比賽的目的，乃因大馬旅台同學在台多以華語爲媒介語，不易接觸馬來文，因此，希望藉由「獎」的實質鼓勵，能使同學更爲關注馬來文，並從而帶起學習馬來文的風氣。此外，透過翻譯亦可以讓我們間接的獲悉及瞭解馬來友族同胞在文學作品中所反映的心態、思想以及生活面貌。生長在多元種族社會的大馬，透過翻譯來促進瞭解也是途徑之一，而最好的當然是能直接透過經文來溝通。

最後，要感謝大馬國家語文出版局的資助及譯創會的評審工作。

籌委會主席

一九九〇、五、十

註①：十三號乃黃琦旺同學也。
註②：因分數相同，第二名有兩位同學，佳作則比預設的三位多一位。

得獎名單：

第一名：／

第二名：黃琦旺　中興中文三　《阿哈馬德・賈瞽》

第三名：郭傳偉　台大土木工程二　《亞末嘉果》

李連福　台大土木四　《黃金之地》

佳　作：林淑娟　師大社教一　《那一片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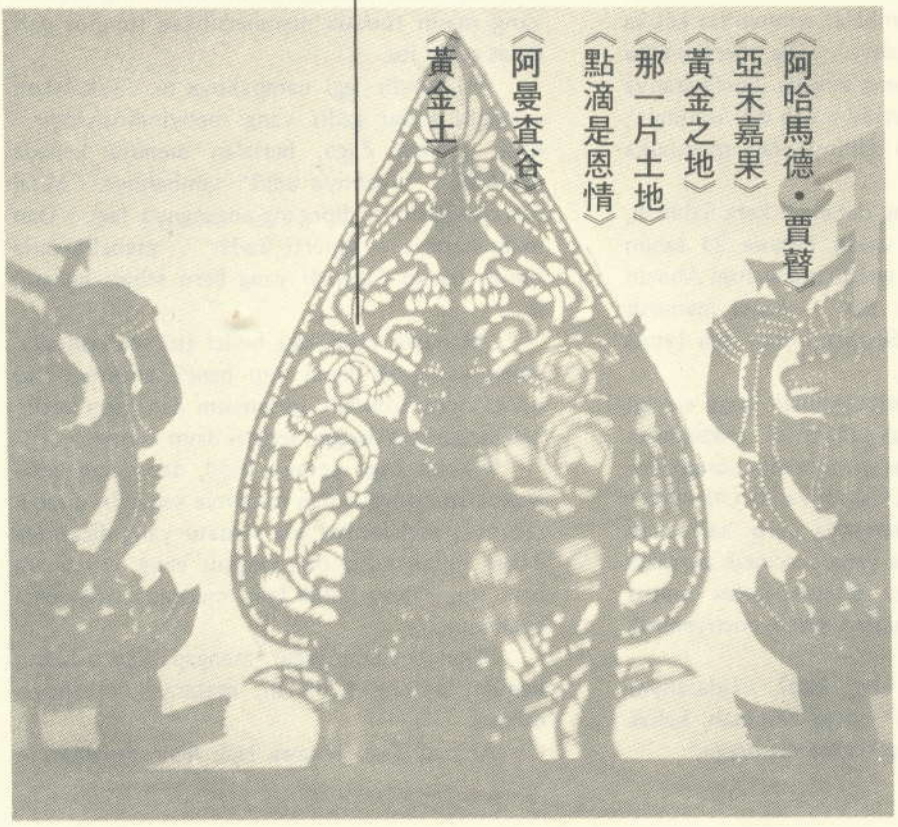
張小玲　政大教育三　《點滴是恩情》

蔡仁發　台大畜牧一　《阿曼查谷》

詹緣端　台大歷史一（合譯）

黃威監　政大新聞二

依斯翰　政大中文二（合譯）　《黃金土》



# 第三屆大馬旅台
# 馬來文短篇小說翻譯獎
## 原文



*AHMAD ZAGO*

*A. Samad Said*

MOTOKAR Opel Rikard jijau baru berkilat membelok perlahan ke pekarangan rumah Datuk Karim Balak yang berbilik empat. Di tepi batas bunga orkid yang baru berbunga sedikit-sedikit dan terjaga baik berdiri Nutanah dan Sabinah. Melihat kereta itu, Nutanah tersenyum , menampakkan sumbi sebatangnya yang lebih memaniskan wajahnya. Ahmad Zago (B.A. Hons.) yang bertali leher dan berkemeja panjang putih keras membalas senyum itu ketika memberhentikan keretanya. Dia meraba-raba misai dan janggutnya yang sengaja dipeliharanya untuk menambahkan 'serius' wajah dan 'otaknya', kemudian mengerutkan dahinya, lalu membuka pintu motokar itu.

"Aha, orang penting datang," kata Sabinah, ketawa Sabinah yang sudah berusia 24 tahun dan lepasan Kirbky itu terlalu manis bagi Ahmad Zago, dan lebih manis dari – kalau menurut ukurannya sendiri! – Sophia Loren dan Jayne Mansfield digabung satu.

"Ai, sindir, ya?" kata Ahmad Zago sambil berdiri tegak menyedut udara di pekarangan rumah yang terlalu besar untuk empat orang itu. "*Very sweet, very sweet,*" katanya, dan mengibas-ngibas seluar biru daktonnya yang tak patah 'saed' dengan tangannya yang bercincin permata biru besar dan berjam tangan Rolex empat persegi. Matanya kemudian segera menyeluruh Sabinah.

"Yang *sweet* itu apa, hah? Udaranya? Bunganya? Atau kami?" tanya Nutanah, kakak Sabinah berusia 27 tahun kerana ragu-ragu.

Ahmad Zago ketawa kecil. Dipandangnya pula Nutanah tepat-tepat dan sambil membetulkan simpulan tali leher dan perletakan pen Parker 61nya, dijelaskannya: "Yang manis semua sekali di sini."

Nutanah mencekak pinggang rampingnya dan berjalan merapati Ahmad Zago perlahan-lahan. Ahmad Zago memerhatikan kebaya hijau pendek dan jarang yang dipakai Nutanah dan matanya yang sememangnya mesra dengan benda-benda yang 'artistik' (terutama wanita yang 35 tahun ke bawah) menurun dan meneliti pula kain berbunga-bunga biru besar yang terlekap erat pada punggung Nutanah dan mengecut benar pula pada lututnya, menampakkan keindahan 'fisikal ficar' Nutanah. Hebat, hebat ....

"Tidak semuanya manis di sini. Kalau manis pun ada ketika-ketikanya. Umpamanya hari ini," kata Nutanah sambil menjeling Sabinah yang masih tunduk membersihkan rumput dari batas orkid itu.

"Ai, sindir lagi nampaknya ni. Tak tahan sungguh kalau gadis yang menyindir-nyindir," kata Ahmad Zago, berjalan menuju kepada Sabinah. "Ayahnya ada?" tambahnya. Misai dan janggutnya dipegang-pegangnya lagi. Dan mata liarnya – seperti 'radar' – meneliti pula tubuh badan Sabinah yang baru sahaja bangun itu.

"Manusia yang kau benci itu sentiasa ada. Aneh ya, ayah kami kau benci, anaknya kau suka," kata Sabinah, tersenyum dan membersihkan tangannya dengan sehelai daun kering.

Ahmad Zago ketawa kecil, dan dalan ketawanya itu janggut dan misainya semakin dirabarabanya, seolah-olah ada sesuatu yang dicarinya dalam hutan misai dan janggut yang terpelihara baik itu. "Kau harus tahu mengapa aku benci ayahmu ...."

"Dan aku tahu juga: mengapa kau sukakan kami?" potong Nutanah, matanya bercahaya-cahaya.

Ahmad Zago ketawa lagi, lebih meninggi –

kepura-puraan Tangannya turun ke tali leher dan dia bercekak pinggang pula, menampakkan kebongkakannya, menampakkan *"superiority"* palsunya. "Segala yang berlaku di dalam dunia ini ada sebab-sebabnya. *Everything has its own logic,"* katanya, dan tangannya segera mengejut ke dagunya semula, dahinya berkerut empat!

Ya, aku tahu juga. Tapi terkadang-kadang apa yang kaukatakan sendiri tak ada lojiknya. Kau lebih mengutamakan perasaan," sampuk Sabinah. "Cuba terangkan: mengapa kau tak sukakan ayah kami? Sebab dia ortodoks? Sebab dia tak *seprogresif* atau *seenergetik* kau ...?"

"O, tidak, tidak. Sebab fanatiknya! Dahulunya, aku fikir semua orang yang bersekolah tinggi progresif dan berfikir baik, tapi tidak. Ayah kau tidak. Semakin tua nampaknya ... eh, tak payahlah aku katakan," kata Ahmad Zago, melepaskan kata-katanya satu-persatu, cuba membuktikan bahawa dirinya orang yang terlalu berhati-hati, terlalu pemikir!

"Semakin dungu bukan?" kata Sabinah, matanya tetap ke muka Ahmad Zago.

Ahmad Zago tidak berani menjawab, dimain-mainkannya sahaja janggutnya dan matanya terpaku erat pada anak-anak patung 'geisha' Jepun berpayung yang terhayun-hayun di belakang cermin Opel Rikardnya.

"Ya, itulah yang dimaksudkannya," kata Nutanah, "dan itulah orangnya Encik Ahmad kita ini? Bila dia mendapat (B.A. Honours), orang yang tua-tua semuanya sudah tak progesif lagi. Aneh, aneh .... "

"O.K. ... *Okey Forget it.* Ayuhlah ajak aku masuk. Takkan berdiri di luar sahaja ni. Aku haus. Ada Milo sejuk?" kata Ahmad Zago cuba memaniskan muka.

"Encik Ahmad baiklah di luar," kata Sabinah, membetulkan anak rambutnya yang menari-nari di dahi dan di bulu matanya. "Di dalam, ada orang yang tak progresif. Ayah kami dan beberapa orang yang tua-tua lagi sedang bermesyuarat tentang rancangan mendirikan masjid di sini."

"O, mendirikan masjid? Ha, Ha. Bila pula orang-orang di sini mula ingarkan akhirat?" tanya Ahmad Zago sambil mengeluarkan sapu tangan dan mengesat peluh di dahinya. *'Evening-in-Paris'* segera semerbak. Matanya kemudian ke dalam menerusi tingkap berjaring-jaring, dan didengarnya suara orang-orang yang sedang bermesyuarat.

"Semenjak orang-orang macam awak banyak," kata Sabinah ketawa sambil membetulkan anak rambutnya lagi.

Ahmad Zago tidak menjawab. Matanya tertumpu kepada batas bunga orkid pula dan ada dua ekor kupu-kupu berterbangan mengelilingi bunga itu. Pandangannya sebenarnya sungguh-sungguh, tapi di dahinya sengaja dikerutkannya, membuktikan bahawa dia begitu serius orangnya – satu kebiasaan yang dibentuk-bentuk sendiri sejak akhir-akhir init. "Orang di sini artistik sekali," katanya tidak sungguh-sungguh, "ini tanda baik dalam masyarakat kita."

"Memang tanda baik. Tapi tanda baik bagi segolongan manusia. Umpamanya motokar Opel Rikard ini pun satu tanda baik juga dalam masyarakat kita, begitu bukan?" tanya Nutanah. "Bila jalan bunyinya dikuatkan sedikit kalau di hadapan rumah orang, dan kalau ada anak gadis dibunyikan honnya, walaupun di hadapan tak ada apa-apa. Dan jangan lupa tali lehernya dikeluarkan sedikit, biar melambai-lambai."

"Kau ni ganjil sekali, Nah. Pendeknya keluarga kau semuanya ganjil. Kau menyindir orang-orang 'intelek', padahal kau harus ada tandanya juga. Umpamanya ... '"

"Umpamanya, bagi lelaki, janggut dan misai harus dipelihara untuk menampakkan seriusnya. Kalau rosak mata, pakai cermin mata bertangkai hitam tebal. Dan kalau bawa buku janganlah lupa menampakkan nama pengarang: Thomas Mann, Steinbeck, Hemmingway, Huxley, Faulkner ... " kata Nutanah.

"Dan Balzac, Flaubert, Zola, Maupassant

dan Sartre," tambah Sabinah segera.

"Wah, kau semua ini pakar-pakar belaka. Kadang-kadang aku takut berhadapan dengan orang yang macam kau semua," kata Ahmad Zago sambil mencebikkan bibirnya sedikit. Dan sesudah berdiam seketika, dengan senyuman yang dilebih-lebihkan, menyambung. "Ya, begitulah. Kita harus pandai menjaga 'personaliti'. Kau tahu 'personaliti' itu penting. Apa erti seorang manusia kalau tiada personalitinya, hah? Orang tak pandang!"

"Apa erti manusia kalau perut kosong? Apa erti personaliti, kalau begitu?" tanya Nutanah.

Dan Sabinah ketawa panjang. "Encik Ahmad, aku bukan anti orang-orang intelek. Aku terangkan, ya? Aku sendiri mahu intelek dan mengharapkan semua bangsa kita segera jadi intelek. Yang aku tak suka ialah 'snobis'nya dan kepura-puraannya beberapa orang yang sudah jadi intelek. Kalau mahu jadi orang intelek, kita harus jadi intelek sebenar, intelek sebenar, intelek yang insalf – intelek 'praktikal'. Dan memang kita perlukan orang-orang begitu."

"Wooooh, apakah Sabinah fikir orang macam aku ini tak insaf? *O, God! You have to learn lady, you have to,"* kata Ahmad Zago. "Apa 'snobis'nya aku? Dan apa kepura-puraannya aku, hah? Cuba katakan."

"Selalunya begitu manusia," kata Nutanah. Matanya yang jernih dan sememangnya menghairahkan memerhatikan Opel Rikard hijau itu. "Dia tak boleh mencerminkan dirinya sendiri. Dia tak nampak, lebih-lebih lagi orang seperti kau. Cuba katakan: bagaimana kau tahu ayah kami ortodoks, tak progresif dan fanatik: Dari kaca mata Encik Ahmad, bukan? Hah, Salahkah kami, kalau dari kaca mata kami pula, kami nampak Encik Ahmad ini 'snobis' dan kepura-puraan orangnya? Encik Ahmad jadi cermin kepada ayah kami dan kami pula jadi cermin kepada Encik Ahmad. Bukan begitu?"

Ahmad Zago diam sahaja. Walaupun cuba dimaniskan mukanya, Nutanah dan Sabinah tahu bahawa tentulah terguris juga hati bangganya itu. Dikenalnya Ahmad bukanlah baru. Diketahuinya perkembangan diri Ahmad secara kasar, iaitu dari seorang anak yang terlalu dimanja-manjakan ayah dan mewah wang, bertukar menjadi seorang mahasiswa yang memuja 'Socialist Club' di universitinya. Dan kemudian, dengan sekelip mata, bertukar semula sebagai seorang makhluk 'snobis' dan kepura-puraan, selepas mendapat *degree* B.A. (Hones.)nya. Pelajaran tinggi dan pemujaan terhadap 'Socialist Club' tidak dapat membentuk dirinya dan memang empat lima tahun di universiti (yang hanya berkisar dari hostel, bilik kuliah, *'library'*, panggung wayang ke rumah Nafsiah dan Sally Kang) tidak dapat menggolakkan dirinya dari seorang yang berjiwa palsu kepada seorang yang berjiwa waja. Malah dirinya sendiri pernah bertanya-tanya tentang hal ini, tapi dirinya juga sendiri tidak sanggup memberi jawapan, bukan kerana tidak tahu, tapi kerana tidak kenal dirinya sendiri.

"Aku 'ekistensialis'." Pernah dikatanya sekuat-kuat hatinya seiurus selepas membaca Jean Paul Sartre sungguh-sungguh (iaitu setelah dianjurkan oleh seorang mahasiswa yang bercita-cita 'kolosal'!). "Aku harus hirup dan hadapi hidup ini seberani-berani dan sepuas-puasnya. Diriku sendirilah yang bertanggungjawab terhadap segala yang berlaku ke atas diriku."

"Kau tahu Sabinah, aku ini manusia eksistensialis," katanya tiba-tiba meledak, sesudah berdiam agak lama dan sesudah teringatkan secara tak dipinta-pinta kata-kata lama itu. "Kita harus hirup dan kita bertanggungjawab atas segala yang berlaku pada diri kita sendiri. Dan aku kira apa yang aku lakukan ini tidaklah kepura-puraan, tidak juga 'snobis'." Terasa senang hatinya selepas dapat menyampaikan intipati falsafah Jean Paul Sartre, yang dirinya sendiri (Ahmad Zago) masih kesamaran sama ada apa yang dilafazkannya itu benar atau tidak!

"Itu katamu," Sabinah menjawab cepat.

"Ya, kata semua orang sebenarnya, kalau mereka mahu menerima logik," tambah Ahmad Zago penuh yakin.

"Bukan," sampuk Nutanah pula. "Itu bukan kata semua orang. Itu kata kau sahaja. Kau ingat apa kata kau dahulu: Aku ini golongan *'Beat Generation'*. Kemudian: Aku ini golongan *'Angry Young Men'*, dan akhirnya: Aku ini manusia eksistensialis. Yang mana sebenarnya, hah? Yang terapung? Dan kau harus ingat: di sini bukan Paris! Di sini Persekutuan. Dan di sini bukan tempat Jean Paul Sartre ...."

"Itu bukan bererti fahamnya tak boleh menjalar di sini. Dan itu bukan pula bererti aku tak boleh menganuti fahamannya," Ahmad Zago memotong.

"Benar, diri kau adalah hakmu, dan otak kau juga. Tapi aku berani katakan kau ini penganut tempelan. Banyak buktinya. Umpamaya sebelum masuk universiti dahulu kau ingat apa kau kata? Kau kata: Sabinah, aku ingin jadi Ahmad Boestamam. Aku ingin jadi penganjur seperti dia. Aku ingin masuk penjara. Kemudian itu hilang. Kau masuk *'Socialist Club'* pula. Kauceritakan tentang keadilan masyarakat dan cita-cita kau untuk membaikkannya, dan keinginanmu untuk segera ditangkap polis supaya segera terkenal. Kauceritakan pula tentang penderitaan manusia di Pantai Timur dan macam-macam lagi. Ketika itu aku tahu kau terlalu bercita-cita, berangan-angan! Dan tak lama kemudiannya kau gembar-gemburkan pula tentang *'Beat Generation'*; tentang *'Angry Young Men'* dan Eksistensialis. Sekarang cuba kaukatakan: Apakah kau ingat itu semua bila kaududuk di dalam kereta yang memancar itu? Apakah kau masih ingat nelayan yang kaukatakan itu? Atau apakah kau ingat tentang sejarah perkembangan dan penderitaan manusia sepanjang zaman ketika kaupeluk pinggang Jeanie Klass waktu berdansa? Tidak bukan?" kata Sabinah panjang lebar dan bersungguh-sungguh benar.

Ahmad Zago diam sahaja. Matanya memandang Rikardnya, bunga-bunga orkid, Sabinah, kemudian Nutanah. Dia hendak bersuara, tapi tidak diketahuinya apa yang harus dikatakannya. Di kepalanya terkisar-kisar: Ahmad Boestamam, *Socialist Club*, *Beat Generation*, *Angry Young Men*, Jean Paul Sartre, Jeanie Klass, Opel Rikard, Sabinah, Nutanah dan dirinya sendiri. Kabur-kabur, kabur-kabur!

Diketahuinya bahawa Nutanah lebih pintar darinya kerana dia lebih dahulu ke universiti dan lebih banyak tahu tentang masyarakat sendiri kerana memang mendalam pengetahuannya tentang 'Social Studies' dan tawarikh. Dalam ketika-ketika itu mahu rasanya misai dan janggutnya itu dicukurnya; mahu rasanya dia melontarkan cermin Opel Rikardnya itu dengan batu besar; mahu rasanya dasinya yang baru dan disangkanya secantik-cantik dasi itu dicerutkannya, dan mahu rasanya dirinya sendiri dihamunnya, sebab boleh dikatakan, dia sendiri menyedar — dalam batinnya sahaja — bahawa begitulah dirinya sejak dia lepas dari universiti. Dan disedarinya juga bahawa dirinya itu 'snobis' dan kepura-puraan, tapi dirasakannya pula bahawa dia tidak dapat berbuat apa-paa kerana 'snobis' dan kepura-puraan itu sudah menjadi darah dagingnya sendiri. Dia boleh melupakan Ahmad Boestamam, *Socialist Club*, *Beat Generation*, *Angry Young Men*, nelayan Pantai Timur, sejarah perkembangan dan penderitaan manusia sepanjang zaman, tapi tidak dapat dilupakannya motorkar Rikard, Jeanie Klass, Paris, London, Jepun, Rom, *Long Beach* dan, dan ....

"Ai, sudahlah Cik Nutanah," katanya mengalah berhadapan dengan manusia-manusia intelek juga. Nafasnya ditariknya panjang, dan kesedihan mengembang dalam dadanya, yang disangkanya mustahil dapat kempis selama-lamanya. "Aku tak mahu bertengkar-tengkar. Aku datang ini hendak ajak Sabinah menonton. Bagaimana?"

"Dari tadi sudah kutahu. Kalau kesunyian, tentulah kau akan ke mari. Tapi aneh, ka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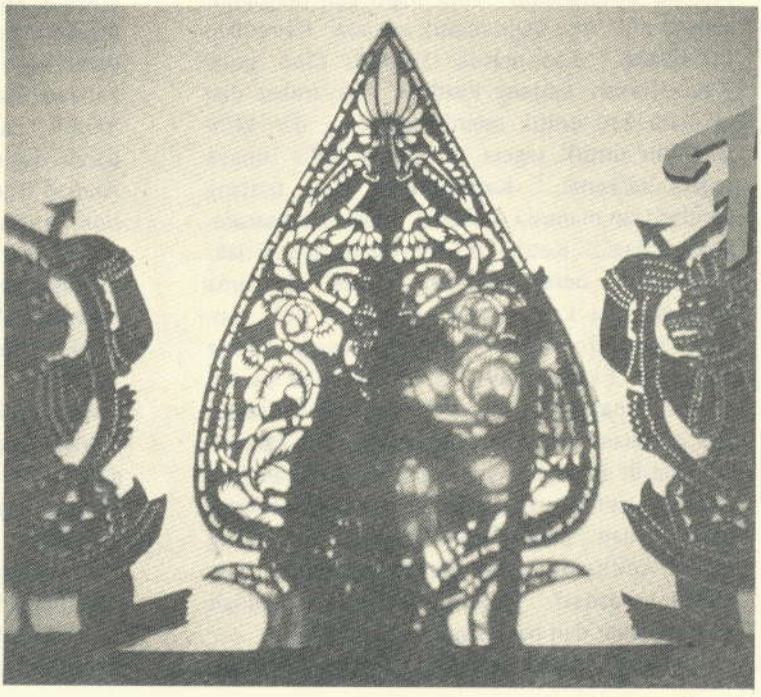
masih juga mahu memenangi hati kami dengan kepura-puraanmu. Di sini tak boleh. Sebab, kami juga pernah begini dahulunya. Kami tahu," kata Nutanah, tersenyum.

"Bagaimana Sabinah?"

Sabinah segera memandang kakaknya dan tersenyum lebar. "Boleh," katanya sambil memandang Ahmad Zago penuh bersimpati. "Asal sahaja kau tak menganggap aku seperti Jeanie Klass dan Opel Rikardmu. Dan yang penting sekali, asal sahaja kau tak 'snobis' dan kepura-puraan.

Ahmad Zago cuba tersenyum, tapi di hatinya terbuku sesuatu. Dia memarahi dirinya sendiri.

"Aku cuba," jawabnya lesu.



# TANAH EMAS

*Yusuf Mustanir*

DIA dibesarkan di kampung itu. Kini kampungnya menjadi rebutan. Kampung itu bagaikan seorang gadis jelita yang sedang berada di peringkat akhir remaja. Sentiasa menjadi buruan kalangan pemuda yang memang mudah terpesona apabila terpandang gadis jelita yang mengghairahkan. Begitulah nasib Kampung Siul yang terletak di tengah-tengah bandar Kuching yang sedang membangun. Ia dikelilingi oleh beberapa buah kompleks permiagaan. Kampung Siul itulah salah sebuah daripada beberapa buah kampung Melayu yang masih kekal dengan status tradisionalnya. Jika Kampung Siul berjaya bertahan di tengah-tengah bandar Kuching, tentu generasi akan datang akan dapat menyaksikan keindahan dan kedamaian reka-bentuk serta ukiran tradisional Melayu tua yang ada pada rumah-rumah di Kampung Siul. Itulah harapannya.

Malangnya Kampung Siul terpaksa menjadi mangsa pembangunan. Hampir semua rumah di Kampung Siul telah diroboh deni menerima arus pembangunan. Pemilik-pemilik tanah yang telah tinggal dan mewarisinya sejak turun-temurun telah bersetuju menyerahkan tanah masing-masing kepada Haji Zaidan. Mereka terpaksa menerima hakikat bahawa Kampung Siul sudah tidak layak menjadi milik orang miskin. Kalau mereka degil dan tidak mahu melepaskan tanah tersebut kepada Haji Zaidan, mereka tentu akan menerima atau menghadapi masalah, sebab Haji Zaidan berpengaruh orangnya.

"Saya bangga dengan sikap tuan-tuan dan puan-puan kerana sanggup berkorban. Sebagai ganjaran kepada pengorbanan tuan-tuan dan puan-puan itu, maka setiap keluarga akan menerima sebuah rumah teres dua tingkat," kata Haji Zaidan semasa berucap di majlis penyerahan surat milik tanah penduduk-pendudk Kampung Siul kepada Syarikat Haji Zaidan di rumah Haji Zaidan. "Di samping itu, masing-masing akan menerima wang sagu hati sebanyak lima puluh ribu ringgit," sambung Haji Zaidan lalu disambut dengan tepukan gemuruh daripada penduduk-penduduk Kampung Siul yang menjadi tetamu makan tengah hari di rumah Haji Zaidan. Terbayang di fikiran mereka akan kesclesaan tinggal di rumah batu yang sebelum ini tidak pernah mereka mimpikan.

Ucapan Haji Zaidan seterusnya tidak melekat di telinga tetamu-tetamunya sebab mereka memerahkan otak untuk memikirkan bagaimana hendak membelanjakan lima puluh ribu ringgit yang dijanjikan oleh Haji Zaidan itu. Ada yang berangan-angan hendak menunaikan fardu haji selepas aidilfitri. Ada yang ingin melancong ke Semenanjung Malaysia. Tidak kurang juga yang ingin memiliki kereta BMW seperti Haji Zaidan. Ada juga yang ingin membeli perabot baru sebab aidilfitri menjelang tiba.

"Tadi dia ada telefon lagi. Dia menunggu jawapan kita," kata emaknya sambil mengemaskan bilik tidurnya. Lamunannya tentang gelagat jiran-jiran sekampungnya dulu lenyap apabila terdengar kata-kata emaknya itu. Terbayang di fikirannya akan wajah Haji Zaidan Yang begitu rakus ingin merampas tanah emaknya itu. Setakat ini cuma tanah emaknya belum jatuh ke tangan Haji Zaidan. Sebab Haji Zaidanlah Kampung Siul hampir lenyap dan pupus ditelan pembangunan. "Dia mahu kita ke pejabatnya secepat mungkin. Susah katanya. Dia mahu petang ini juga kita berdua ke pejabatnya. Dia akan suruh pemandunya menjemput kita dengan

kereta BMWnya," tambah emaknya tanpa menunggu jawapan daripadanya.

"Eh, mana boleh. Tentu ganjil. Malu kita nanti kalau dilihat oleh pelancong luar," kata pegawai atasan semasa ditelefonnya.

"Apa yang harus dimalukan? Ini kampung kami. Apakah pelancong luar mahu melihat pencakar langit? Tidak puaskah mereka dengan pencakar langit di negara mereka? Kita harus ada identiti sendiri. Rumah-rumah di sini tidak ada yang berdinding dan beratap nipah yang sudah lusuh. Semua rumah di sini sudah moden tetapi mengekalkan ciri-ciri tradisional Melayu yang harus dibanggakan. Tengoklah negara jiran kita," tambahnya tanpa memberi peluang langsung kepada pegawai itu bercakap. "Negara jiran kita itu berusaha menghidupkan semula kawasan-kawasan yang bersejarah. Ia sedar bahawa pelancong luar bukan hendak melihat bangunan pencakar langit bercermin kaca seperti yang terdapat di negara mereka!" katanya dengan penuh semangat.

"Itu saya tidak tahu. Saya cuma diarah memberitahu emak saudara supaya membincangkan kedudukan tanah tempat tinggalnya sekarang dengan Syarikat Haji Zaidan!" jawab pegawai itu dengan nada marah dan terus meletakkan gagang telefon.

Itulah sikap sesetengah pegawai yang kurang ilmu perhubungan awam, keluhnya di dalam hati.

Sebelum itu dia pernah menulis surat kepada pihak atasan. Dia mahu pihak atasan membatalkan rancangan hendak menukarkan status tanah Kampung Siul menjadi kawasan perniagaan. Kampung Siul adalah salah sebuah kampung tradisional Melayu yang tersergam di tengah-tengah bandar. Kalau statusnya sebagai tanah adat Melayu ditukar menjadi kawasan perniagaan, maka kampung Melayu yang bercorak tradisional di bandar akan pupus. Bilangan pengundi Melayu yang selama ini sedikit sebanyak memenangkan calon pemerintah akan berkurangan. Dengan itu ia mungkin menyulitkan seseorang calon pemerintah untuk mendapat undi yang menjaminkan majoriti. Semua pengundi Melayu pasti berpindah ke kawasan lain sebab Kampung Siul sudah menjadi kawasan perniagaan. Setakat ini kompleks perniagaan yang didirikan berdekatan dengan Kampung Siul sudah lebih daripada mencukupi untuk menampung keghairahan sesetengah orang Melayu menceburi lapangan perniagaan. Bahkan masih terdapat banyak kompleks perniagaan yang telah siap dibina itu menjadi gajah putih yang belum ada penyewa mahupun pembelinya. Inikan pula hendak mendirikan kompleks perniagaan baru di Kampung Siul. Baginya kawasan Seberang Jaya yang letaknya kira-kira empat belas kilometer dari bandar amat memerlukan kompleks perniagaan. Kalau ada kompleks perniagaan di Seberang Jaya, penduduknya tidak perlu bersusah payah membeli belah di bandar Kuching. Mereka akan ke bandar sekali sekala sahaja. Itu pun jika perlu.

Suratnya itu dijawab dengan menyatakan bahawa sudah terlambat untuk membatalkan rancangan menjadikan Kampung Siul sebagai kawasan tanah perniagaan. Dia kecewa dengan jawapan tersebut. Kalau tunduk kepada perasaan pada masa menerima surat itu juga dia ingin berhujah dengan pihak berkenaan. Tetapi itu adalah hak pihak yang berkuasa. Mereka lebih bijak dan mungkin telah mengkaji buruk baiknya menjadikan Kampung Siul sebagai kawasan perniagaan. Itulah anggapannya.

"Sudahlah, emak faham perasaan kau. Tapi kita tidak akan dapat terus bertahan begini. Dia berpengaruh orangnya," kata emaknya dengan putus asa.

Kata-kata emaknya itu memecahkan lamunannya. Dia terus bergegas ke tingkap dan merenung jauh tapak bekas rumah jiran-jirannya yang kini menjadi sebuah kawasan yang lapang. Tidak ada sebuah rumah di situ kecuali rumah keluarganya yang sekaligus menghalang projek

Haji Zaidan. Hampir tiga tahun Haji Zaidan cuba memujuk emaknya supaya menyerahkan tanah mereka. Haji Zaidan telah menghantar beberapa orang pekerjanya memujuk emaknya agar menerima tawaran Haji Zaidan.

Setiap kali emaknya akan memberitahu, "Walaupun ini tanah saya, tapi saya mesti berbincang dengan anak saya dulu. Dia anak sulung saya."

"Boleh saya jumpa dia?" soal Zen, kerani Haji Zaidan yang berpengalaman dalam urusan memujuk pemilik tanah di setiap kawasan yang ingin dimajukan oleh Syarikat Haji Zaidan.

"Dia di Universiti Pertanian," kata emaknya.

"Di Bintulu?" Zen terus memotong cakapan Kak Ayang.

"Bukan, dia di Serdang!" jawab Kak Ayang sambil menghidangkan minuman kopi di atas meja.

"Bila agaknya dia balik?" tanya Zen sambil menunggu pelawaan untuk menghirup kopi panas yang terhidang itu.

"Minggu depan dia cuti semester," Kak Ayang berkata lalu mempelawa Zen menghirup kopi panas itu.

Usaha Zen ternyata gagal. Segala ganjaran yang dijanjikan oleh Haji Zaidan kepadanya jika berjaya mendapatkan tanah Kak Ayang menjadi kelabu dan lenyap daripada pandangannya. Kak Ayang tidak dapat berbuat apa-apa sebab itu adalah keputusan anak sulungnya. Anak sulungnya tidak mahu tanah kepunyaan emaknya yang diwarisi daripada arwah ayahnya jatuh ke tangan Haji Zaidan. Lagipun dia memang tidak setuju Kampung Siul dijadikan kawasan perniagaan. Selepas Zen, Haji Zaidan mengarahkan Pak Yan memujuk Kak Ayang supaya melepaskan tanahnya itu kepada Syarikat Haji Zaidan. Tetapi usaha Pak Yan yang ada hubungan keluarga dengan Kak Ayang gagal juga. Di samping Syarikat Haji Zaidan, beberapa orang pemaju bumiputera lain dan pemaju bukan bumiputera memujuk Kak Ayang supaya melepaskan tanahnya kepada syarikat mereka. Gagal juga usaha mereka sebab Kak Ayang menyerahkan keputusan kepada anak sulungnya, Yunus.

Semenjak kematian suaminya, Kak Ayang amat bergantung kepada anak sulungnya Yunus. Walaupun usianya masih muda semasa ayahnya meninggal dunia tetapi Yunus terpaksa menerima hakikat dialah yang akan menggantikan tempat ayahnya sebagai ketua keluarga di samping emaknya. Rumah di Kampung Siul adalah satu-satunya harta pusaka yang ditinggalkan oleh ayahnya untuk dia, emak dan adik-adiknya berteduh dan menghadapi kehidupan harian yang berliku-liku. Kalau tidak kerananya sudah tentu Haji Zaidan berjaya merampas tanah emaknya itu. Dia menjadi penghalang terhadap keinginan Haji Zaidan dan mana-mana pemaju yang semata-mata mementingkan keuntungan apabila Kampung Siul yang letaknya di tengah-tengah bandar dijadikan kawasan perniagaan itu.

Deringan telefon menyebabkan emaknya bergegas ke ruang tamu. Dia berasa cemas melihat gelagat emaknya itu. Namun dia sedar bahawa emaknya menjadi tidak tenteram sejak beberapa tahun kebelakangan ini. Haji Zaidan menerusi setiausahanya Ana sering menelefon emaknya sejak gagalnya usaha Zen dan Pak Yan. Tambahan pula Haji Zaidan menjadi semakin cemas apabila pihak berkuasa dan bank semakin menekan perasaannya. Pihak berkuasa mahu Haji Zaidan bertindak cepat untuk mendirikan kompleks perniagaannya itu di Kampung Siul. Pihak bank pula serupa! Keadaan tersebut menjadikan Haji Zaidan sering marah-marah terhadap pekerjanya termasuk Ana, setiausahanya yang dalam usia dua puluhan keturunan Cina.

"Dia mahu bercakap dengan kau Yunus!" kata emaknya gelisah.

"Bercakap dengan saya?" Dia seolah-olah dikongkong kehairanan mendengar ucapan emaknya itu.

Kak Ayang tidak memberitahu siapakah yang ingin bercakap dengannya di telefon itu. Tetapi dia dapat menduga bahawa itu pasti Ana, setiausaha Haji Zaidan.

"Cepatlah sikit tu!" Kak Ayang macam marah-marah menegurnya. Sebelum ini emaknya tidak bersikap seperti itu. Mungkin emaknya telah diancam semasa bercakap dengan Ana di telefon, sangkanya!

Dia terus bergegas ke ruang tamu dan terus mengangkat gagang telefon. Terdengar suara seorang wanita yang lemah lembut padanya. Dia kenal suara itu. Mungkin kerana suara itu emak bersikap kasar terhadapnya, duga hati kecilnya. Apakah emak benci akan suara itu dan sekaligus membenci wanita itu? Hati kecilnya terus mengembara dan cuba mengesan lubuk hati emaknya. Entahlah! Hampir lima minit dia bercakap dengan wanita itu di telefon.

Apabila dia meletakkan gagang telefon itu di tempatnya, sekali lagi telefon berdering. Deringan itu menyebabkan Kak Ayang hadir semula di ruang tamu. Tapi dia yang berada di tempat itu lebih cepat mengangkatkan gagang telefon dan terus mengucapkan. "Hello!" sambil merenung wajah emaknya yang ternyata semakin gelisah. Belum sampai seminit dia terus meletakkan semula gagang telefon itu di tempat asalnya.

"Siapa itu Yunus?" Emaknya menyoal dengan suara yang cemas.

"Biasa emak, orang salah nombor," jawabnya selamba.

"Yang menelefon kau tadi itu, apa yang dia mahu?" tanya emaknya dengan nada suara yang meninggi.

"Biasa saja emak, dia cuma hendak bercakap-cakap dengan saya," jawabnya sambil menundukkan kepalanya.

"Yunus, dia itu anak orang berada. Tidak cocok untuk keluarga kita!" Emaknya terus melepaskan perasaan yang selama ini terpendam di hatinya. Tahulah dia sekarang bahawa emaknya bukan membenci Ayu tetapi sekadar berasa rendah diri lantaran Ayu anak Haji Harun seorang wakil rakyat!

Ayu adalah rakan sekolahnya sejak sama-sama menuntut di tingkatan enam sastera di Sekolah Menengah St. Joseph dahulu. Tetapi Ayu lebih awal ke universiti sedangkan dia terpaksa mengikuti kursus perguruan sebab keluarganya amat bergantung kepada kecepatannya mendapat pekerjaan. Apabila tamat mengikuti kursus asas perguruan selama dua tahun, Yunus terus mengajar, sementara Ayu pula turut bertugas sebagai guru berijazah selepas tamat pengajian di universiti. Namun Yunus akhirnya berjaya pula melanjutkan pengajiannya di Universiti Pertanian Malaysia setelah beberapa tahun mengajar. Emak Yunus memang bersetuju tentang hubungannya dengan Ayu tetapi dia cuma berasa rendah diri dan takut-takut Haji Harun tidak mempersetujuinya.

Deringan telefon sekali lagi menyebabkan emaknya cemas. Belum sempat emaknya mencapai gagang telefon, Yunus ternyata lebih pantas mencapainya. Dia memerhatikan wajah emaknya sambil bercakap dengan orang yang menelefonnya itu. Emaknya yang berdiri di sampingnya kelihatan semakin cemas dan seluruh mukanya dibanjiri peluh. "Baiklah", kata Yunus sambil meletakkan gagang telefon ke tempat asalnya.

"Siapa lagi tu Yunus?" tanya emaknya.

"Orang baru emak!" jawabnya.

"Orang baru? Apa maksud kau?" Emaknya inginkan jawapan yang segera.

"Entahlah emak, Yunus pun tidak kenal orang itu!" kata Yunus.

"Apa dia mahu?" Emaknya melontar soalan lagi.

"Dia inginkan tanah kita juga. Dia sanggup menolong kita mendirikan rumah kedai empat tingkat di tapak rumah kita ini!" Yunus menjawab soalan emaknya itu.

"Entahlah! Apa akan terjadi kepada keluar-

ga kita ini. Hampir setiap hari diburu orang yang gilakan tanah! Gilakan perniagaan!" Emaknya mengeluh panjang.

"Mereka itu ghairah emak. Maklumlah menyahut dasar ekonomi baru konon. Tapi mereka sempit pandangan! Mereka tidak menghiraukan nasib kita yang lemah ini. Apa yang mereka utamakan poket mereka penuh dengan wang ringgit!" Yunus mengeluarkan hujahnya.

"Yunus, emak fikir kita setuju saja dengan tawaran Haji Zaidan itu habis cerita!" Emaknya menyuarakan pendapatnya.

"Emak, kita tidak boleh terburu-buru di dalam hal ini," Yunus mententeramkan emaknya.

"Yunus, emak dah bosan dengan keadaan yang kita hadapi ini. Terima saja tawaran Haji Zaidan itu!" Emaknya memujuk bersungguh-sungguh.

Dia merenung gambar ayahnya yang tersergam di dinding billk tamu.

"Yunus, kalau kita terus berkeras begini tentu Haji Zaidan akan melakukan apa saja!" Emaknya ternyata kecewa dan berputus asa.

"Emak, negara kita ada undang-undang. Tidak sesiapa pun yang boleh melakukan sesuatu tindakan dengan membelakangkannya!" kata Yunus.

"Itu memang benar. Tapi Haji Zaidan itu banyak wang. Kau apa yang ada!" Emaknya menjawab dengan nada yang semakin cemas.

"Haji Zaidan memang banyak wang emak. Tetapi dia mesti sedar bahawa dia harus juga memikirkan nasib dan masa depan kampung Melayu di tengah-tengah bandar! Emak sendiri pun tahu bahawa kampung Melayu yang ada di tengah-tengah bandar ini semakin pupus," Yunus mempertahankan pendapatnya. "Emak, tengok Pak Sudin yang telah menyerahkan tanahnya kepada Haji Zaidan. Dia sekarang kesal kerana tergesa-gesa setuju dengan tawaran Haji Zaidan. Tapi apa yang boleh dia buat sebab surat perjanjian telah ditandatangani!" Yunus macam tidak mahu memberi laluan kepada emaknya untuk bercakap. "Rumah yang dihadiahkan Haji Zaidan kepada Pak Sudin dibuat dengan menggunakan bahan binaan yang bermutu rendah. Begitu juga nasib bekas jiran-jiran kita yang lain. Mereka menerima nasib yang serupa dengan Pak Sudin!" kata Yunus lagi.

"Itu nasib mereka!" Kak Ayang memotong kata-kata anak sulungnya itu.

"Kalau kita tunduk dan menyerahkan tanah kita kepada dia tu emak, kita pasti menerima nasib yang serupa. Yunus faham perasaan emak. Tapi ini hak kita. Kita mesti mempertahankannya emak," Yunus mencelah.

"Tapi sampai bila kita dapat bertahan begini Yunus?" Kak Ayang melontar soalan.

"Sampai bila-bila emak!" jawab Yunus.

Dua hari kemudian, emaknya menerima sepucuk surat berdaftar daripada Syarikat Haji Zaidan dan sepucuk surat daripada pihak yang berkuasa. Kedua-dua pucuk surat itu mempunyai maksud yang serupa. Kak Ayang harus cepat-cepat menghubungi dan berbincang dengan Syarikat Haji Zaidan tentang tanah di Kampung Siul! Pipi Kak Ayang dengan serta-merta dibanjiri air mata.

"Yunus, kalau kau masih berdegil, biar aku sendiri pergi ke pejabat Haji Zaidan itu!" Kak Ayang betul-betul sudah tidak dapat mengawal perasaannya lagi.

"Sabar dulu emak! Jangan terburu-buru," Yunus cuba mententeramkan emaknya yang sedang diancam oleh kedua-dua pucuk surat itu.

Kalau pihak puan masih berkeras juga dan tidak mahu berbincang tentang tanah puan itu dengan Syarikat Haji Zaidan, puan akan menyesal!

"Berapa lama lagi aku harus begini? Aku sudah banyak menderita Yunus," kata Kak Ayang betul-betul mengharapkan simpati daripadanya. "Yunus! Kaurunding saja tanah kita ni

dengan Haji Zaidan tu. Biar cepat-cepat selesai supaya senang hati emak," kata Kak Ayang sambil mengesat air matanya. "Emak faham perasaan kau itu Yunus. Tapi kau mesti fikirkan nasib adik-adik kau itu. Kalaulah tanah kita dirampas oleh Haji Zaidan begitu saja, tentu kita akan lebih rugi. Rugi sedikit tu tak mengapa Yunus!" Kak Ayang bersuara dengan sayu.

Yunus menjadi serba salah. Dia betul-betul simpati melihat tekanan perasaan yang dialami oleh emaknya semenjak kematian ayahnya. Emaknya hanya bergantung pada pencen ayahnya yang cuma cukup untuk menyarakan kehidupan mereka sekeluarga. Ditambah lagi dengan kegilaan sesetengah orang yang inginkan tanah di Kampung Siul termasuk tanah Kak Ayang janda itu. Hatinya pilu bercampur marah apabila menyaksikan penderitaan yang terpaksa dihadapi oleh emaknya. Tapi dia tidak dapat berbuat apa-apa. Kadangkala menyesal juga dia masuk universiti. Lebih baik dia terus menjadi guru C2 biasa. Tetapi dia harus memperjuangkan nasib keluarganya yang sentiasa dipandang hina. Kecuali Ayu sahaja yang sentiasa memberi perangsang kepadanya agar meneruskan perjuangannya. Ayu faham akan kejujuran dan ketabahan serta kecekalannya. Ayu sendiri banyak terhutang budi padanya. Kalau tiada dorongan daripadanya tentu Ayu tidak akan masuk universiti dan menjadi guru berijazah!

Tepat jam tiga petang. Kak Ayang dan Yunus berada di pejabat Haji Zaidan. Kedatangan mereka berdua disambut oleh Ana, setiausaha Syarikat Haji Zaidan yang telah banyak kali menelefon ke rumah Kak Ayang semata-mata untuk meminta persetujuan agar diserahkan tanahnya di Kampung Siul itu kepada Syarikat Haji Zaidan. Dengan kehadiran Kak Ayang dan Yunus di pejabat Haji Zaidan, semakin cerahlah harapan Haji Zaidan untuk menjadi pemilik tanah Kak Ayang di Kampung Siul. Haji Zaidan sebenarnya sudah ada di dalam biliknya. Dia sengaja jual mahal pada Yunus dan Kak Ayang. Dia mahu membalas dendam. Dah hampir lima belas minit Kak Ayang dan Yunus menunggu di ruang tamu dan hidangan kopi panas dah sejuk.

"Nampaknya dah lama kami menunggu. Kalau Haji Zaidan masih sibuk di dalam, eloklah kami beredar dulu. Janji pukul tiga. Ini dah lebih masa pula. Saya pun banyak kerja yang harus diselesaikan!" Yunus tiba-tiba bersuara tanda marah.

Kak Ayang menjadi serba salah. Ana pun begitu. Lalu tangan Ana mengangkat interkom dan terus bercakap dengan Haji Zaidan. Kemudian diletakkan semula interkom itu dan memberitahu Yunus agar bersabar sebab Haji Zaidan masih sibuk dan belum dapat melayan Yunus dan emaknya.

"Kalau begitu, kami pergi dulu. Kami juga sibuk. Kami datang ke sini bukan di atas kehendak kami sendiri. Kami dijemput ke sini!" Yunus terus bangun dari kerusi dan mengajak emaknya meninggalkan pejabat Haji Zaidan. Ana menjadi pucat dan begitu juga dengan Kak Ayang. Sekali lagi diangkatnya interkom dan terus menghubungi Haji Zaidan. Haiji Zaidan sendiri yang cuba jual mahal pada Yunus turut cemas mendengar kata Ana menerusi interkom. Dia cepat-cepat keluar dari biliknya untuk menjempu Yunus dan Kak Ayang. Ternyatalah Yunus bukan sebarangan anak muda. Dia terbukti akan melakukan apa yang dikatakannya. Haji Zaidan tidak dapat cuba mempermainkannya seperti yang telah Haji Zaidan lakukan kepada penduduk-penduduk Kampung Siul yang lain.

Perbincangan di antara Yunus dan Haji Zaidan dengan disaksikan oleh Kak Ayang memakan masa yang panjang. Dah hampir dua jam mereka berbincang. Namun kedua-duanya masih berkeras. Haji Zaidan tidak mahu menerima permintaan Yunus. Rugi katanya! Lagipun tanah emak Yunus baginya terlalu kecil. Tapi itu adalah tipu helah Haji Zaidan untuk menda-

patkan tanah itu dengan harga yang murah. Selama ini dia telah berjaya dengan tipu muslihatnya. Tetapi kali ini dia turut berpeluh walaupun di dalam pejabatnya berhawa dingin pada paras suhu yang rendah.

"Tapi di tanah emak saya tu boleh didirikan empat unit rumah kedai empat tingkat!" Yunus mempertahankan hujahnya dan ternyata sukar dipatahkan oleh Haji Zaidan. "Kalau bang aji tak dapat memenuhi syarat saya ini, tak mengapalah. Lagipun tanah itu hak emak saya dan wang itu pula hak bang aji!" Yunus terus mempertahankan permintaannya.

Permintaan Yunus ialah sebuah rumah banglo dua tingkat, ruang berniaga di dalam kompleks sepuluh tingkat yang bakal didirikan di Kampung Siul dan wang tunai seratus ribu ringgit!

Haji Zaidan pula menawarkan sebuah rumah teres dua tingkat dan wang sagu hati lima puluh ribu ringgit sebagai pampasan. Haji Zaidan masih belum dapat menerima permintaan Yunus itu. Dia masih dengan tawarannya iaitu sebuah rumah teres dua tingkat dan wang tunai lima puluh ribu sahaja!

"Kalau bang aji tetap dengan pendirian tersebut, apa boleh buat. Saya pun tetap dengan pendirian saya. Lagipun saya memang tidak setuju Kampung Siul menjadi kawasan perniagaan seperti yang dikehendaki oleh bang aji dan rakan-rakan," kata Yunus selamba.

Wajah Haji Zaidan menjadi merah padam mendengar sindiran Yunus yang memanahkan jiwanya itu. Selama ini belum pernah dia disindir begitu tajam sekali. Nampaknya Yunuslah orang pertama yang sukar diperdayakannya. Tidak ada sedikit pun rasa tolak ansur yang ditunjukkan oleh Yunus.

Sepanjang perbincangan di antara Yunus dan Haji Zaidan, Kak Ayang cuba berdiam diri. Sebelum sampai ke pejabat Haji Zaidan, Yunus telah diberi sepenuh kepercayaan oleh Kak Ayang untuk membincangkan segala syarat dengan Haji Zaidan. Keadaan tersebut menyebabkan Haji Zaidan tersepit. Setiap kali apabila cuba menundukkan Yunus agar setuju dengan tawarannya, Haji Zaidan merenung wajah Kak Ayang. Dia berharap agar Kak Ayang akan cuba mempengaruhi dan memujuk Yunus. Tapi Kak Ayang cuma berdiam diri. Kadangkala dia kelihatan senyum sendiri melihat telatah Haji Zaidan dan anak sulungnya Yunus masing-masing tidak mahu bertolak ansur. Masing-masing membawa haluan sendiri. Ana dan pekerja-pekerja lain di pejabat Haji Zaidan gelisah. Waktu pejabat telah lama berlalu. Tapi tidak seorang pun daripada mereka sanggup meninggalkan pejabat sebab bos belum keluar dari biliknya. Sebelum ini Haji Zaidan memang lebih awal meinggalkan pejabatnya. Jarang sekali dia meninggalkan pejabatnya melewati jam empat petang. Selewat-lewatnya pun jam empat lima belas minit petang. Tapi kali ini dah melampaui masa pejabat. Sepatutnya pada masa itu dia berada di padang golf bersama dengan rakan-rakan perniagaannya. Hari ini tentu rakan-rakan perniagaannya di padang golf tertanya-tanya kenapa Haji Zaidan tidak kelihatan membawa kayu golf yang dibelinya di London sebulan yang lepas?

"Bang aji, kalau dah tak dapat sepakat, eloklah kita tamatkan perbincangan kita di sini sahaja." Yunus memohon agar perbincangan mereka yang terbantut itu ditamatkan. Haji Zaidan berdiam diri seketika. Dia seolah-olah mahu Kak Ayang mengeluarkan sepatah kata. Tapi Kak Ayang cuma senyum melihat dahi Haji Zaidan yang berkerut itu.

Tiba-tiba interkom berbunyi. Haji Zaidan mengangkatkannya. Dia marah-marah. "Jangan balik dulu beritahu mereka!" Tentu kata-kata dan arahan itu ditujukan kepada pekerja-pekerjanya menerusi Ana. Dia terus meletakkan interkomnya dan terus merenung wajah Yunus. Mukanya merah padam tanda terganggu fikiran disebabkan oleh Yunus anak Kak Ayang seorang

mathasiswa yang tegas dengan pendiriannya, langsung tidak menunjukkan simpati pada Haji Zaidan. Begitulah anggapan pekerja-pekerja Haji Zaidan yang tidak dibenarkan keluar pejabat walaupun waktu pejabat dah tamat.

"Tolonglah Yunus! Kalau begini rugilah syarikat saya," Haji Zaidan merayu pada Yunus dengan pura-pura.

"Bang aji dah banyak untung di tempat lain. Apa salahnya rugi sedikit di tempat ini? Bukankah adat orang berdagang mesti ada rugi dan untungnya?" Yunus menyindir dengan selamba. Haji Zaidan making gelisah. Yunus benar-benar memalukannya. Nasib baik tidak ada tetamu lain atau pekerjanya di bilik itu kecuali Kak Ayang. Kalau tidak tentu dia berasa lebih malu lagi. Haji Zaidan akhirnya mempersetujui syarat Yunus itu. Kak Ayang akan menyerahkan tanahnya kepada Syarikat Haji Zaidan. Haji Zaidan pula akan menyerahkan sebuah rumah banglo dua tingkat, sebuah ruang berniaga di kompleks setinggi sepuluh tingkat yang akan didirikan di Kampung Siul dan wang tunai seratus ribu ringgit sebagai pampasan kepada Kak Ayang sekeluarga!

Keesokan harinya Kak Ayang menurunkan tanda tangannya di atas surat perjanjian di pejabat peguam Haji Zaidan tanda penyerahan tanahnya di Kampung Siul kepada Syarikat Haji Zaidan. Dengan itu jatuhlah tanah Kak Ayang kepada Haji Zaidan. Kejatuhan tanah emas kepunyaan Kak Ayang itu disaksikan oleh Yunus dengan linangan air mata. Perjuangannya mempertahankan tanah emas di Kampung Siul gagal dan tanda kepupusan kampung-kampung tradisional di tengah-tengah kemewahan bandar semakin hampir.

# SEKAPUR SIRIH SEGELUK AIR

*Khadijah Hashim*

BASIKAL tua ayahnya disandarkan ke dinding rumahnya dan buru-buru melompat melangkah tangga dapur lalu terduduk di situ juga. Penat benar rasanya mengayuh basikal sejauh tiga batu jalan kampung tidak bertanah merah itu.

"Mana ayamnya?" tanya ibu sedikit meninggi.

"Tak dapat," jawab Farid anak mudanya sambil mengesat peluh meleleh di dahi. Dia mengeluh panjang kepenatan.

"Kan banyak ayam Pak Long kau tu," kata ibu kehairanan.

"Katanya baru lepas jual ayam," balasnya agak keras. Mukanya masam. Radang pun ada bila mengingatkan Pak Longnya yang tidak mahu menjualkan ayam dara yang diidamkannya itu.

"Takkanlah semua," balas ibu merenung muka anak yang tegang saja itu mahu penjelasan lanjut.

"Tak semua. Ada banyak ayam jantan, tapi nak buat baka katanya. Ayam betina dara nak buat ibu..! Ah ... kedekutnya melampau-lampau," dia marah.

Ibunya menarik nafas panjang. Sejak balik bercuti dulu Farid selalu menyebut-nyebut nak makan ayam panggang masakannya, tapi hingga dah nak habis cuti universiti ayam panggang itu belum juga dapat dirasa.

"Nama saja tinggal di kampung, tapi tak ada yang membela ayam!" dia merungut-rungut tidak tentu fasal.

"Kampung ni baru lepas kena serang sakit ayam, Farid! Semua orang baru nak mengidup ayam semula ..." jawab ibunya.

"Tak usah nak naik angin tak tentu fasal. Esok biar aku ke rumah Tuk kau di Ulu. Di sana tak kena penyakit ayam," sambung ibu seperti memujuk.

"Tak usah bimbang. Hari ni mak masakkan kau daging rebung yang paling sedap. Kata orang kalau kena gayanya kalah daging panggang ayam," tambah ibu seperti berjenaka.

"Daging rebung nak disamakan dengan daging ayam? Kan tak lojik tu ..." dia mendengus lalu masuk ke dalam. Kemudian keluar semula mendapatkan ibunya di dapur itu.

"Apa halnya Cikgu Ali di depan tu?" tanyanya dengan suara radangnya juga.

"Cuba bercakap tu perlahan sedikit," tegah si ibu.

"Apa halnya?" ulangnya. Nada itu juga. Meninggi.

"Minta air penawar anaknya demam," balas ibu merendah.

Serta-merta bibir Farid terjuih. Menyampah ia mendengarnya. Cikgu yang tolol! Detik hatinya. Dulu kau yang selalu emngejek-ngejek aku: 'Anak Pak Seman jual air sejuk! Jangan percayakan pawang karut ... ' Ha sekarang apa dah jadi? Dia tersenyum sendiri mengingatkan kisah-kisah lama bekas gurunya itu.

"Cikgu, percaya pawang ... " dia tergelak kecil. Mak Limah mengetapkan bibir memberi amaran. Farid selamba saja.

"Patut cikgu jadi contoh teladan pada orang-orang kampung yang kolot itu ..." tambahnya lagi masih gelakgelak kecil.

"Aku anak tuk pawang tak percaya jampi dan mantera. Cikgu ... Cikgu ..." dia terus mengejek.

"Jaga mulut tu sikit. Nanti didengar cikgu tu ..." tegah Mak Limah dengan jeling yang memanjang. Farid senyum-senyum saja.

Sejurus kemudian ia bangun pergi mendapatkan ayahnya yang sedang menghadap segeluk air. Cikgu Ali tersandar tenang di penjuru bilik depan itu menantikan ayahnya menjampi.

Setelah bersalaman dengan cikgu itu ia duduk di situ, kemudian tidak membuang masa lagi lalu bertanya ramah.

"Minta tangkal siapa cikgu?" dia senyum-senyum.

"Anak saya. Demam," jawabnya pendek. Terbayang di ruang matanya anak kecil yang terlantar sakit di rumah. Wajahnya segera muram

dan keruh.

"Dah bawa ke hospital?" tanya Farid lagi ingin tabu.

"Sudah juga," suaranya lemah sahaja menjawab.

"Baguslah tu," sahut Farid.

Perbualan yang baru bermula serta-merta berhenti. Pak Seman sudah selesai menjampi. Entah apa yang dibaca. Farid tidak pernah ambil pusing. Tentulah sebaris dua pantun yang didendangkannya di mulut geluk itu fikir Farid.

"Sapu muka dan badannya dengan air ini. Kalau dia nak minum bagikan," pesan Pak Seman. Cikgu Ali terangguk-angguk mendengarkan pesanan itu. Dengan hormat ia menyambut air itu mudah-mudahan demam anaknya sembuh dengan air jampi itu. Dia bersalaman. Kemudian diikuti dengan bunyi dering duit siling masuk ee kocek baju teluk belanga Pak Seman.

Farid menjeling benci. Pak Seman senyum-senyum senang hati nampaknya.

Cikgu Ali baru saja meninggalkan halaman rumah. Adik-adiknya yang sedang bermain di tanah menerpa naik ke rumah seperti sudah faham benar dengan tabiat orang meminta air tangkal dari ayahnya itu.

"Timah nak dua puluh sen ayah. Nak beli buku dengan pensel," kata Si Timah yang baru sekolah darjah dua.

"Nuar nak dua puluh sen ayah. Nak beli kertas sampul buku," kata Si Anuar pula yang baru naik tingkatan satu.

"Saya juga nak dua puluh sen ayah. Nak bayar hutang duit suratkhabar semalam," sampuk Si Zainal yang tiba-tiba saja muncul ke ruang depan itu.

"Abang tak mahu dua pulus sen?" Zainal yang sedang bersekolah di tingkatan tiga itu mengusik abangnya.

"Abang tak hairan dengan dua puluh sen," sambar Farid dengan wajah sombongnya.

"Sekarang memang dia tak hairan. Dulu dia pun serupa kau juga berebut-rebut dengan Abang Long kau ...," kata Pak Seman dengan ketawa kecilnya. Adik-adiknya ketawa serentak. Riuh rendah ruang depan rumah itu seketika. Farid mahu tunjuk marahnya tapi tak jadi. Dia tergelak sama geli hati mengingatkan peristiwa lama itu.

Adik-adiknya sudah lesap ke kedai. Farid mencuri-curi melihat muka ayahnya yang sedang menggulung rokok daun itu. Inilah masanya, detik hati kecil Farid. Esok lusa dia sudah pulang ke ibu kota. Sudah lama dia mahu berbual-bual panjang dengan ayahnya tentang tugas ayahnya sebagai pawang di kampungnya itu.

"Ayah ...!" katanya tiba-tiba. Ayahnya mengangkat muka merenung muka anak mudanya yang sedang duduk di hadapannya itu.

"Saya nak cakap sikit dengan ayah," sambungnya dengan nada suara yang tetap dan bercermat.

"Apa dia tu?" tanya Pak Seman. Tangannya terus juga menggulung rokok daun nipahnya.

"Saya ni penuntut jurusan perubatan. Kononnya nanti akan jadi seorang doktor ...," ia terhenti di situ.

"Yalah tu ...," sambut si ayah masih tertanya-tanya sendiri.

"Ayah fikirlah sendiri. Apa nanti kata orang. Saya nak jadi doktor ayah jadi pawang. Kankah tu satu pertentangan di antara dunia ayah dengan dunia saya?" tambahnya. kemudian menarik nafas parijang seperti mencari kekuatan.

"Jadi kau malulah berayahkan seorang pawang?" sambar Pak Seman senyum-senyum kambing.

Farid terdiam seketika. Kalau ikutkan rasa hati memang ia mahu berterus terang mengata 'Ya saya malu.' Tapi kalimat itu belum terlancar lagi. Masih bolch bertahan di kerongkongnya.

"Bukan fasal malu, ayah. Tapi sebenarnya begini: Zaman sekarang ialah zaman sains dan teknologi, bukan zaman jampi dan mantera. Sudah ada hospital. Sudah banyak ubat-ubat

yang sesuai untuk semua penyakit. Bukan main hentam air sejuk saja. Demam, air sejuk, sakit kepala, air sejuk, sakit perut, air sejuk. Kan ke tak lojik tu ..." kata Farid bersyarah panjang campur mengejek ayahnya. Pak Seman senyun-senyun kambing juga.

"Salahkah kata saya tu, ayah?" tanyanya meninggi. Dan radang sedikit hatinya bila melihat senyum ayah seperti memerlinya itu.

"Betul ... betul pendapat kau tu. Aku tak menafikannya," jawab si ayah dengan sungguh-sungguh. Tapi masih senyum-senyum juga.

Sakit mata Farid melihat senyuman yang sejuring itu. Aku serius dia senyum-senyum! Orang tua kolot, gerutunya dalam hati.

"Kalau betul, kenapa ayah teruskan juga kerja ayah tu?" tanyanya semakin bertenaga.

"Aku tak mahu jadi pawang. Tapi orang-orang yang datang minta tolong. Jadi aku tolonglah apa yang aku terdaya. Kan hidup di kampung mesti tolong-menolong," terang Pak Seman, tapi bunyinya seperti berlucu pada telinga Farid. Semakin hangat hati anak muda ini dimain-mainkan begitu.

"Itu bukan menolong namanya tu. Tahukah ayah, cara dan sikap ayah tu menyempitkan lagi kepala orang-orang kampung untuk menerima perubahan di zaman serba maju ni. Kerajaan dah adakan klinik-klinik, ayah terus juga menjampi. Bagaimana ini?"

"Aku tak suruh mereka datang jumpa aku, Farid," suaranya merendah agak terusik.

"Memang ayah tak menyuruh. Tapi bila mereka datang ayah jampikan juga air sejuk yang dibawa ..." Ia semakin berani menghina ayahnya.

"Aku hanya mahu menolong apa yang aku terdaya," tegasnya dengan suara yang keras.

"Menolong tu boleh, tapi caranya tak betul."

"Jadi apa yang betul," sambar Pak Seman. Dia berhenti dari menggulung rokoknya. Muka anak yang sudah merah padam itu ditenungnya tepat-tepat. Farid jadi serba salah dengan renungan yang tajam itu.

"Yang betulnya ayah mesti berhenti dari jadi pawang. Lagipun salah di sisi agama, ayah," katanya berani.

Mendengar itu, Pak Seman tidak tahan hati lagi.

"Apa salahnya? Aku menipu orang? Aku menduakan Tuhan?"

Farid terdiam. Mati fikirannya mendengar soalan yang mendadak itu.

"Menapak baru setapak, mendaki baru sekaki, dah nak tunjuk lagak," sambung Pak Seman. Sindiran itu jelas didengar. Sakit telinga Farid mendengarnya. Berderau darahnya naik ke muka. Radang malu bercampur aduk.

"Kalau tak tahu jangan menuduh sebarangan? Aku tak megah dengan kerja menjampi air sejuk tu. Aku megah kalau kau lulus jadi doktor nanti. Aku kerja ni pun sementara kau lulus jadi doktor," tambahnya dengan suara yang mula merendah seperti menyimpan satu rahsia yang besar di lubuk hati.

Farid masih terkaku. Cakap-cakap ayahnya seperti mencabarnya. Negri dia. Perjuangannya masih jauh lagi. Dia baru saja selesai tahun pertama belajar perubatan di universiti itu. Ah, ini mencabar!

"Apa saja yang ditengkar orang dua beranak ini?" sapa Mak Limah yang tiba-tiba terjengul dari ruang dalam. Sapaan itu tidak dijawab. Pak Serman mula menggulung rokoknya. Farid muram saja menahan marahnya.

"Nasi dah tersaji, marilah kita makan," kerah Mak Limah.

Pertengkaran pendapat di antara Farid dan ayahnya terhenti di situ. Pak Seman masih gagah untuk ditundukkan oleh siswa muda ini.

Perasaan tidak puas hati itu masih menyala marak di dada Farid. Mahu dia meneruskan pertengkarannya pada sesiapa saja untuk menegakkan pendapatnya. Entah mengapa hari itu hatinya hangat saja.

Mengidam nak makan panggang ayam tak dapat kemudian bertengkar dengan ayahnya dia kalah. Adik-adik-nya yang seronok-seronok bermain-main pun dimarah-marahnya. Lagak gagahnya itu semakin menjadi-jadi bila ayahnya sudah ke kebun menebas petang itu.

"Timah ...! Nuar ...! Cukuplah bermain baca buku," pekiknya dengan wajah yang masam mencuka. Adik-adik-nya jadi kecut melihat muka si abang yang marah-marah itu.

"Main saja yang lebih. Nanti tak pas, jadi pawang macam ayah ..." dia mula menyindir-nyindir.

Ayahnya tidak ada, beranilah dia berkata begitu. Ibunya menjeling-jeling tajam ke mukanya. Farid terus juga tunjuk lagak.

"Malu saya! Anak tuk pawang nak jadi doktor. Kalau kawan-kawan saya tahu mampus saya diketawakannya ...," wajah yang masam kelat itu masih ditunjukkannya di muka ibunya.

"Allah ... apa nak malukan! Tuk pawang masih berguna lagi bang ..." sampuk Zainal yang banyak cakap itu. Dia saja yang berani bersuara.

"Apa gunanya?" melenting saja suara itu keluar.

"Buka panggung universiti abang pun tuk pawangkan?" dia ketawa kecil seperti amat geli hati.

"Ah ... itu lain," bantahnya.

"Apa lainnya. Tuk pawang juga, macam ayah kita juga. Tapi dia pawang besar. Ayah kita pawang kecil, tak terkenal. Kalau terkenal abang bangga juga ...," Zainal memperli abangnya. Diikuti dengan ketawa nakalnya.

"Kerja bodoh," Farid mencebik benci.

"Abang jadi pandai pun dari hasil bodoh ayah," sela Zainal dengan berani. Masih ketawa-ketawa kecil. Sakit hati Farid melihat lagak adiknya. Dia semakin radang. Matanya merah memancar menentang muka Zainal seperti mahu ditampar mulut yang celupar itu.

"Heh ... kau suka ayah kau jadi pawang ya? Kau tak malu ..? tanya Farid seperti mengugut.

"Apa nak dimalu. Bukan ayah menipu orang."

"Jual air sejuk tu tak tipu namanya?" semakin keras suara Farid.

"Kan mereka bersedekah pada ayah ... Wang halal ..." kata Zainal seperti membela ayahnya.

"Kau yang sekolah pun serupa dengan ayah," tuduhnya dengan suara mengejek. Si adik gelak-gelak juga. Geli hati melihat abang yang bakal menjadi doktor itu marah-marah.

"Apa abang susah-susah sangat fasal kerja ayah tu. Nanti bila abang dah jadi doktor, dah lepas kontrak dengan kerajaan, kita dirikan klinik sendiri, sebelah klinik abang, dan sebelah lagi klinik ayah. Orang yang tak sembuh dengan ubat abang boleh berubat dengan ayah. Yang tak sembuh dengan jampi ayah boleh berubat dengan abang. Kan adil tu ...," Zainal merancang.

"Jangan nak merepek," bentak Farid yang sudah muak dengan gurau senda adik yang nakal itu.

"Dan saya jadi tukang wangnya ..." dia ketawa memanjang.

"Jangan nak loyar buruk. Baca buku tu ..." Farid sudah bangun dari tempat duduk lalu turun tangga mencapai basikal tua ayah, dan pergi ke mana; mereka tidak tahu.

Esoknya kelihatan Farid mengemas buku-buku dan pakaiannya. Adik-adik tidak menegur apa-apa. Baguslah abang balik! Kata mereka dalam hati. Memang itu yang didoanya selalu.

Dalam masa ia berkemas itu terfikir juga dia tentang wang tambang untuk balik itu. Ada wang sedikit dah dibelikan hadiah untuk buah hatinya di ibu kota. Untuk menjaga hati kekasih terkopak pun tak apa rasanya. Bagaimana kalau ibu tak berwang? Hendak meminta dengan ayah malu benar rasanya.

"Kenapa lekas benar nak balik? Kata cuti ada seminggu lagi?" kata ibu sedikit kesal. Bukan apa-apa, cuma kesal anak ini belum menjamah ayam panggang yang selalu disebut-sebutnya itu.

Takut kempunan pula.

"Kata teringin nak makan panggang ayam ..." kata ibu.

"Tak ada rezeki, apa nak buatkan ...," sahut Farid seperti merajuk. Ibu terusik dengan jawapan itu.

"Tunggulah dulu. Aku dah bersiap-siap nak ke rumah tuk kau," Mak Limah mencapai selendangnya mahu turun tangga. Tapi langkahnya mati tiba-tiba. Dia terpandangkan Pak Dali ketua kampung yang sudah di halaman rumahnya. Di tangannya menjinjit sebuah bakul bertutup. Apa yang dibawa?" tanya Mak Limah dalam hati.

"Ada Cik Seman di rumah?" tanya ketua kampung itu.

"Ada ... ada, jemput ... jemputlah naik Cik Dali ... Mak Limah mempersilakan ketua kampung ini dengan hormat.

Mendengar itu Pak Seman segera keluar dari biliknya. Tangan Pak Dali disambut dengan kepala yang tertunduk-tunduk.

"Ini ... pulut sikit," kata Pak Dali setelah duduk.

"Apa pula susah-susah ni ..." sahut Pak Seman senyum-senyum kambing.

"Tumin dapat jadi askar," sambung Pak Dali bangga.

"Baguslah tu ...," sampuk Mak Limah tumpang gembira.

"Agaknya berkat air pengeras awak tulah ..." Pak Dali ketawa riang. Pak Seman senyum-senyum juga.

Pak Dali tidak berbual panjang nampaknya. Agaknya memang tujuannya hendak menghantar pulut kuning itu saja. Setelah berbual sebentar dia pun pulang.

Apalagi, pulut kuning yang sepinggan besar dengan ayam panggang tergolek di atasnya itu diusunglah ke dapur dengan diekori oleh anak-anaknya.

"Apalagi? Bantailah ..." kata Zainal dengan ketawa nakalnya. Yang lain-lain sama tersenyum. Farid menjeling benci. Satu pandangan yang menyakitkan matanya sejak balik bercuti itu.

"Hasil menjual air sejuk," sindirnya. Adik-adiknya tidak ambil pusing kisah sindir-menyindir itu. Mata mereka sudah tertumpu ke pulut kuning itu saja.

"Tunggulah ayah kau, Timah, Nuar, Nal ..." tegah si ibu.

"Aku tak mahu. Makanlah kau semua. Ha, Farid, apalagi? Makanlah. Dah beberapa hari ni menyebut ayam panggang. Rezeki kau nampaknya hari ini ..." kata Pak Seman ikhlas.

Adik-adik sudah mula menyuap tanpa mengira orang lain lagi. Apa hal aku? Kalau lambat alamat tak merasalah, Farid merenung muka ibunya. Kemudian melihat pula adik-adik yang sangat berselera memamah daging ayam pangang Pak Dali itu. Farid tidak sabar lagi. Hilang malu hilang segan. Anak tekak sudah menguit-nguit. Air liur sudah keluar. Dan tidak disedarinya tangannya sudah mencekut daging itu bersama-sama tangan adik-adiknya yang lahap.

Pak Seman tersenyum saja melihat selera anak-anak. Badan tengah naik! fikirnya. Farid tidak berani menentang muka ayahnya. Malu rasanya bukan kepalang. Tentulah ayah mentertawakan aku, bisiknya sedikit gelisah, tapi masih menyuap juga.

Selesai makan tu Farid tidak berlengah-lengah lagi terus mencapai beg besarnya. Tiada ada apa-apa lagi yang harus ditunggu. Semakin lama di kampung semakin sakit hatinya dirasa.

"Saya nak balik ayah, mak," katanya tenang.

"Nak balik," sahut Pak Seman mendatar saja. Tangannya menggulung daun rokok nipahnya . Farid memandang muka Mak Limah. Ibunya sudah mengert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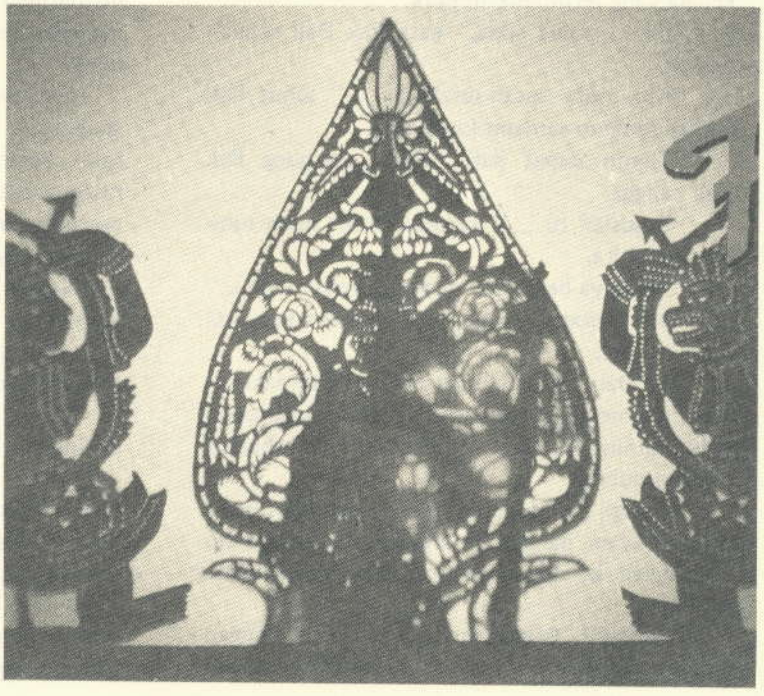
"Duit tambang Farid tu bagi sikit ..." kata Mak Limah tiba-tiba. Pak Seman menyedut rokok daunnya dalam-dalam seperti tidak men-

dengar. Farid jadi gelisah melihat sikap ayah itu.

"Budak tu nak balik bang. Duit tambangnya tak ada ..." ulang Mak Limah meninggi sedikit. Pak Seman tersedar. Dan lambat-lambat ia menyeluk kocek baju teluk belanganya.

"Nah! Ambillah dua puluh ringgit ni," dia menghulur wang kertas berwarna merah itu kepada Farid. Farid menyambut dengan hormat. Dan digenggam wang itu erat-erat. Lapang rasa dadanya.

"Jangan kau tak tahu, itulah hasil aku menjual air sejuk!" sambung Pak Seman.



得獎作品

# 第二名
# 阿哈馬德・賈瞽

中興中文三
黃琦旺



新穎發亮的歐寶里卡得房車慢慢的駛轉進拿督喀林姆、巴拉客那間四合房的屋子庭院中。那特經照料，稀稀落落新開着的胡姬花花圃邊，正站着奴丹娜和莎賓娜。凝望着那輛房車，奴丹娜微展笑容，暴露出她的一顆假牙，添加了她的嫵媚。結着領帶，長袖白衫的阿哈馬德・賈瞽（特優文學士）在停下車子的當兒即刻意的回報了那張笑臉。他摸索着特意蓄長的鬍鬚以更突出他理性的尊容和頭腦，然後蹙緊額頭，才打開車門。

「啊！重要人物駕到，」莎賓娜說，莎賓娜這位芳齡廿四畢業於Kibby的小妮子的笑容在阿哈馬德・賈瞽的眼裏，簡直太甜美了，甚至比——若以他個人的標準——蘇菲亞羅蘭和珍蔓斯菲合一還更有看頭。

「噯！挖苦我嗎？」阿哈馬德・賈瞽邊說邊挺立在這僅住四個人的好大一個院子裏吸一口氣，「Very sweet, very sweet」他說着邊欵搖起藍色達克龍布料不分邊裁的褲擺和戴着大藍寶石戒指，勞力士四方型名錶的手，視線即全投注於莎賓娜。

「你所謂Sweet的是哪樣呀！呵？空氣嗎？花卉嗎？還是我們？」奴丹娜・莎賓娜廿七歲的姐姐疑問着。

阿哈馬德・賈瞽吃吃的笑，轉而絲毫不差的正視着奴丹娜，一邊却即糾正領帶結兼擺好他那派克61名筆，闡明道：「美好的是這裏的全部。」

奴丹娜叉起他苗條的腰身一步一步慢慢的緊逼阿哈馬德・賈瞽。阿哈馬德・賈瞽巡視着她穿着那很少穿出來亮相的藏青短腰娘惹裝和她那雙實際上滲塗着「藝術性質」的東西的眼睛（尤其像三十五歲以下的女人）走下來，細看她那滿印藍色大花的衣料緊貼着臀部，而又在她的膝蓋上過份的緊縮，誇示着她奴丹娜似的「玲瓏身軀」之美，驚爲天人！驚爲天人…

「在這裏並非一切都甜美的。即使是美有時也要有恰好的時機，比如說今天，」奴丹娜說着一面睨視還蹲在胡姬花圃間清除雜草的莎賓娜。

「噯！這又譏諷人了是吧！女人如果如此譏譏諷諷可眞受不了，」阿哈馬德・賈瞽邊說邊走向莎賓娜，並加了句：「妳們父親大人在嗎？」他又抓抓他那鬍鬚，而一雙放蕩的眼睛則像雷達一樣——往剛起床不久的莎賓娜身上打轉。

「令你憎恨的那個人物經常都在。眞不可思議，我們的父親你討厭，我們父親的女兒你卻喜歡。」莎賓娜說着，微微一笑，用一片乾葉擦淨她的手。

阿哈馬德・賈瞽吃吃的笑，同時在笑中還不忘探摸鬍鬚，好比他要在他這小心蓄留下的鬚叢中尋覓某樣東西。「妳應該知道我爲什麼討厭妳父親。」

「我甚至還知道；你爲什麼那麼喜歡我們！」奴丹娜截斷他，眼裏閃耀着光芒。

阿哈馬德・賈瞽又笑了，還造作的拉高了音調。他將手放落到領帶上，接着叉起腰，顯示着他的妄自尊大、誇耀着他虛僞的「卓越」態。「一切發生在這個世界上的事物必有其原理，Everything has its own logic，」他說着，手又出其不意的縮回下巴上，他額上即蹙出了四摺皺！

「是呀！我也知道，但間中你自己所說的話就不存有邏輯。你比較着重感覺。」莎賓娜反駁：「就請你說明，爲什麼你不喜歡我爸爸？因爲他很食古不化？因爲他不如你開明？還是不夠你有衝勁……？」

「噢！都不是，都不是！是因爲他的偏激，以前我總以爲受高等教育的人都很開明並思想精確，但是不然。你父親就不是，他越老就越……唉！不必我說明啦，」阿哈馬德・賈瞽把所亦表達的一字一句有條不紊的說

出來，以證實他本身就是非常謹慎的思想型人物。

「越來越愚蠢了是不？」莎賓娜說着把眼直瞪着阿哈馬德・賈瞽臉上。

阿哈馬德・賈瞽不敢回答，只一意玩弄着他的鬚毛，眼睛盯死在那些裝飾在他的歐寶里卡得後車鏡前——拿着雨傘的娃娃日本「藝妓」。

「沒錯，這正是他所有的意思，」奴丹娜說：「又正如我們的阿哈馬德先生這一票人？當他博學了（特優文學士），老輩人全倒要不開明了，不可思議，眞不可思議……」。

「O.K.okey. Forget it，來吧！邀我進裏邊坐吧，不能站在外頭吧。我渴了，有冰『美綠』嗎？」阿哈馬德・賈瞽說，執意露出個「可愛的樣子。

「阿哈馬德先生最好呆在外邊，」莎賓娜說，一面撥理散落在她額前和睫毛間的流海：「在裏邊，有不開明的人，我們的爸爸，和幾個年老的人正在研討着在此處建立回教堂的計劃。」

「噢！建設回教堂？哈哈，這裏的人們幾時又想到了有未來。」阿哈馬德・賈瞽一邊掏出手帕擦着額上的汗一邊問着。即是散溢開"Evening in Paris"的香味兒。他把雙眼從綴着重紋的花窗睞進了屋裏，還聽見了會議的聲音。

「就開始在像你這樣的人們興起來之後，」莎賓娜回答說，笑着又邊撥理她的流海。

阿哈馬德・賈瞽沒說什麼。他的眼光則又集中到胡姬花圃上，這時正有兩隻蝴蝶圍繞着花朵翩飛着。他其實很興奮的欣賞着，但刻意蹙起的皺摺却必須出現在他額上——這可是他最近精心營造成的習慣，以證實他是多麼嚴謹的一個人。

「住在這兒的人眞有藝術感，」他的話並不十分認眞：「這是我們社會的一個好徵兆。」

「的確是好徵兆，可是却屬於一小部份人群的好徵兆。比如說這歐寶里卡得大房車不也是我們社會中的一種好徵兆嗎？」奴丹娜詢問：「當他駛過別人家門前時就猛踩油門讓引擎大作響，要碰到少女嘛！即使眼前沒什麼事物也必須響響喇叭，也可別忘了要把領帶露點在窗外，任由它招展。」

「妳眞詭異，娜，簡單說來，妳們全家呀都詭異，妳諷刺有智慧的人們，事實上妳必也有這些表象，就比如……」。

「就比如呀！對男人來說，則必須好好的蓄把鬍鬚來顯突他的理性，損了眼睛，就可要配雙厚黑框的眼鏡。看書就可別忘了注意作者；湯姆斯・麥恩、史坦堡、海明威、赫胥黎、佛克納……」奴丹娜說。

「還有巴爾札克、福樓拜、左拉、莫泊桑和沙特，」莎賓娜補充說。

「哇！妳們可全都是專家囉。有時我眞怕面對像妳們這樣的人。」阿哈馬德・賈瞽說着不自覺的微微撅起了嘴兒，沉默了片刻，可又帶着誇張的笑容接着說：「對嘛，就是這個樣子啦，我們都該很懂得蘊涵自己的『人格』。你知道『人格』有多重要，一個失去『人格』的人存在着有什麼意義啊！不受人重視。」

「飢餓時人類又何來的生存意義？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人格』又有什麼意義？」奴丹娜責問。

莎賓娜冗長的笑着：「阿哈馬德先生，我並非針對知識份子；且讓我解釋吧！我自己本身也追求智慧而且也希望國民都即將成爲有智慧的人。我所不喜歡的是他們的勢利和矯情。如果要成爲知識份子，我們必須成爲眞正的知識份子，自覺性的知識份子——實際的知識份子，這才正是我們所需要的人。」

「喔哦哦！莎賓娜是否覺得像我

這樣的人沒有自覺？O. God, you have to learn lady, you have to」阿哈馬德・賈瞥說：「我有什麼勢利的地方，我又怎樣矯情啊？你說說看。」

「人總就如此，」奴丹娜說，她那清澈但實際上愛慕的眼光投視在那輛青色歐寶里卡得上：「他不能映照他自身。他看不見，尤其像你這樣的人。請說說看：你憑什麼知道我們的父親食古不化、不開明，甚至偏激，從你阿哈馬德先生自個兒的眼鏡是不？哈！這還能怪我們嗎？要是從我們的眼鏡中看到了阿哈馬德先生的爲人是勢利和矯情的，阿哈馬德先生既做我們父親的鏡子，我們就可成爲映照阿哈馬德先生的鏡子；難道不是如此嗎？」

阿哈馬德・賈瞥只好默不作聲，雖然他已儘量使自己從從容容的，但奴丹娜和莎賓娜曉得他的虛榮之心已倍受打擊。和阿哈馬德相識並非新近，對於阿哈馬德的成長歷程亦大至摸清了，他就是從一個自小被父親溺愛和闊綽奢侈成性了的孩子；轉而爲一個熱忱於他大學裏的社會主義學會的大學生；可是一瞬間，在他得了文學士（特優）後，就變回了一個勢利和矯情的東西；高等的教育和對於社會主義學會的敬慕並無法開發他的自我，而實實在在的四、五年生活在大學（只周旋於宿舍、講堂、圖書館、戲院或到娜弗霞和莎麗江的家）並不能激勵起他從一個虛妄無實的生命成爲一個眞實自我的生命。何況他還常常尋問自個兒有關此類的問題，然他自己也沒有能力給任何答案，不是因爲無知，而是因爲他自己也沒認清自我。

「我是存在主義者！」他曾經說得那麼深入肺腑，當他認眞的讀了眞・保羅・沙特（既是被一位有偉大志向的大學同學建議下看的）：「我必須充份的吮啜生命和奮勇的面對生活，只有我才能負責一切發生在我身上的事物。」

「妳知道的莎賓娜，我是存在主義者。」他這話突然之間爆發出來。在他有好一段時間的沉默後以及他想起這些熟爛的話已好一陣沒被轉述了：「我們必然生存也必然有責任於一切該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物。我想我所做的一切並非矯情，更不是勢利。」他感覺自在多了，當他得以將沙特的哲學精華傳誦出來，就他本身也還搞不清楚所傳誦的是否正確。

「那是你自個兒的話。」莎賓娜反應得很快。

「對，而其實是衆人所說的話，如果他們都體認邏輯。」阿哈馬德・賈瞥滿懷信心的強調。

「不對。」奴丹娜反駁：「那不是衆人的話，那是你自個兒說的吧了。你還記得你以前說過什麼嗎？『我是Beat Generation（註一）一派的』，後又說『我是Angry young Men（註二）的一伙』；最後又說『我是存在主義者』，其實哪個才眞的是呢？是漂浮不定吧？而你也必須記着；在這裏不是巴黎，這裏是聯合邦，在這裏也不是沙特存在的地方……」

「這並不代表着他的思想不能在這裏推廣，也並不能代表我不能信仰他的思想。」阿哈馬德・賈瞥搶着說。

「沒錯，你屬於你自己，你的頭腦也是。但是我膽敢證實你只是個濫情的信仰者，實證多得很，好比在你還未進入大學之前，你記得你說什麼嗎？你說：『莎賓娜，我想做阿哈馬德・波斯達曼（註三），我想成爲像他那樣的領導者，我欲願如他那樣鄉鐺入獄』，結果那全消失了。你又進了社會主義學會；你闡述社會的公理和你要改善社會的理想，還有你寧可被警察逮捕以即可聞名的意願。你也曾述說東海岸人民的困苦和諸如此類的事物。那個時候，我就知道你太富於理想，太好高騖遠。過後沒多久，

你可又顯簸在有關於Beat Generation, Angry Youngmen 和存在主義之中，現在就請你說說看，你是否還記得這一切當你穩坐在那輛閃亮的房車裏？你是否還記得那些你曾記述過的漁民們？或者你是否還記得這一長時期以來人類進展和苦難的歷程，當你正摟着洋妞珍尼葛麗絲的腰共舞，沒有，不是嗎？」莎賓娜滔滔不絕更兼興致勃勃的說着。

阿哈馬德・賈瞥只好沉默着。他的眼睛盤旋過他的里卡得，胡姬花卉，莎賓娜，最後是奴丹娜。他想出聲，却不曉得該說什麼。在他腦海裏旋轉着阿哈馬德・波斯達曼，社會主義學會，Beat Generation, Angry Young Men ，沙特・珍尼葛麗絲、歐寶里卡得、莎賓娜、奴丹娜，和他本身，一切都那麼模糊，那麼樣的模糊。

他知道奴丹娜比他更精明，因爲她先進入大學，也較清楚自己處在的社會，因她着實深研有關於社會學和歷史的知識；就在那一瞬間，他感覺要把他的鬍鬚剃光；他感覺欲用大石頭狠狠的丟破他的歐寶里卡得的鏡子，他感覺想把他的新領帶那他自以爲有多美的領帶絞扭一番，而他願意自己被咒罵一頓。因爲可以說，他自己體會得到——在他的潛意識中——自從大學畢業後，自己的確如所說的那般。他也清楚自己的勢利和矯情，但他發覺對這勢利和矯情他是無可奈何的，因爲那已和他的血肉混爲一體了，他可以忘掉阿哈馬德・波斯達曼、社會主義學會，Beat Generation, Angry Young Men 、東海岸的漁民及人類長時期來的進展和苦難；但是他忘不了他的歐寶房車、珍尼葛麗絲、巴黎、倫敦、日本、羅馬、長提（註四）和，和……

「噯！算了，奴丹娜小姐。」他這下兒屈服於眼前同是知識份子的人了。他長長的吸了一口氣，悲哀在他胸口上擴展，使他感到奇怪的是怎麼還能憋了那麼久。

「我不想爭論，我來這是想邀莎賓娜去看場電影，怎麼樣？」

「我自剛才就想到了，若寂寞時你一定會來。但，可眞奇怪，你還要矯情以贏取我倆的芳心。在這你可甭想，因爲我們以前也曾經歷過，我們清楚得很，」奴丹娜微笑着說。

「莎賓娜怎麼說？」

莎賓娜望向她那姐姐也逐開笑顏了。

「可以，只要你不把我當着珍尼葛麗絲或你的歐寶里卡得，而且最重要的一點是，只要你不再勢利和矯情。」

阿哈馬德・賈瞥試着微笑，但他的心裏鬱積着某些東西，他向自己發脾氣。

「我試試看。」他無力的回答着。

註一：Beat Generation：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簇起的一群新青年主張西方文化已失其信而拼棄一慣的軌範和行爲；如奇裝異服、行爲詭異等等。

註二：Angry Yeung Men：一九五〇年代的一群英作家，其作品以反映強烈的反傳統、反社會等不滿情緒爲任。以此亦可引申爲反抗情緒的人。

註三：Ahmad Boestaman：阿哈馬德波斯達曼，馬來亞五十年代的一位左派人物兼作家。領導Angkatan Pemuda Insaf、Parti Rakyat等。

註四：Long Beach 長提，加州一處地方，因世界選美在此舉行而聞名。

## 評審評語

譯文流暢生動，但有些地方似乎增刪太多，一些英文語句未譯，不知有何用意？但無論如何，應該將之譯成華文才妥。總的來說是一篇水準甚佳的譯作。

林尊文

理解能力好，但擅自增刪太多，導致與原文有異。英文詞句未譯是一大敗筆，不過文筆表達極佳，可算譯品佳作。

吳恒燎

得獎作品

# 第三名
# 黃金之地

台大土木四
李連福



他是在那個村子裡長大的。如今，他的村子成了衆人爭奪之地。

那座村子宛如一位情竇初開，如花似玉的少女，經常成了易受美色誘惑的少年深深注目的焦點。這就是哨爾村的命運。它座落在發展中的古普市中心，四周被數棟商業大樓所環抱；亦是少數猶存傳統形態的馬來村莊之一。如果它能持續佇立在古普市中心，無疑的，新一代將可再睹哨爾村房上所存留古代馬來傳統雕刻和創作品的幽美及諧和。這就是它的前景！

很不幸的，哨爾村竟被逼成了建設發展的犧牲品。爲了順應發展的潮流，幾乎所有在哨爾村的房屋都被拆毀了。世代相承並定居在那裡的地主們都已同意將各自的土地交給哈芝惹蘭。他們不得不接受哨爾村不再爲窮苦人家所能擁有的事實。如果他們堅持不肯把土地交給哈芝惹蘭，他們勢必遭受或面臨厄運，因爲哈芝惹蘭是個有權有勢的人。

「我對各位先生女士肯犧牲的態度感到萬分欣慰。爲了答謝各位，那麼，每一個家庭將可獲得一座雙層樓的邊坡地房屋。」哈芝惹蘭在其家中所舉行之哨爾村居民將地契轉移給哈芝惹蘭公司的典禮上致詞時表示。

「除此之外，每一個人又可獲得五十元的賠償金。」哈芝惹蘭接著又說。語畢即贏得其家中作客用午餐的哨爾村居民如雷的掌聲。然而，在他們腦海裡所幻想的却是居住在磚屋中的舒適。這些正是他們在此之前作夢也不曾想過的！

哈芝惹蘭接下來的致詞都成了客人的耳邊風，因爲他們正絞盡腦汁想著如何去花掉哈芝惹蘭所承諾的那五十元。有人幻想在開齋節後完成朝聖的心願，有人想要到西馬遊玩，當然也少不了有人希望擁有像哈芝惹蘭的BMW轎車，更少不了有人想買些新傢俱，因爲開齋節即將來臨了！

「剛剛他又打電話來，他在等我們的答覆。」他母親說著並整理他的臥房。

聽了母親的話，對於以前同村鄰居一舉一動無謂的思緒都一一消散。在他腦海裡隨即浮現的是哈芝惹蘭一味想吞噬他母親土地的貪婪嘴臉。到目前爲止，只剩下他母親的土地還未落入哈芝惹蘭的手中。就因爲哈芝惹蘭，哨爾村差點兒被建設吞沒得一乾二淨。

「他要我們儘快到他的辦事處去，說什麼很麻煩！又說要我們今天下午就去，他將吩咐司機開BMW轎車來接我們。」母親不等他回答又添道。

「啊！怎麼可以呢？那一定會很奇怪！要是被外國觀光客看到豈不丟臉嗎？」上級官員在電話中這樣說道。

「有什麼好丟臉的？這是我們的村子，難道外國觀光客要來看高樓大廈嗎？他們還看不夠自己國家的摩天大樓嗎？我們必須要有自己的風格。這裡已經無法找到用褪色棕櫚葉蓋成屋頂和牆壁的房子，統統都已現代化！所幸還保存著應引以爲榮的馬來傳統特徵。看看我們的鄰國吧！」他一點都不讓那官員有說話的餘地又接著說。

「我們的那些鄰國都致力於重整有歷史性的區域。她們知道，外國觀光客並不是要來看像他們自己國家也有的那種玻璃鏡片裝飾的高樓大廈。」他理直氣壯的說著。

「那些我不知道，我只是奉命通知您母親能與哈芝惹蘭公司商討她現在所住的那塊地的價格。」那個官員勃然大怒地面回答就把電話掛斷。

這就是大部分缺乏公共關係概念官員的德性。他心理如是抱怨著。

在這之前，他曾寫信給上級單位，要求上級單位註銷將哨爾村改爲商業區的計劃，聳立在市中心的哨爾村，是馬來傳統鄉村之一。如果它代表馬來風俗之地的風貌被改爲商業區，那麼，在城市中具有馬來傳統色彩的

馬來村子即將消失；一直以來，或多或少能使政府候選人獲勝的馬來選民人數將會減少。因此，它可能會困擾著任何一位政府候選人想要贏得能保證大多數人權益的選票。所有馬來選民勢必搬到別的地區，因爲哨爾村已經變成商業區了。

到目前爲止，建立在哨爾村附近的商業大樓，已經超過了足以供應大部分投身商界的馬來人的需求。況且，還有很多已經完工的商業都成了無人問津的「白象」。如今，却想在哨爾村建立新的商業大樓。對他而言，離市區大約十四公里的雪伯朗新村地區更需要商業大樓。如果雪伯朗新村有了商業大樓，那裡的居民就不必辛辛苦苦到古普市去採購了；他們只需視情況偶爾一兩次到市區去。

他那封信得到的答覆是：已經來不及否決將哨爾村建爲商業用地的計劃。他對這種答覆感到非常的失望。如果單憑收信那時的心情，他眞想到有關單位去理論。然而，那是決策單位的權力。也許他們更有遠見，早已分析過將哨爾村建成商業的利弊。他是那麼的認爲。

「算了啦！媽瞭解你的感受。但是，我們總不能這樣一直堅持下去啊！他是有權有勢的人！」他母親沮喪的說道。

母親的話敲醒了他紊亂的思緒。於是，他匆匆忙忙走向窗口，凝視著遠處鄰居們遺留下來而如今只剩下一片荒涼的廢墟。那裡除了他們一家人的屋子之外，便一無所有；而他們也曾一起阻止過哈芝惹蘭的計劃。其實哈芝惹蘭試圖說服他母親轉讓出他們的土地已將近三年，也曾派過好幾位公司的職員去說服他母親，希望能接受他的出價。

每一次他母親都會告訴他們：「雖然這是我的土地，但是，我必須先和我兒子商量，他是我的長子。」

「我可以見他嗎？」健問道。健是哈芝惹蘭的秘書，對於哈芝惹蘭公司欲發展的每一地區，在說服地主轉讓土地方面，他具有豐富的經驗。

「他在農業大學。」他母親說。

「在民都魯？」健立即打岔問道。

「不是，他在實丹。」阿漾嬸一面回答一面端出咖啡放在桌上。

「他大概什麼時候回來？」等著主人招待他喝熱騰騰的咖啡的同時，健又開口問道。

「下星期他就放學期假了！」阿漾嬸說著，然後招待健喝咖啡。

健的努力顯然失敗了！哈芝惹蘭答應若他能成功得到阿漾嬸的土地，將會給予他的一切獎賞都成了灰燼，並經他的意識中化爲烏有。阿漾嬸無能爲力，因爲那是他長子的決定。他長子不願父親傳承給母親的土地落入哈芝惹蘭的手中。況且他根本就不贊成哨爾村被建爲商業區。健之後，哈芝惹蘭又派彥伯說服阿漾嬸把土地轉讓給哈芝惹蘭公司。然而，彥伯對阿漾嬸家庖所作的努力也告失敗。除了哈芝惹蘭公司以外，也有不少其他土著發展者和非土著發展者試圖說服阿漾嬸頂讓土地給他們的公司，但都宣告失敗。因爲阿漾嬸把決定權交給了他的長子——尤奴斯。

自從他丈夫去世後，阿漾嬸非常依靠他的長子尤奴斯，雖然在他父親去世時，他的年紀還很輕。然而，尤奴斯不得不接受一個事實，那就是他將取代父親一家之主的地位，並伴隨母親身邊。在哨爾村的房子是父親唯一的遺產，也是他、他母親和弟妹們在生活中面對波折重重時的避風港。要不是因爲他，哈芝惹蘭老早就成功地搶了他母親的土地。因此，他成了冀望在位於市中心的哨爾村被建爲商業區後，以謀取利益的任何一位發展商和哈芝惹蘭的尅星。

電話鈴響使得他母親匆匆忙忙的衝入客廳。他看到母親的舉動感到有

點不安。然而，他知道近幾年來母親變得心神不寧。自從健和彥伯的努力失敗後，哈芝惹蘭又透過他的秘書——亞娜，常常撥電話給他母親。此外，每當決策單位和銀行愈對哈芝惹蘭施加壓力時，哈芝惹蘭變得更加恐慌。決策單位要他迅速採取行動在哨爾村建起那棟商業大樓；銀行方面亦然！上述的情況使得哈芝惹蘭常常叱責他的員工，包括亞娜——那位二十來歲的華裔秘書。

「尤奴斯，他要跟你說話！」母親焦慮的說道。

「跟我說話？」聽了母親的話後，他彷彿被驚訝套上了枷鎖。

阿漾嬸沒有告訴他，在電話中想和他說話的人是誰，可是，他猜得到那一定是亞娜，哈芝惹蘭的秘書。

「快一點啦！」阿漾嬸似乎很生氣地催促著他。在這之前，他母親不是那種態度的。他猜想，可能他母親在電話中和亞娜交談時已遭受到威脅！

他趕緊衝入客廳拿起電話筒。只聽到一位女性溫柔的聲音對他說話，他認得那聲音。他內心猜想著，可能因爲那聲音，母親才對他粗聲粗氣。難道母親痛恨那個聲音，也連帶痛恨那個女人嗎？於是他內心感到忐忑不安，並試著探索母親的內心深處。他和那個女人在電話中談了將近五分鐘，也不知道在談些什麼。

當他把電話筒放下時，電話又再次響起，那陣響聲使得阿漾嬸又再度回到客廳。可是，原本就在客廳的他，早已拿起電話筒問道：「哈囉！」，並且凝視著母親顯然更加着急的神情。不到一分鐘，他又把電話筒放回原處。

「是誰啊？尤奴斯。」母親語帶不安的問道。

「跟往常一樣，媽，打錯號碼的人！」他若無其事的回答。

「那剛剛打電話給你的那位，又要幹什麼？」他母親用稍高的語調問著。

「媽，跟往常一樣，她只是想和我聊聊罷了！」他低著頭回答。

「尤奴斯，她是有錢人家的子女，我們是配不上的！」母親終於表露出長久以來一直壓抑在心中的情懷。

如今他瞭解到母親並不是痛恨亞幼，只不過是感到有點自卑。因爲亞幼是民意代表哈芝哈崙的女兒。

自從在聖喬士中學一起就讀高中之文科班時，亞幼就已是他的同學。但是，亞幼比他早些上大學，而他却被逼選讀師訓班，因爲他家人非常端賴着他的儘早就業。當他完成達兩年的基礎師訓課程後，尤奴斯馬上執教。而亞幼在大學畢業後也成爲一名有文憑的教師。然而，尤奴斯在任教幾年後，終於也成功地在大馬農業大學繼續他的學業。尤奴斯的母親本來就很贊成他和亞幼的交往。然而，只是感到自卑，同時也擔心哈芝哈崙不贊成。

電話響聲再度引起母親的焦慮。在母親還來不及拿起電話筒時，尤奴斯顯然已快了一步。他注視著母親的臉孔，同時跟電話中的人講話。站在他身旁的母親看來更加不安，滿臉都是汗水。

「好吧！」尤奴斯說著，然後把電話放下。

「又是誰啊！尤奴斯。」母親又追問。

「是新人，媽！」他說。

「新人？你在說什麼？」母親要他馬上回答。

「不知道啦，媽！尤奴斯也不認識那個人。」尤奴斯說著。

「他要什麼？」母親又拋出問題。

「他也想要我們的土地，他願意幫我們的這塊土地上建立四層的房屋。」尤奴斯回答。

「眞不知道我們這個家將會變成什麼樣子！幾乎每一天都被那些土地

狂和商業狂追纏。」他母親長嘆著。

「他們是求之不得啊，媽！可想而知的啦！說什麼要嚮應新經濟政策，但是，他們也未免太短視了吧！絲毫不理會我們坎坷的命運。他們所重視的只是口袋裡裝滿鈔票！」尤奴斯發了一肚子的牢騷。

「尤奴斯，媽想我們還是贊同哈芝惹蘭的出價算了，這樣才能一了百了！」母親說出她的看法。

「媽！這件事我們是草率不得的呀！」尤奴斯撫卹著母親。

「尤奴斯，媽已經厭煩我們面臨的這種情形了，還是接受哈芝惹蘭的優惠吧！」母親苦苦的勸著。

他凝視著牢掛在客廳牆上父親的遺照。

「尤奴斯，如果我們一直這樣堅持下去，哈芝惹蘭一定會不擇手段的！」母親顯然感到失望和沮喪。

「媽，我們國家是有法律的。沒有任何人可以做出任何違反法律的行動！」尤奴斯說。

「的確如此。不過哈芝惹蘭有的是錢，你有什麼呢？」母親愈加着急了。

「哈芝惹蘭的確很有錢，媽！但是，他必須知道，他也應該考慮到市中心馬來鄉村的前途和命運！媽自己也知道，在市中心所擁有的馬來村莊愈來愈少了！」尤奴斯堅持已見。

「媽，看看已將土地轉給哈芝惹蘭的蘇令伯，他現在後悔太倉促同意哈芝惹蘭的出價。可見，他又能怎樣呢？因爲他已經簽了合約書。」尤奴斯好像不讓母親有說話的餘地。

「哈芝惹蘭送給蘇令伯的房子是用低品質的建材做成的。我們其他老鄰居的命運也是如此，他們所遭遇到的和蘇令伯沒有兩樣！」尤奴斯又說。

「那是他們的命運！」阿漾嬸打岔道。

「如果我們低頭屈服，把我們的土地轉讓給他，媽！我們一定會遭受同樣的命運。尤奴斯瞭解媽的感受，但是，這是我們的權利，我們一定要堅持到底。媽！」尤奴斯插嘴道。

「可是我們能堅持到什麼時候呢？尤奴斯。」阿漾嬸又拋出問題。

「什麼時候都可以，媽！」尤奴斯回答。

兩天後，他母親收到一封由哈芝惹蘭寄來的掛號信，以及一封由決策單位寄來的信。這兩封信的內容完全相同，那就是阿漾嬸必須盡快和哈芝惹蘭公司聯絡，並商討哨爾村那塊土地的事宜。阿漾嬸頓時淚流滿面！

「尤奴斯，如果你再固執的話，那我就自己去哈芝惹蘭的辦事處算了！」阿漾嬸眞的再也控制不住她的情緒了。

「媽，您冷靜點，不要那麼衝動。」尤奴斯試著慰藉正被那兩封信所干擾的母親。

如果女士您那一方還要堅持下去，不肯和哈芝惹蘭公司商討關於您那塊土地的事宜，您將會後悔的！

「我還要這樣下去多久呢？我已經受夠了！尤奴斯。」阿漾嬸眞正希望得到他的同情。

「尤奴斯，你去和哈芝惹蘭商討我們那塊土地算了！早點解決也好讓媽安心！」阿漾嬸擦著眼淚說道。

「媽也瞭解你的感受，尤奴斯！但是，你必須考慮到你那些弟妹的命運。如果我們的土地就那樣的被哈芝惹蘭搶走，肯定的，我們會損失更多。吃點虧是不要緊的，尤奴斯！」阿漾嬸憂傷的說著。

尤奴斯很內疚。自從父親死後，母親僅端賴著父親那只夠養家活口的退休金，再加上那些想擁有哨爾村土地（包括阿漾嬸的那塊處女地在內）的土地商瘋狂的舉動，他眞的很同情母親所遭遇到的心理壓力。每當目睹母親被逼面臨困苦時，他的內心總是

悲慟和憤怒參半。可是，他却愛莫能助！有時候他也後悔唸大學，倒不如去當個$C_2$級的普通教師更好！然而，他必須爲經常被人蔑視的家人的命運而奮鬥。唯一例外的是，亞幼能常給他鼓勵，希望他能繼續奮鬥。亞幼瞭解他的踏實和堅毅，還有他的決心。亞幼本身也欠他很多人情，如果沒有他的支持，亞幼肯定不會進入大學，也不會成爲有文憑的合格老師。

中午三點整，阿漾嬸和尤奴斯在哈芝惹蘭的辦事處，他們的到來是由亞娜接待。她是哈芝惹蘭公司的秘書，曾屢次撥電話給阿漾嬸，只爲徵求阿漾嬸的同意，以便把哨爾村的土地轉讓給哈芝惹蘭公司。由於阿漾嬸和尤奴斯在哈芝惹蘭辦事處的出現，哈芝惹蘭想要成爲阿漾嬸在哨爾村那塊土地的擁有者的心願也就更有希望了。其實，哈芝惹蘭老早就在他的辦公室裡，却故意對阿漾嬸和尤奴斯擺架子，他要報復。阿漾嬸和尤奴斯在會客室已經等了快十五分鐘，熱咖啡都涼了。

「看來我們已經等了很久，如果哈芝惹蘭在裡頭很忙碌的話，我看我們還是先告辭！約好是三點的，現在時間都超過了，我也有很多事務要處理啊！」尤奴斯突然迸出不滿的聲音。

阿漾嬸變得左右爲難，亞娜亦然。於是亞娜伸手拿起對講機直接和哈芝惹蘭說話，然後放回對講機並請尤奴斯稍候。因爲哈芝惹蘭還在忙，無法接待尤奴斯和他母親。

「如果那樣的話，我們先走了！我們也很忙！我們到這裡來並不是出於自願，是你們邀請我們的！」尤奴斯起身並叫母親一起離開哈芝惹蘭的辦事處。亞娜臉色變得很蒼白，阿漾嬸亦然。她再次拿起對講機聯絡哈芝惹蘭。哈芝惹蘭本身想對尤奴斯擺架子，可是透過對講機聽了亞娜的話，也頓時慌張不已。於是他趕緊走出辦公室招待尤奴斯和阿漾嬸。很顯然的，尤奴斯並不是一般的年輕小伙子，他證實了他是一個言出必行的人。哈芝惹蘭是無法像其他哨爾村的居民那樣擺佈著他。

在阿漾嬸的見證下，尤奴斯和哈芝惹蘭的討論耗時冗長。他們討論了將近兩個鐘頭，然而，雙方都僵持不下。哈芝惹蘭不肯接受尤奴斯的要求，說是會虧本！況且，尤奴斯母親的那塊土地對他來說的確是太小了。然而，那只不過是哈芝惹蘭想要以更低廉的價錢獲得那塊土地的藉口。這些日子以來，他都成功地使用了他的詭計。可是這一次，縱使在有冷氣設備低溫的辦公室裡，他也不自覺的冒了一身冷汗。

「可是我母親的那塊土地可以建起四個單位的四層樓房屋！」尤奴斯據理力爭。顯而易見，哈芝惹蘭很難駁回他。

「如果哈芝兄無法符合我的條件，那也無所謂！反正那塊地是我母親的，而錢却是您的！」尤奴斯仍堅持他的立場。

尤奴斯的要求是：雙層樓別墅一棟，即將在哨爾村建成的十層樓大廈中的商業攤位一個，以及十萬元現金！

而哈芝惹蘭交換的條件是：邊坡地雙層排屋一間，和五萬元的慰問金作爲賠償。哈芝惹蘭還是不能接受尤奴斯的要求，他還是堅持他的出價。即邊坡地雙層排屋一間，和五萬元的現金！

「如果哈芝兄仍堅持您的立場，又能怎樣呢？我也堅持我的立場。再說，我根本就不同意哨爾村被建成像哈芝兄和您的朋友想要的商業區！」尤奴斯一副不在乎的樣子。

哈芝惹蘭聽了尤奴斯那番譏諷之言後，感到面紅耳赤，氣憤不已。從來就沒有人敢這樣尖酸刻薄的嘲笑他。看來，尤奴斯可是第一個不易任他

擺佈的人。尤奴斯根本就不想妥協。

在尤奴斯和哈芝惹蘭漫長的討論之中，阿漾嬸一直保持緘默。還未到達哈芝惹蘭的辦事處之前，阿漾嬸就已經給了尤奴斯十足的信心和哈芝惹蘭討論一切的條件。上述的情形使得哈芝惹蘭非常困擾。每一次當哈芝惹蘭試著要說服尤奴斯同意他的出價時，他總是望著阿漾嬸的臉孔，希望阿漾嬸能試著影響和勸服尤奴斯。但是，阿漾嬸只是默默不語。她看到哈芝惹蘭和尤奴斯互不相讓、各持已見的情形，偶爾也會心一笑。亞娜和其他在辦事處辦理的員工都非常着急。雖然下班時間已經過了很久，但是沒有一個人敢離開公司；因爲老闆還未走出辦公室。在這之前，哈芝惹蘭的確較早離開他的辦公室，很少會待過下午四點才離開的，就算再遲也不過四點十五分。但是，這一次已經遠超過下班時間了。照理，在那個時候，他應該是和他的商界朋友在高爾夫球場上。今天，在高爾夫球場的商界朋友一定會問起，爲何不見哈芝惹蘭帶著他上個月在倫敦所買的高爾夫球桿來呢？

「哈芝兄，如果不能達成協議，我們最好就此結束！」尤奴斯要求結束這僵持不下的協商。哈芝惹蘭沉默了片刻，他好像希望阿漾嬸開口說些話。可是，阿漾嬸只是微笑的看著哈芝惹蘭皺著的眉頭。

突然間對講機響起，哈芝惹蘭拿了起來。他叱罵道：「告訴他們，先不要離開！」當然，那句話和命令是透過亞娜針對著他的員工而說的。他放下對講機，然後凝視著尤奴斯的臉孔。雖然辦公時間已經結束，但是却不被哈芝惹蘭允許離開辦公室的那些員工，都那樣的認爲：哈芝惹蘭赤紅的臉，顯示出他的思維已受到尤奴斯（阿漾嬸的兒子、一位立場堅定的大學生）所干擾。尤奴斯對哈芝惹蘭一點都不表示同情。

「尤奴斯，幫個忙好嗎？要是這樣，我的公司會賠錢啊！」哈芝惹蘭假裝的苦苦哀求尤奴斯。

「哈芝兄在別處已經賺了不少，在這裡虧一點，又有什麼關係呢？生意人的慣例不都是有賺有虧的嗎？」尤奴斯若無其事的譏諷著。哈芝惹蘭更加憂心忡忡。尤奴斯眞的使他感到很難堪，幸好除了阿漾嬸之外，沒有其他客戶或是他的員工在場，否則，他肯定會感到更加羞耻。哈芝惹蘭終於還是答應了尤奴斯的條件。阿漾嬸將把土地轉讓給哈芝惹蘭公司，而哈芝惹蘭也將會給予阿漾嬸一家人雙層別墅一棟、即將在哨爾村建成的十層樓大厦中的商業攤位一個，以及十萬元的現金作爲賠償。

翌日，阿漾嬸在哈芝惹蘭的律師事務所辦理合約的簽字，表示轉讓她在哨爾村的土地給哈芝惹蘭公司。因此，阿漾嬸的土地也就落入了哈芝惹蘭的手中。尤奴斯強忍著淚水看著母親那塊黃金之地落入他人的手裡，他捍衞哨爾村黃金之地的奮鬥也宣告失敗。而在都市繁華中，那些傳統鄉村消失的跡象也愈來愈明顯了！

## 評審評語

將五萬元譯成五十元實為一大錯，組後面的文句又譯對了，可見是粗心之失。全文讀來流暢，感情流露，為一篇佳譯作。尤其是將Kak Ayarg 譯成「阿漾嬸」更可圈可點。

林尊文

理解能力不錯，可惜粗心，（50萬元＝50元？）人名譯法有點水準，但用詞表達較差，文筆還算流暢。

吳恒燦

得獎作品

# 第三名
# 亞末喜東

台大土木工程二

郭傳偉



閃閃發亮的綠色新歐寶立卡轎車慢慢地轉入拿督嘉林巴拉的四房式庭院裏。奴達娜和莎比娜正站在甫開了一些胡姬花的花圃旁，顯然的，這花圃受到很好的照料。看到那輛轎車時，奴達娜微笑着，露出了她那修補過的牙齒，使她看起來更加的甜美。打着領帶和身著純白色長袖襯衫的亞末嘉果（榮譽文學士）在停車的同時，也回以一笑。他觸弄着那經過小心保養，以增加成熟感的鬍鬚，然後整着額頭打開車門。

「哈！大人物駕到了。」莎比娜笑道。她，年方二十四，剛從英國哥美教師學院畢業，咯咯地笑，令亞末嘉果覺得甜美極了，而且根據他自己的準則，蘇非亞羅蘭和嘉妮敏細菲的嬌豔加起來還不及她的萬分之一呢！

「哎，妳是在挖苦我嗎？」亞末嘉果一面說話一面豎立在對於只有四個成員來說已是太寬大的庭院內作呼吸狀。「嗯！好香啊！」他說道，並用那帶着藍色大鑽戒和方形勞力士名錶的手上下牽動着他那帶有起毛不斷線條的藍色「特多龍」褲子。然後，他的眼睛很快的掃描莎比娜全身。

「嗯！何物芳香？是空氣呢？花兒呢？還是我們？」莎比娜二十七歲的姐姐，奴達故作猶疑地問道。

亞末嘉果淺笑。他把視線直接地轉向奴達娜，然後一面整理領帶結和矯正英雄六一型鋼筆的位置，他解釋道：「這裡所有的一切都很甜美。」

奴達娜把兩手叉在她纖細的腰上，緩緩地走近亞末嘉果。亞末嘉果注視着奴達娜穿在身上那短而稀薄的綠色娘惹衣。他的眼睛實際上對於「藝術」的東西（特別是三十五歲以下的女人）都很親切，再往下注視着那緊貼在奴達娜臀部，並剛好碰到膝蓋的藍色大花裙，把奴達娜性感的胴體都顯現出來。太刺激了，太刺激了，……。

「這裡的東西並非全都是美的，就算美也是有時間限制的，比如像今天的情景。」奴達娜一面說話一面斜視着正在低頭清理胡姬花圃中野草的莎比娜。

「哎，你又在挖苦我了。我實在無法忍受你這喜歡諷刺別人的女孩，」亞末嘉果說道，一面走向莎比娜。「她的父親在嗎？」他附加問一句。然後再次的撫弄着他的鬍鬚。他那色瞇瞇的眼睛——像雷達一樣——又注視着剛站起來的莎比娜的胴體。

「你所討厭的那個人經常都在家。眞奇怪，你討厭我們的父親，但却喜歡他的孩子，」莎比娜一面微笑着說一面用一片枯乾的葉子把手擦乾淨。

亞末嘉果微笑着，在他微笑時，他愈加觸弄着他的鬍鬚，好像正在保養得很好的鬍鬚林中尋找一些東西。「妳應該知道我爲什麼討厭妳父親……。」

「我也知道；爲何你喜歡我們？」奴達娜打斷亞末嘉果的話，她的眼睛閃耀着光芒。

亞末嘉果又再笑，笑得更大聲——裝模作樣地。他的手往下移至領帶，並且也兩手叉腰，以顯示他的傲氣，他虛假的優越感。「所有發生在這世上的事物都有其原因。每一樣東西都有它本身的邏輯，」他說道。他的手很迅速地移到下顎，額頭同時露出四條皺紋！

「是的，這我知道。不過，你自己有時候所說的話也不合邏輯。你比較注重感受，」莎比娜插嘴道。「嘗試說清楚：爲什麼你不喜歡我們的父親？因爲他是正統派的？因爲他是不開明的，或着不像你那麼精力充沛，有幹勁……？」

「噢，不，不。因爲他是宗教的狂熱者！以前，我總認爲所有受過高深教育的人都很開明，並有良好的思考能力，但事實並非如此。妳的父親不是開明的人。看來，他愈老就愈…

…唉！不必我說出來，」亞末嘉果一字一字得說，嘗試證明他自己是一位非常細心，很有思考能力的人！

「是不是愈老愈愚蠢？」莎比娜問道，她的眼睛正視着亞末嘉果的臉孔。

亞末嘉果沒有勇氣回答，他只是不停摸著他的鬍子，目光逃避到他那輛歐寶立卡車鏡後，向那個擺動的撐傘日本「藝妓娃娃」求救。

「是的，那就是他的意思，」奴達娜說道，「那就是我們的亞末先生？當他榮獲榮譽文學士學位之後，在他的心目中，所有的老年人都不再開明了。奇怪，眞奇怪……。」

「好了，好了，不要再談這話題吧！來吧！請我進入屋裡。總不能老讓我站在外面吧。我口渴了。有沒有冰凍的美祿？」亞末嘉果說着，並嘗試使他看起來更俊俏。

「亞末先生最好還是站在外面，」莎比娜說，一面整理額頭上及眼眉上飛舞的頭髮。「在屋內，有不開明的人。我們的父親和幾位更加年老的人正在開會討論有關在這裏建設回教堂的計劃。」

「噢，建造回教堂？哈，哈，這裏的人何時開始想到未來世界呢？」亞末嘉果一邊問，一邊拿出手帕來抹額頭上的汗珠。「巴黎的黃昏」香水芬芳氣味迅速飄散。隨後他的視線穿過網狀的窗口，聽到人們正在討論問題的聲音。

「像你這樣的人開始增多了，」莎比娜一面笑着說，一面又再整理她的頭髮。

亞末嘉果沒有回答。他的視線集中在胡姬花圃上，兩隻蝴蝶圍繞着胡姬花飛舞。他的視線其實是集中的，但他故意皺起額頭，以證明自己是一個認眞的人——這是他最近養成的習慣。「這裡的人很有藝術性，」他不認眞的說，「這是我們社會的一個好現象。」

「當然是好現象，不過這好現象是屬於一部份人類的。比如這輛歐寶立卡轎車也是我們社會中的好現象，不是嗎？」奴達娜問道。「當在路上行駛時，如果有經過人家門前，就故意提高車的聲響；如果看到小姐就鳴響汽笛，即使這時候車前並沒有任何阻碍。而且總不會忘了把領帶稍微露出來，好讓它隨風飄搖。」

「奴達娜，妳這人眞奇怪。總之，妳一家人都很奇怪。妳諷刺有學問的人，事實上妳自己也有這種現象比如說……。」

「比如說，對於一位男士，就應該好好保養其鬍鬚以顯示出他們的莊嚴。假如眼睛受到損傷，就戴上又黑又厚支架的眼鏡，假如携帶書本就別忘了顯示出作者的姓名：湯瑪斯麥恩、史坦克、海明威、赫胥黎、佛克納——……。」奴達娜說道。

「還有巴爾札克、福樓拜、左拉、莫泊桑以及沙特，」莎比娜急忙附加着。

「嘩，妳們倆位都是專家嘛。有時候，我很害怕面對像妳們這樣的人，」亞末嘉果一邊說一邊稍微地撅着他的嘴。等到氣氛靜默了一會兒，就浮起誇張的微笑，接着笑：「就是這樣。我們應該懂得保衛『人格』。你知道『人格』是很重要的。哈！如果沒有人格人生還有什麼意思呢？別人絕不看你一眼！」

「如果空着肚子，人還有什麼意思？假如是那樣的話，人格又是什麼意思？」奴達娜問道。

莎比娜一直笑道：「亞末先生，我不是反知識份子。我來說明，嗯？我本身想成爲知識份子以及希望我們所有的人民立刻成爲知識份子。我所不喜歡的是他們的勢利及虛僞。如果要成爲知識份子，我們應該成爲眞正的知識份子，一位有覺悟性的知識份子——『實踐性的知識份子』。我們

的確很需要這樣的人。」

「哦，莎比娜妳是否認爲像我這樣的人沒有領悟性？噢，我的天！小姐，妳需要去學習，妳必須去，」亞末嘉果說道：「我勢利些什麼？我虛僞些什麼？哼？你倒說說看呀！」

「人類常常都是如此，」奴達娜說道。她那明亮動人，魅力十足的眼睛注視着那輛綠色的歐寶立卡車。「他不能夠看清自己的樣子。他不能看見，更何況像你這種人。試說說看：你怎麼知道我們的父親是正統派的，不開明的和宗教狂熱的人：是從亞末先生的眼鏡中得來的，是嗎？哈，我們錯了嗎？如果這也從我們的眼睛裡看，我們看見亞末先生是勢利和虛僞的人？亞末先生是我們父親的鏡子，而我們也是亞末先生的鏡子。不是嗎？」

亞末嘉果只是保持沉默。雖然他嘗試使他看起來更瀟洒，但奴達娜和莎比娜知道他那自負的心一定已受到傷害。她們並不是剛認識亞末的。她們約略的知曉亞末的人生進展，一位被父親過份寵愛而揮霍無度的孩子，轉變成一位在大學裡崇拜「社會主義社團」的大學生。自從他考獲大學文學榮譽之後，轉眼間，又變成一位勢利眼及虛僞的人。高深的教育和對於「社會主義社團」的崇拜仰慕不能使他建立自己的形象。的確，在大學的四五年時間（只有在學校宿舍、講堂、圖書館、戲院、娜菲西亞及江莉的的家之間徘徊走動着）並不能使他由一位擁有虛假靈魂的人轉變成一位有高尚靈魂的人。雖然他也曾經再三的問過自己這些問題，但是他自己還是無法找到答案，不是因爲不知道，而是因爲他不認識他自己。

「我仰慕『存在主義』。」他曾經在認眞讀完金斯保羅沙特後堅決地說（那就是在一位懷抱遠大志願的大學生提倡後）。「我應該很果敢和很儘心的去汲取及面對這種生活。我自己必須對所有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負責任。」

「莎比娜，你是知道的，我是一位『存在主義』者，」在一段相當沉長的靜默之後，他突然冒出這一句話。「我們必須對一切發生在我們自己身上的事情負責任並從中吸取智慧。我自認我所做的一切不是虛僞的，也不是勢利的。」當他把金斯保羅沙特的精要理論說出來後，心裏覺得很愉快，但他自己對於所說出的一切是否正確與否感到模糊。

「那是你自己說的，」莎比娜迅速地回答。

「是的，其實是所有的人所說的，如果他們願意接受邏輯的話，」亞末嘉果充滿信心的狡辯。

「你錯了！」奴達娜插嘴道。「那根本不是所有人說的。只是你自己的言論罷了。你還記得你從前說的話吧：我是『反傳統的一代』。之後又說：我是『新潮流青年時代的人』，最後又說：我是信仰存在主義的人。哈，到底哪一個才確實？是虛無？你應該記得：這裏不是巴黎！這裏是嶺邦。這裏也不是金斯保羅沙特的地方……。」

「那並不表示他的主義不能在這兒擴展。那也不意味我不能追隨他的見解，」亞末嘉果打斷她的話。

「是的，你有自己的權力和自己的想法。但是我敢說你是位隨意盲信者。有很多的證據。例如在未進入大學前，你記得你說了些什麼？你說：莎比娜，我想成爲亞末波斯達曼。我想成爲像他那樣的創議者。我想入監牢。隨後，那些便消失了。你也加入了『社會主義社』。你講述了關於社會的正義公理和你的改革抱負，還有你渴望儘快的被警察捉去以便能迅速成名。你也敘述了有關東海岸人民的困苦生活以及各種各樣的事物。當時，我知道你有太多的願望和幻想！過

了不久，你開始鼓吹『反傳統的一代』，『新潮流青年』和『存在主義』。現在請你說說看：當你坐在光芒四射的轎車內，你還記得那些所有東西嗎？你還記得你提過的漁夫嗎？或者當你擁着珍妮克拉絲跳舞的時候，你還記得整個世紀的歷史進展和人類的痛苦心酸嗎？沒有，對不對？」莎比娜認眞地長篇大論說著。

亞末嘉果保持沉默。他的眼睛望着那名牌轎車，胡姬花、莎比娜，接着是奴達娜。他想要發言，可是却不曉得應該說什麼。他的腦袋裡纏繞着：亞末波斯達曼，社會主義社團，反傳統的一代，新潮流青年，金斯保羅沙特，珍妮克拉斯，歐寶立卡名牌轎車，莎比娜、奴達娜和他自己。一切都一片模糊，相當模糊！

他曉得奴達娜比他更精明，因爲她比較早進大學以及更瞭解自己的社會，因她確實很深入地研究有關社會學和歷史的知識。在那個時候，他想要把他的鬍鬚剃掉；他想要拿塊大石頭丟擲那歐寶立卡名牌轎車的玻璃；他想把他那美麗的新領帶給緊緊地纏住；他也想咒罵自己一頓，因爲可以這樣說，他自己覺悟到——在他內心深處——自從離開大學後，他便是那樣。他也了解到自己的勢利和虛僞的，但是他感到自己不能作些什麼因爲勢利和虛僞已經成爲他的血肉了。他可以忘記亞末波斯達曼、社會主義社、反傳統的一代、新潮流青年、東海岸的漁民，整個世紀歷史的進展和人類的痛苦心酸，但是他却不能忘記歐寶立卡牌轎車、珍妮克拉絲、巴黎、倫敦、日本、羅馬、美國長濱海岸以及……。

「哎，已經夠了奴達娜小姐，」他面對着倆位知識份子投降式的說道。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心裡頭越來越感辛酸，他預料這股心酸永遠都難以消失。「我不想吵架。我來這裡是要邀請莎比娜看電影，如何？」

「從剛才我早已知道了。如果覺得寂寞，你一定會來這裡。不過，眞奇怪，你還是要用你的虛僞來贏取我們的苦心。在這裡行不通的，因爲我們知道我們從前也曾經如此，」奴達娜微笑着說。

「莎比娜，你怎麼樣？」

莎比娜立刻望向她的姐姐並開心地笑。「可以，」她一面說一面憐憫地看着亞末嘉果。「只要你不把我當成珍妮克拉絲和歐寶立卡牌轎車。最重要的一點，只要你不再勢利和虛僞。」

亞末嘉果嘗試着微笑，但是他的心裡却鬱積着一些東西。他責備着自己。

「我試試看，」他有氣無力地回答。

## 評審評語

譯題須改，如「阿末查果」、「榮譽學士」非「優等學士」。

曾榮盛

譯文尚可，用詞相當恰當，有在一些專有名詞下過功夫。

林尊文

理解能力好，雖有些錯譯，但文筆蠻流暢，表達能力也不錯。

吳恒燦

學術論文集

# 馬華公會、民政黨和民主行動黨的組織結構

政大東亞研究所碩士

何啟良

本文提要：

本文旨在討論馬華公會、民政黨和民主行動黨的組織架構。一般而言，政黨組織包含幾個要素，即黨員、領袖和公會外的各級群衆組織。由於動態的組織資料的不足，筆者對三個華人政黨組織的分析，僅能從靜態的組織資料着手。

現代政黨不僅應該有自己的明確政見和實現這種政見的具體行動，而且還應該有嚴密的組織，才能夠聚集與保持它擁有的群象，蓄積與發揮政治力量，只有政治目標，而沒有具體組織的政黨，是難以取得社會上的承認和顯示自己的力量的。換言之，一個眞正的政黨，必須具備現代化組織的特性，以結合一切力量，來從事政治活動（註1）。

行政學者賽蒙（Herbert Simon）認爲：組織是爲了人類解決問題而存在，是人類行爲的擴大；爲了達到組織的目標，一方面必須使組織的目標明確化，另一方面，則須有一套精心設計的運作程序，使之朝向組織目標發展（註2）。從賽氏所述，吾人可知組織的重要目的有二：其一爲凝聚可能的力量以解決所面臨的困難。其二是組織功能的發揮和組織的運作是否有方，有極爲密切關係。

大致言之，馬華公會、民政黨和民行黨的組織結構與活動的基本因素，主要是着重在領袖和黨員，尤其是領袖在黨的地位高、職權大，不但掌握黨的決策過程，進而更配合黨的政治活動。

# 第一節　馬華公會的組織結構

## 壹、馬華公會的宗旨

基本而言，欲了解一個政黨的政治主張和鬥爭路線，首先對於該黨的鬥爭目標和宗旨，必須先有一番認識。因爲黨的宗旨不但是該黨的主義，同時也揭櫫該黨的使命。一個政黨的宗旨最大的作用，不但可結合黨員、指揮黨員，同時亦深切鞏固政黨的基礎。

馬華公會乃戰後成立，至今已有四十年的歷史，吾人欲了解其政治鬥爭路線，可先看該黨章程的第二章，這一章的內容一共有十六條綱領：

(1)確保和防衛馬來西亞之獨立及主權。
(2)確保和維護馬來西亞憲法。
(3)確保和維護一個以多元種族爲基礎的國會制度和民主政府。
(4)爭取和維護人權之行使，糾正不公平之現象，並扶助貧困之人士。
(5)確保馬來西亞憲法內容全體民族的合法權益並獲得承認和保護。
(6)促進馬來西亞各種族公民之間之親善與和諧，以確保一個強大及團結的國家在和平中進步和成長。
(7)以合法及符合憲法之方法，促進、維護及爭取馬來西亞華裔人士在政經文教與其他方面之利益。
(8)考慮、援助、和處理有關全體黨員之各項事宜，並爲他們的福利和進展採取所需之步驟。
(9)促進本國經濟資源之充分發展與利用，以利本國全體公民。
(10)促使本國全體公民獲得充分與平等的就業機會。
(11)加強與改善國家生產力，以提升高度之生活水準。
(12)加強和維持我國每一位公民的社會正義、經濟保障及平等機會。
(13)鼓勵、建立和發展合作運動。
(14)與馬來西亞境內註册且具有與本黨相同宗旨和目標之其他政治團體共同工作，以促進政黨政治之健全發展。
(15)保存與維護華語、華文之應用與學習，並確保它在馬來西亞憲法第一五二條明文規定下之應用、教授及學習不會被禁止和阻撓（註3）。
(16)進行以上各條款以外之事項，以謀本黨和黨員之一般利益（註4）。

綜觀以上十六條綱領，吾人可以歸納出馬華公會的鬥爭路線和政治目標有以下幾項：

第一：服膺自由法治的理想和精神。
第二：維護現有的政治體制，認爲它是合乎理性和正義的制度。
第三：反對同化政策，盡量爭取各族人民之平等權利，和促進種族之間和諧與相互合作。
第四：強調加強國民技能訓練，提高生產，增進國家財富。
第五：爭取華人在政經文教等方面所應享有的權利和義務。
第六：爭取華人使用母語作爲教學媒介，維護和保存現有的華文教育體制。

# 貳、馬華公會的組織

馬華公會和其他民主國家的政黨一樣，從中央至地方也有層次分明的各級組織。一般言之，馬華公會的組織體系，可分爲中央的本部組織與地方組織兩大級，茲分述如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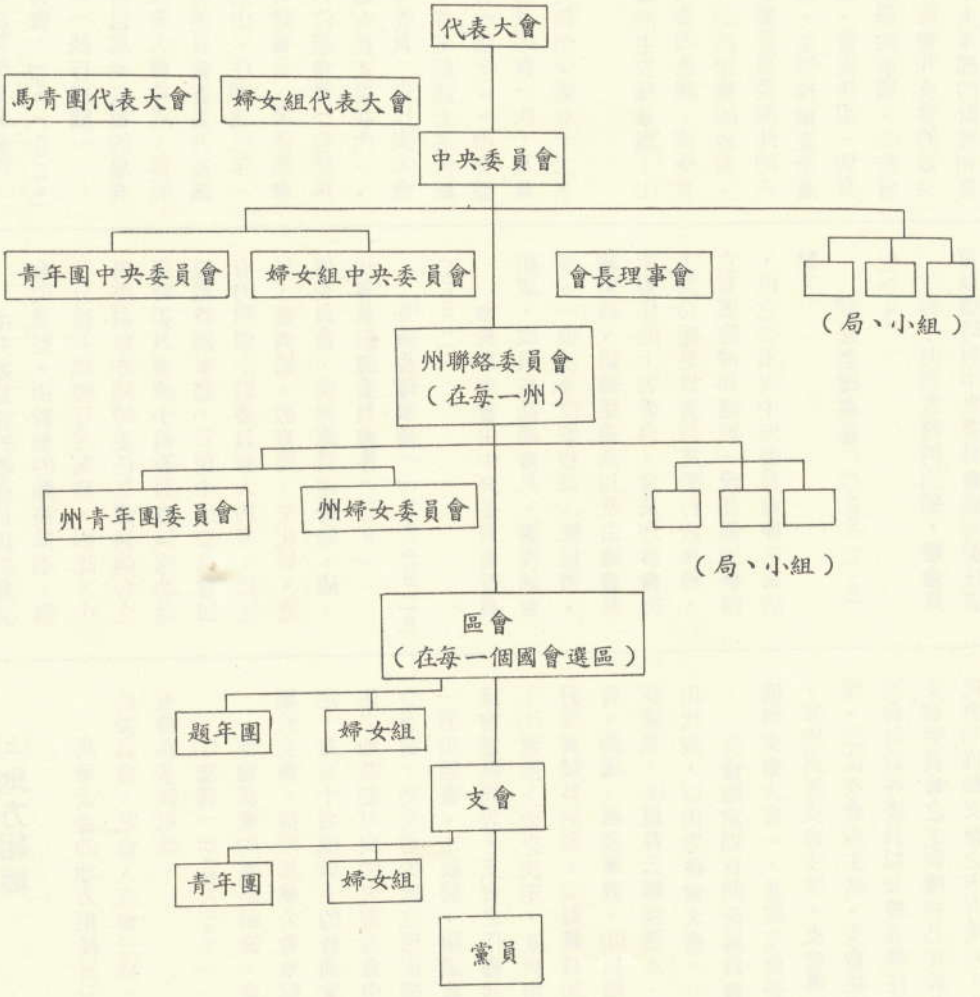
## (一)中央部組織

### (I)代表大會(The General Assembly)(議決機關)

馬華公會的代表大會相當於美國民主共和兩大黨的全國代表大會(National Convention)，在形式上，它是黨的最高決策機構。惟兩者之間亦有其不同之處，即美國兩大政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每數年召開一次，其時間通常在大選年的六、七月；然馬華公會的代表大會卻是至少每年必須舉行一次，而且不超過該年八月三十一日舉行，自中委會召集。在認爲必要時，總會長可決議展延開會日期，但不能超過該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此外，中委會認爲有必要或代表大會成員中的至少三份之一請求時，得召某

(表4—1)

馬華公會組織圖



特別代表大會（註5）。通常代表大會之法定人數最少要有二百各代表或有權參加會議的代表中最少三份之一人數出席，以數目低者爲根據。

按照黨章規定，有資格出席代表大會的成員爲：㈠中央委員會委員，㈡由有關區會大會所推選出的代表，㈢國會成員和州議員。至於該黨之州秘書，區會主席及區會秘書，支會主席和支會秘書，如果不是代表大會的代表，仍可申請以觀察員身份列席出席代表大會，不過就沒有其他權利（註6）。

代表大會的職權，可分爲三類：第一、決定權：如擁有中央、區會及支會委員的各項權力、修改黨章、決定政綱與政策等。第二、討論權：如檢討中委會之工作、討論黨務政治問題等。第三、選舉權：如選舉總會長、選舉中央委員會委員等。從黨章上觀察，代表大會是馬華公會的最高決策機關（參見表4—1），但在實際的決策過程中，代表大會的權力甚爲有限。因爲雖然代表們對重要的決策有最後的同意權，但因爲大多數代表們對實務的不熟悉，導致從上而下的建議與推荐往往構成決策的重要基礎。

**㈡中央委員會**（The Central Committee）（**執行機關**）

中央委員會爲馬華公會的最高執行機關，對代表大會負責。依照黨章規定，中央委員會委員乃在黨員代表大會裏選出，任期爲三年。中央委員會設有總會長、署理總會長、總秘書、六位副會長（包括馬總團長和全國婦女組主席在內）、總財政、二十名委員（由代表大會的代表中選出）和不超過七名由總會長委任之委員（註7）。中央委員會必須每兩個月開會一次，其會議之足夠法定人數至少需有十二名。

中央委員會的主要職掌爲：(1)遵照黨員代表大會的決議，積極實踐其決議事項，(2)決定黨的政策、指導方針、以及緊急重要案件的決策，(3)指導全黨，並管理檢查全黨的活動，(4)管制、督促決定一切有關國會與州會選舉的事項，(5)監督州聯絡委員會、區會和支會的政治活動，(6)管理中央本部的財產和資金，(7)調解該黨內部所發生的任何糾紛，(8)聘任所需要之書記、職員和職工（註8）。

中央委員會的總會長爲馬華公會的黨魁，由於他的職務繁重，爲了分擔其處理日常黨務，因此，中央委員會亦隨時委任其認爲適合之臨時委員會或小組委員會以協助他處理特別事務。目前中央委員會設有的類似小組委員會大約有：政治局、經濟局、教育局、文化局、宣傳委員會、廣招黨員運動局、國、州議員指導委員會等（註9）。

**㈢會長理事會**（Presidential Council）

會長理事會由中央委員會委員組成，成員包括總會長、署理總會長、一位或多位副會長、總秘書、總財政、組織秘書長以及由總會長所委任的十名委員。會長理事會的主要功能是負責該黨的行政事務，它有權轉授和處理一般及個別事務，但它必須向中央委員會極告其活動。

**㈣元老理事會**（Council of Elders）

爲了促進黨務的活動，總會長可以隨時與中央委員會磋商委任資深黨員組成元老理事會。元老理事會的主要任務是不時地就該黨重要黨務，提供意見給總會長（註10）。

## ㈡地方組織

馬華公會的地方組織計分州聯絡委員會、區會、支會三級，而以支會爲基礎組織。

**㈠支會**（Branches）

支會係黨的基礎組織，黨員必屬於支會。按照馬華公會章程的規定，有五十名或以上的普通黨員居住之地區便可向中央委員會申請成立支會。然支會的成立應依據任何一個市議會、市政局、鎮議會或縣議會選區而設。支會之任務通常爲：(1)遵照上級之決定，基於指導方針而實踐其活動，(2)對黨員加以教育、指導、徵收黨費，(3)組織吸收新黨員，(4)推荐公職候選人，(5)選出代表，以出席區會大會。

支會應定期召開全黨員會議（稱爲支會大會），並設支會委員會，分別選置支會主席、支會署理主席、三位支會副主席、支會秘書、支會財政等委員以分擔各種任務。支會委員會之主要權利乃在於負責統籌和推動支會之所有黨務。此外，支會委員會必須至少每個月開會一次，其會議的法定人數爲三份之一的委員出席或七人，以最少者爲

根據（註11）。

(Ⅱ)區會（Divisions）

爲了發展全國的黨務計劃和對選舉的重視，馬華公會在每一個國會選區成立一個區會。然每一個區會最少必須有一百名繳清會費之會員。除此之外，每一個區會也須送出若干代表出席代表大會。一般而言之，馬華公會的區會組織，類似英國政黨的區域黨部的組織。

區會的主要任務是促進各選區黨務的發展，以及與中央委員會、黨務部及有關的州聯絡委員會等的密切聯繫。一般上，區會大會每年在區會辦事處舉行一次，並規定在該年的六月舉行。出席區會大會代表將在大會上選出區會委員會，並授權區會委員會該區會之執行權力。區會委員會的成員包括：區會主席、區會署理主席、區會秘書、六名區會副主席（包括馬青區團長及區會婦女組主席）、財政，若干的區會委員和委任委員等。

區會委員至少每個月要舉行一次會議，其主要職權乃在處理區會屬下之市、市政局、鎮、鄉村及地方議會的有關競選活動以及區會之黨務（註12）。

(Ⅲ)州聯絡委員會（State Liasion Committee）

馬華公會爲督察州內之區會和支會的活動，以及加強黨的組織與團結，於是在馬來西亞境內各州設立州聯絡委員會。州聯絡委員會的委員包括：州主席、州署理主席、六位副主席（其中四位由州主席與州聯絡委員會磋商後自委員中委任之，其餘兩名爲州婦女組主席及馬青州團長）秘書、財政、組織秘書、州內之區會主席或其代表、州內的國會議員或州議員和不超過二十名的委員（註13）。但值得注意的，州聯絡委員會主席一職乃由總會長委任，而不是透過選舉產生的。

州聯絡委員會至少兩個月要召開一次會議，而會議的法定人數爲三份之一委員。依據黨規州聯絡委員會的主要職權乃在於監督和協調州內區會和支會之活動，調解區會或支會的任何糾紛，作爲中央委員會與州內各區會之聯絡機構，並協助州內各區會處理有關競選的問題（註14）。除此之外，州聯絡委員會亦可隨時成立委員會或小組委員會以解決州內的特別事務（註15）。

## (三)領袖

在政黨組織中，政黨領袖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通常政黨領袖對外代表政黨，對內指揮統率全體黨員，統一黨員的觀念與行動，策劃監督政黨政策的執行，頒發命令，授與榮典，並可對任何所屬組成成員，按黨的規章施以調處制裁等，由此可見，政黨領袖不但爲黨的最高決策者，亦爲黨的最高執行者（註16）。依照馬華公會的黨章規定而言，中央委員會的總會長爲該黨法定的政黨領袖。總會長在黨內爲最高領袖，具有莫大權利，對外而言，乃該黨的代表人物。至於馬華公會長的產生方式，是循着民主管道由黨員代表大會選出的。

觀察馬華公會原有的黨章，可以發現到總會長握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他不但掌管黨的事務，同時也能夠採取紀律行動，來對付違反黨利益的黨員，換言之，他具有開除黨員的權力。基本而言，原有黨章賦予總會長相當大的權力是值得商榷的，因爲此權力若落在「別有異圖」的領導者手上，那對馬華公會的前途必有很大的影響。事實上，過去多次的馬華公會黨爭，都與馬華總會長的權力太大有直接的關係。從七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中的黨爭，馬華黨章，特別是賦予總會長的權力部分，一直成爲當權派的護身符和排除異己的殺手鐧。爲了促進馬華公會黨內的民主精神，與緩和馬華高層領導人之間的權力鬥爭，馬華公會於一九八六年三月二日所召開的特別代表大會上，修改黨章內容，以廢除總會長開除黨員的權力，無疑地，此舉對該黨的組織結構會有所改進。

## (四)黨員

黨員之於政黨，亦猶人民之於國家。國家乃由衆多的人民集合而成，政黨亦由許多黨員結合而成。無黨員則政黨無以成立（註17）。所謂黨員，乃是一群贊成某黨的政(黨)綱政策，並願遵守該黨的法紀，而加入於該黨爲組成的人（英國工黨的團體黨員則爲例外）（註18）。黨員是組成政黨的根本，也是一個政黨活動所必須的工具，沒有黨員，則黨便無由成立，黨沒有活動的工具，便不能完成黨的使命。故

兩者是互爲因果的（註19）。

黨員既是黨的細胞，同時又是組成政黨的根本，故一個政黨倘欲健全其組織，必須先從吸收黨員着手。黨員的素質好，則政黨必須欣欣向榮，毋庸置疑的，一個政黨的興衰，與黨員素質的優良有著密切關係（註20）。在美國，政黨的黨員僅是臨時的結合，只是在每次初選（PrimaryElection）或是普選的時候，爲要辨別他是否黨員起見，則舉行黨員總登記。在實施登記時，申請人須申明他是願意屬於那一政黨，如有不願作此申請的，即不許他參加這一次的初選（註21）。通常按照美國的政治習慣，凡擁護某黨候選人並同情某黨政綱的選民即視爲某黨的黨員（註22）。惟大多數國家的政黨，其取得黨員的資格，均設有嚴格的規定。在西馬的三個華人政黨對於黨員的入黨均有一定的手續，至少年滿十八歲，並須繳納黨費。茲以馬華公會的情形爲例，其黨則規定：「凡馬來西亞華裔公民，年齡已滿十八歲，願意遵守及支持本黨之章程及各項計畫、原則及政策，而又不是其他政黨的黨員或附屬黨員，皆可申請加入本黨。（註23）此外黨員在入黨時或之前須繳清黨費馬幣兩元正。至於黨員之欲脫離黨籍可以憑自己的意志而決定，不受任何干涉。馬華公會黨員倘欲脫黨時其手續甚爲簡單，通常只須以書面向其支會的秘書呈報則可。過後支會秘書會將有關退黨之事向支會委員會，區會委員會和總秘書報告。

黨員既爲組成政黨的根本，顯然的，黨員之多寡自然對於政黨的興衰有莫大的關係。目前馬華公會的黨員人數約四十餘萬，其人數之多是居華人政黨之冠。據資料的分析與統計顯示，馬華公會黨員有二十五巴仙是工人階級，十七巴仙是膠工、漁民、農人、小販和店員，十二巴仙是家庭主婦，十七巴仙是商人，其餘的則屬推銷員，教師和專業人士，無疑的，馬華公會已漸成爲群衆性政黨，而逐步擺脫「頭家政黨」的形象。

## (五)黨的紀律

黨紀是政黨所制定用以約束黨人的規範，任何政黨如欲健全其本身組織，獲得政治戰與選舉的胜利，必須每一黨員均能培養黨德、嚴守黨紀（註24）。馬華公會爲保持黨的規律，並振興黨風，設有紀律委員會，其成員有五位，皆由中央委員會委任。紀律委員會有權力暫停、開除會員資格、或處罰違背黨紀的委員和地方組織。

然而，任何一位受審議黨員或組織的任何職委，對紀律委員會所作的決定不服時，可以向會長理事會申訴；若對會長理事會的決定又不滿時，可以再向中央委員會提出上訴，至於中央委員會對有關紀律事項所作出的決定，則是最後的決定。

## (六)支特組織活動的經費來源

政黨所作活動，必要有充分的經費以備其支應，才能達到預期的良好效果。吾人觀諸馬華公會的經費籌措或來源，主要是出自於下列各途：

(1)黨員按期繳納黨費：每位黨員每年必須向該黨繳納馬幣兩元正。

(2)黨員的特別捐助：由熱愛該黨的黨員，自願地將財產奉獻於該黨，以推動黨務。

(3)由同情或支持該黨的黨外人士支助。

(4)當選的國會議員、州議員或其他各級議會議員每年必須按時向該黨輸助。

(5)爲特殊目的，代表大會可以通過議決案向黨員徵收特別捐款或費用（註25）。

(6)由該黨中央委員會隨時核准的其他經費來源。

一般言之，馬華公會對於該黨經費的籌措和使用，是沒有嚴格的管制。馬華公會是沒有採取美國政黨的方式，以法律限制每人捐輸的數目。

# 2 第二節 民政黨的組織結構

## 壹、民政黨的宗旨

民政黨創立於一九六八年，至今已邁入第廿一個年頭，不過，和馬華公會比較起來，它可是一個年青的政黨。民政黨自一九八〇年的波德申代表大會後，吸取了不少的人材而逐漸茁壯起來。目前該黨的主要勢力範圍是在檳州。然對於民政黨所標榜的政治路線和政治使命，吾人可探該黨章程的第二章，此章的內容共有十五條綱領，茲略述如下：

(1)尊崇及維護馬來西亞憲法並遵守國家原則。

(2)致力建立一個法治之馬來西亞人社會，並確保公正分享社會經濟。

(3)通過諒解、容忍及親善之精神，以促進、培育及確保人民之團結與快樂。

(4)在進行塑造國家特徵時，須促進及確保各族之經濟及文化之發展。

(5)消除一切導致馬來同胞及其他土著之經濟衰弱原因……。

(6)促進工人、農民、漁民、軍警及其他人士與其他合法政治團體間之合作，……並創立一個自供自足之社會。

(7)確保一個組織完善及高度效能之民事服務及其他服務。

(8)維護及發展人類社會生活中富有高度意義之家庭制度……。

(9)鼓勵及促進各民族間互相尊敬及容忍彼此之宗教和生活方式。

(10)剷除存於社會中各形式之貪污。

(11)與本黨宗旨和目標相同的其他政治團體共同合作，以推廣政治活動。

(12)保存與維護華文、淡米爾文及英文的使用。

(13)提供兒童接受義務教育最少至初級中學水準。

(14)從事與本黨之目標相關連或其他能促進本黨目標之活動。

(15)從事其他未列入以上條款或其附屬條款且符合本黨利益之活動（註25）。

觀諸民政黨所制定的宗旨，顯然的，我們可以歸納出該黨的政治路線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強調爭取全體馬來西亞人應享的權益。

第二：認同現時國家的政制。

第三：服膺於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精神。

第四：強調建立一個公平分享的社會制度，剷除剝削和壓搾的社會現象。

第五：冀透過和諧的途徑，以改善和加強各種族之間的宗教和生活方式。

第六：反對單一的文化型態，鼓勵融合文化型態。

第七：協助巫人和其他土著擺脫貧窮的束縛。

第八：反貪污。

第九：重視和推廣華文、淡米爾文和英文的應用。

第十：倡導兒童接受義務教育至少到達初級中學，以提昇國民的素質。

# 貳、民政黨的組織

民政黨和西馬其他政黨一樣，從中央至地方都有層次分明的組織。基本而言，民政黨的組織體系，主要是分爲中央本部組織和地方組織兩大級，茲分述於下：

## (一)中央本部組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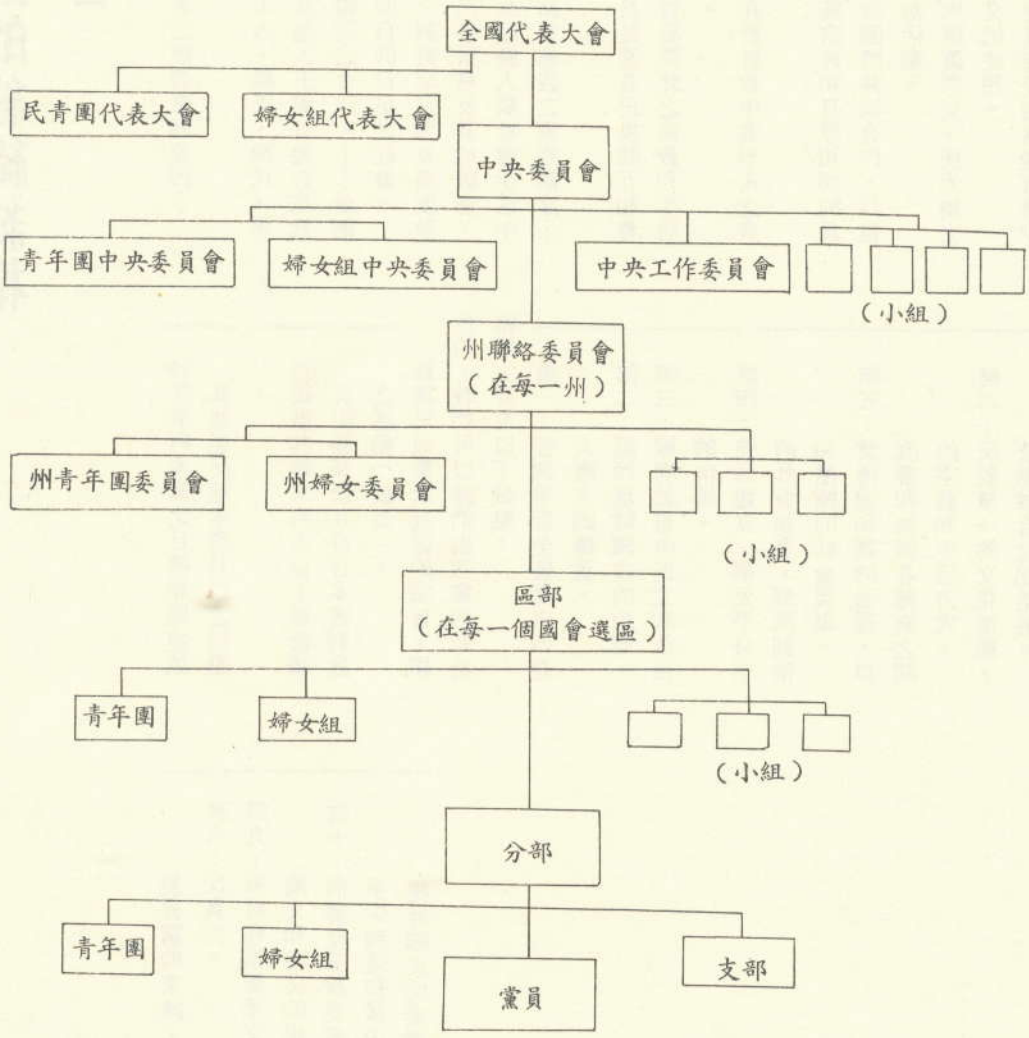
(I)全國代表大會（議決機關）

按照黨章，在黨的組織型態方面，民政黨的最高權力機關爲全國代表大會（等於英國工黨的年會 Annual Congress），每三年召開一次，若中央委員會認爲必要時或至少有百分之五十的區部聯名要求時，中央委員會或黨主席應即召集特別代表大會。至於參加全國代表大會的人員計有四種，一爲現有之中央委員，一爲由分部、區部及州聯絡委員會所選出之代表，接下來則爲所有永久黨員，最後則是該黨的國會議員和州議員。

全國代表大會的主要職權爲：(1)決定全黨的基本政策方針及重要案件。(2)監督及指示所有分部、區部及州聯絡委員會之活動。(3)選擇

（表4—2）

民政黨組織圖



中央委員、黨主席、署理主席、副主席、秘書長及總財政等黨部要員。(4)如認爲必要，可隨時委任一特別小組委員會，以處理特別事務。(5)修訂綱領規約。(6)與該黨宗旨相同的政治團體進行合作，以促進政黨活動。(7)處理有關一切的競選活動事宜。(8)掌管一切活動經費來源。(9)全權處理與管制任何與黨有關之事務（註26）。

和馬華公會的代表大會一樣，民政黨的代表大會在該黨的決策過程中，其權力是有限的。顯然的，由於召開大會的時間須間隔一段長時間，以及出席人數過多，造成對提案無法作愼密的討論，因此大部分的提案多經無異議通過。所以，全國代表大會的作用，只是個表示民政黨的團結及對其領袖熱烈擁護的機關。

(II)中央委員會（執行機關）

民政黨最高執行機關爲中央委員會，對全國代表大會負責，由黨主席、署理主席、七名副主席、秘書長、總財政，不超過廿四位的委員，署理秘書長、署理財政、全國代表大會主席與全國代表大會署理主席構成之。中央委員會至少每三個月開會一次。

中央委員會的職權爲遵照全國代表大會的決定，主要負責下列事項：(1)總括、督促中央工作委員會和干涉組織的活動，(2)決定當前的政治方針，重要案件和政黨，(3)處理一切有關國會與參議會選舉的事項，(4)調解黨內所發生的任何糾紛。

此外，爲分擔中央委員會的黨務，黨主席委任一中央工作委員會，其主要功能是處理例常行政及其他緊急事務。此委員會的成員包括黨主席、署理主席、秘書長、總財政及其他不超過三名由黨主席任之中委組成。中央工作委員會，須經常召開會議，會議召開之法定人數須超過半數（註27）。依照黨規，中央工作委員會對某提案作出決定時，務須獲得全體委員一致的贊同，並且秘書長必須將中央工作委員會所採取之行動呈報中央委員會（註28）。

## (二)地方組織

民政黨的地方組織主要爲州聯絡委員會、區部和分部，但以分部爲基礎組織。

(I)分部

依據民政黨規的第四章規定，分部可設在參選區的任何地區，或中央工作委員會所決定之其他地區，不過，此地至少須有二十名黨員，方可成立分部。分部必須每兩年舉辦一次大會，以推選出新的分部委員會來推動分部的活動。通常分部委員會的成員組成計有：主席（由該分部黨員選出，或由中央委員會委任之）、委員（包括婦女分部主席、民青分團主席、七名委員）、一名或多位副主席、秘書（如必要，可由秘書從委員中委任一名助理秘書）、財政、中央聯絡員（由中央工作委員會委任）和不超過三名由中央工作委員會委任之委員。然而，分部可視情況需要同時獲得中央委員會的同意後，得設立支部。此外，分部委員至少每一個月要召開會議。

分部的主要職權是：(1)遵照上級的指示，積極實踐政治活動，(2)教育和指導黨員，(3)透過各種管道吸收新黨員，(4)推荐公職候選人，(5)可成立臨時小組，以解決所面臨的難題，(6)在二年一度的分部大會中，務必選出分部代表以參加區部，州聯絡委員會和全國代表大會。

(II)區部

民政黨的地方組織型態大抵與馬華公會相似，爲重視選舉緣故，民政黨亦決定在每個國會選區內，成立一個區部。按照黨規，只要該選區中存有二個或二個以上之分部，並且黨員已依時繳清年捐，經中央委員會之承認得組織區部。

區部必須每兩年召開區部大會以選出區部委員會，和若干代表出席州聯絡委員會及全國代表大會。一般上，區部委員會由主席（選自區部的代表或由中央委員會委任）、委員（包括婦女區部主席、民青區團主席和不超過九名委員）、一名或多名副主席、秘書、財政、中央聯絡員與五名委員共同組織之。此外，在中央委員會的指示下，區部委員會須設立婦女運動或青年運動組織，以推展該黨的活動（註29）。

區部委員會至少每二個月要開會一次，討論區部的黨務。它主要職掌爲：(1)綜理區部的黨務，(2)查察和督促分部的活動，並就其事項向州聯絡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報告，(3)履行上級組織的決定，(4)處理區會屬下之市、鎮、地方議會的競

選活動，(5)成立若干的小組或活動局組織以解決其他特別事務。

### (Ⅱ)州委員會

民政黨爲健全該黨的組織，加強黨在社會上的信譽，因此在西馬內各州均設有州聯絡委員會，以資統轄聯絡分部和區部，使其有統一目標，團結精誠並與其他政黨展開鬥爭，以爭取選民的普遍支持。州聯絡委員會至少每三個月召開一次會議。此外，州聯絡委員會須在兩年一度的大會上選出職委和推選代表參加全國代表大會。

州聯絡委員會主要的成員有：主席、州內所有區部代表、五名委員、一位或多位副主席、秘書、財政、中央聯絡員、國會議員和州議員。爲減輕州聯絡委員會的工作負擔，州聯絡委員會主席可設立一州工作委員會，不過一定要獲得黨主席的認可。州工作委員會的主要功能除了處理一般行政事務之外，還要應付其他緊急事務。至於州工作委員會的成員主要是由主席和五名委員共同組成之。

依民政黨的黨章，州聯絡委員會的職權主要是：(1)遵照全國代表大會的決定，監督及指示各州之分部及區部進行，(2)作爲中央委員會和州內各區部之聯絡機構，(3)調解區部和分部的任何糾紛，(4)設立若干小組對有關黨的政策和事務提出討論及建議。

## (三)領袖

依據民政黨的規約，該黨的領導人乃中央委員會的黨主席，在對內方面，他統一全黨的行動，並籌集經費，對外他則代表全黨從事於黨與黨間的競爭。民政黨黨主席的產生，是透過三年一度的全國代表大會選出的。通常和秘書長磋商後，黨主席有權執行、監督、指導及管制所有之活動并提出訓示（註30）。

## (四)黨員

依據民政黨規的第三章規定，黨員分爲普通黨員、附屬成員和永久黨員三種。凡十八歲以上的馬來西亞國民承認民政黨的綱領、規約、原則和政策，並且不是其他政黨黨員，同時繳納黨費者得加入爲普通黨員(即個人黨員)。該黨的黨費每年是馬幣兩元正。普通黨員有義務參加並實現民政黨所辦的各種活種。至於凡承認民政黨的綱領，規約和繳納定額黨費的團體，可取得加入爲附屬成員（即團體黨員）。永久黨員的資格主要指所有該黨之發起人及被委之委員。

黨員欲離黨籍可以憑自己的意志而決定。民政黨的退黨手續不甚困難，任何欲退黨之黨員，只要在一個月以前書面通知所屬之分部秘書，同時也將其副本通過秘書長轉交予中央委員會。

目前民政黨的黨員人數已超過十六萬人，人數之衆多是僅次於馬華公會。

## (五)黨的紀律

爲求組織健全，功能理想，民政黨委派中央工作委員會擔任決定紀律案件的權力機關。中央工作委員會有權力懲罰違背黨紀的黨員，或者危害該黨利益的地方組織，通常它具有決議開除個人黨員、團體黨員和下級組織的最大權力。

## (六)支特組織活動的經費來源

一般而言，民政黨的經費籌措或來源，主要是透過下列各個管道：

(1)黨員按期繳納黨費和年捐；每名黨員每年必須向該黨繳納馬幣兩元正的入黨基金和兩元正的年捐。

(2)黨員的特別捐助。

(3)由同情或支持該黨的社會人士支助。

(4)由中央委員會所批准之其他經費來源（註31）。

基本上，對於經費的籌措和應用，民政黨和馬華公會的作法一樣，即沒有嚴格的限制。

# 3 第三節 民主行動黨的組織結構

## 壹、民主行動黨的宗旨

一九六〇年代末，自民政黨、回教黨以及人民進步黨紛加入國陣（National Front）政府後，致使民主行動黨成爲西馬最大的反對黨。民主行動黨是於一九六三年大馬成立後，由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帶進西馬半島，它的前身人民行動黨曾企圖破壞勞工黨，並取代馬華公會在聯盟政府中的地位。目前民主行動黨的主要勢力範圍集中於馬六甲和雪蘭莪。欲瞭解民主行動黨的政治鬥爭路線，吾人可看其黨章的第二章，此章的內容總共只有六條：

(1)透過合法的管道致力建立一個具有民主和社會主義性質的馬來西亞社會。

(2)確保和防衛馬來西亞之獨立及主權。

(3)透過馬來西亞公民所具有的合法參政權以維護馬來西亞的民主。

(4)現時制度所存在的不平等財富分配和不公平生活的待遇應予以廢除；加強和維持本國全體公民獲得平等就業機會和經濟保障；建立一個良好生活環境，和創立完整的社會保障制度，以眷顧老年人和廢疾者等。

(5)培育馬來西亞人民具有團結、自重和自恃的精神……。

(6)刊印及出版報章、期刊、手册和書籍以傳播本黨之目標之有關消息及知識（註32）。

綜觀民主行動黨所制定的宗旨和綱領，基本上，可以總括出該黨的政治鬥爭路線主要着重在以下幾點：

(1)強調落實民主社會主義之理念於馬來西亞社會，且謀求這個制度之具體化。

(2)服膺於民主和自由的精神。

(3)致力建設以社會正義爲基礎的福利社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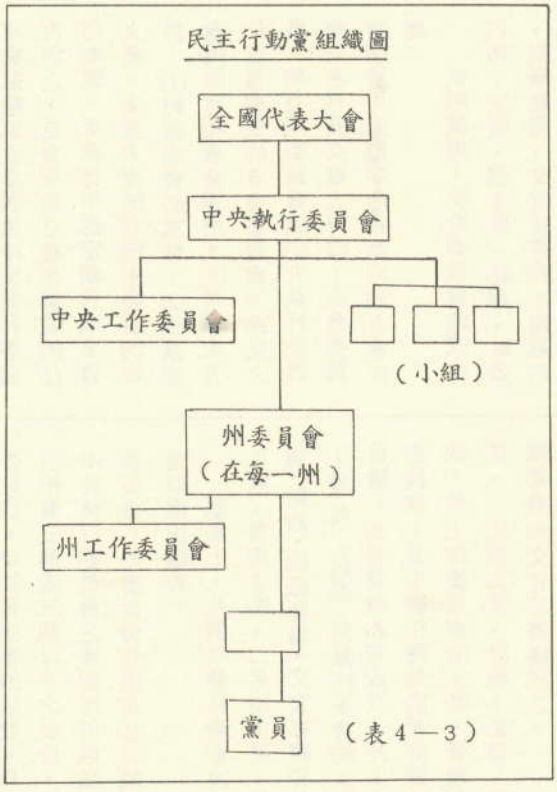
## 貳、民主行動黨的組織

民主行動黨的組織分爲中央的本部組織與地方的支部組織兩大級，通常上級組織對下級組織具有相當的支配權力。

### (一)中央本部組織

(I)全國代表大會（議決機關）

依據民主行動黨的規定，該黨的最高權力機關爲「全國代表大會」，每三年召開一次，若有中央委員會或全國支部五分之三以上的要求時，黨主席應即召集臨時大會。參加全國代表大會的人員，通常爲現任國會議員、州議員、各地方支部的代表，以及黨部中央級人員。如果不是由支部所遴選爲代表的黨員，仍可申請以觀察員身份列席代表大會，不過就是沒有選舉權，此



（表4—3）

外，其本人擬發言之前必須先徵求議長的同意。

全國代表大會的職掌爲：(1)總括全黨活動，(2)決定全黨的基本運作方針與政策及重要案件，中央本部的預決算，(3)修改黨章或修訂綱領規約，(4)討論由研討會或特別會議所提出的議案，(5)選舉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十五名委員和若干位稽核員，(6)全權處理與管制與黨有關的任何事務（註33）。

理論上，全國代表大會爲該黨的最高議決機關，但事實上，它並非眞正的權利機關，大會閉會後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才是該黨的眞正權力機關（參見表4—3）。

**(II)中央執行委員會**（The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執行機關**）

中央執行委員會爲民主行動黨的最高執行機關，設有黨主席一人，署理主席一人，副主席三人，秘書長一人，署理秘書長二人，組織秘書一人，總財政和助理財政各一人，文宣秘書一人，中央執行委員若干人。中央執行委員會對全國代表大會負責，此外，每三個月至少要開會一次，商議黨務或檢視黨的預決算。

另外爲應實際需要，中央執行委員會下設一中央工作委員會，它主要任務即處理日常黨務和其他緊急重要案件。中央工作委員會的成員主要由黨主席、署理主席，二名副主席、秘書長、二名署理秘書長、組織秘書和總財政共同組成之。它每二個月至少要開會一次，向中央執行委員會報告其活動和決議事項。

一般上，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職掌爲：(1)遵照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積極完成其決議事項，(2)決定黨的重要政治方針和政策，(3)總括，檢查下級組織的活動，(4)綜理一切有關國會與州會選舉的事宜，(5)管理中央本部的財務和資金，(6)成立若干的臨時委員會或局來處理特別事務（註34）。

## (二)地方組織

民主行動黨的地方組織層次，只有分爲州委員會和支部兩級。而馬華公會和民政黨的地方組織系統，則是分爲三級。

**(I)支會**

民主行動黨規約第廿章規定，支會組織成立必須由中央執行委員決定之，支會可設立在州選區的任何地區。支部每年應定期召開支會大會。支會大會的召開主要目的在於：(1)討論支會的黨務，(2)商議支會的預算和資金運用，(3)選舉由九位成員構成的支會委員會。除此之外，倘有州委員會或中央執行委員會要求召開支會大會時，支會委員會須於一定期間內召集特別支會大會。

依照黨規，支會委員會的成員包括：主席、副主席、秘書、財政、組織秘書、文宣秘書和不超過六名委員。支會委員會每個月必開會一次。至於支會委員會的職權是：(1)遵照州工作委員會、州委員會、中央工作委員會和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指示和決定，基於其指導方針而實踐其活動，(2)檢點黨員，並對黨員加以教育、指導、徵收黨費，(3)組織吸收新黨員，(4)推荐公職候選人，並得就黨員之統制事項向上級機關申訴之。

**(II)州委員會**（State Committee）

爲加強黨的組織運作和促進黨的團結，民主行動黨在各州成立州委員會，以監督支會的活動。只要該州有三個或三個以上之支會，經中央執行委員會之承認即可組織州委員會。州委員會每兩年必召開大會以選出職委。

基本上，各個州委員會都設置主席、署理主席、二名副主席、秘書、財政、組織秘書、文宣秘書和若干委員。然而，爲減輕本身的工作負擔，州委員會亦可設立一州工作委員會，其主要任務是處理例常行政。州工作委員會由主席、署理主席、二位副主席、財政、秘書、組織秘書和文宣秘書構成之。

州委員會的職掌通常是：(1)指導或統制支會及黨員，並就有關事項向中央執行委員會報告，(2)遵照中央執行委員會之決定，實踐貫徹其指定，(3)策定該州區內之諸鬥爭、政策及活動方針，並向大衆灌注該黨政策，以期提高黨的影響力（註35）。

除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執行委員會、州委員會和支會以外，另有二個代表大會，在民主行動黨的組織系統中，是居異常重要的地位：

(1)州例常代表大會（State Ordinary Convention）：這代

表大會每兩年召開一次，而各個支會必須選派代表參加。州例常代表大會的主要功能是督察並指導州委員會，和貫徹實施該黨的政治方針。

(2)州常年代表大會（State Annual Convention）：此代表大會是每年定期召開。州常年代表大會的任務和州例常代表大會是相似的，主要在於檢察州內該黨的各種活動，和實踐中央本部所決定之黨活動方針。

### (三)領袖

觀察民主行動黨章程的第十二章有關領袖職權的規定，值得吾人注意的是該黨的權力似乎是集中於秘書長之手，而非黨主席身上。蓋依據該黨規約所定，黨主席的職權只是負責簽署中央執行委員會所通過的各項議案，和執行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中央工作委員會的會議而已。反觀秘書長的職權則不僅如此，他本人不但對各級組織負綜合與督導之責，同時亦負責召開該黨的各種重要會議，足見其在黨內之重要性，顯然的，該黨的黨章是賦予秘書長相當大的權利，來統轄全黨的行動。

### (四)黨員

凡年滿十七歲以上的馬來西亞國民承認民主行動黨的綱領、規約、政策及諸決議，且參加該黨之組織應實踐者得爲黨員。惟欲入黨者，須塡具一定格式入黨申請表並附繳黨費，向居住地之支會申請之。支會於接獲入黨申請書後，應即審查資格，完畢後經由常設小組委員會復審（Standing Sub-Committee）而登錄於中央本部。欲退出黨籍者須具備理由書，一個月之前向秘書長提出要求以取得承認。

此外，民主行動黨的黨員是有幹部黨員（cadre members）和一般黨員（Ord members）之分。基本上，若表現優異者，並且獲准參與該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是該黨的幹部黨員。

目前民主行動黨的黨員人數約三萬餘人，在華人政黨中，可說是頗爲「單薄」的。

### (五)黨的紀律

民主行動黨爲糾察黨員的紀律及加強黨的組織與團結，中央執行委員會下設紀律委員會，以負責其事。紀律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成。

紀律委員會的主要職權是查察黨組織及黨員對於規約與規律的遵守狀況，決議、指令的實現狀況，並對其違反案件的懲罰處分。通常黨員或黨組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受紀律委員會的處分：(1)違背黨規的行爲，(2)汚瀆黨譽的行爲，(3)違背議員行動方針的行爲。任何受審議的黨員或黨組織，對紀律委員會所作出的裁決不滿時，可以向中央執行委員申訴之。

### (六)支特組織活動的經費來源

民主行動黨的經費來源，主要出自於以下各途：

(1)黨員按期繳納黨費和年捐。

(2)黨員的特別捐助。

(3)由中央執行委員會隨時批准的其他經費來源。

(4)當選的國會議員和州議員每年必須按時支助該黨（註36）顯然的，民主行動黨的經費籌措方法，和西馬其他華人政黨大抵相似，都是沒有採取嚴格的管制。

## 第四節 結語

綜觀馬華公會、民政黨和民主行動黨的組織結構，可以歸納出以下三個要點：

**1** 第一：關於組織架構方面：馬華公會、民政黨和民主行動黨的組織規模相當完整，同時彼此之間的組織架構形式也大致相同。具體言之，這三個政黨在中央有中央黨部的設署，爲實際負責領導黨務工作的總機關，其最高權力機關爲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爲中央委員會或中央執行委員，負責決定黨的政綱政策，及全盤黨務政治問題之處理。此外，在地方於州、縣、市級都設有州聯絡委員，區部和支部，負責執行上級組織或黨部的指示，大致言之，這三個政黨的組織由上而下體系井然和層次分明。

**2** 第二：關於中央組織領袖的產生方式：馬華公會、民政黨和民主

行動黨的領袖產生方式，大致相若，都是採取間接選舉方式。

## 3

第三：關於黨員方面：一般國家的政黨，大部分只有個人黨員，而無所謂團體黨員。但馬華公會、民政黨和民行黨則由個人黨員和團體黨員所組成。凡任何社會團體，只要接受及贊成該黨的原則、政策，並自願遵守該黨的黨章，均得以團體資格加入成爲該黨的黨員。▨

**註釋：**

(1)參閱江炳倫著，政治學論叢（台北，民國六十二年元月初版），頁五四。

(2)參見彭懷恩譯著，決策論奇才賽蒙（台北：允晨文化公司，民國七十一年十一月），頁一八七。

(3)有關各種族的語文使用問題，在馬來西亞聯合邦憲法第一五二條中有詳細地規定：

第一百五十二條　國家語文

㈠國家語文必須爲馬來語文，其字體必須由國會立法規定，惟：

(a)任何人不得受到禁止或阻止使用（除官方用途外），或教授或學習任何其他語文；及

(b)本款不得影響聯邦政府或任何州政府之權利去維護及扶助聯合邦內任何其他民族語文之使用和研究。

(4)參見馬來西亞華人公會一九八六年章程第二章，頁一～二。

(5)同上章程第五章，頁六～七。

(6)同上章程第五章，頁八。

(7)同上章程第六章，頁九。

(8)同上章程第六章，頁一〇～一二。

(9)參閱「入黨輔導班課程」，馬華公會廣招黨員運動委員會編，頁一八八。

(10)參見馬華公會的一九八六年章程第八章，頁一三。

(11)參見「入黨輔導班課程」，前揭書，頁一八六。

(12)同註(11)，頁一八八。

(13)同上章程第九章，頁一三。

(14)同上章程第十章，頁一四～一五。

(15)參見「入黨輔導班課程」，前揭書，頁一八九。

(16)參閱程全生著，政黨與政黨政治（台北：華旅文化公司，民國七十三年八月三版），頁四九。

(17)參見Avery Leiserson Parties and Politics（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8），PP-142—143。

(18)參閱政黨與政黨政治，前揭書，頁五九。

(19)參見Maurice Duverger Political Parties（London：Methuen & Co. Ltd 1962），PP. 62—63。

(20)同註(16)，頁五九。

(21)參見陳水逢，戰後日本政黨政治（台北：財團法人中日文教基金會，民國七十四年十月二版），頁一一三。

(22)參閱Charles G. Mayo and Beryl L. Crowe (eds), American Political Parties（New York：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67），PP. 38—40.

(23)參閱馬華公會章程第三章，頁三。

(24)參見程全生著，前揭書，頁七八。

(25)參見馬來西亞民政運動一九八三年黨章第二章，頁三～五。

(26)同上章程第十八章，頁四〇～四五。

(27)同上章程第七章，頁二三。

(28)同上章程第七章，頁二三。

(29)同上章程第五章，頁一七。

(30)參見民政黨一九八三年黨章第十七章，頁三九。

(31)同上章程第廿六章，頁五二。

(32)參閱Constitution of the Democratic Action Party（一九八四年），Clausell，PP. 1—2。

(33)Ibid Clause VIII, P. 10.

(34)Ibid Clause XI PP. 15—16.

(35)Ibid Clause XIII, PP. 25—26.

(36)基本上，民主行動黨經費的最大來源就是來自該黨當選的國會議員和州議員的義務捐助。

編按：這是何忠良學長的碩士論文《西馬來西亞的政黨政治》中的第四章。

# 我寫「儒家現代性與大馬華人」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畢
台大史哲所一年級

撰寫〈儒家文化的「現代性」與大馬華人社會〉，是我落實本土關懷學術研究的一篇重要論文，全文近七萬餘言。該文的撰寫獲僑委會補足研究金之助，其中部分章節將刊載於《孔孟月刊》。另外，也將刊載在《文道》。

論文的引述資料多來自大馬的報章雜誌，環繞着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諸方面做對比性的研究。

因爲涉及到著作刊載版權問題，現只抽出一節「儒學與華人教育、文化」供讀者指教。

下列論文目錄：

前言
第一章：現代化、文化因素與儒家思想再評價

(一)現代化(資本主義)與文化課題
(二)儒家思想再評價
註釋
第二章：儒學在華社之發展及其前景
(一)儒學在大馬的發展概述
(二)華社議題與儒學命運
註釋
第三章：華社與儒家文化
(一)儒學與華社政治文化
(二)儒家與華社經濟
(三)儒學與華人教育、文化
註釋
結語

# 1 前言

今年是「五四」七十週年，重新面對傳統課題尤其意義：中國大陸思想家李澤厚先生把「五四」稱爲「救亡與啓蒙的雙重奏」，其大意是說：「啓蒙」的宗旨在於民主科學、個人解放，而「救亡」則是中國將亡，以救中國爲本位：任何深具一位憂患使命感的馬來西亞華人知識份子，當面對華社的日趨困境，多少都擁有這份「五四」精神。華社的困境是顯見的，有時曾叫人感到失望，知識分子也就更培養出「救亡與啓蒙」的精神。

在華社的知識分子當中，無不具有「救亡」的精神。國內幾份中文大報：《南洋商報》、《中國報》、《星洲日報》等的「言論版」，都處處顯出知識分子對華社的深刻關懷，其中不乏言論具批判性的文章。「誰能救救華社？」此一議題常被提出。這是「救亡」精神。在「啓蒙」方面，知識分子不斷喚起華社需要精神革命，使華社從各種不合理的弊端中解放出來，使華人成爲更前進、更積極、更現代的族群。我們認爲，華社「救亡壓倒啓蒙」，這也是李澤厚先生對「五四」的看法。今天，華社不斷努力於「救亡」，而在「啓蒙」上做的很少。換言之，華人在以華族本位上的「救亡」相當積極，尤其面對一個多元社會中的種族間的權益課題；然而，華人却未積極的去進行

自我批判、自我族群的性格解放。華社今後所當努力的，不外是「救亡」與「啓蒙」的平衡。

本文的撰寫，其基本的路向是「啓蒙」的。有人可能要反駁，說我們對儒家思想已有深刻的了解，我們不需再在這方面做努力。筆者不同意此見。綜觀今天華社對於儒家思想的討論還是相當「保守」或「傳統」的；換言之，筆者撰寫本文的目的是要挖掘儒家思想的「現代性」（modernity）。一方面補充華人在儒學課題研究之不足之處，一方面則是要回應對儒家的誤解之處。更重要的是，筆者對儒家的詮釋是完全扣緊著華人社會的具體情境來討論的，其中也包含了「啓蒙與救亡的雙重奏」。但在「啓蒙」的企圖更強於「救亡」。

何以說「啓蒙」的企圖強於「救亡」呢？這就涉及到筆者對儒家的態度。儒家並非一切，不是仙神萬靈藥，也不是救主彌撒亞。儒家有其時代性的限制，儒家的基本是以倫理爲本位的，其對其他課題，尤其是現代化以來的社會的面對不是全面。因此，儒家面對當代，我們不單要找尋其「現代性」，更是要持「開放」的態度承認己限，並與其他學科進一步做「整合」。筆者同意杜維明教授對「儒門淡薄」此一事實的道述，因此儒家並非等同於華社的一切，儒家要如何扮演其自己將是未來學界仍要努力的。筆者所了解的儒家並非一種意識型態，因此儒家不能自我膨脹，儒家必須扮演其批判性格。在面對華社弊端與不足時，儒家針對問題依於其立場而進行批判與反省，若儒家可幫得上忙的，儒家就給於補足；若儒家無法具體補充的，儒家則成了一批判的據點，對弊端或問題提出挑戰或給於靈感。這方面的交待，有助於對本文的理解。

## 2

馬來西亞首相馬哈廸醫生早在八〇年代初就提出「向東學習」的口號，到今天八〇年代末，此口號仍然被提醒，並強調以「趕上四小龍」爲目標（見《南洋商報》1989.6.3頭版新聞）。顯然說：「向東學習」已非具限在日本此一國家了，其已進一步擴展到其他「東亞文化圈」，包括台灣、香港、韓國。坦白說，「向東學習」的政策還是相當狹窄的，因爲它的著重點只擺在「經濟」此一面向上。並且「向東學習」忽略了「文化性向」（Culture dimension）之考量，也暴露出此一政策的盲點。看來，「向東學習」是否能擠身「亞洲四小龍」之第五小龍乃是一大疑問？這從「文化性向」的角度可以結於批判與反省的。

其實，「向東學習」對華人來說是相當親切的，因爲台灣、香港、韓國、日本都屬於「東亞文化圈」，以儒家思想爲本位的，雖然各國所表現的儒家型態各有異，但絕對不排斥有共同文化的此一事實。「儒家思想再評價」是近年來學界的重要課題，特別是在亞洲四小龍步入現代化的刺激之下所引發的。因此，重新面對儒家應該是華社要坦誠面對的，不管各人對儒家的褒貶如何。筆者就此前提下重新反省「儒學與華人社會」之一課題。

本論文從一個假設前提著手，那就是若「儒家是促使亞洲四小龍現代化的文化基礎」，而何以佔有三分之一人口的大馬華人却在經濟的主導地位上退居爲二：當然，從假設前提出發並非就在邏輯上無法進而討論「儒家與華人社會」此一課題，因爲此一課題不是必然性的問題而是可能性的問題。換言之，本論文主旨在學術的基礎上「尋找」可能性，其間可以留下討論的問題頗多，但却不抹煞對此一課題討論的必要性與價值性。這也是學術可貴之處，因爲它使討論的進行。學術上的多元是必要的。

## 3

全篇論文扣緊一個立場，即是「儒家思想再評價」。第一章從韋伯（Max Weber）的論題談起，尤其是他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此書對於「西方何以是今日的西方」論斷切入。從韋伯對儒家的討論，直到現今學術界對韋伯論斷的反省，進而引發「儒家思想再評價」。筆者花了不少的篇幅交待此一問題，主要是鋪陳爾後對儒家討論可行性之論據。

肯定了「儒家思想再評價」的可能性，進而筆者交待了「儒學在大馬發展的概述」，先給儒學在此一具體的處境——華人社會定位。這是第二章所論述的。其間筆者尤其檢討了華人在對儒學的見解，內文不乏筆者對問題的回應，特別是八八年的那段「筆戰」，從而也道出筆者對儒學的態度——「後五四」。

第三章「華社與儒家文化」是全文的重心。筆者分別的討論了：「儒家與華社政治文化」，「儒學與華社經濟」、「儒學與華人教育、文化」。在政治部份，分別又交待原始儒家的政治信念與理想、儒家與現代民主理念、政治倫理、溝通倫理與知識分子。經濟部分分別討論經濟犯罪與商業倫理、儒家倫理與成就動機。教育與文化方面分別反省儒學與獨中「文化教育」、儒學在華人文化中的位置。

本論文題目過於龐大是一事實，立論難免有不足與待商榷之處，望諸學輩先見不吝指教，以進學術討論之旨。

論文的研究方法採「對比進路」（contrast appoarch）。①一方面是窺探大馬華社艱難與困境的具體情況，一方面是儒家思想的補足，進而提出筆者之見解。透過「對比」方法尋找儒家的「現代性」，更見儒家的活潑性與開放性。本文的資料來源多來自大馬重要的報章、雜誌和書籍；在儒家方面的內容，筆者多採近年台灣學術界的研究成果，引述的資料包涵新儒家和新儒家以外的論點。②

①見沈清松：〈方法、歷史與存有——對比哲學概觀〉，於《現代哲學論衡》（台北、黎明、1985）頁一～二八。

②全文以隨章註釋排比，請讀者留意。

# 結語

從「儒家思想再評價」到華社與儒家文化的探討，筆者所要講述的已在正文中交待清楚，恕筆者不再重新贅述。所以，在此只述結「語」而非結「論」，以道明本論文寫作前後的一些感想。

友人於今暑假返馬，與之見面時談及現在大馬社會的文化處境，尤其是華人。友人進修社會人類學研究所，他尤其關切華人的文化現象。他說現今華人文化缺乏生命力，處處呈現一種無力與頹廢，一般百姓所擁抱的是民間信仰，一再將「天后宮」搬學入文化舞台。在交談間，我們都對此消極性的擁抱傳統感到恐慌，因爲其間所詮釋出來的信息告訴我們一個可怕的事實：華人在尋找「傳統的慰藉」，以壓抑外在環境給於華人社會的壓力。這是不好的現象，顯示華人的文化「已死」，一種盲目的擁抱傳統將更使華人文化僵化。筆者與友人深深的嘆問：到底我們需要的是什麼？

撰寫本篇論文的心路歷程是極複雜的，內心不斷湧現一種民族情懷的憂患，中間的過程只能形容馬「孤獨」。筆者並非文化的保守主義者，也並非完全毫無批判的接納傳統，這在前言處已經交待清楚了。筆者批判與思考的方式永遠扣緊著「文化層面」來思考。本文的落筆只能算是一個起跑點，是筆者大學四年研究做學問落實本土關懷的成果，這也將舖陳筆者對於「啓蒙」工作的努力。①

如果說中國人的危機與苦難從鴉片戰爭開始，那華人的問題就從移入馬來半島時即開始。大馬華人要比其他地區中國人所遭遇的問題更複雜、更麻煩；知識分子的「鄉土」包袱也就尤其沉重。②這始終是筆者的一份執著。

有個消息傳來耳邊，令筆者深痛不已。在台中的一家工廠火災中，四名大馬華人（外籍）勞工葬身火海，深深刻畫出這個時代大馬華人的無奈。③「到底我們需要的是什麼？」的問題依然迴響在心中。

本論文從構思到定稿，前後約一年的時間，其間多次陷入苦思，也看出筆者能力之有限。願意在此

藉機會感謝僑委會答應給於研究經費之補足，也感謝沈屑松教授，傅佩榮教授、劉岱教授、項退結教授、杜維運教授在大學時給我的訓練與啓廸。撰寫論文期間，馬來西亞華社資料中心陳亞才兄給於資料的提供，政大馬來西亞同學會、大馬青年社諸友多所關懷，令我感念。學妹蔡沛眞同學提供研究環境，使後階段的工作更顯順暢，翁淑君、姚素潔、吳瑞瓊等學妹抄稿之辛，謹此一併致謝。

最後，我更將本文獻給敬愛的父母親，他們也是活在這個憂患時代的大馬華人，同樣承受這時代之擔子。讀者若能體諒我撰文所付出的心血，應不會介意我在此結語處做了些私人用途吧！

①見大馬青年社對筆者的專訪。〈專訪曾慶豹〉，載《大馬青年》第七期（1989.7.1.）頁八〇～八三。

②筆者近期反省海外大馬華人留學生的「鄉土觀」。見〈「鄉土」與「鄉土重建」〉（台北・馬來西亞同學會《會訊》、1989.3.30.）；〈再論「鄉土」〉，同《會訊》（1989.6.5.）；〈典範的「鄉土觀」及其應用〉，同《會訊》（1989.10.31）。

③見《亞洲週刊》。

# 儒學與華人教育文化

## 儒家與獨中的「文化教育」

華人社會的政治鬥爭課題，尤其放在「教育」問題這一環節上，包括了國民小學與獨立中學。自獨立以來，華教人士以董教總的領袖，無不高呼「母語教育」爲口號，而他們也於其他做了維護母語教育的機會與管道。然而，筆者針對這份對「母語教育」的執著有不少的隱憂。

筆者早在幾年前曾以一文「馬華現型文化的反省與批判」論及獨中教育的課題。①獨中教育固然在維護母語的「語文教育」上相當出色，然却忽視了語文教育背後的「文化教育」。②任何的語文，其背後必然以文化做爲基礎，消極性的維護母語而忽視文化，也不過將語文視爲「工具」而已。語文與文化之相互關係是不能分割的，若將語文只不過是工具性的維護，我們寧可辦多幾間「獨立英文中學」好了。停留在母語教育形式層面上的維護，這只能使獨中生更感茫然與懷疑。獨中的語文教育說得好聽是「維護母語」或「三種語文教育並重」，其實則是將獨中帶入另一個死巷，因爲在馬來西亞現實環境中，獨中生的語文能力與謀生工具往往是招致置疑的。

我們看不出有任何凸顯文化之教育實質行動，雖然部份有意之士也在倡導以復興文化爲獨中之使命。獨中應深刻在自身的教育路向，尤其是由「母語教育」提昇入「文化教育」此一辦學方針。筆者提出「文化教育」其理由有：㈠「語文」可化約爲工具性而已，做爲吸收知識之一種方式。這種「工具性」的考慮減弱了獨中存在的理由，因爲我們可以利用更恰當的語文「工具」去吸收知識，尤其是英語此一國際性語言；㈡語文教育無法培育「文化認同」，若沒有「文化認同」，華人社會，甚至獨中畢業生很難有一份「文化自覺」去關心獨中教育，因爲獨中教育的繼續，是有賴於廣大華人群衆給予支持的。一個華人可以說他不認同其語文，但

却無法磨滅其文化傳統，而這份「文化責任」是無法在語文教育尋獲的；㈢教育其實就是一種人格的培養與教化，這在固有文化傳統是極明確的。一個獨中生能夠寫華文、講華語，非獨中生也同樣能，可能有過之者。一個獨中生的倫理人格不必然比非獨中生要來的好，對文化中的仁、義、禮、智、信、忠、孝、廉、恥等的實踐也沒任何凸顯之處。這一方面在「語文教育」層面是無法著手教化的。㈣獨中生的「華文」課本，多少帶有點綴與裝飾的意味，無法明確了解文化的內容，也無以實踐文化的理想，所瀰漫的，只不過是那股「升學主義」的劣風。筆者曾於一間獨中談論台灣學術與文化界的活動，當我說明中國傳統儒釋道之精意內容，他們都抱以一份極度驚訝的眼神看我；看來，獨中生對文化的理解是非常薄弱的。

筆者無意再闡述「語文教育」與「文化教育」兩者之關係。在此，筆者所要帶出的議題是「文化教育」的呼籲。

陳澤清先生曾倡議致力於在獨中課程中注入儒家思想的教育，尤其是《論語》、《孟子》之教授。③陳先生所注意的在於「民族主義」的喚起。筆者所強調的，儒家的倫理教化是一種人格成長的啓蒙，而非淪為一種民族意識建立的工具。儒家經典所告訴我們的，是關乎人性的問題，它所闡明的是人與自我之間的關係問題。

中華民族早在堯舜時代就重視道德教育，言「教以人倫，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而真正注意到人性之內在完美道德人格的是孔子所創始的儒家。儒家肯定人有「善端」，需要努力實踐，以成就善的行為。孔子獻身於教育工作，其理想是「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又「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有道德表率的領袖，百姓就會聞風景從、心悅誠服。這不正是華人社會所需要的道德人生觀嗎？

儒家重視人與人之間的基本關係，所以提出五倫之說，並且特別強調孝與悌。一個人若是對父母不孝，對兄弟姐妹不悌，我們怎能期望他對國家盡忠，對朋友盡義，對人群盡愛呢？教育即是教育人成為「人」，而非教育人成為「工具」，儒家這套道德教育顯然派得上用場。教育使一個人學得此時此地的道德規範，道德規範可以使個人心安，也可以使社會得到共識及和諧。儒家教育不是要樹立一個教條式的權威，而是激發人內在本有的潛力，呈現良知與善心，而減少自然心靈的束縛。

面對馬來西亞多元與複雜的環境，儒家的這套教育放諸四海皆準。獨中教育應重視文化教育，以實現一份「人性化」（humanize）的教化，這更附合教育之本意。當回顧筆者在前文提及有關於政治倫理、溝通倫理、商業倫理、價值信念等時，「文化教育」尤其是儒學的道德教育則更顯其重大意義。

獨中每一年送出到海外深造的人數極其驚人，有能力送學生出去，却沒有把握他們能返國服務，為此筆者更懷疑獨中教育的意義。一個國家，其教育除培育國民的人格發展外，其更沒有忽略為國造才。獨中生到了國外，留在國外，甚至移民的不佔少數；不是國家社會不需要他，而是他被國外利誘了。當然，我們不能忽略的是，馬來西亞此現實環境的確比不上國外先進國家，但却不至於讓他們活不下去。儒家教育除了建立道德倫理，其更是培養每個時代有「憂患意識」的青年，有「憂患意識」進而產生：國家意識，社會責任和道德勇氣④。

台大黃光國教授曾統計調查台灣留學生返國的動機，他認為就回國服務的留學生整體而言，他們動機是「以道濟世」，用自己國外所學的知識回國來改造自己的母社會。⑤留學生返國服務及獻身於己屬的社會，雖然國外的條件較好，但傳統中國「經世」思想却推動他們返國的意願。

有鑑於此，獨中的「文化教育」的擔子應重於「語文教育」，你認為如何？

# 儒學在華人文化的價值

讀過本文第二章的分析，我們可以接受儒學在馬來西亞華人社會中的地位是很低的，甚至「儒門淡薄」也無足於形容此一悲慘命運。因此，當我們談及「儒學在華人文化中的位置」此一題目時，我們所要進行的，正是批判第二章所描述的現象。

文化之繼存在於其活潑性與生命力如何，更深一層則我們要提到文化的具體內容。我們同意文化包括人的生活一切內容與表現，但我們不能掉入「泛文化」（Pan-Culture）的窠臼中，因爲文化必有其精緻或深層的結構面，尤其是華人文化中的儒釋道傳統。

華人一般所努力執著於所謂的「文化」，其實絕大部份是屬於「民俗」，或稱爲「通俗文化」。我們看看華社今天所辦的「文化節」，其節目內容不外乎舞獅、民俗技藝、舞蹈表演等；華人，尤其中學程度以上的，都對文化感到異常的模糊。如果文化是那些的話，我就看不出吾族文化有任何的前途可言，因爲，那些東西尤其無法「現代化」，其「現代性」更不必言了。我們認不清，甚至不知道文化中的儒家、道家、佛家，也就無法分辨甚麼是「通俗文化」，甚麼是「精緻文化」。

華人社會的活潑性來自其文化之生命力。華人原有的儒家傳統已被忽視了，我們不知到底我們文化中本有的深層精神是什麼，而只不過知道「表現文化」的形式而已，華人領袖高談「文化交流」，以爲有文化「節目」就可達到交流的成果，就可讓友族認識吾族的文化，曾是叫人啼笑皆非，甚至羞辱了吾族的眞正文化本質與內容。

我們勢必擺脫空洞無意義的錯誤文化觀，在此多元文化的社會中，「交流」是將文化的深層內容凸顯出來，進而有前一步的「融通」或「交會」。那些大談從文化中去尋找種族和諧的人士，應該看出此環節的重要。換言之，文化交流是將吾族的文化原貌，尤其是儒家精神與回教文化，甚至印度文化進行對話與學術研究；不然友族根本就無法了解吾族文化，可能還會造成錯解。儒家是一個人文主義的傳統，儒家重視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尤其是個人內在本有善性之發揮，這些文化中最根本的東西，才是我們要擺出來給別人了解的：

華人社會對於文化的倡導是極其努力與踴躍的，從提呈「國家文化備忘錄」此一行動可知。⑥但我們可以大膽地說，對「文化」的解說還是相當空洞與模糊的，這與唐君毅等四先生所發展的「爲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一文相比較，就可知「備忘錄」的空洞與模糊的。到底我們的文化理念是什麼？在一次由華社資料研究中心舉辦的「國家文化研討會」中，華人文化部份有達摩難陀法師「佛教與國家文化」一文，然却不見得「儒家」提出。⑦到底華人文化有甚麼？我至今仍感困惑。我們提出的文化理念，其具體的內容又如何？連華人自身都無法說明，這又如何將華人文化融入「國家文化」中去呢？畢竟我們不能只有「理念」而沒有「內容」吧！

我們顯然不能塗沒「通俗文化」的存在價值，因爲它們的存在還是有極強烈的「象徵性」意義。正如華人爭取舞獅加入國慶遊行隊伍那樣，其意義是極深刻的；華人的傳統民俗舞蹈爭取參與在國家官方重要場合的演出，也是極其重要的。無論如何，筆者沒有意思要否定它們的貢獻。但是，這些「表現文化」至終還只不過是一種「符號」（Symbol）而已，而在對符號背後的「意義」（meaning）顯然被忽略了。換言之，舞獅或民俗舞蹈此一形式技藝已表現出來了，那隱藏於背後的精髓又是甚麼呢？文化不是表演節目的那份熱鬧，而是在闡述此一實質精髓與內容爲如何。儒家文化沒有「表現文化」，就算「祭孔大典」也並非表達儒家是什麼。儒家要成爲國家文化，就必須將儒家的經典納入國家教育的課程之中，儒家文化必須在不同的媒體中被介紹與闡明，包括電視等傳

播媒體。文化交流不是將圖片穿插入教本或媒體中，文化交流必須把文化精神交待出來，這才是爭取國家文化的具體方式。

近來，佛教協會在華人文化界的努力是備受肯定的。其影響也是極深刻的。筆者非常尊重佛教，並非出於衛道之士的眼光來看待佛教。筆者承認佛教是中華文化的一部份，但不是全部。華社近年來對佛教活動已從形式表現層次，躍昇進入思想層次之討論。士拉央有「華人宗教文化研討會」、⑧霹叻州的「佛教與華人社會」、⑨「佛教與華人文化研討會」、⑩等。繼程法師在佛學研究的功夫是相當深的，從其〈論善生經對大馬華人道德觀念之啓示〉、〈佛教與中華文化的貫通〉、〈佛教價值對華人文化之啓示〉等文可見，⑪是一位尊重學術研究的佛教界導師，這種種現象告訴我們，佛教在華人社會中的地位是頗高的。

筆者有些隱憂，深感有必平衡華人的文化內涵。從中國歷史來看，文化應以儒釋道爲流，而非重這個輕那個。當代新儒家的主流思想家中，雖以儒者自居，然却本當離開對佛家的重視。中華文化是一個包容性與圓融性極強的系統，中華文化不但有儒家，也有佛家、道家、華人崇揚佛教之餘，應不忽視對儒家的留意。我們必須有一個平衡的文化觀，任何想發展文化中的單一文化型態，都失之偏頗，儒家在中華文化的地位，對那些稍具史實常識的人而言是相當清楚，筆者無意以宋明儒家之偏見看待佛教，但我們必須給儒家一席之地；不然，我們將忽視了自身文化的「多元性」。一個根本的事實告訴我們，華人文化並非「等於」佛教文化。同樣的，儒家文化也非「等於」華人文化，當我們在闡揚文化時，華人文化是儒釋道的「多元性」，而非「單一性」。這樣的平衡的文化觀是極需擁有的。

無論如何，儒家在華人文化中的地位必須給予肯定及正面的價值，儒家至終是無法擺脫與華人的深層關係的，期待有識之士本著一位學術良知，電視闡揚儒家的精意，使儒家能在華人文化中繼續的推動與發揚，除去文化偏見，重現「現代性」的文化本質，讓華人文化更具生命活力，尤如易經所言的「生生不息」，再創文化的高峯，與其他中國文化區同步，歸回儒家傳統。

## 註釋：

①曾慶豹：〈馬華現型文化的反省與批判〉，原刊於《巒中校友會二十週年紀念特刊》（台北，1987.5）；後轉刊於《大馬青年》第七期（台北，1989.7），下引文採後者頁碼。

②同上，頁一三八。

③陳澤清，〈儒家文化的現代意義〉，《南洋商報》（1986.7.11.）。

④曾慶豹，〈憂患意識與大馬華裔青年〉，載於馬來西亞旅台同學會《會訊》（1988.10.20.）；同文，又刊於《文道》月刊第八八期（吉隆坡 1989.2.1.）頁十四～十六。

⑤（台北，巨流 1988.10.）頁三〇四。

⑥全國十五華團聯會：〈國家文化備忘錄特輯〉（吉隆坡，1983 8.24.）。

⑦陳祖排編：《國家文化的理念》（吉隆坡，中華大會堂，1987.9.）本書乃集結一九八六年三月廿二、廿三日的研討會文章。

⑧1987.10.7.。

⑨1987.7.26.。

⑩地點與日期不詳，見《星洲日報》（1985.7.19.）。

⑪分別刊於《南洋商報》（1985.8.28／1986.5.29／1986.6.19.）。

# 我對學術的理解

**但是我們發現，學術已成爲精英份子的專利，至於對一般的同學而言，學術似乎變成了「神聖殿堂」，不但不敢涉入，甚至還「敬鬼神而遠之」。……**

許多人都覺得學術很重要。會長或總幹事競選常許諾對學術的重視，推展學術幹部（如青年社）任勞任怨投注於學術活動、不涉獵學術的人也對學術深表尊敬。到底學術是什麼？它在整體大馬同學中的意義如何？它的困難在那裏？如何有效的將學術「普及化」呢？……這些問題很難回答，我只能就個人的看法發表淺見，期待更多的討論：

## 1 學術活動的積極性意義

大會宣言謂：「在此優異學術之環境裡作多方面之學習與研究，以期返回馬來西亞時，在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繁榮康樂之馬來西亞大原則上貢獻吾等之智慧與力量」。這段話常被引述爲推動學術的註脚。換言之，學術之所以保持它一定的地位，大會宣言已先附於它「合理化」的基礎。所以，任何人若置疑學術的意義，也就等於置疑大會宣言。

我們必須先承認，大會宣言只講了一半，只指出一條理想方向，至於其實際或具體做法，大會宣言未曾提及。寶貴的是，對學術的肯定是扣緊著「鄉土觀」——馬來西亞這一路向努力的；換言之，任何學術的價值在於它有「實踐意義」（praxis meaning），而且是在「自由民主繁榮康樂」此一方向上。所以，學術必須是結合「鄉土」此一終極關懷（Ultimate concern）的，任何學術的活動若有背於此一「實踐」方向，就大會宣言的立場上，應給於批判。

總之，學術之應被重視，在大會宣言上獲得「合法性」的地位，並見其精神路向是指著馬來西亞此一鄉土的實踐上的。

## 2 學術活動在實踐上的問題

大會宣言乃就全體大馬同學而言，因而學術就不限於部份人所擁有的，它必須是一個「普遍性」的活動。但是我們發現，學術已漸成爲精英份子的專利，至於對一般的同學而言，學術似乎變成了「神聖殿堂」，不但不敢涉入，甚至還「敬鬼神而遠之」。學術活動成了少數的「祭祀者」進行的宗教儀式，而一般的人只能觀望而不得進入這場宗教儀式的祭祀中。

這是學術在推動時，所出現一件極弔詭之事。一方面我們提倡「學術普及化」之目標，一方面我們又發現它的存在只不過是少數精英份子的專利。參與學術的人漸漸的神聖化，堅持不爲「五斗米而折腰」，沒參與學術的人總覺得自己很俗化，抱持一種「老百姓」的心理。這種現象常使推動學術的人力不從心，而沒有參與學術的人開始懷疑學術的意義與價值。推動學術的人常覺得不可思議，爲何同學總是對學術却步和冷漠；沒參與學術的人總覺得學術太狹窄了，在整體同學會的理想來看似乎沒有實踐大會宣言的理想。

事實如此，今天同學會還有學術活動，但其與大會宣言的理想有差距。大會宣言的立場是「普及化」，而今學術活動則成了少數人的活動；大會宣言的精神路向是朝著「鄉土」此一終極關懷努力的，所以它是「多面向」的，這方面的實踐有多少？

## 3 理想與現實

我們承認，大會宣言是一個「理想」，我們沒有辦法估量我們「做到了沒有」，只能追問「做了多少」。我們也必須承認，學術要「普及化」與「鄉土化」有其一是定困難，況且我們沒有相稱的力量去實現之。因此理想與現實之間就有距離。

但是，我們不能說因爲它是「理想」，又與「現實」有所距離，而反過來否定對此一「理想」價值的認可。我們必須理解，大會宣言的可貴就在於它的「理想性」，因而其實踐與努力才有意義，同學會也就不致於落入「功利面」的工具性價值。我們可以說，同學會之存在價值就在其對此一理想的堅持與實踐，因此它的存在就有別於「利益團體」，或只建立在同學間的金錢面往來（如機票作業？）「交易」。它扮演並凸顯了知識分子的性格，放在更大的價值層面是考量，舖陳其做爲「馬來西亞人」此一稱謂下的責任倫理，實踐「鄉土觀」的原則。

另一方面，我們又必須認清的是，同學會有其限制，它在實踐此一「理想」時，還必須盡力去解決自身的困難（如財務、經費）。所以，一方面要堅持此一「理想」，一方面又得兼顧「現實」的問題。這裡就牽涉到同學「認知」與「方法」的問題了。

## 4 「認知」

同學不要誤會，以爲學術是一個會、或一個社、或一個股的事，學術應說是「個人」的事。換言之，學術的責任與實踐並非在於某個單位或某種活動上，它是你我個人極「個體性」（Individual）的事。大會宣言除了使同學會擔負學術的責任外，它還作爲一種「呼籲者」的角色。它一方面使同學會在學術活動上獲得「合法性」地位，它一方面也期許同學會的每一份子——大馬同學朝以至目標努力。因此，這個學術的努力與要求就不是少數人的事，它是全體同學共同的「旨趣」與「志業」了。這樣不單兼顧了「作爲一個學生」的大馬同學此一角色的詮釋，它還指明了以「馬來西亞」此一鄉土做爲終極關懷的實踐對象。

從以上來看，我們說明了「全體」同學都是學術的實踐者，而學術的努力、研究、實踐同時

是「個人」的一個重大目標。例如唸政治、社會系的同學，不停留在抄筆記、考試上，而是努力在其本有的科系範圍中下功夫，成爲一份「專業」；唸中國文學系、歷史系的同學，也不止於詩詞的背誦或知識之熟記而已，而是在自己的領域中能步入獨立做研究之境地；唸理工科的同學，不是只滿足於技術性之學習上，却能深一層的在理論上做探討；唸商學系的同學，不偏狹於課堂或作業上的盡責，必須是一個可以敏銳於洞察商業行爲的人。

這樣看來，我們不是要求「專家」了嗎？正是此意。因爲「學術」在某個意義上，就是專精於自有的領域。但是，如果只就這個層面理解，似乎只對了一半，因爲「學術」除了「專於所學」外，它又必須是「關於人的活動」的。

「專於所學」與「關於人的活動」是相關的。就大馬同學來說，「關於人的活動」的具體指涉就是馬來西亞，其所學所思，不外乎志於「貢獻吾等之智慧與力量」，以「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繁榮康樂」爲目標。這是「關於人的活動」。他是「專於所學」，乃扣緊著「關於人的活動」上的。因此一個同學學了商業的經營方法、機械組合設計、政治民主理念、傳統文化，其旨乃用於「鄉土」。這就是「關於人的活動」的實踐意義。這就是「經世」、「濟用」的理念。讀書人不能只浸淫於「專於所學」，他還必須是「用於世」。所以，我們「專於所學」，一方面滿足於個人求知慾，另一方面我們却期望「用於世」，使學術不致於忽略了其「經世濟用」的使命，這同樣也是一個知識分子應有的「責任倫理」。對大馬同學而言，其「經世濟用」的對象即是他的鄉土—馬來西亞，而他的終極關懷就成了他「專於所學」的價值基礎與實踐目標。

另外，「關於人的活動」此一定義上，我們又必須具體的指涉「某種」學術知識的擁有。我們若將大學教育也視爲「人格教育」的部分，那留給各個大學去教；但做爲「馬來西亞人」而言，其「關於人的活動」又何指呢？

## 5 「某種」學習

上面我們分析了「專於所學」與「關於人的活動」，並且也說出了之間一種「經世濟用」的努力，即是實踐以馬來西亞此一「鄉土」做爲「貢獻吾等智慧與力量」的目標。以上所說的，應該是屬於「個人」層面的考慮。

那麼，同學會的學術活動又如何搭上「專於所學」與「關於人的活動」此一關係呢？我們必須了解，個人的自覺是有限的，我們很難或很自然的去將「專於所學」與「關於人的活動」放在我們的鄉土馬來西亞上去思考或努力的。換言之，同學會的學術活動在於它扮演一個「啓蒙者」的角色，若無力於「啓蒙者」的扮演，但它必須是一個提供機會與管道的「中介者」。

作爲「啓蒙者」與「中介者」，它的責任就是去提醒同學做深一層的思考，結合「專於所學」與「關於人的活動」，實踐以馬來西亞此一鄉土做爲終極的關懷。所以，「普及化」是它的要求，也是它所要努力的。一方面它深入更多的人群中，一方面它又要多方面的涉獵。因此，學術也就不止於文學，它是廣及「關於人的活動」上

我們可以這麼說，同學會的學術價值就在於推動同學如何去實踐此一「鄉土」目標做爲其終極關懷。它扮演或提供大馬同學去思考「某種」知識，而這「某種」知識是扣緊著其「鄉土」此一終極關懷上的。舉例來說，一個唸政治社會的人來說，其可能「專於所學」在「民主制度」或「民主精神」上，他的努力到一個地步則是追問或探討馬來西亞在實行「民主制度」或實現「民主精神」的程度有多少，其可能的偏差又如何；又如，一個學習經濟學的人，他會反省到底「新經濟政策」之得失在那裏，馬來西亞經濟在技術與資金對外國的依賴上，如何才能步入獨立自主的狀況上。

可能，你要問說，那不是已經到「研究所」的程度嗎？我們有沒有這份能力去實踐呢？我們必須理解與接受的是，我們必須努力去做，可能在實踐的能力上有所限制，但我們還是期許更加的去努力。不問「做到了沒有」，當問「做了多少」。

，即是所謂的「人文」。這就是我所指的「某種」學習。

「某種」學習是「關於人的活動」的學習，也就是「人文」的學習。記著，「人文」並非只是人文社會科學院系同學的「專於所學」，它是全體同學應努力學習和了解的，因爲它是「關於人的活動」。因爲你我都是人，所以學習「關於人的活動」是理所當然的。

我們不需過份抽象化「人文」或「關於人的活動」。**在大會宣言的意義下，「關於人的活動」就是指關係到全體馬來西亞人的活動的內容。**因此，學術的意義與價值就是在培育這份「鄉土感」，呼起對「鄉土」的關懷，進而反省「鄉土重建」的問題上。可能我們的能力有限，但至少要做到「鄉土感」的傳遞。

## 6 學術之外

所以，我所期待的是，也是我肯定學術的是，在於它的「經世濟用」，那是「專於所學」並關懷「關於人的活動」。對一位大馬同學來說，學術是極具貼身的，學術並非只於「活動」而已，學術應該是「個人」的努力，努力「專於所學」，努力去關注「關於人的活動」。我們深一層更可以了解到學術對我們的重要，因爲學術除了使我們「專於所學」外，它還必須以馬來西亞做爲終極關懷，在學術之啓蒙下建立「鄉土感」，以待他日「經世濟用」、「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繁榮康樂之馬來西亞」。

就以上的意義來看，我甚至還將同學會各幹部或活動都視爲有學術上的意義。這學術的意義是建立在「大會宣言」上的。因此，我們不難了解，同學會的組織與活動就不「單純」是組織或活動而已，它還有更深一層的意義，此一意義也就是學術上的意義。

組織與活動的主體，在大馬同學的參與來看，即是以「人」爲主。我們的組織與活動，其旨除了服務同學外，它也同樣的以學術的姿態實踐大會宣言。在組織與活動中，大馬同學參與合作與學習，可能在國內我們互不相識，但在海外有機會在一起，從彼此認識到彼此合作，它深度的表率出同爲「馬來西亞人」的身份。我們的組織與活動固然是在海外，但期待的是，透過這裡的認識與合作，更提供我們未來在國內共同承擔、共同携手的基礎。換言之，我們這裡的認識與合作，提供了我們未來的經驗基礎，進一步實踐「貢獻吾等智慧與力量」。這些條件的促成都有其學術上的意義。所以，組織與活動雖然止於這裡，但却是未來的基礎。我們的合作、服務、分擔、甚至犧牲，其同樣在某個程度上包含有「專於所學」（學習組織、領導、行政）與「關於人的活動」（我們的服務對象）。

## 7 一點期許

**在「專於所學」及「關於人的活動」之原則下，所有的大馬同學都是從事於學術的，是「個人」的努力目標之一。**因此，學術就不單是一個特定組織的事了，而是每一「個人」所當達到的自我要求。當一位大馬同學在實踐他做爲「馬來西亞人」此一前題下，學術是他當關心與努力的，而不是少數人或精英份子的組織與活動而已。

在我們的理解下，面對學術，「人人皆是祭司」（馬丁路德語）的參與學術活動，他不需依賴特有的「祭司團」（小數人），因爲我們自己就是「祭司」，學術不是一個博大精深、冷漠遙遠的「象牙塔」，學術是一個與己相關、每人都需的「茅廁」。學術是我們個人的「天職」，而非部分人的「神職」。

**以上所述，是一個「廣義」的學術理念，也是我個人對大馬同學與大會宣言之間的詮釋與看法。**

# 馬來西亞種族關係之略探

政大新聞四
曾慶方

**因爲馬來西亞種族的問題有其歷史、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的關聯性，想要達成合理和理性的解決，勢必要依賴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和教育政策合理化和理性化的配合。因此，一個亟需全體馬來西亞人應該建立的觀念與共識，那就是馬來西亞未來社會的建設，終究要與種族關係生存的環境達到一個平衡與合理的共存。**

## 前言

馬來西亞的種族關係，錯綜複雜，它是我們馬來西亞建國以來，相當敏感的一個政治課題。

自建國以來，馬來西亞一直被視爲一個典型多元社會（Plural Society）的國家，此多元社會的形成與當年殖民地時期的歷史背景以及社會結構有著密切的關係。

由於組成我國人口結構的三大種族——馬來人、華人、印度人——之間的差距過大，造成我們國家在整合上產生很多困難。

今天，橫在我們面前的種族兩極化，就是我國當前最嚴重的社會問題。如果我們不肯面對現實，找出導致種族兩極化的根源，對症下藥根除病源，深信國民和諧，國家

的建設將會受到阻礙。

因此，作爲一位大馬公民，有責任、也有義務針對我國的種族關係給予普遍的關注，甚至進行深入的研究與探討，以爲大馬種族的問題尋求一個合理的改善途徑。因爲，我們實在不忍心再讓馬來西亞一直遭受種族問題的創傷，成爲子子孫孫甩不掉的包袱。

本文旨在從歷史背景和社會學的觀點，略探大馬種族關係的概況。

# 種族關係的歷史追溯

今天大馬多元種族社會的組成以及種族關係的概況，在很大的程度上，可謂是當年英國殖民地主義底下所統治馬來西亞時的產物。

自從英國殖民政權建立以來，大馬種族的關係不但沒有達到正面與良性的發展，反而因爲殖民地政府特別判定的「分而治之」政策，導致種族的關係產生潛在性的危機。

這種說法並不爲過。英國當局制定種種法律和政策以隔離各個種族並扶持馬來統治者爲有名無實的領袖①。於是乎，各族之間的隔離以及忽視彼此的生活方式，導致了持續性的種族偏見和刻板印象。

尤有甚者，**英殖民地政府的政策可說一開始就偏袒馬來人**。馬來貴族可參與政府行政工作，而非馬來人却被排拒於行政門外，當局還特別設立江沙馬來學院，以造就一批馬來行政精英②。

殖民地政府偏袒馬來人，根據陳祖排的分析，主要的原因如下③：

㈠它認爲在道義上有責任保護馬來統治階級。

㈡雖然到了一九三一年有跡象顯示華人已定居下來，但一般上他們仍然被視爲暫時性的社群。

㈢英殖民官員對華人持有偏見，**認爲華人不能被同化，對於政治漠不關心及只懂得賺錢而已**，因此他們完全沒有採取步驟溶合各民族人民。

㈣殖民地政府爲了有效地扮演多元種族社會中間人或仲裁人角色，有意無意間保持各族間的歧異及隔離。

除了在政治控制偏袒馬來人之外，在經濟方面，英殖民政府也以不同的勞工制度，對待不同種族的勞工，使各種族遭遇不同的待遇與享受不同的服務條件。這種情況難免擴大種族之間的隔離，種下種族特權形成的根源之一。

日本在佔領馬來亞的時候，爲了消滅以華人爲主的馬來亞人民抗日部隊的成員，很顯然的，「日本人曾積極在馬來人和華人之間製造問題」，導致發生首次最嚴重的種族暴動流血事件，使種族關係留下陰雲密佈的痕跡。誠如首相馬哈地醫生在其所著「馬來人之困境」中說：「不論馬來人和華人跟日本人的關係怎樣，日本人強調兩族的差異，因而馬來人和華人相互敵視。」

獨立後，社會不平等的問題仍未解決，而人民的貧窮問題，則依然被各族精英份子，用種族觀點加以詮釋，以配合他們的政治和經濟利益④。同樣的種族偏見和族群隔離的問題仍然存在著，尤其是「**土著與非土著**」的二分法，**更是形成馬來西亞當前社會兩極化的原因之一**。

很多時候，一些特定方面的種族至上主義問題完全是國陣所引起的⑤。特別是國陣所實行的比例代表制更是一種偏袒馬來人的比例代表制。所謂「國陣精神」只不過是一種神話，實際上是巫統決定一切。難怪乎！翁詩傑指出馬華在國陣所扮演的地位，只是一種「當家不當權」的角色而已！

總之，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大馬的種族關係，根本就處在一種非常不對等的地位，尤其是在五一三悲劇發生之後，可謂是我國政治權力結構改變的最大轉捩點，因爲國陣在權力結構上和聯盟時期就不相同了，此時的巫統已囊括所有重要內閣職務。

## 三、種族關係在社會學觀點上的意義

從社會學的觀點來看，多少年以來，我國種族之間的關係一直都建立在〈緊張——衝突——溝通〉的互動模式的架構之中⑥。

這三種現象的產生根源，主要決定於利益和資源分配的均勻與否；換句話說，在不同情境（Situation）的抗爭狀態之下，如政治抗爭所涉及的權力分配或是經濟抗爭所涉及的利益分配等等，大馬的種族關係就會有不同的現象產生。只是種族彼此間的關係將會一直互動和環繞在〈緊張——衝突——溝通〉的模式之中。這種模式或現象的表現，是具有互動和替代性的作用。

由於大馬是一個整合性較低的多元社會，各種族除了在人口分佈、職業以及經濟等客觀環境上所呈現出的差距之外，馬、華、印等各族又在文化上的差異與前項差距糾纏在一起，重疊性很低，於是，產生了相互增強的作用，強化了種族之間的隔閡。甚至成爲種族問題形成的主要根源。由於如此，我國的種族關係經常是處於一種〈緊張〉的狀態和現象。

如果這種〈緊張〉的現象處理不好，任何涉及利益與資源分配有相互抵觸的行動時，我國種族的關係就會馬上從〈緊張〉的現象進入〈衝突〉的現象，直接發生形式上或實質上的對抗與磨擦，對社會的秩序與安定構成極大的威脅。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衝突並不一定是不好的，它可以是消滅的力量，但也可以是增強的力量，因爲我們可以運用某種方式，將利益衝突的團體積極的整合起來，使他們肯定和認清某種安穩的價值或重新建立平衡的必要性，進而增加社會的和諧。這是衝突功能學派的看法。

因此，套用衝突學派學者考舍（Lewis Coser）的觀點，我們所注重的是衝突所引起的後果。換句話說，我們要強調的是，衝突的後果對社會穩定或變遷所產生的影響。

因爲當我們認清和了解衝突的本質與後果時，在某種程度上，衝突往往能導致變遷，帶來革新；也就是說衝突能扮演維持社會整合的角色。只是問題的關鍵在於衝突發生之後，我們能否運用有效的〈溝通〉方式，重新整合失序了的社會。因此，有效的〈溝通〉是化解衝突的根源，甚至是預防衝突產生的行動。

我個人有很大的感觸，自從五一三事件發生之後，我們的政府並沒有做好「溝通」的工作，種族之間關係的和諧，只勉強做到「容忍」的和諧，並沒有達致成「相容」的和諧。因爲所謂容忍的和諧，只是彼此和解、調停而已，並沒有放棄種族偏見的觀念與態度，反而繼續維持原有的種族優越感。而相反的，所謂相容的和諧，不僅同時接受妥協，並修改、甚至放棄一切的本族自我中心主義；而這是有賴各方或多或少的變更某些目標、價值、信仰與利益，以期敵對的各方，能夠聚合於大家都可接受的方案或契約，達成彼此的共識與認同。所以說，眞正的民主政治，不僅要建立容忍的觀念，而且還須達到相容和諧的溝通。

無論如何，根據分析的衝突理論學者達倫道夫（Ralf Dahrendorf）的觀點，由於權力資源的分配是社會結構的決定要素，因此，馬來西亞的種族關係之所以頻頻產生危機的現象，不外也是因爲權力分配不均所導致的。因爲從韋伯（Max Weber）的觀點來看，權力的本質就是一種懲罰的控制權，誰握有權力誰就可以下命令，向無權者榨取利益；然而，由於沒有人天生就喜歡服從，加上彼此的利益衝突，因此，權力資源的分配可以說是大馬種族之間產生磨擦與糾紛的根源。

然而，對馬來西亞社會結構而言，我們不能只是擁有或存在衝突，因爲我們社會結構未定型之前，並無事先存在的整合或共識可以做爲衝突的基礎。也就是說，馬來西亞的社會必須同時具有兩個層面，即是衝突與共證，這兩者對大馬社會結構的建立，乃彼此互爲必備的先決條件。

至少從共識層面來說，我們可以檢視社會的價值整合，強化特定

社會價值所創造的凝聚力量，以助於社會秩序的建立；反之，從衝突層面而言，則可檢視利益的衝突來源，以及面對這些緊張時，建立控制連繫社會的強制力。

因此，我們在處理種族關係時，應該體認到衝突與共識的相互關係，而不能刻意重視或忽視任一層面的關鍵性。因爲，每一層面都有其重要性，就算衝突也是可以做爲整合與共識的基礎，如美國與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聯盟建立，就是典型的代表範例。所以，我們大可不必迴避衝突所產生的問題。

## 結論

從以上描述所得到的結論，基本上，馬來西亞要實現一個有理性的或無衝突的理想社會似乎是不可能的，因爲衝突的根源必然永遠存在，尤其是利益的衝突更是永遠無法避免的。

不過，我們也不必因而對馬來西亞的種族關係，抱持著一個悲觀的態度。因爲，誠如以上所提到的，衝突並不一定是不好的，問題的關鍵決定於我們如何對待並處理衝突後所引起的後果。也就是說，一個有效的溝通行動，必須經由社會成員的理性討論，以客觀和正確的觀點來分析社會的衝突現象，避免於傾向政治保守或極端的極化，這樣才能就政治和社會問題達成眞正的「共識」。唯有在這樣預設的情境底下，任何有暴力傾向的政治衝突和種族緊張的關係，才能化解爲建設性的種族合作關係，建立制度化衝突管理原則。

然而，若是再思考，問題的解決似乎又不是如此簡單。俗語說：「有什麼的社會，就產生什麼樣的問題」，也就是說任何社會現象都反應那個社會文化的本質。今天種族問題的產生正反映我們有一個產生種族問題的文化，有一個與種族關係之間無法協調和諧的意識存在。換言之，我們今天種族的問題與我們社會的價值觀，我們歷史文化的發展，以及我們政治的結構有極密切的關係。

因此，像大馬種族歧視與衝突的問題，不是單以「技術」就可以解決的，因爲技術的解決只能治標而不能治本，無法達致合理與理性的情境，也就是說，因爲大馬種族的問題有其歷史、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的關聯性，想要達成合理和理性的解決，除了技術層面之外，勢必依賴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教育政策合理化與理性化的配合與統整。

總而言之，一個亟需全體馬來西亞人建立的觀念與共識，那就是大馬未來的社會建設，終究要與種族關係生存的環境達到一個平衡與合理的共存基礎與原則。也就是說，大馬的未來，無論是在政治上、經濟上、教育上和文化上，都必須在生態與資源的限制下，尋求一個合理且能滿足全體人民的政策與哲學。

## 註釋：

①「馬來西亞種族兩極化之根源」華社資料研究中心編著　一九八七年出版　頁6。

②「從歷史角度看大馬華巫關係」陳祖排撰　摘自大馬青年社出版「馬來西亞八十年代評論文選」一九八七年出版　頁14。

③同②　頁14～15。

④同①　頁26。

⑤同①　頁33。

⑥筆者嘗試創用〈緊張——衝突——溝通〉此種模式來描述大馬的種族關係，其目的在便於解釋和討論的作用，這只是一種思考模式，並不是一種定理。

大馬留台青年版畫家

# 劉自明專訪

時間／一九九〇年三月十一日
地點／劉自明版畫工作室
採訪／林志敏、彭永强、余秀蘭
整理／余秀蘭

劉自明，一九四五年生於柔佛蔴坡。一九七九年師大美術系畢業。曾獲多項重要版畫大獎。個展兩次。（畫歷參照於後）現爲專業版畫家，主持版畫中心。

## 因爲新鮮

——我因爲版畫的多向性表現技法及許多創作時的未知數而深被吸引

余：學長何以選擇版畫作爲創作的表現方式？

劉：我對版畫比較有感情。中學時就曾用過絹版來印衣服、印賀卡。那基本上就是版畫。來到師大之後，因爲以前也看過國畫和西畫，感受沒那麼深刻。而版畫則不同。我是來了師大才第一次看到版畫的。

人總是喜歡新鮮的東西。版畫本身同時又能夠以許多不同的技法來表現，比如銅版、木版、絹版、石版等，任由你去開發。——舉個例子：銅版畫，又分有腐蝕的方法，腐蝕的時間不一樣，條件不一樣，做出來的成品也絕對和他人的不同。也就因爲它們有這方面的特性，所以就容易表現出個人不同的特色與風格來。而且它還

有許多未知數一直在被表現[2]，於是這就充滿挑戰性和新鮮感。我喜歡有挑戰性的東西。

## 關於創作主題「人的系列」——我活在這個時代，我必然表現這個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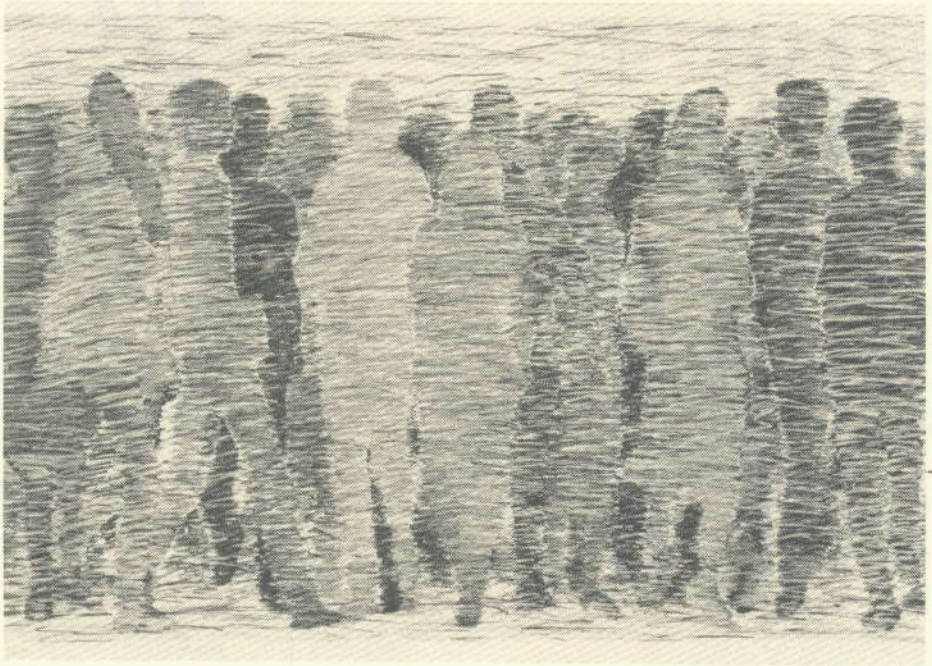
余：學長能否談談您的創作主題——學長在第二屆及第三屆國際版畫展中都選擇了以人爲主題的創作。一個賦有色彩，另一則以黑白呈現。

劉：在開始從事版畫工作到現在，我一直有特定的主題作爲自己創作的幹線，我本身覺得人是很神秘的個體。對於我「人的系列」，剛開始做時和現在的有一點不同。這是由於創作的時間和經驗的累積。剛開始是以自己所看到的東西直接表現出來，現在則更重視自己的感受，心靈的感覺。繪畫創作應該反映時代和反映個人，以創造時代風格和個人風格。

唐朝喜歡胖的女性，所以畫出來的人都是胖胖的。這是反映時代。而畫胖的人又有各種不同的筆法，這便反映個人風格。我的人物都以人群的來往穿梭爲主，這是我個人的特色。記得在八、九年前我到香港。當時擠在人群中便早有一種很強烈的感受。感受着以前唐朝的人想和別人擦肩的機會是少之又少，但現在却是想不擦都不行。——一進電梯就擠來擠去！

基本上這個人的系列，我強烈的賦上我個人的特色。也就是強調我個人新的視覺感受及賦予新的視覺語言。你會發現在我「人的系列」裡，他們幾乎沒有五官，這是大家都有的同感。

到西門町去，我們從不去注意這個人長得怎麼樣，那個



"景象8705"1987
石版十色套印
61×90cm

人長得怎麼樣？你只會覺得那些人一包一包一團一團的走過去。若你有這樣的感受，再看我的畫就會很適合。至於畫面的色彩，那是我自己用的。參加第二屆國際版畫展的作品以黑白呈現，表現穿梭流動的感覺。假使你現在站在一個定點，現在是他走過去，三秒鐘後是另一個人走過來，一直在換，這跟我所表現的是一樣的。而且我活在這個時代，我必然表現這個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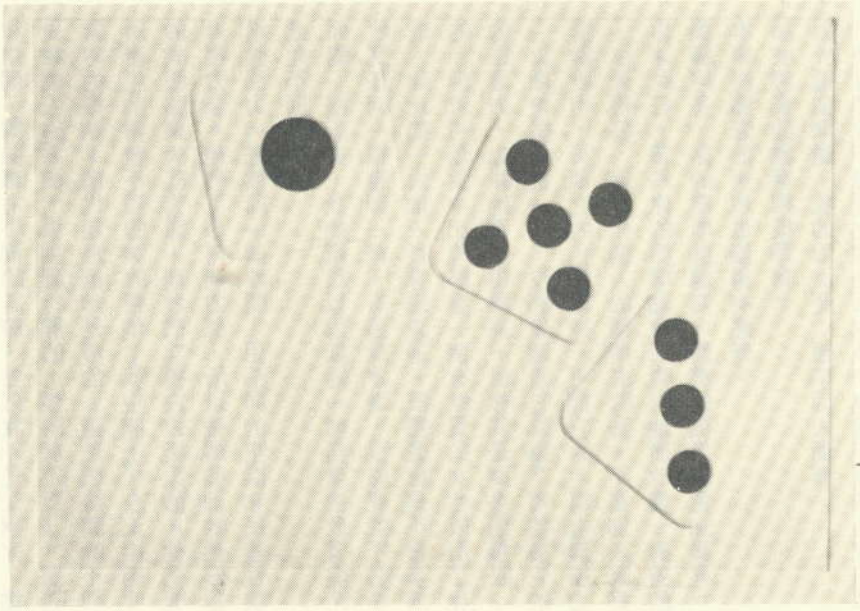
## 「一五三」——博
### ——用更新的手法去表現別人沒表現過的，是謂「創作」。

林：學長，記得在第一屆大馬旅台同學美術聯展時，你展出了一幅以骰子爲主題的版畫「博」，不曉得學長是不是要表現「五一三」這個歷史事件？我們一直在猜測着這個畫面構成所要表現的主題。因爲對歷史敏感，所以看到骰子上的符號「一」、「五」、「三」，便馬上想起「五一三」事件。

劉：不是不是……，我倒是創作到現在從未注意到這一點。其實這個一五三是取其造型上的好看；二四六總是比較呆板嘛。

其實我要表現的是一個動感。記得我在師大的時候，年齡也和你們現在一樣。那時也有以擲骰子（一種賭博方式）來賣烤香腸的。手握着骰子，握了好久好久幾乎所有的希望都集中在那裡。剎那下去，一切就決定在這一瞬間。這一瞬間的決定就改變了往後的發展

我喜歡攝影，攝影就是剎那間決定凍結畫面的藝術，就在那幾千分之一秒，一瞬間的感覺最眞實。那個三一五的骰子畫面目地就在表現那一瞬間。



"博"1979
雕刻紙版、浮凸壓印
47×66cm

針對那三個骰子，不能就隨意擺在那裡，這樣產生不了動感。而我也不希望很直接的表明，不想明講。爲什麼文章要寫得曲折離奇？——如果直接寫最後他死了，也就太沒意思了。別人沒表現過的，你用更新的手法去表現，這就是所謂創作。爲什麼我不畫一個平面的東西，加幾個動感的線條，就比如漫畫加幾條線就表示跑動，加一些煙就表示生氣呢？因爲這已經是很傳統的作法了。——我故意在白色上加幾個點，也加上了骰子的半浮刻效果。如果是平光照射，就只看到那幾個紅點。但若是側面來的光就產生亮，暗和影子，於是立體感就出來了。再者，三顆骰子的擺置本身，我也讓它在佈置上產生律動感。表面上看沒有，但感覺上又有，這種有無之間，就比較虛、比較玄。讓你自己去體會，比較有意思。

林：這麼說來，燈光的設置在一個畫展上是非常重要了？

劉：對，條件不一，效果差異就大。光是我畫的生命，光也是一切的生命。光在變，我的畫就在變。光營造氣氛——談情說愛也不可能在烈日下。光的強弱決定氣氛。紅色在昏暗的光線下變成暗紅；大太陽底下就顯現鮮紅；晚霞出現，紅色也變得柔和。所以氣氛的強弱全由光線決定。

## 4 美的原理原則
### ——美的標準因時間、空間及民族性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余：學長，美有沒有原理原則？

劉：有，但這個原理原則因時因地而異。不同的地方、時間和空間，對美都有不同的詮釋，當然我不是美學家，這是我個人的看法。唐朝流行胖的，瘦的就不行了。這是當時的標準；漢代趙飛燕却是瘦的。這是因時間的不同所產生的兩種不同的美的標準；就空間上，今天山胞穿的衣服強調大紅大黑，而我們穿得白白柔柔的，他們覺得沒力量。他們工作需要力氣，所以強調強烈的色彩以增強活力。雖然同一個時間，但不同的空間和民族性就產生不同的標準。

余：面對一幅版畫，我們應該以怎樣的一個角度去欣賞呢？

劉：欣賞任何一幅畫都一樣，有感受才看，沒感覺就不必多看。就比如一大堆人從身邊走過，沒感覺你是不會多看的，但就可能當中出現那麼一個有氣質的女生吸引了你的注意力，也許她不見得漂亮，但你就是要多看幾眼…一大堆畫擺着也一樣，沒感覺還看它幹嘛？可能被它的構圖吸引，可能它的色彩漂亮，可能它的主題有震撼力，你覺得好，就以你個人的標準去欣賞。不要別人說好你才說好。當然你的標準也會因時因地而改變。對美的接觸越多，你的標準就越高，對美的境界也愈加提昇。本來沒感覺的東西也變得有感覺。

余：那麼評審的標準夠標準嗎？

劉：對於這個問題，我的看法是：標準因人而異。

余：那麼得獎或不得獎之間是否也多少包涵了運氣的成份？

劉：有比賽、有考試、有競爭的東西，本來就帶有運氣的成份。比如參加賽跑，正好碰上肚子痛，再有實力也發揮不來。

儘管標準因人而異，但評審的評審標準也是有根據的。就如同選美有定三圍、身高，這是基本的根據。但却又不是絕對的，因此還要經過最後整體的評審。

美是否有標準？就版畫來說，可以看它的構圖、它的色彩，它的題材等表現得是否感人。先是理性的評定，如哪個項目佔幾分，到最後才是感性的，主觀的投票決定，也就整體的感覺如何。

五個人去評幾個朋友做的菜，喜歡吃辣的人吃到淡的菜，打低分；喜歡吃淡的人吃到辣的菜，太辣了，也打低分。所以評審標準會因人而異。一批作品給這七個人評和給另外七個人評，結果都不會一樣。可能部份相同也可能在排名的秩序上有所調動。

余：針對這一屆的國際版畫展，在得獎作品中，哪一幅作品給你感覺比較強烈？

劉：德國那幅抽象的。對一幅抽象畫，我們不能以知性的角度去看它，應從感性的角度去欣賞。

這次比賽，評審出來的得獎作品都是屬於比較敍述性的作品。有故事及夢境的敍述，當然也有少部份作品是屬於表現性的。這屆的日本得獎作品則比較有禪學的味道。——感性的人喜歡感性的東西；比較理性的人就比較喜歡敍述性的作品。所以一幅畫並不是看不看得懂的問題，而是你個人的感覺如何？這很重要。

彭：許多人看畫總是保留在「這是『甚麼』？」的層次。

劉：對，就好比許多人看情詩一樣，總是「這寫什麼？」。每一個東西都要求說明得清清楚楚，不允許任何的暗示性。「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如果直翻詩人在採菊花，看遠山，那就實在太沒意境了。我想那種與自然成爲一體的境界應該是我們自己深入去體會，不是直翻或說得「清清楚楚」所能達到的。

又比如「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愁用一江春水來表達，這是詩人一種很了不起的才情。如果硬要問愁和春水有什麼關係，那就實在是破壞氣氛。所謂「白髮三千丈」，難道又是指白髮眞的有三千丈那麼長嗎？——所以體會和感覺很重要，還更要一種想像的空間。

## 5

### 給初學者

**——相反的意見是一種沖擊，沖擊是一種洗刷。**

余：我們學習繪畫，對自己的作品總是很珍惜，但別人却對它批評得一文不值，我們是否仍需對自己的作品絕對的忠實和執着？

劉：這當然要看是誰來批評了。

余：若是在美術界有一定地位，或是同學之間批評呢？

劉：那要看你個人是否尊重他。你對你的作品比較忠還是對他比較忠。打個比方，你交男朋友，老爸把他罵得一文不值，如果你還是認爲他好，到最後你還是愛他。

余：這麼說來，這一切要看在我們自己的決定了？

劉：對呀！你對你創作出來的東西信心有多少？——如果你對他沒有信心，就算你老爸不批評，你也不要他；如果爸爸認爲好，你也覺得還不錯，那就交交看，也可能到最後發現還是不好，結果還是不要。嫁的是你，不是你爸媽。同樣的，你老師喜歡的東西，不見得你就一定喜歡。也許你覺得老師講得很有道理，應該是不錯的，你就姑且喜歡一下，學習這方面的技法或走這方面的風格路線。過一陣子你自會判斷這是不是你要的。

余：初學者經常需要前輩的鼓勵和肯定。如果努力得不到肯定，心中必然感到頹喪。

劉：對，肯定和鼓勵，絕對是一種推動力。這是無可否認的

。——交個男朋友，帶回家，爸媽喜歡得不得了——肯定與鼓勵，幾乎就可以決定嫁給他了。假若父母的態度是否定他，你認爲可以慢慢來，讓時間證明一切，那麼你就還留有一點點保留，在日後交往中去發現他的優缺點，包括父母認爲的不好。這和發現作品是一樣的道理。如果你發現他並不是你爸爸所說的那種人，那你可以肯定他。因爲懷疑所以肯定。一件作品也一樣，別人批評它不好，你儘管也對作品產生懷疑和進行檢討，發現不是那麼一回事，你可以繼續走下去，一樣嫁給他，就是這個道理。這是經過冲擊後的肯定。一塊石頭，經過浪的冲擊，其他的都已經變形甚至不見了，却唯有它依然屹立不變，表示它夠堅硬；人也一樣，作品也一樣。所謂眞金不怕紅爐火。——相反的意見是一種冲擊，冲擊是一種洗刷。

**天份與成功**

**——一個人內在秉賦的天份，比如礦石裡的寶藏。必然經過全程的提鍊，才能下初步評估。**

林：一個藝術家的成功和天份是不是有很大的關係？

劉：我們必須先確立成功的定義才可以談這個問題。比如，梵谷是成功還是失敗？在物質生活上，梵谷絕對是個失敗者。如果沒有他哥哥救濟他，他早就餓死了。也不可能活到三十七歲。張大千、齊白石都活上九十歲，他只活了三十七這一點他也是失敗者。而就其藝術作品來說，和他同一個時期作家的作品，人們都不記得了，而他的東西却能留傳後世。因爲人類的思想一直在進步，和提昇，所以今天看到他的作品，會認爲是好東西。就像陶淵明死後八十年才出名。

就藝術方面，一個作家的成功和他的天賦才氣絕對有關。但有天份，不見得就一定能夠表現出來，這多少要靠一些機緣及外在因素的影響。

一個很好的表演人才，在一個不重視演藝的環境底下，會被認爲是愛現（Show off）。但到劇團裡去，他的演藝才情和點子自會備受欣賞和鼓勵。

林：同樣的努力，同樣的環境和同樣的老師，是不是天份高才比較有出頭的機會？

劉：天份就像礦石裡的寶藏，在外表是看不出來的。同樣的加工，同樣的磨練方式，一塊石頭磨了有玉石剔透晶瑩；另一塊石頭磨了却是廢土一堆！含金的石頭必須經過提鍊才能確定它有多少金子的成份；外表多的可能內在所藏的金子只有一點點，外表沒一丁點的，可能裡頭就隱藏了一塊大金磚！當藝術家，難就難在這裡。每一個人都可能有這個天份成爲藝術家，我自己也不曉得自己的天份有多少。總有一個極限，就像人的生命有終結的一天。長得壯不見得就命長，瘦的也可活上八、九十歲。一個人內在秉賦的天份是不能夠從外表下判斷的。必須經過全程的提鍊，走完這個藝術生命，才可能做初步評估。

也許我們眞的無法發現自己實際有多少潛能，也不曉得自己的天份會到哪個極限，但目標可以放遠，讓自己有個朝理想不斷邁進的生命，有個目標做自我期許。但他應保有隨遇而安之心，才不致於鑽牛角尖。

余：那學長對自己的期許是甚麼？

劉：……這個期許……不能講。太多吧?!

## 目前個人發展

余：學長，您是否能談談您目前在台灣的發展？

劉：我目前仍有在教書。亦從事版畫創作。目前設立了一所版畫研究室，希望將版畫工作做得更專業、更具規模；設備和品質提昇到世界水準。

林：學長是否有開過個展？

劉：個展有兩次。一次在美國文化中心展出；另一次則在福華沙龍展出。聯展方面則很多。

林：學長在未來的日子是否有計劃在那裡辦個展？學長，您是否能談談您目前在台灣的發展？

劉：有，已經決定的有省立美術館安排的邀請個展，（這是一次大規模的個人版畫展，包含印製個人的作品集、海報、宣傳、運輸等全部費用皆由美術館負責。）我會很重視及珍惜這個機會。場地也相當大，若以全開的作品來展出，需要一百二十幅左右，若有小於全開的作品，就要展出更多件。因此，未來三年內，我必要非常忙碌的創作才行。

至於其他的展覽也在接洽中，本年底明年初將在台中的畫廊及台南文化中心，也有個展的計劃。海外的展覽也在計劃進行中，希望每一次的個展都能更進步些！

余：我們預祝學長個展成功，理想達成，有個豐盛壯麗的藝術生命。也謝謝學長接受我們這次的訪問。

---

## 畫歷簡要：

出　生● 1954 出生於馬來西亞，祖籍福建永春人。

學　歷● 1979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畢業。

畫　會● 中華民國版畫學會監事。
- ● 十青版畫會會員。
- ● 國際造形藝術家協會會員。
- ● 八閩畫會會員。

經　歷
- ● 誠正國中美術、工藝專任教師。
- ● 協和工商美工科版畫、攝影、素描專任教師。
- ● 中正高中美術班版畫、設計專業課程兼任講座。
- ● 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系版畫、攝影、素描專任講師。

現　在
- ● 專業版畫家。
- ● 主持版畫研究中心。

個　展
- ● 1984 劉自明版畫首次個展（台北美國文化中心）。
- ● 1987 劉自明「版畫之美」個展（台北福華沙龍）。

主要得獎記錄：

1978 ● 師大美展雕塑第一名。
- ● 師大影展彩色幻燈金牌獎。

1979 ● 師大美展版畫第一名。

●師大畢業巡迴美展版畫第一名。
●台北市教師美展版畫第一名。
1982 ●台北市美展版畫第一名。
1984 ●高雄市美展版畫第一名。
1985 ●中華民國第二屆國際版畫雙年展得韓國湖巖美術館館長特別獎。
1985 ●台灣省全省美展版畫第一名。
●獲全省美展永久免審查資格。
1987 ●中華民國全國版畫展最高榮譽創作獎。
●中華民國第三屆國際版畫雙年展得台北市美術館獎。

重要國際美展：
1980 ●美國新澤西—台北版畫交換展。
1981 ●當代中國版畫展（美國）。
1982 ●新加坡國際版畫邀請展。
1983 ●韓國漢城國際版畫交流展。
●中華民國國際版畫展。
1984 ●西班牙伊比薩國際版畫展。
●韓國第三屆國際小品版畫展。
1985 ●日本東京版畫家協會國際版畫展。
●韓國漢城國際版畫交流展。
●國際造形藝術家協會環太平洋巡迴展。
●韓國群山國際現代美展。
●中韓第一屆現代繪畫交流展。
●中華民國第二屆國際版畫雙年展。
1986 ●中韓日版畫名家展。
●中韓第二屆現代繪畫交流展。
●中日第一屆版畫交流展。
1987 ●中華民國第三屆國際版畫雙年展。
●第二屆亞洲國際美展邀展。
●中華民國青年藝術家創作展（美國）。
●中華民國當代繪畫展（韓國現代美術館）。
1988 ●中華民國當代藝術創作展（美國聖荷西埃及博物博物館）。

收藏：
●台北市立美術館、台中省立美術館、台北國立藝術館、台北美國文化中心、馬來西亞吉打藝術博物館、韓國湖巖美術館等。
●美國、法國、日本、韓國、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台灣等著名收藏家收藏。

廟毀了，什麽希望都落空，老殘突地肚膛一陣咕容咕容蠕動，嘔出一大堆文字出來，那是老大的大卷宗——

廟頹／劉國寄